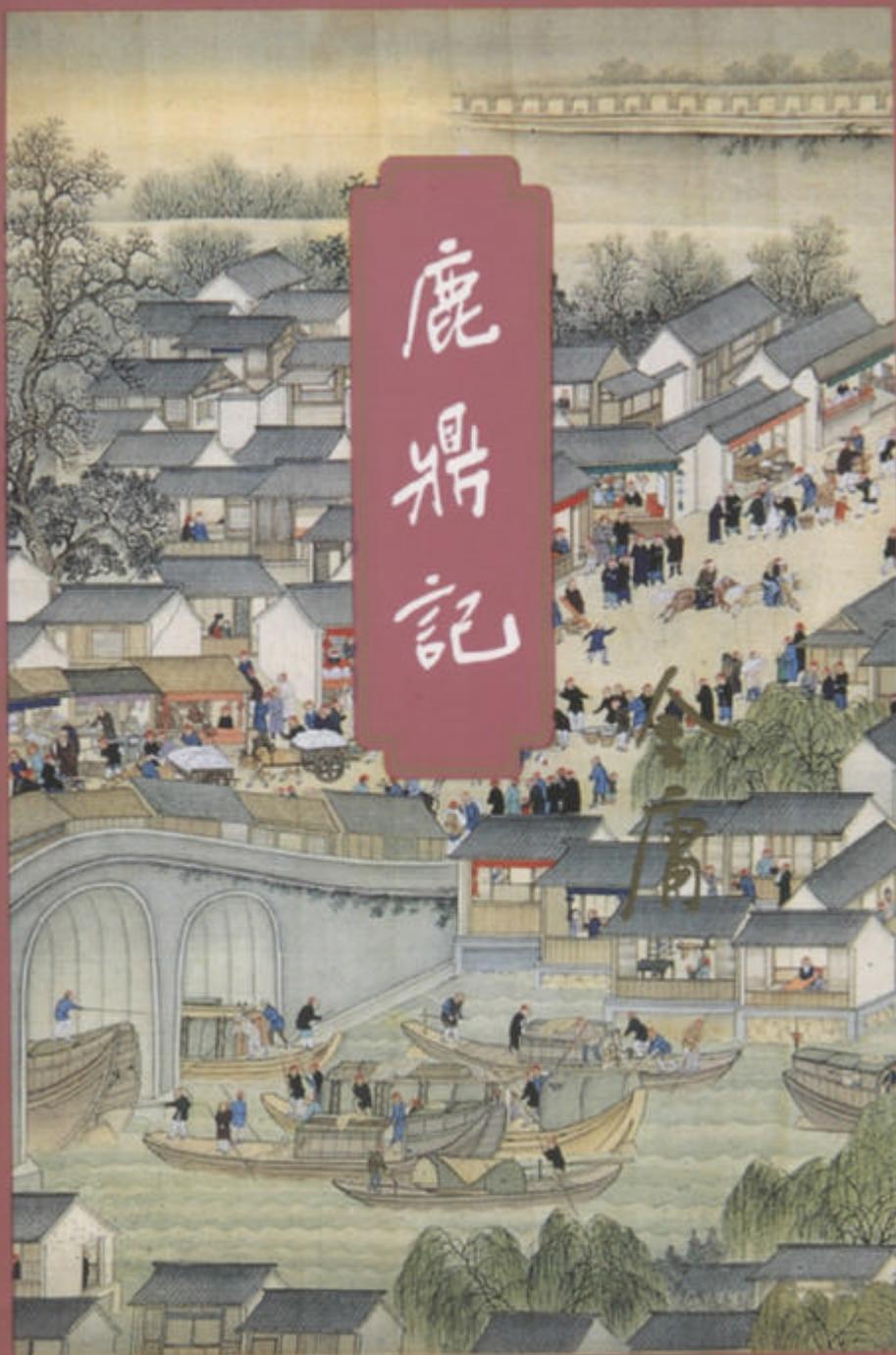


鹿鼎記



韦小宝伸手拍拍两个耳光，当胸一拳，右足横扫，公主又即跌倒。他跳将上去，倒骑在她背上，双拳便如擂鼓，往她腿上、屁股上用力打去，大骂：“臭小娘，老子打死了你！”

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

不一日，海船到达秦皇岛，弃船登岸，到了北京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要想法子混进皇宫去，可不知哪一天方能得手，大伙儿须得找个安身之所。”当下陆高轩去租了一所住宅，是在宣武门头发胡同，甚是清静，一行人搬了进去。

安顿已毕，韦小宝独自出来，到甜水井胡同天地会的落脚处去一看，见住客已换了个茶叶商，打着会中切口问了几句，那人瞠目不知，显是会中已搬了地址。再踱去天桥，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就算也给逼着入了神龙教，不在天桥，会中其余兄弟高彦超、樊纲、钱老本等或许可以撞上。哪知在天桥来回踱了几转，竟见不到一个。

当下来到西直门上次来京住过的客店，取出三两银子，抛在柜上，说要一间上房。掌柜见他出手阔绰，招呼得十分恭敬。韦小宝又取五钱银子，塞进店小二手里，仍要上次住的那间天字第三号上房，碰巧这房并无住客，店小二算是白赚了五钱银子。韦小宝喝了杯茶，躺在炕上闭目养神，听得四下无声，拔出匕首，撬开墙洞，顺治皇帝交给他的那部经书好端端的便在洞里。他打开油市，检视无误，将砖块塞回墙洞。胖头陀已成自己下属，不必再叫侍卫来护送经书，于是把经书揣入怀中，径向禁城走去。

走到宫外，守门侍卫见一个少年穿着平民服色，直向官门走来，喝道：“小家伙，干什么的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不认识我么？我是宫里的桂公公。”那侍卫向他仔细一看，认了出来，果然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桂公公，忙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你穿了这身衣服，嘻嘻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皇上差我去办一件要紧事，赶着回话，来不及换衣服了。”那侍卫道：“是，是。桂公公红光满面，这趟差事定然顺手得很，皇上定有大大赏赐。”

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，换了太监服色，将经书用块旧布包了，径到上书房来见皇帝。

康熙听得小桂子求见，喜道：“快进来，快进来。”韦小宝快步走进，只见康熙站在内书房门队喜孜孜的道：“他妈的，小桂子，快给我滚进来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”这“他妈的”三字，他只在韦小宝面前才说，已憋得甚久。

韦小宝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恭喜皇上，天大之喜！”

康熙一听，便知父王果然尚在人世，心头一阵激荡，身子晃了几下，伸手扶住门框，说道：“进来慢慢的说。”胸口一酸，险些掉下泪来。

韦小宝走进内书房，回身将房门关了，上了门闩，在四周书架后巡了一趟，不见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监，才低声说道：“皇上，我在五台山上见到了老皇爷。”

康熙紧紧抓住他手，颤声道：“父皇……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？他……他说什么？”

韦小宝于是将在清凉寺中如何会见老皇爷，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图加害，自己如何奋勇救护，拼命保驾，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罗汉援手等情一一说了。这件事本已十分惊险，在他口中说来，另行加多了三分，自己的忠心英勇，那更是足尺加五。只听得康熙手中捏了把汗，连说：“好险，好险！”又道：“咱们即刻派一千名护卫上山，加意卫护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老皇爷多半不愿意。”于是又将顺治的言语一一转述。

康熙听父亲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会，又赞自己：“他是好皇帝，先想到朝廷大事，可不像我……”这几句话，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！”

韦小宝待他哭了一会，取出经书，双手呈上说道：“老皇爷要我对你说：‘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，不可强求，能给中原百姓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，那么咱们从哪里来，就回哪里去。’老皇爷又要我对你说：‘要天下太平，“永不加赋”四字，务须牢牢紧记。他能做到这四字，便是对我好，我便心中欢喜。’”

康熙怔怔听着，眼泪扑籁籁的流在包袱之上，双手发抖，接了过去，打开包袱，见是一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翻了开来，第一页写着“永不加赋”四个大字，笔致圆柔，果是父亲的亲笔，呜咽道：“父皇训示，孩儿决不敢忘。”

他定了定神，细细询问顺治身子是否安康，现下相貌如何，在清凉寺中是否清苦之极。韦小宝一一据实禀告。康熙一阵伤心，又大哭起来。

韦小宝灵机一动：“他妈的，我也陪他大哭一场，他给我的赏赐一定又多了许多，反正眼泪又不用钱买。”说哭便哭，抽噎了几下，眼泪长流，呜呜咽咽的哭得凄惨之极。康熙虽然悲痛难忍，哭泣出声，但自念不可太失身分，因此不住强自抑制。韦小宝却有意做作，竟然号陶大哭。这件本事，他当年在扬州之时，便已十分拿手，母亲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，他已哭得惊天动地，而且并非干号，而是货真价实的泪水滚滚而下，旁人决计难辨真伪。

康熙哭了一会，收泪问道：“我想念父皇，因而哭泣，你却比我哭得还要伤心，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见你哭得伤心，又想

起老皇爷温和慈爱，对我连声称赞，说我不顾性命的保驾，很喜欢我，心中更加难过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呜咽不止，又道：“若不是我知道你挂念，赶着回来向你禀报，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爷，也免得担心他给坏人欺侮。”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很好，我一定重重有赏。”

韦小宝眼泪还是不断流下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皇上待我已经好得很，我也不要什么赏赐了，只盼老皇爷平安，我们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很了。”他在神龙岛上走了这一遭，耳听得人高呼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”，丝毫不以为耻，不免脸皮练得更厚，拍马屁的功夫大有长进，但教讨人欢喜，言语更是夸张。

康熙信以为真，说道：“我也真担心父皇没人服侍。你说那个行颠和尚莽莽撞撞，甚是粗笨，父皇身边没个得力的人，好教人放心不下。小桂子，难得父皇这样喜欢你……”韦小宝听到这里，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心里暗暗叫苦：“啊哟！啊哟！这次老子要倒大霉，老子吹牛吹得过了份。”只听康熙续道：“……本来嘛，我身边也少不了你。不过做儿子的孝顺父亲，手边有什么东西，总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。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，年纪虽小，却十分能干，对我父子都忠心耿耿……”韦小宝心中大叫：“乖乖龙的东，我的妈呀！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，宁可叫我坐牢。”

果然听得康熙说道：“这样罢，你上五台山去，出家做了和尚，就在清凉寺中服侍我父皇……”韦小宝听得局势紧急，不但要陪老和尚，自己还得做小和尚，大事之不妙，无以复加，不等他说完，忙道：“服侍老皇爷是好得很，要我做和尚，这个……我可不干！”

康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也不是要你永远做和尚。只不过父皇既一心清

修，你也做了和尚，服侍起来方便些。将来……将来……你要还俗，自也由得你。”言下之意，是说日后顺治老了，圆寂归西，你不做和尚，谁也不会加以阻拦。

饶是韦小宝机变百出，这时却也束手无策，他虽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，但既出口差遣，倘若坚决不允，不但前功尽弃，说不定皇帝一翻脸，立即砍了自己脑袋，可不是好玩的，哭丧着脸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可又舍不得你……”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这一次却是半点不假，千真万确，乃是真哭，只不过并非为了忠君爱主之心，实在是不愿去当小和尚。

康熙大为感动，轻拍他肩头，温言道：“这样罢，你去做几年和尚，服侍我父皇，然后我另行派人来，接替你回到我身边，岂不是好？父皇不许我去朝见，我却是非去不可的。那时候你又可见到我了，也不用隔多久。小桂子，你乖乖的，听我吩咐，将来我给你一个好官做。”眼见韦小宝哭个不住，安慰他道：“你在庙里有空，就读书识字，以便日后做官，做个大官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将来做不做大官，管他妈的，眼前这个小和尚怕是做定了。”转念一想：“我到得五台山上，胡说八道一番，哄得老皇爷放我转来，也非难事。只说小皇帝没我服侍，吃不下饭，这次离开他一两个月，便瘦了好几斤，老星爷爱惜儿子，定然命我回宫。”此计一生，便即慢慢收了哭声，说道：“你差我去办什么事，原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别说去做和尚，就是乌龟王八蛋，那也做了。皇上放心，我一定尽心竭力，服侍老皇爷，让他老人家身子康强，长命百岁……还有……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。”

康熙大喜，笑道：“你出京几个月，居然学问也长进了，成语用得不错。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这么久？不容易见到老皇爷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心想神龙岛之事，还是不说为妙，答道：“是啊，清凉寺的住持方丈，还有那位玉林老法师，说什么也不肯认庙里有老皇爷，我又不好点破，只得在山上一座座庙里转来转去的做法事，今天到显通寺去打醮，明天又到佛光寺放焰口。五台山几千个大和尚小和尚，我少说也识得了一千有零。若不是那些恶喇嘛来啰嗦老皇爷，只怕我今天还在布施僧衣斋饭呢。”康熙笑道：“你这下可破费不少哪！花了的银子，都到内务府去领还罢。”他也不问数目，心想韦小宝立了大功，又肯去做小和尚，他爱开多少虚头，尽可自便。

不料韦小宝道：“不瞒皇上说，上次你派我去抄鳌拜的家，奴才是很有点好处的。当时不好意思跟你禀报。这次去五台山，见到老皇爷，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训，明白对皇上什么坏事都不可做，于是把先前得的银子，都布施在庙里了，也算是奴才帮皇上积些阴德，盼望菩萨保佑，老皇爷和皇上早日团圆。这笔钱本来是皇上的，不用再领了。”心想你父子早日团圆，我也可少做几天小和尚；同时有了这番话，日后如果有人告发，说我抄鳌拜家时吞没巨款，此刻也已有了伏笔：“我早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，还追问什么？”

康熙一听，更是欢喜，连连点头，问道：“五台山好不好玩？”

当下韦小宝说了些五台山上的风景。康熙听得津津有味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先去，我不久就来。咱们总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宫，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还俗复位，那么在官里清修，也是一样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那恐怕难得紧……”

忽听得书房门外靴声橐橐，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怎么还不来跟我比武？”说着砰砰几声，用力推门。康熙脸露微笑，道：“开

了门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是谁？难道是建宁公主？”走到门边，拨下门闩，打开房门。一个身穿大红锦衣的少女一阵风般冲进来，说道：“皇帝哥哥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老是不来，怕了我啦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见这少女十五六岁年纪，一张瓜子脸儿，薄薄的嘴唇，眉目灵动，颇有英气。

康熙笑道：“谁怕了你啦？我看你连我徒儿也打不过，怎配跟我动手。”那少女奇道：“你收了徒儿，那是谁？”康熙左眼向韦小宝一眨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徒儿小桂子，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传。快来参见师姑建宁公主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果然是建宁公主。”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，五女夭殇，只有这位公主长大（按：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，顺治之妹，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。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，下嫁鳌拜之侄。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，学者通人不必深究），是皇太后亲生。韦小宝极怕皇太后，平时极少行近慈宁宫，公主又不到皇帝的书房来，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见到。他听了康熙的话，知道是他兄妹闹着玩，便即凑趣，笑嘻嘻的上前请安，说道：“师侄小桂子叩见师姑大人，师姑万福金……”

建宁公主嘻嘻一笑，突然间飞起一脚，正中韦小宝下领。这一脚踢来，事先竟没半点朕兆，韦小宝又屈了一腿，躬身在她足边，却哪里避得开？他一句话没说完，下巴上突然给重重踢了一脚，下颚合上，登时咬住了舌头，只痛得他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叫出来，嘴巴开处，鲜血流了满襟。

康熙惊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建宁公主笑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的徒儿功夫脓包之极，我踢一脚试试他本事，他竟然避不开。我瞧你自己的武功，也不过如此了。”说着格格而笑。

韦小宝大怒，心中不知已骂了几十句“臭小娘，烂小娘”，可是身在皇宫，公主究是主子，又怎敢骂出一个字来？

康熙慰问韦小宝：“怎么？舌头咬伤了？痛得厉害么？”

韦小宝苦笑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”舌头咬伤，话也说不清楚了。

建宁公主学着他口音，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性命丢了大半条！”又笑了起来，拉住康熙的手：“来，咱们比武去。”

先皇太后教康熙武功，建宁公主看得有趣，缠着母亲也教，皇太后点拨了一些。她见母亲敷衍了事，远不及教哥哥那样用心，要强好胜，便去请官中的侍卫教拳。东学几招，西学几式，练得两三年下来，竟也小有成就。前几日刚学了几招擒拿手，和几名侍卫试招，大家当然相让，个个装模作样，给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。她知众侍卫哄她高兴，反而不喜，便去约皇帝哥哥比武。康熙久不和韦小宝过招，手脚早已发痒，御妹有约，正好打上一架。

两人在小殿中动起手来。康熙半真半假，半让半不让，五场比试中赢了四场。建宁公主气不过，又去要母亲教招。皇太后重伤初愈，精神未复，将她撵了出来。她只得再找侍卫，又学了几招擒拿手，约好了康熙这天再打。

不料韦小宝回宫，长谈之下，康熙早将这场比武之约忘了。他得到父皇的确讯，悲喜交集，心神恍惚，哪里还有兴致和妹子闹玩，说道：“此刻我有要紧事情，没空跟你玩，你再去练练罢，过几天再比。”

建宁公主一双弯弯的眉毛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咱们江湖上英雄比武，死约会不见不散，你不来赴约，岂不让天下好汉耻笑于你？你不来比武，那就是认栽了。”这些江湖口吻，都是侍卫们教的。

康熙道：“好，算我栽了。建宁公主武功天下第一，拳打南山猛虎，足踢北海蛟龙。”

建宁公主笑道：“足踢北海毛虫！”飞起一脚，又向韦小宝踢来。

韦小宝侧身闪避，她这一脚就踢了个空。她眼见皇帝今天是不肯跟自己比武的了，侍卫们身材魁梧，倘若真打，自己定然打不过，这个小太监年纪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，身手又甚灵活，正好拿来试招，说道：“好！你师父怕了我，不敢动手，你跟我来。”

康熙向来对这活泼伶俐的妹子很是欢喜，不忍太扫她兴，吩咐：“小桂子，你去陪公主玩玩，明日再来侍候。”

建宁公主突然叫道：“皇帝哥哥，看招！”握起两个粉拳，“钟鼓齐鸣”，向康熙双太阳穴打去。康熙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举手一格，转腕侧身，变招“推窗望月”，在她背上轻轻一推。公主站立不定，向外跌了几步。

韦小宝嗤的一声笑。公主老羞成怒，骂道：“死太监，笑什么？”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右耳，将他拖出书房。韦小宝若要抵挡闪避，公主原是抓他不住，但终究不敢无礼，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。

建宁公主扭住他耳朵，直拉过一条长廊。书房外站着侍候的一大排侍卫、太监们见了，无不好笑，只是忌惮韦小宝的权势，谁也不敢笑出声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啦，快放手，你要到哪里，我跟着你去便是。”

公主道：“你这横行不法的大盗头子，今日给我拿住了，岂可轻易放手？我先行点了你的穴道再说。”伸出食指，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几下。她不会点穴，这几下自然是乱戳一气。韦小宝大叫：“点中穴道啦！”一交坐倒，目瞪口呆，就此不动。

公主又惊又喜，轻轻踢了他一脚，韦小宝毫不动弹。公主喝道：“起来！”韦小宝仍是不动。公主还道自己误打误撞，当真点中了他穴道，道：“我来给你解穴！”提足在他后腰一踢。韦小宝心道：“这臭小娘见解不开我的穴道，还要再踢。”当下“啊”的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公主，你的点穴本领当真高明，只怕连皇上也不会。”公主道：“你这小太监奸滑得很，我几时会点穴了？”但见他善伺人意，也自喜欢，说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韦小宝跟随着她，来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间屋子。公主道：“上了门，别让人来偷拳学师。”韦小宝一笑，心道：“凭你这点微末功夫，有谁来偷拳学师了！”当即依言关门。公主拿起门闩，似是要递给他，突然之间，韦小宝耳边膨的一声，头顶一阵剧痛，就此人事不知了。

待得醒转，睁眼只见公主笑吟吟的权腰而立，说道：“窝囊废的，学武之人，讲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我打你这一下，你怎么不防备？还学什么武功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只觉头痛欲裂，忽然左眼中湿腻腻的，睁不开来，鼻中闻到一股血腥味，才知适才已给这一门闩打得头破血流。

公主一摆门闩，喝道：“有种的，快起身再打。”呼的一声，又是一闩打在他肩头。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跳起身来。公主挥门闩横扫，掠他脚骨。

韦小宝侧身闪避，伸手去夺门闩。公主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门闩挑起，猛戳他胸口。韦小宝向左避让，不料那门闩翻了过来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打中了他右颊。

韦小宝眼前金星乱冒，踉跄几步。公主叫道：“你这绿林大盗，非得赶尽杀绝不可。”门闩猛力横扫，韦小宝扑地倒了。

公主大喜，举门闩往他后脑猛击而下。韦小宝只听得脑后风声劲急，大骇之下，身子急滚，砰的一声，门闩打在地下。公主大叫：“啊哟！”这一下使力太重，震得虎口剧痛，大怒之下，在他腰间重重一脚。韦小宝叫道：“投降，投降！不打了！”公主举门闩击落，这一下打中他小腹，拍的一声，幸好打中在他怀中所藏的五龙令上，韦小宝刚欲跃起，又摔了下来。公主一闩又是一闩，怒骂：“你这死太监，我要打你，你敢闪开？”

公主力气虽不大，但出手毫不容情，竟似要把他当场打死。韦小宝惊怒交集，奋力转身跃起。公主举闩迎面打来，韦小宝左手挡格，喀喇一响，臂骨险断。他心念急转：“公主明明不是跟我闹着玩，干么要打死我？啊！是了，她受了皇太后嘱咐，要取我性命！”

一想到此节，决不能再任由她殴打，右手食中两根手指“双龙抢珠”，疾往公主眼中戳去。公主“啊哟”一声，退了一步。韦小宝左足横扫，公主扑地倒了，大叫：“死太监，你真打么？”韦小宝夹手夺过门闩，便要往她头顶击落，只见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惧、又是恼怒的神色，心中一惊：“这是皇宫内院，我这一门闩打下去，那是大逆不道之事，除非将她杀了，用化尸粉化去，否则后患无穷。”这么一迟疑，手中高举的门闩便打不下去。

公主骂道：“死太监，拉我起来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她真要杀我，可也不容易。”当即伸左手拉她起来。公主道：“你武功不及我，只不过我不小心绊了一交而已。刚才你已叫过投降，怎地又打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不守武林中的规矩？”

韦小宝额头鲜血淋漓，迷住了眼睛，伸袖子去擦。公主笑道：“你打输了，没用东西。来，我给你擦擦血。”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手帕，走近几步。韦小宝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奴才可不敢当。”公主道：“咱们江湖上英雄好汉，须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便用手帕去抹他脸上血渍。韦小宝闻到她身上一阵幽香，心中微微一荡，此时两人相距甚近，见到她一张秀丽的面庞，皮色白腻，心想：“这小公主生得好俊！”

公主道：“转过身来，我瞧瞧你后脑的伤怎样。”韦小宝依言转身，心想：“先前我可是多疑了，原来小公主真是闹着玩的，只不过她好胜心强，出手不知轻重。”公主伸手轻轻抚摸他后脑的伤处，笑问：“痛得厉害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还好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韦小宝背心一阵剧痛，脚下被她一勾，俯跌在地。原来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蛮靴中的短刀，冷不防的忽施偷袭，左足踏住他背脊，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，笑道：“痛得厉害么？你说‘还好’，那么再多戳几刀。”

韦小宝大骇，暗叫：“老子要归位！”背上有宝衣护身，短刀戳不进去，腿上这两刀也非重伤，却已痛得他死去活来，想要施展洪夫人所教的第二招“小怜横陈”脱身，一来先受伤，没了气力，一来这一招并未练熟，挣了一挣，想要从她胯下钻到她背后，但行动太慢，身子甫动，屁股上又吃了一刀，只听她格格笑道：“痛得厉害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厉害之极了。公主武功高强，我才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。江湖上的……好汉，大英雄，捉住了人，一定饶他性命。”公主笑道：“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。”蹲身便坐在他屁股上，喝道：“你动一动，我便一刀杀了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才半动也不动。”可是公主刚好坐在他伤口上，痛得不住呻吟。

公主解下他腰带，将他双足缚住，用刀割了他衣襟，又将他双手反剪缚住，笑道：“你是我的俘虏，咱们来练一招功夫，叫做……叫做‘诸葛亮七擒孟获’。”满清皇族人人对三国故事十分熟悉，《三国演义》她已看过三遍。韦小宝看过这戏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，诸葛亮擒孟获七擒七纵，建宁公主擒小桂子，只消一擒一纵。你一放我，我就不反了。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七倍。”公主道：“不成！诸葛亮要火烧藤甲兵。”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奴才不……不穿藤甲。”公主笑道：“那么烧你衣服也一样。”韦小宝大叫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公主怒道：“什么行不行的，诸葛亮要烧便烧，藤甲兵不得多言。”见桌上烛台旁着火刀火石，当即打燃了火，点了蜡烛。韦小宝叫道：“诸葛亮并没有烧死孟获。你烧死了我，你就不是诸葛亮，你是曹操！”公主拈起他衣角，正要凑烛火过去点火，忽然见到他油光乌亮的辫子，心念一动，便用烛火去烧他辫尾。

头发极易着火，一经点燃，立时便烧了上去，嗤嗤声响，满屋焦臭。韦小宝吓得魂飞天外，大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！曹操烧死诸葛亮啦！”

公主握着他辫根，不住摇晃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是一根火把，好玩得紧。”

转眼之间，火头烧近，公主放脱了手。韦小宝顷刻间满头是火，危急中力气大增，一弹而起，挺头往公主怀里撞去。公主“啊哟”一声，退避不及，韦小宝已撞上她小腹，头上火焰竟然熄灭。公主双手扑打衣衫上焦灰断发，只觉小腹疼痛，又惊又恐，提足在韦小宝头上乱踢。踢得几下，韦小宝已晕了过去。

迷糊中忽觉全身伤口剧痛，醒了过来，发觉自己仰躺在地，胸口袒裸，衣衫、背心、内衣竟然都被解开了，公主左手抓着一把白色粉末，右手用短刀在他胸口割了一道三四分深的伤口，将白粉撒入伤口。韦小宝大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公主笑道：“侍卫说，他们捉到了强盗恶贼，贼人不招，便在他伤口里加上些盐，痛得他大叫救命，那就非招不可。因此我随身带得有盐，专为对付你这等江湖大贼。”韦小宝但觉伤口中阵阵抽痛，大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，我招啦！”公主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脓包，这么快便招，有什么好玩？你要说：‘老子今日落在你手里，要杀要剐，皱一皱眉头的不是好汉。’我再割你几道伤口，盐放得多些，你再求饶，那才有趣哪。”韦小宝大怒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这臭小娘……喂喂，我不是骂你，我……我不是好汉，我招啦，我招啦！”

公主叹了口气，要将盐末丢掉，转念一想，却将盐末都撒在他伤口之中，正色道：“我是建宁派掌门人，武功天下第一，擒住了你这无恶不作的大盗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是江洋大盗，今日艺不如人，给武功天下第一的建宁派掌门人擒住，有死无生。江湖上道得好：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在下既然服了，也就是了。”公主听他满口江湖汉子的言语，与张康年等侍卫说给她听的相同，心中就乐了，赞道：“这才对啦，既然要玩，就该玩得像。”

韦小宝心中“臭小娘、烂小娘”的痛骂，全身伤口痛入了骨髓，一时捉摸不到她到底是奉太后之命来杀死自己，还是不过模拟江湖豪客行径，心想这臭小娘下手如此毒辣，就算不过拿我玩耍，老子这条命还得送在她手里，忽然想起当日恐吓沐剑屏这条计策颇有效验，小姑娘们都怕鬼，当下强忍疼痛，说道：“老子忽然之间，又不服了。掌门老师，你如有种，就放了我，

咱们再来比划比划。你要是怕老子武功高强，不敢动手，那就一刀将我杀了。我变了冤鬼，白天跟在你背后，晚上钻在你被窝里，握住你脖子，吸你的血……”

公主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颤声道：“我杀你干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快放我！”公主道：“不放！死太监，你吓我。”拿起烛台，用烛火去烧他脸。

烛火烧上脸，嗤的一声，韦小宝吃痛，向后一仰，右肩奋力往她手臂撞去。公主手臂一动，烛台落地，烛火登时熄了。她大怒之下，提起门闩，又夹头夹脑向他打去。韦小宝疼痛难当，害怕之极：“这次再也活不成了。”大叫一声：“我死了。”假装已死，再也不动。

公主怒道：“你装死！快醒转来，陪我玩！”韦小宝毫不动弹。公主轻轻踢了他一脚，见他丝毫不动，柔声道：“好啦，我不打你了，你别死罢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我死都死了，怎能不死？狗屁不通。”

公主拔下头发上的宝钗，在他脸上、颈中戳了几下，韦小宝忍痛不动。

公主柔声道：“求求你，你……你……别吓我，我……我不是想打死你，我只是跟你比武打架，大家玩儿，谁叫你……谁叫你这样脓包，打不过我……”突然察觉到韦小宝鼻中有轻微的呼吸之声，她心中一喜，伸手去摸他心口，只觉一颗心兀自跳动，笑道：“死太监，原来你没死。这一次饶了你，快睁开眼来。”

韦小宝仍然不动，公主却不再上他当了，喝道：“我挖出你的眼珠，教你死后变成个瞎鬼，找不到我。”拿起短刀，将刀尖指到他右眼皮上。韦小宝大惊，一个打滚，立即滚开。

公主怒道：“坏小鬼头，你又来吓我。我……我非刺瞎你的眼睛不可。”跳将过去，伸足猛力踏住他胸口，举刀往他右眼疾戳下去。

这一下可不是假装，她和身猛刺，刀势劲急，不但要戳瞎他眼睛，势必直刺入脑。韦小宝双腮急曲，膝盖向她胸口撞去，拍的一声，公主身子一晃，软软摔倒。

韦小宝大喜，弯了身子，伸手拔出靴筒中匕首，先割开缚住双脚的衣襟，一站起身，便在公主头顶上重重踢了一脚，教她一时不得醒转，这才将匕首插入桌腿，转过身来，将缚住双手的腰带到刃锋上去轻轻擦动，只擦得两下，腰带便即断了。

他舒了一口长气，死里逃生，说不出的开心，身上到处是伤，痛得厉害，一时也不去理会，心想：“如何处置这臭小娘，倒是件天大的难事。听她口气，似乎当真是跟我玩耍，倘若是奉太后之命杀我，干么见我装假死，反而害怕起来？可是小孩子玩耍，哪有玩得这么凶的？是了，她是公主，压根儿就没把太监宫女当人，人家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她只当是捏死一只蚂蚁。”越想越气，向她胸口又是一脚。

不料这一脚，却踢得她闭住的气息顺了。公主一声呻吟，醒了转来，慢慢支撑着站起，骂道：“死太监，你……”韦小宝正自恼怒，伸手拍拍两个耳光，当胸一拳，右足横扫，公主又即跌倒。他跳将上去，倒骑在她背上，双拳便如擂鼓，往她腿上、背上、屁股上用力打去，叫道：“死小娘、臭小娘，婊子生的鬼丫头，老子打死了你。”公主大叫：“别打，别打！你没规矩，我叫太后杀了你，叫……叫皇帝杀了你，凌……凌迟处死。”

韦小宝心中一寒，便即住手，转念又想：“打也打了，索性便打个痛快。”

挥拳又打，骂道：“老子操你十八代祖宗，打死你这臭小娘！”

打得几下，公主忽然嗤的一笑。韦小宝大奇：“我如此用力打她，怎么她不哭反笑？”从桌腿上拔出匕首，指住她颈项，左手将她身子翻了过来，喝道：“笑什么？”只见她眉眼如丝，满脸笑意，似乎真的十分欢畅，并非做作，听她柔声说道：“别打得那么重。可也别打得太轻了。”韦小宝摸不着头脑，只怕她突施诡计，右足牢牢踏住她胸口，喝道：“你玩什么花样，老子才不上当呢。”

公主身子一挣，鼻中嗯嗯两声，似要跳起身来。韦小宝喝道：“不许动。”在她额上用力一推，公主又即倒下。韦小宝只觉伤口中一阵阵抽痛，怒火又炽，拍拍拍拍四下，左右开弓，连打她四个耳光。公主又是嗯嗯几声，胸口起伏，脸上神情却是说不出的舒服，轻声说道：“死太监，别打我脸。打伤了，太后问起来，只怕瞒不了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臭小娘，你这犯贱货，越是挨打越开心，是不是？”伸手在她左臂上重重扭了两把，公主“哎唷，哎唷”的叫了几声，皱起眉头，眼中却孕着笑意。韦小宝道：“他妈的，舒不舒服？”

公主不答，缓缓闭上眼睛，突然间飞起一脚，踢中韦小宝大腿，正是一处刀伤的所在。韦小宝吃痛，扑上去按住她双肩，在她臂上、肩头、胸口，小腹使劲力扭。公主格格直笑，叫道：“死太监，小太监，好公公，好哥哥，饶了我罢，我……我……真吃不消啦。”

她这么柔声一叫，韦小宝心中突然一荡，心想：“她这么叫唤，倒像是方姑娘在海船中跟我说情话的模样。”怒气大减，然而她到底打什么主意，实是难测，于是依样画葫芦，解下她腰带，将她双手双脚绑住。公主笑道：“死小鬼头儿，你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叫你别打坏主意害人。”站起身来，呼呼喘气，全身疼痛，又欲晕去。

公主笑道：“小桂子，今天玩得真开心，你还打不打我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不打我，我又怎敢打你？”公主道：“我动不来啦，你就是再打我，我也没法子。”韦小宝吐了一口唾沫，道：“你不是公主，你是贱货。”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。

公主“哎唷”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再玩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老子性命给你玩去了半条，还玩？我现在扮诸葛亮，也要火烧藤甲兵，把你头发和衣服都烧了。”公主急道：“头发不能烧……”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烧我衣裳好了，全身都烧起泡，我也不怕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呸，你不怕死，老子可不陪你发颠。我得去治伤了，伤口里都是盐，当真好玩么？”这时才相信公主并无杀害自己之意，将她手上缚着的腰带解开。

公主道：“真的不玩了？那么明天再来，好不好？”语气中满是祈求之意。韦小宝道：“要是太后和皇上知道了，我还有命么？”公主慢慢站起，道：“只要我不说，太后和皇上怎会知道？明天你别打我脸。身上伤痕再多也不打紧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明天不能来。我给你打得太厉害，一两个月，养不好伤。”公主道：“哼，你明天不来？刚才你骂我什么？说操我的十八代祖宗。我的十八代祖宗，就是皇帝哥哥的十八代祖宗，是皇阿爸的十七代祖宗，太宗皇帝的十六代祖宗，太祖皇帝的十五代祖宗……”

韦小宝目瞪口呆，暗暗叫苦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你不是老皇爷生的，我骂你的祖宗，跟皇上、老皇爷，什么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全不相干。”

公主大怒，叫道：“我怎么不是老皇爷生的？你这死太监胡说八道，明天午后我在这里等你，你这死太监倘若不来，我就去禀告太后，说你打我。”说着持起衣袖，一条雪白粉嫩的手臂之上，青一块，黑一块，全是给他扭起的乌青。韦小宝暗暗心惊：“刚才怎么下手如此之重。”

公主道：“哼，你明天不来，瞧你要命不要？”

到此情景，韦小宝欲不屈服，亦不可得，只好点头道：“我明天来陪你玩便是，不过你不能再打我了。”公主大喜，道：“你来就好，我再打你，你也打还我好了。咱们江湖上好汉，讲究恩怨分明。”韦小宝苦笑道：“再给你打一顿，我这条好汉就变成恶鬼了。”

公主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当真打死你的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最多打得你半死不活。”见他脸色有异，嫣然一笑，柔声道：“小桂子，宫里这许多太监侍卫，我就只喜欢你一个。另外那些家伙太没骨气，就是给我打死了，也不敢骂我一句‘臭小娘、贱货……’”学着他骂人的腔调：“婊子生的鬼丫头！嘻嘻，从来没人这样骂过我。”

韦小宝又好气，又好笑，道：“你爱挨骂？”公主笑道：“要像你这样骂我才好。太后板起脸训斥，要我守规矩，我可就不爱听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最好去丽春院。”心想：“你去做婊子，臭骂你的人可就多了。老鸨要骂要打，嫖客发起火来，也会又打又骂。”

公主精神一振，问道：“丽春院是什么地方？好不好玩？”韦小宝肚里暗笑，道：“好玩极了，不过是在江南，你不能去。你只要在丽春院里住上三个月，包你开心得要命，公主也不想做了。”公主叹了口气，悠然神往，道：“等我年纪大了，一定要去。”

韦小宝正色道：“好，好！将来我一定带你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马难追。”他这句“驷马难追”总记不住，“什么马难追”是不说了，却说成“死马难追”。

公主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我跟那些侍卫太监们打架，谁也故意让我，半点也不好玩。只有昨天皇帝哥哥跟我比武，才有三分真打，不过他也不肯打痛、扭痛了我。好小桂子，只有你一个，才是真的打我。你放心，我决计不舍得杀你。”突然凑过嘴去，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亲，脸上一红，飞奔出房。

韦小宝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，一交坐倒，心想：“这公主只怕是有些疯了，我越打她骂她，她越开心。他妈的，这老婊子生的鬼丫头，难道真的喜欢我这假太监？”想到她秀丽的面庞，心下迷迷糊糊，缓缓站起，支撑着回屋，筋疲力竭，一倒在床，便即睡着了。

这一觉直睡了五个多时辰，醒转时天色已黑，只觉全身到处疼痛，忍不住呻吟，站起身来想洗去伤口中盐氯哪知一解衣服，伤口鲜血凝结，都已牢牢粘在衣上，一扯之下，又是一阵剧痛，不免又再“臭小娘、烂小娘”的乱骂一顿，当下洗去盐末，敷上金创药。

次日去见小皇帝，康熙见他鼻青目肿，头发眉毛都给烧得七零八落，大吃一惊，登时料到是那宝贝御妹的杰作，问道：“是公主打的？受的伤不重吗？”

韦小宝苦笑道：“还好。师父，徒儿丢了您老人家的脸，只好苦练三年，再去找回这场子，为你老人家争光。”

康熙本来担心他怒气冲天，求自己给他出头，不过御妹虽然理屈，做主子的殴打奴才，总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但如不理，却又怕他到了五台山上，服

侍父皇不肯尽心，正感为难，听他这么说，竟对此事并不抱怨，只当作一场玩耍，不由得大喜，笑道：“小桂子，你真好！我非好好赏赐你不可。你想要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师父不责弟子学艺不精，弟子已经感激万分，什么赏赐都不用了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师父传授弟子几招高招，以后遇险，不会再给人欺侮，也就是了。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，好！”当下将太后所传武功，拣了几招精妙招数传授给他。这几招擒拿手法虽然也颇不凡，但比之洪教主夫妇所传的六招却差得远了。韦小宝以前和他比武，这几招也见他用过，此时一加点拨，不多时便学会了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以前和他摔跤，便似朋友一般。但他是皇帝，我是奴才，这朋友总是做不久长。这次回北京来，眼见他人没大了多少，威风却大得多了，‘小玄子’三字再也叫不出口，不如改了称呼，也是拍马屁的妙法。”当即跪下，咯咯咯磕了八个响头，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韦小宝是你老人家的开山大弟子。”

康熙一怔，登时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一来觉得挺好玩，二来确也不喜他再以“小玄子”相称，笑道：“君无戏言！我说过是你师父，只好收了你做徒弟。”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两名太监、两名侍卫走进书房。康熙道：“转过身来。”四人应道：“是。”但规矩臣子不得以背向着皇帝，否则极为不敬，四人不明康熙用意，只微微侧身，不敢转身。

康熙从书桌上拿起一把金剪刀，走到四人身后。四人又略略侧身。康熙看了看四人的辫子，见其中一名大监的辫子最是油光乌亮，左手抓住了，咯的一声，齐发根剪了下来。那太监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当即跪倒，连连叩头，道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”康熙笑道：“不用怕，赏你十两银子。大家出去罢！”四人莫名其妙，只觉天威难测，倒退了出去。

康熙将辫子交给韦小宝，笑道：“你就要去做和尚，公主烧了你头发，看来也是天意。上天假公主之手，吩咐你去落发为僧。你先把这条假辫子结在头上，否则有失观瞻。”

韦小宝跪下道：“是，师父爱惜徒弟，真是体贴之至。”康熙笑道：“你拜我为师，可不许跟旁人说起。我知你口紧，谨慎小心，这才答应。你若在外招摇，我掌门人立时便废了你武功，将你逐出门墙。”韦小宝连称：“是，是，弟子不敢。”康熙和他比武摔跤，除了太后和海大富之外，宫中始终并无旁人得知，心想闹着玩收他为徒，只要决不外传，也不失皇帝的体面，但他生性谨细，特意叮嘱一番。

康熙坐了下来，心想：“太后阴险毒辣，教我武功也决不会当真尽心，否则她将人打得骨节寸断的厉害功夫，怎地半招也不传我？我虽做了师父，其实比之这小子也强不了多少，没什么高明武功传他。少林寺的和尚武功极高，此番父皇有难，也是他们相救……”

想到此处，心中有了个主意，说道：“你去休息养伤，明天再来见我。”

韦小宝回到下处，命手下太监去请御医来敷药治伤。伤处虽痛，却均是皮肉之伤，并未伤及筋骨，太医说将养得十天半月，便即好了，不用担心。

他吃过饭后，便去应公主之约，心头七上八下，既怕她再打，却又喜欢见她。

一推开门，公主一声大叫，扑将上来。韦小宝早已有备，左臂挡格，右足一勾，右手已抓住了公主后领，将她按得俯身下弯。公主笑骂：“死太监，今天你怎么厉害起来啦。”韦小宝抓住她左臂反扭，低声道：“你不叫我好桂子、好哥哥，我把你这条手臂扭断了。”

公主骂道：“呸，你这死奴才！”韦小宝将公主的手臂重重一扭，喝道：“你不叫，我将你这条手臂给扭断了。”公主笑道：“我偏偏不叫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小娘皮的确犯贱。我越打她，她越欢喜。”

左手拍的一声，在她臀上重重打了一拳。公主身子一跳，却格格的笑了起来。韦小宝道：“他妈的，原来你爱挨打。”使劲连击数拳。

公主痛得缩在地下，站不起来，韦小宝这才停手。公主喘气道：“好啦，现下轮到我来打你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，我不给你打。”心想这小娘下手如此狠辣，给她打将起来，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。公主软语求恳，韦小宝只是不肯。

公主大发脾气，扑上来又打又咬，给韦小宝几个耳光，推倒在地，揪住头发，又打了一顿屁股，心想屁股也打了，也不用客气啦，伸手在她全身到处乱扭。公主伏在他脚边，抱住了他两腿，将脸庞挨在他小腿之间，轻轻磨擦，娇媚柔顺，腻声道：“好桂子，好哥哥，你给我打一次罢，我不打痛你便是。”韦小宝见她犹似小鸟依人一般，又听她叫得亲热，心神荡漾，便待答允。公主又道：“好哥哥，你身上出血，我见了比什么都喜欢。”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怒道：“不行！”提起左足，在她头上踢了一脚，道：“放开了，我要去了。跟你磨在一起，总有一日死在你手里。”公主叹道：“你不跟我玩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太危险，时时刻刻会送了老命。”公主格格一笑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好！那么你扶我回房去，我给你打得路也走不动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扶。”公主扶着墙壁，慢慢出去，道：“好桂子，明儿再来，好不好？”忽然左腿一屈，险些摔倒。韦小宝抢上去扶住。

公主道：“好桂子，劳你的驾，去叫两名太监来扶我回去。”韦小宝心想一叫太监，只怕给太后知道，查究公主为什么受伤，只要稍有泄漏，那可是杀头的罪名，只得扶住了她，道：“我扶你回房就是。”公主笑道，“好桂子，多谢你。”靠在他肩头，向西而行。

公主的住处是在慈宁宫之西、寿康宫之侧。两人渐渐走近慈宁花园，韦小宝想起太后的神气，心下栗栗危惧。两人行到长廊之下，公主忽然在他耳边轻轻吹气。韦小宝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公主柔声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又不是打你，”说着将他耳垂轻轻咬住，伸出舌尖，缓缓舐动。韦小宝只觉麻痒难当，低声道：“你如咬痛了我耳朵，我可永远不来见你了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马难追。”公主本想突然间将他耳垂咬下一块肉来，听了这句话，不敢再咬，只腻声而笑，直笑得韦小宝面红耳赤，全身酸软。

到了公主寝宫，韦小宝转身便走。公主道：“你进来，我给你瞧一件玩意儿。”这时建宁宫中的四名太监、四名宫女站在门外侍候，韦小宝已不敢放肆，只得跟了进去。公主拉着他手，直入自己卧室。两名宫女跟着进来，拿着热手巾给公主净脸。公主拿起一块手巾，递给韦小宝。韦小宝接过，擦去脸上汗水。两名宫女见公主对这小太监居然破格礼遇，连对太后皇上也没这样客气，而这小太监竟也坦然接受，无礼之极，不由得都是呆了。

公主一瞥眼见了，瞪眼道：“有什么好看？”两名宫女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弯腰退出，哪知已然迟了，公主一伸手，向近身一名宫女眼中挖去。那宫女

微微一让，一声惨呼，眼珠虽没挖中，脸上却是鲜血淋漓，自额头直至下巴，登时出现四条爪痕。两名宫女只吓得魂飞天外，疾忙退出。

公主笑道：“你瞧，这些奴才就只会叫嚷求饶，有什么好玩？”韦小宝见她出手残忍，心想这小婊子太过凶恶，跟她母亲老婊子差不多，还是及早脱身为是，说道：“公主，皇上差我有事去办，我要去了。”公主道：“急什么？”反手关上了门，上了门闩。

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，不知她要干什么怪事。公主笑道：“我做主子做了十五年，总是给人服侍，没点味道，今儿咱们来换换班。你做主子，我做奴才。”韦小宝双手乱摇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我可没这福气。”公主俏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不答应吗？我要大叫了，我说你对我无礼，打得我全身青肿。”突然纵声叫道：“哎唷，好痛啊！”

韦小宝连连作揖，说道：“别嚷，别嚷，我听你吩咐就是。”这是公主寝宫，外面有许多太监宫女站着侍候，她只消再叫得几声，立时便有人涌将进来，可不比那间比武的小屋，四下无人。公主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贱骨头！好好跟你说，偏偏不肯听，定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你才是贱骨头，主子不做做奴才。”

公主屈下一膝，恭恭敬敬的向他请个安，说道：“桂贝勒，你要安息了吗，奴才侍候你脱衣。”韦小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睡。你给我轻轻的捶捶腿。”公主道：“是！”坐在地下，端起他右足，搁在自己腿上，轻轻捶了起来，细心熨贴，一点也没触痛他伤处。韦小宝赞道：“好奴才胚子，你服侍得我挺美啊。”伸手在她脸颊上轻轻扭了一把。公主大乐，低声道：“主子夸奖了。”除下他靴子，在他脚上轻捏一会，换过他左足，捶了半晌，又脱下靴子按摩，说道：“桂贝勒，你睡上床去，我给你捶背。”

韦小宝给她按摩得十分舒服，心想这贱骨头如不过足奴才瘾，决不能放我走，便上床横卧，鼻中立时传入幽香阵阵，心想：“这贱骨头的床这等华丽，丽春院中的头等婊子，也没这般漂亮的被褥枕头。”公主拉过一条薄被，盖在他身上，在他背上轻轻拍打。

韦小宝迷迷糊糊，正在大充桂贝勒之际，忽听得门外许多人齐声道：“皇太后驾到！”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欲跳起。公主神色惊惶，颤声道：“来不及逃啦，快别动，钻在被窝里。”韦小宝头一缩，钻入了被中，隐隐听得打门之声，只吓得险些晕去。

公主放下帐子，转身拨开门闩，一开门，太后便跨了进来，说道：“青天白日的，关上了门干什么？”公主笑道：“我倦得很，正想睡一忽儿。”太后坐了下来，问道：“又在搞什么古怪玩意儿了，怎

么脸上一点也没血色？”公主道：“我说倦得很啊。”

太后一低头，见到床前一对靴子，又见锦帐微动，心知有异，向众太监宫女道：“你们都在外面侍候。”待众人出去，说道：“关上了门，上了闩。”公主笑道：“太后也搞什么古怪玩意儿吗？”依言关门，顺着太后的目光瞧去，见到了靴子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强笑道：“我正想穿上男装，扮个小子给太后瞧瞧。你说我穿了男装，模样儿俊不俊？”

太后冷冷的道：“得瞧床上那小子模样儿俊不俊？”陡地站起，走到床前。

公主大骇，拉住太后的手，叫道：“太后，我跟他闹着玩儿太后手一甩，将她摔开几步，捂起帐子，揭开被子，抓住韦小宝的衣领，提了起来。

韦小宝面向里床，不敢转头和她相对，早吓得全身簌簌发抖。

公主叫道：“太后，这是皇帝哥哥最喜欢的小太监，你……你可别伤他。”

太后哼了一声，心想女儿年纪渐大，情窦已开，床上藏个小太监，也不做过些假凤虚凰的勾当，算不了什么大事，右手一转，将韦小宝的脸转了过来，拍拍两记耳光，喝道：“滚你的，再教我见到你跟公主鬼混……”突然间看清楚了他面貌，惊道：“是你？”

韦小宝一转头，说道，“不是我！”

这三字莫名其妙，可是当此心惊胆战之际，又有什么话可说？

太后牢牢抓住他后领，缓缓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你对公主无礼，今日可怨不得我。”公主急道：“太后，是我要他睡在这里的，不能怪他。”太后左掌在韦小宝脑门轻轻一拍，左臂提起，便却运劲使重手击落，一掌便毙了他。

韦小宝于万分危急之中，陡然想起洪教主所授那招“狄青降龙”，双手反伸，在太后胸前摸了一把。太后吃了一惊，胸口急缩，叱道：“你作死！”

韦小宝双足在床沿上一登，一个倒翻筋斗，已骑在太后颈中，双手食指按住她眼睛，拇指抵住她太阳穴，喝道：“你一动，我便挖了你眼珠出来！”

他这一招并未熟练，本来难以施展，好在他站在床上而太后站在地下，一高一低，倒骑容易，而挖眼本来该用中指，却变成了食指，倒翻筋斗时足尖勾下了帐子。这招使得拖泥带水，狼狈不堪，洪教主倘若亲见，非气个半死不可。虽然手法不对，但招式实在巧妙，太后还是受制，变起仓卒，竟然难以抵挡。

公主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小桂子不得无礼，快放了太后。”

韦小宝右腿一提，右手拔出匕首，抵在太后果心，这才从她颈中滑下。忽然啪的一声，一件五色灿烂的物事落在地下，正是神龙教的五龙令。

太后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东西……怎么来的？”

韦小宝想起太后和神龙教的假宫女邓炳春、柳燕暗中勾结，说不定这五龙令可以逼她就范，说道：“什么这东西那东西，这是本教的五龙令，你不认得吗？好大的胆子！”

太后全身一颤，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韦小宝听她言语恭顺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说道：“见五龙令如见教主亲临，洪教主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”太后颤声道：“洪教主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”俯身拾起五龙令，高举过顶。韦小宝伸手接过，问道：“你听不听我号令？”太后道：“是，谨遵吩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。制胜克敌，无事不成！”

太后跟着恭恭敬敬的念道：“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。制胜克敌，无事不成。”

直到此刻，韦小宝才嘘了口气，放开匕首，大模大样的在床沿坐了下来。

太后向公主道：“你到外面去，什么话也别说，否则我杀了你。”

公主一惊，应道：“是。”向韦小宝看了一眼，满心疑惑，道：“太后，是皇帝哥哥的圣旨么？”康熙年纪渐大，威权渐重，太监宫女以及御前侍卫说到皇上时，畏敬之情与日俱增，公主也早知太后对皇帝颇为忌惮。太后点头道：“是。他是皇帝的亲信，有要紧事跟我说，可千万不能泄漏了，在皇帝跟前，更加不可提起。免得……免得皇帝恼你。”

公主道：“是，是。我可没这么笨。”说着走出房去，反手带上了房门。

太后和韦小宝面面对，心中均怀疑忌。过了一会，太后道：“隔墙有耳，此处非说话之所，请去慈宁宫详谈可好？”听她用了个“请”字，又是商量的口吻，不敢擅作主张，韦小宝更加宽心，随即又想：“这老婊子心狠手辣，骗我到慈宁宫中，不要使什么诡计，加害老子？”便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我是本教新任白龙使，奉洪教主命令，出掌五龙令。”

太后登时肃然起敬，躬身道：“属下参见白龙使。”

虽然韦小宝早已想到，太后既和黑龙门属下教众勾结，对洪教主必定十分尊敬，这五龙令对她多半有镇慑之效，但万万想不到她自己竟然也是神龙教中的教众，以她太后之尊，天下事何求不得，居然会去入了神龙教，而且地位远比自己为低，委实匪夷所思，眼见她恭恭敬敬的行礼，不由得愕然失措。

太后见他默默不语，还道他记着先前之恨，甚是惊惧，低声道：“属下先前不知尊使身份，多有得罪，十分惶恐，还望尊使大度宽容。”但见他年纪幼小，竟在教中身居高位，终究难以尽信，随即想到，近年来教主和夫人大举提拔少年，教中老兄弟或被屠戮，或被疑忌，权势渐失，这小孩新任白龙使，绝非奇事。又想：“就算他是真的白龙使，我此刻将他杀了，教中也无人知晓。这小鬼对我记恨极深，让他活着，那可后患无穷。”杀机既动，眼中不由自主的露出狠毒之色。

韦小宝立时惊觉，暗道：“不好，老婊子要杀我。”低声道：“刚才我擒住你的手法，你可知是谁传授的？”太后吃了一惊，回想这小鬼适才所使手法，诡秘莫测，一招间便将自己制住，正是教主的手段，颤声道：“莫非……莫非是教主的亲传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教主传了我三十招杀手，洪夫人传了我三十招擒拿手，比较起来，自然教主的手法厉害得多。不过他老人家的招数，一出手就取人性命，我不想杀你，因此只用了夫人所传的一招‘飞燕回翔’。”他吹牛不用本钱，招数一加便加了十倍。

太后却毫不怀疑，知道洪夫人所使的许多招数，确是都安上个古代美人的名字，不由得出了身冷汗，寻思：“幸亏他只以洪夫人的招数对付我，倘若使出教主所传，此刻我早已性命不在了。”此刻哪里还敢有加害之意？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多谢尊使不杀之恩。”

韦小宝得意洋洋的道：“我没挖出你眼珠，比之夫人所授，又放宽三分了。”这话倒是不假，适才要挖太后眼珠，本来也可办到，只是她重伤之余，全力反击，也必取了他性命。

太后越想越怕，道：“多谢手下留情，属下感激万分，必当报答尊使的恩德。”

韦小宝本来一见太后便如耗子见猫，情不自禁的全身发抖，哪知此刻竟会将她制得帖帖服服，见她诚惶诚恐的站在面前，心中那份得意。当真难以言宣。他提起左腿，往右腿上一搁，晃了几晃，低声道：“这次随本使从神龙族来的，有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。”

太后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想胖陆二人是教中高手，居然为他副贰，适才幸而没有鲁莽，倘若将他打死了，别说教主日后追究，即是胖陆二人找了上来，那也是死路一条，眼见他双颊上指痕宛然，正是自己所打的两个耳光所留，颤声道：“属下过去种种，委实罪该万死。尊使大人大量，后福无穷。”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白龙使钟志灵背叛教主，教主和夫人已将他杀了，派我接掌白龙门。黑龙使张淡月办事不力，教主和夫人很是生气，取经

之事，现下归我来办。”

太后全身发抖，道：“是，是。”想起几部经书得而复失，这些日子来日夜担心，终于事发，颤声道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请尊使移驾慈宁宫，由属下详禀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好。”心想此事之中不明白地方甚多，正要查问，便站起身来。太后转身去拔了门闩，开了房门，侧身一旁，让他先行。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太后启驾啦！”太后低声道：“得罪了！”走出门去。韦小宝跟在后面。数十名太监宫女远远相随。

两人来到慈宁宫。太后引他走进卧室，遣去宫女，关上了门，亲自斟了一碗参汤，双手奉上。韦小宝接过喝了几口，心想：“我今日的威风，只有当年顺治老皇帝可比。就算是小皇帝，太后也不会对他如此恭敬。”心中又是一阵大乐。

太后打开箱子，取出一只锦盒，开盒拿出一只小玉瓶，说道：“启禀尊使：瓶中三十颗‘雪参玉蜡丸’，乃是朝鲜国王的贡品，珍贵无比，服后强身健体，百毒不侵。其中十二颗请尊使转呈教主，十颗请转呈教主夫人，余下八颗请尊使自服，算是……算是属下一点儿微末心意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多谢你了。但不知这些药丸跟‘豹胎易筋丸’会不会冲撞？”太后道：“并无冲撞。恭喜尊使得蒙教主恩赐‘豹胎易筋丸’，不知……不知属下今年的解药，教主是否命尊使带来？”

韦小宝一怔，道：“今年的解药？”随即明白，太后一定也服了“豹胎易筋丸”，教主每年颁赐解药，却又解得并不彻底，须得每年服食一次，药性才不发作，否则她身处深宫，高手侍卫无数，教主本事再大，也不能遥制，笑道：“你我二人都服了豹胎丸，那解药自不能由我带来了。”太后道：“是。不过尊使蒙教主恩宠，属下如何能比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她吓得这么厉害，可得安慰她几句。”说道：“教主和夫人说道，只要你尽忠教主，不起异心，努力办事，教主总不会亏待你的，一切放心好了。”

太后大喜，说道：“教主恩德如山，属下万死难报。教主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本来是皇后，现下是皇太后，除了皇帝，天下就是你最大。神龙教再厉害，也决不能和你相比，却何以要入教，听命于教主？那不是犯贱之至么？是了，多半你与你女儿一样，都是贱骨头，要给人打骂作贱，这才快活。”他年纪大小，毕竟世事所知有限，一时也猜不透其中关窍所在。

太后见他沉吟，料想他便要问及取经之事，不如自行先提，说道：“那三部经书，属下派邓炳春和柳燕二人呈交教主，他老人家想已收到了？”

韦小宝一怔，心想：“假宫女邓炳春是陶姑姑所杀，柳燕死于方姑娘剑下，有什么经书呈交教主？”不明她用意所在，说道：“你说有三部经书呈给了教主？这倒不曾听说过。教主说黑龙使搞了这么久，一无所得，很是恼怒，险些逼得他自杀。”太后脸现诧异之色，道：“这可奇了。属下明明已差邓炳春和柳燕二人，将三部经书专程送往神龙岛。那自然是在柳燕为尊使处死之前的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哦，有这等事？邓炳春？就是你那个秃头师兄吗？”太后道：“正是。尊使日后回到神龙岛，传他一问，便知分晓。”

韦小宝突然省悟，心道：“是了，邓炳春为陶姑姑所杀，这老婊子只道我毫不知情。她失去了三部经书，生怕教主怪罪，将一切推在两个死人头上，这叫做死无对证，倒也聪明得紧。哪知道这三部经书却在老子手中。这番谎话去骗别人，那是他妈的刮刮叫，别别跳，偏偏就骗不到老子。我暂时不揭穿你的西洋镜。”说道：“你既已取到三部经书，功劳也算不小，其余五部，还得再加一把劲。”

太后道：“是，属下从早到晚，就在想怎生将另外五部经书取来，报答教主的恩德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！其实你如此忠心，那豹胎易筋丸中的毒性，便一次给你解了，也是不妨。不久我见到教主，一定给你多说几句好话。”太后大喜，躬身请了个安，道：“尊使大恩，属下永不敢忘。最好属下能转入白龙门，得由尊使教导指挥，更是大幸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也容易办到。不过你入教的一切经过，须得跟我详说，毫不隐瞒。”

太后道：“是，属下对本门座使，决不敢有半句不尽不实的言语……”

忽然门外脚步声响，一名宫女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启禀太后：皇上传桂公公，说有要紧事，命他立刻便去。”韦小宝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你一切放心，以后再说。”太后低声道：“多谢尊使。”朗声道：“皇上传你，这便去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太后万福金安。”

出得门来，只见八名侍卫守在慈宁宫外，微微一惊，心想道：“可出了什么事？”快步来到上书房。

康熙喜道：“好，你没事。我听说你给老贱人带了去，真有些担心，生怕她害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多谢师父挂怀，那老……老……她问我这些日子去了哪里？我想老皇爷的事千万说不得，连山西和五台山也不能提，可是我又不会说谎，给她问得紧了，我情急智生，便说皇上派奴才去江南，瞧瞧有什么好玩的玩意儿，便买些进宫。又说，皇上吩咐别让太后知道，免得太后怪罪皇上当了皇帝，还是这般小孩子脾气。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拍拍他肩头，说道：“这样说最好。让老贱人当我还是小孩子贪玩，便不来防我，你也不会说谎吗？可说得挺好啊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还说得挺好吗？奴才一直担心，生怕这样说皇上要不高兴呢。”

康熙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刚才我怕老贱人害你，已派了八名侍卫去慈宁宫外守着，倘若老贱人不放你走，我便叫他们冲进去抢你出来，真要跟她立时破脸，也说得不得了。”

韦小宝跪下磕头道：“皇帝师父恩重如山，奴才弟子粉身难报。”

康熙道：“你好好去眼侍老皇爷，便是报了我对你的恩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

康熙从书桌上拿起一个密封的黄纸大封套，说道：“这是封赏少林寺众僧的上谕，你挑选四十名御前侍卫，二千名骁骑营官兵，去少林寺宣旨办事。办什么事，在上谕中写着，到少林寺后拆读，你遵旨而行就是。现下我升你的官，任你为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，那是正二品的大官了。你本是汉人，我赐你为满洲人，咱们这叫作入满洲抬旗。正黄旗是皇帝亲将的旗兵，骁骑营更是皇帝的亲兵。那御前侍卫副都统的官儿仍然兼着。”他知韦小宝不学无

术，年纪又小，当真做官是做不来的，因此两个职位都是副手。

韦小宝道：“只要能常在皇帝师父身边，官大官小，奴才弟子倒不在乎。”说着大力磕头谢恩，心想：“我好好是个汉人，现在摇身一变，变作满洲鞑子了。”又想：“皇帝师父叫我不忙去清凉寺去做小和尚，却先带兵去少林寺颁旨，封赏救驾有功的诸位大师，多半是让我出出风头。这叫做先甜后苦，先做老爷，后打屁股。”

康熙将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察尔珠传来，谕知他小桂子其实并非太监，而是御前侍卫副总管，真名韦小宝，为了要擒杀鳌拜，这才派他假扮太监，现已赐为旗人，属正黄旗，升任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。

察尔珠当鳌拜当权之时，大受倾轧，本已下在狱中，性命朝夕不保，幸得鳌拜事败，这才获释，对擒杀鳌拜的韦小宝早已十分感激，听得皇上命他为自己之副，心中大喜，当即向他道贺，说道：“韦兄弟，咱哥儿俩在一起办事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你是少年英雄，咱们骁骑营这一下可大大露脸哪。”韦小宝谦虚一番。察尔珠打定了主意，这人大受皇帝宠幸，虽说是自己副手，其实自己该当做他副手，只要讨得他的欢心，日后飞黄腾达，不在话下。

康熙道：“我有事差韦小宝去办，你们两人下去，点齐人马。韦小宝今晚就即出京，不用来辞别了。”将调动骁骑营兵马的金牌令符交给了韦小宝。

韦小宝接过金牌，磕头告别，心想：“老婊子干什么要入神龙教，这事还没查明，那也不打紧，多半是犯贱，下次回宫时再去问她。”又想：“昨晚给公主打了一顿，全身疼痛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没能去见陶姑姑，不知她在宫中怎样，下次回宫，得跟她会上一会。”

当下二人去见御前侍卫总管多隆。韦小宝取出康熙先前所书那张任他为御前侍卫副总管的上谕，给他看了，多隆又是连声道贺，道：“韦兄弟要挑那些侍卫，尽管挑选，只要皇上点头，要我陪你去一遭也成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可不敢当。保护皇上，责任重大，多总管想出京去逛逛，却不大容易了。”多隆笑道：“下次我求皇上，咱哥儿俩换一换班，你做正的，我做副的，有什么出京打秋风的好差使，让做哥哥的去走走。”

韦小宝点了张康年、赵齐贤两名侍卫，叫二人召约一批亲近的侍卫。察尔珠点齐二千名骁骑营军士。各参领、佐领参见副都统。皇帝赏给少林寺僧人的赐品，也即齐备，装在几十辆车上。皇帝要做什么事，自是叱嗟立办，只两个多时辰，一切预备得妥妥帖帖。

韦小宝本该身穿骁骑营戎装，可是这样小码的将军戎服，一时之间却不易措办。察尔珠想得周到，将自己的一套戎装送给了他，传了四名巧手裁缝跟去，在大车之中赶着修改，吩咐他们晚上不能睡觉，赶好了衣衫才许回京，倘若偷懒，重责军棍。

韦小宝抽空回到头发胡同，对陆高轩和胖头陀道：“今日已混进了宫中，盗经之事也已略有眉目。”吩咐他二人在屋中静候消息，不可轻易外出，以免泄漏机密。陆胖二人见他办事顺利，两天之间便有了头绪，均感欣慰，喏喏连声的答应。

韦小宝命双儿改穿男装，扮作书僮，随他同行。

二十几名妓女塞住了小巷，那蓝衫女郎持刀威吓。众妓料她也不敢当真杀人，乱七八糟的骂个不休，又伸手拉扯她衣衫。那绿衫女郎睁大一双妙目，浑然不明所以。

第二十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处 佳人世外改妆时

韦小宝动身启程，天色已晚，但圣旨要他即日离京，说什么也非得出城不可。出永定门行了二十里，便即扎营住宿。骁骑营是卫护皇帝的亲兵，都是满洲的亲贵子弟，服用饮食，无不高出寻常士兵十倍。大家在京中耽得久了，出京走走，无不兴高采烈，何况又不是去拚命打仗，到河南公干，那是朝廷出了钱请他们游山玩水，实是大大的优差。

韦小宝吃了酒饭，睡觉太早，于是召集张康年、赵齐贤等众侍卫、骁骑营的参领佐领军官，齐到中军帐中。众人均想：“皇上不知差韦副都统去干什么大事，他传我们去，定是要宣示特旨。”

各人参见毕，韦小宝笑道：“哥儿们闲着无事，他奶奶的，大家来赌钱，老子作庄。”

众军官一呆，还道他是开玩笑，却见他从怀中摸出四粒骰子，往木几上一掷，骰子滴溜溜的滚动，众人这才欢声雷动。大凡当兵的无不好赌，只是行军出征之时，却严禁赌博，以免军心浮动，有误大事。韦小宝又怎懂得这一套？骁骑营的参领佐领虽知军律，但想这一次又不是打仗，何必阻了副都统的雅兴？韦小宝又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，往几上一放，足足有五六千两银子，说道：“哪个有本事的就来赢去？”众军官纷归本帐去取银子。

骁骑营的军士有很多职位虽低，家财却富，听说韦副都统做庄开赌，都悄悄蹩进帐来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上场不分大小，只吃银子元宝！英雄好汉，越输越笑，王八羔子，赢了便跑！”在四粒骰子上吹口气，一把撒将下来。

他在扬州之时，好生羡慕赌场庄家的威风，做什么副总管、副都统，都还罢了，今日统带数千之众，做庄大赌，那才是生平的大得意事。

众军官纷纷下注，有吃有赔。赌了一会，大家兴起，赌注渐大，挤在后面的军士也递上银子来下注。侍卫赵齐贤和一名满洲佐领站在韦小宝身旁，帮他收注赔钱。中军帐中，但闻一片呼么喝六、吃上赔下之声，宛然便是个大赌场。赌了一个多时辰，赌台上已有二万多两银子。有些输光了的，回营去向不赌的同袍借了钱来翻本。

韦小宝一把骰子掷下，四骰全红，正是通吃。众人甚是懊丧，有的咒骂，有的叹气。赵齐贤伸出手去，正要 will 将赌注尽数锣进，韦小宝叫道：“且慢！老子今日第一天带兵做庄，这一注送给了众位朋友，不吃！”

众兵将欢声大作，齐叫：“韦副都统当真英雄了得！”韦小宝道：“要加注的便加！”各人这一注死里逃生，都觉运气甚好，纷纷加注，满台堆满了银子。

忽然一人朗声说道：“押天门！”将一件西瓜般的东西押在天门。众人一看，登时惊得呆了。赌台上赫然是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。那首级头戴官帽，竟是一名御前侍卫。

赵齐贤惊叫：“葛通！”原来这是御前侍卫葛通的脑袋。他轮值在帐外巡逻，却被人割了头。

众人惊惶抬头，只见中军帐口站着十多个身穿蓝衫之人，各人手持长剑。众军官人人全神贯注的赌钱，谁也不知这些人是几时进来的。帐中众军官没带兵刃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赌台前站着一个人二十五六岁的青年，双手空空，说道：“都统大人，受不受注？”

赵齐贤叫道：“拿下了！”登时便有四名御前侍卫向那青年扑去。那人双臂一分，抓住两人胸口，砰的一声，将二人头对头一撞，二人便即昏晕。跟着白光闪动，两柄长剑刺出，自另外两名侍卫的背心直通到前胸。两名侍卫惨声长呼，倒地而死。使剑的蓝衫人一是中年汉子，另一个是道人。两人同时拔剑挥手，双剑齐飞，扑扑两声，都插在赌台之上。中年人叫道：“押上门！”道人叫道：“押下门！”两柄长剑果然分别插在上门下门。

那青年左手一挥，四个蓝衫人抢了上来，四柄长剑分指韦小宝左右要害。

赵齐贤颤声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好……好大的胆子。杀官闯营，不……不怕杀……杀头么？”

用剑指着韦小宝的四人之中，忽有一人嗤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不怕，你怕不怕？”却是娇嫩的女子声音。韦小宝侧头看去，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脸蛋微圆，相貌甚甜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，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。他本已吓得魂不附体，但一见到了美貌女子，自然而然勇气大增，笑道：“单只姑娘一人用剑指着，我早就怕了。”

那少女长剑微挺，剑尖抵到了他肩头，说道：“你既然怕，为什么还笑？”韦小宝脸孔一板，道：“我最听女人的话，姑娘说不许笑，我就不笑。”果然脸上更无丝毫笑容。那少女见他装模作样，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

那带头的青年眉头微蹙，冷笑道：“满洲鞑子也是气数将尽，差了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带兵。喂，两把宝剑、一颗脑袋已经押下了，你怎地不掷骰子？”

韦小宝身旁既有美貌姑娘，又听他说要掷骰子，惊魂稍定，问道：“我输了赔什么？”那青年道：“那还用问？输剑赔剑，输头赔头！”料想这少年将军定然讨饶投降。哪知韦小宝打架比武，输了便投降，在赌台上却说什么也不肯做狗熊、认脓包，何况身边有个俊美姑娘，人生在世，岂能在美貌姑娘之前丢脸？又想：“你们四把剑已指住了我，若要杀我，输也好，赢也好，反正都是要杀，何必口头上吃亏？”当即拿起骰子，说道，“好，受了！输剑赔剑，输头赔头，输裤子就脱下！你先掷！”

那青年料不到这少年将军居然有此胆识，倒是一怔。那中年汉子低声道：“大军在外，迟则有变！”要他不必无谓耽搁时光，只怕二千名满洲兵一涌而入，倒是不易对付。那青年向韦小宝望了一眼，见他脸上并无惧色，说道：“我不跟你赌这一场，你死了也不服气。”接过骰子一掷，是个六点。那道人 and 中年汉子也各掷了，都是八点。

韦小宝拿起骰子，伸掌到那少女面前，说道：“姑娘，请你吹口气！”那少女微笑道：“干什么？”还是在骰子上吹了口气。韦小宝道：“成了！美女吹气，有杀无赔！”将骰子在掌心中摇了几摇，正要掷下，赵齐贤道：“且慢！韦都统，问……问他们到底要什么？”他怕韦小宝这一记骰子掷下去，掷成了六点以下，不免有性命之忧，更怕韦小宝不赔自己之头，而要割我赵齐贤的头来赔，谁教我站在旁边帮庄呢？

那青年冷笑道：“倘若怕了，那就跪下讨饶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乌龟王八蛋才怕！”手上微玩花样，只是心惊胆战之际，手法不大灵光，四粒骰子掷去，骨碌碌的滚动，定了下来，掷不成一对天牌，却是六点。韦小宝大喜，叫道：“六吃六，杀天门，赔上赔下。”将葛通那颗首级提了过来，放在自己面前，又道：“赵大哥，拿两柄剑来，赔了上家下家。”赵齐贤应道：“是！”向帐门口走去。

一名蓝衫汉子挺剑指住他前胸，喝道：“站住了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许拿剑？好，那也成，一把宝剑算一千两银子。”从面前一堆银子中取了二千两，平分了放在长剑之旁。

这群豪客闯进中军帐来制住了主帅，众军官都束手无策，敌人武功既高，出手杀人，肆无忌惮，己方军士虽多，却均在帐外，未得讯息，待会混战一起，帐中众人赤手空拳，只怕不免要尽数丧命，栗栗危惧之际，见韦小宝和敌人掷骰赌头，谈笑自若，不禁都佩服他的胆气。也有人心想：“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，你道这批匪徒是跟你闹着玩么？”

那青年又是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凭我们这两把宝剑，只赢你二千两银子？台上银子一起拿了！”六七名蓝衫汉子走上前来，将赌台上的银子银票一古脑儿都拿了。那青年接过一把长剑，指住韦小宝的咽喉，喝道：“小奴才，你是满洲人还是汉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老子若要投降，你们一进来就降了，此时如再屈服，变成有头无尾，前功尽弃，大丈夫要硬就硬到底。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子是正黄旗副都统，名叫花差花差小宝的便是。你要杀便杀，要赌便赌！嘿嘿，以大欺小，不是好汉。”最后这八个字，实在是讨饶了，不过说得倒也颇有点英雄气概。

那青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以大欺小，不是好汉，这句话倒也不错。小师妹，你年纪跟他也差不多，就跟他斗斗。”那少女笑道：“好！”提剑而出，笑道：“喂，花差花差小宝将军，我领教你的高招。”韦小宝身旁三人长剑微挺，碰到了他衣衫，齐道：“出去动手！”

那青年一挥手，长剑飞起，插在韦小宝面前桌上。

韦小宝寻思：“我剑术半点儿也不会，一定打不过这小姑娘。”说道：“以大欺小，不是好汉。我比小姑娘大，怎能欺她？”

那青年一把抓住他后领提起，喝道：“你不敢比剑，那就向我小师妹磕头求饶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好，磕头就磕头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最好天天跪女人！”双膝一曲，向那少女跪了下去。众蓝衫人都哄笑起来。

突然之间，韦小宝身子一侧，已转在那青年背后，手中匕首指住他后心，笑道：“你投降不投降？”

这一下奇变横生，那青年武功虽高，竟也猝不及防，后心要害已被他制住。原来韦小宝知道学自神龙岛的六招救命招数尚未练熟，只好嬉皮笑脸，插科打诨，大做小丑模样，引得敌人都笑嘻嘻的瞧他出丑，跪下之际，伸手握住匕首之柄，蓦地里使出那招“飞燕回翔”，竟然反败为胜，倘若他是大人，对方心有提防，这招半生不熟、似是而非的招数定然无效。但一来这一招十分巧妙，使得虽未全对，却仍具威力，二来那青年怎想到这个丑般的少年竟会出此巧招，就此着了道儿。

一众蓝衣人大惊之下，七八柄长剑尽皆指住他身子，齐喝：“快放开！”然见他匕首对准那青年后心，这七八柄剑每一剑固然都可将他刺死，但他匕首只须轻轻一送，那青年却也不免丧命，是以剑尖刺到离他身边尺许，不敢再进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放开便放开，有什么希奇？”挥动匕首划了个圈子，铮铮一阵响声过去，七八柄长剑剑头齐断，匕首尖头又对住那青年后心。众蓝衣人一惊，都退了一步。

韦小宝道：“放下银子，我就饶了你们的头儿。”

手捧银两的几名蓝衣人毫不迟疑，便将银子银票放在桌上。

只听得帐外数百人纷纷呼喝：“莫放了匪徒！”“快快投降！”原来适才一下混乱，帐中两名军官逃了出去，召集部属，围住了中军帐。

那道人喝道，“先杀了小鞑子！”拔起赌台上长剑，白光一闪，噗的一声，已刺在韦小宝右胸。他这一剑计算极精，横斜切入，自前而后的击刺，料定韦小宝中剑之后，身子必定后仰，匕首尖便离开那青年的背心。

不料长剑一弯，拍的一声，立时折断。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，刺不死我！”众蓝衣人见他居然刀枪不入，无不惊得呆了。那道人只觉剑尖着体柔软，并非刺在钢甲背心之上，一时不明所以，他哪知韦小室内穿防身宝衣，利刃难伤。

这时中军帐内已涌进数百名军士，长枪大刀，密布四周，众侍卫和军官也已从部属手中取得兵器。那十几名蓝衣人武功再高，也已难于杀出重围，何况几人长剑已断，首领又被制住，本来大占上风，霎时之间形势逆转，一败涂地。那青年高声叫道：“大家别管我，自行冲杀出去！”众侍卫和军官涌上，每七八人围住了一人。这些蓝衣人只要稍有动弹，便是乱刀分尸之祸，只得抛下兵刃，束手就擒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几个人武功了得，又和朝廷作对，说不定跟天地会有些瓜葛，我怎生放了他们走路？”当即笑道：“老兄，刚才你本可杀我，没有下手。倘若我此刻杀了你，不给你翻本的机会，未免不是英雄好汉，这叫做王八羔子，赢了就跑。这样罢，咱们再来赌一赌脑袋。”这时已有七八般兵刃指住那青年。韦小宝收起匕首，笑吟吟的坐了下来。

那青年怒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别来消遣老子。”

韦小宝拿起四颗骰子，笑道：“我做庄，赌你们的脑袋，一个个来赌。哪一个赢了的，立刻便走，再拿一百两盘缠。骰子掷输了的，赵大哥，你拿一把快刀在旁侍候，一刀砍将下去，将脑袋砍了下来，给我们葛通葛大哥报仇。”

他一点对方人数，共是十九人，当下将一锭锭银子分开，共分十九堆，每堆一百两。

那些蓝衣人自忖杀官作乱，既已被擒，自然个个杀头，更无幸免之理，不料这少年将军要充好汉，竟然放一条生路，倘若骰子掷输，那也是无可如何了。那道人叫道：“很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……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死马难追！我花差花差小宝做事，决不占人便宜。这位小姊姊还不知是小妹妹，刚才帮我在骰子上吹了一口气，保全了我的脑袋，你就不必赌了。你的小脑袋儿，算是我赢了之后分给你的红钱。拿了这一百两银子，先出帐去罢。传下号令，外面把守的人不得留难。”一名佐领大声传令：“副都统有令：中军帐放出去的，一概由其自便，不得留难阻挡。”帐外守军大声答应。韦小宝将两锭五十两的元宝推到那少女面前。

那少女脸上一阵白、一阵红，缓缓摇头，低声道：“我不要。我们……我们同门一十九人，同……同生共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很有义气。既然同生共死，那也不用一个个的分别赌了。小姑娘，你跟我赌一手。你赢了，一十九人一起拿了银子走路；倘若输了，一十九颗脑袋一齐砍下，爽不爽快？”那少女向青年望去，等候他示下。

那青年好生难以委决，倘若十九人分别和这小将军赌，势必输有赢，如果他当真言而有信，那么十九人中当可有半数活命，日后尚可再设法报仇。但如由小师妹掷骰，赢则全师而退，输了全军覆没，未免太过凶险。他眼光向同门众人缓缓望去。

一名蓝衣大汉大声道：“小师妹说得不错，我们同生共死，请小师妹掷好了。否则就算是我赢了，也不能独活。”七八人随声附和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好！小姑娘，你先掷！”将骰盆向那少女面前一推。

那少女望着那青年，要瞧他眼色行事。那青年点头道：“小师妹，生死有命，你大胆掷好了。反正大伙儿同生共死！”

那少女伸手到碗中抓起四粒骰子，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，突然抬起头来，向韦小宝看了一眼，拿着骰子的手微微发抖，一松手，四粒骰子跌下碟去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那少女闭上了眼，竟不敢看，只听得耳边响起一阵叫声：“三！三！三！三点！”夹杂着众侍卫官兵笑骂之声。那少女虽不懂骰子的赌法，但听得敌人欢笑叫嚷，料想自己这一把骰掷得极差，缓缓睁眼，果见众同门人人脸色惨白。

四粒骰子最大的可掷到至尊，其次天对、地对、人对、和对、梅花、长三、板凳、牛头等等对子，即使不成对，也有九点以至四点都比三点为大。这三点一掷出来，十成中已输了九成九，就算韦小宝也掷了三点，他是庄家，三点吃三点，还是能砍了十九人的脑袋。

一名蓝衫汉子突然叫道：“我的脑袋，由我自己来赌，别人掷的不算。”那道人怒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如此贪生怕死？堕了我王屋派的威名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，“众位都是王屋派的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反正大伙是个死，跟你说了，也不打紧。”那蓝衣汉子大声道：“我是我爹娘生的，除了爹娘，谁也不能定我的生死。”那道人怒道：“你小师妹掷骰子之前，你又不说，待她掷了三点，这才开腔。我王屋派中，没你这号不成材的人物。”那汉子性命要紧，大声道：“五符师叔，我不做王屋派门下弟子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另一名汉子冷冷的道：“你只求活命，其余的什么都不在乎，是不是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位少年将军明明要我们一个个跟他赌。小师妹代掷骰子，你们答应了，我出声答应了没有？”

那蓝衣青年森然道：“好，元师兄，从此刻起，你不是王屋派门下弟子。你自己和他赌过罢。”那姓元的道：“不是就不是好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姓元，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姓元的微一迟疑，眼见同门已成仇人，自己若说假名，必被揭穿，说道：“在下元义方。”那青年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了不妨改个名字，叫作元方。”韦小宝道，“为什么改名哪？嗯，元方，元方，少了个‘义’字，他是骂你没有义气。喂，王屋派的各位朋友，还有哪一位要自己赌的？”注目向众蓝衫人中望去，只见有两人嘴唇微动，似欲自赌，但一迟疑间，终于不说。

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，王屋派门下，个个英雄豪杰，很有义气。这位元兄，反正不是王屋派的，他有没有义气，跟王屋派并不相干。”那青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来人，斟上酒来！我跟这里十八位朋友喝上一杯，待会是输是赢，总之是生离死别。这十八位义气深重的朋友，不可不交。”手下军士斟上十九杯酒，在韦小宝面前放了一杯，十八个蓝衫人各递一杯。那些人见为首的青年接了，也都接过。

那青年朗声道：“我们跟满洲鞑子是决不交朋友的。只是你为人爽气，

对我王屋派又很看重，跟你喝这一杯酒也不打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干了！”一饮而尽。那十八人也都喝了，纷纷将酒杯掷在地下。元义方铁青着脸，转过了头不看。

韦小宝喝道：“侍候十八柄快刀，我这一把骰子，只须掷到三点以上，便将这十八位好朋友的脑袋都给割了下来。”众军官轰然答应，十八名军官提起刀剑，站在那十八人之后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这副骰子做了手脚的，要掷成一点两点，本也不难。只是近来少有练习，手上功夫生疏了，刚才想掷天一对，却掷成了个六点，要是稍有差池，不免害了这十八人的性命。这些臭男子倒也罢了，这花朵般的小姑娘死了，岂不可惜？”

他拿起四枚骰子，在手中摇了摇，自己吹了口气，手指轻转，一把掷下，随即左掌掩住碗口。只听得骰子滚了几滚，定了下来，他没有把握，手指离开一缝，凑眼望去，只见四枚骰子中两枚两点，一枚一点，一枚五点，凑起来刚好是个别十。别十便是无点，小到无可再小。他本已打定主意，倘若手法不灵，掷成三点以上，随口便说两点一点，晃动骰碗，扰了骰子，从此死无对证，对方自是大喜过望，自己部属最多只心中起疑，无人敢公然责难。现下作弊成功，大喜之下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这只手该当砍掉了才是！”左手在自己右手背上重击数下。

众人看到了骰子，都大叫出声：“别十，别十！”

那些蓝衣人死里逃生，忍不住纵声欢呼。那为首的蓝衣青年望着韦小宝，心想：“满洲鞑子不讲信义，不知他说过的话是否算数？”

韦小宝将赌台上的银子一推，说道：“赢了银子，拿了去啊。难道还想再赌？”

那青年道：“银子是不敢领了。阁下言而有信，是位英雄。后会有期。”一拱手，转身欲走。韦小宝道：“喂，你赢了钱不拿，岂不是瞧不起在下花差花差小宝？”那青年心想：“身在险地，不可多有耽搁。”说道：“那么多谢了。”十八人都拿了银子，转身出帐。

韦小宝的一双眼睛一直盯在那少女脸上。她取了银子后，忍不住向韦小宝瞧了一眼。四目交投，那少女脸上一红，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谢谢你。”走了两步，转头说道：“小将军，你这四枚骰子，给了我成不成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成啊，有什么不可以。你拿去跟师兄们赌钱么？”那少女微笑道：“不是的。我要好好留着，刚才真把我性命吓丢了半条。”韦小宝抓起四枚骰子，放在她手里，乘势在她手腕上轻轻一捏，这一下便宜，总是要讨的。

那少女又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快步出帐。

元义方见众同门出帐，跟着便要出去。韦小宝道：“喂，我可没跟你赌过。”元义方脸上登时全无血色，心想：“这件事可真错了，早知他会掷成别十，我又何必在作小人。”说道：“将军没了骰子，我……我只道不赌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为什么不赌？什么都可赌，豁拳可以赌，滚铜钱也可赌。”随手抓起一叠银票，道：“你猜猜，这里一共多少两银子。”元义方道：“那怎么猜得到？”韦小宝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这匪徒，对本将军无礼，拿出去砍了！”众军官齐声答应。

元义方吓得面如土色，双膝一软，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小……小人不敢，大将军……大将军饶命。”韦小宝大乐，心想：“这家伙叫我大将军。”喝道：“我问你什么，一句句从实招来，若有丝毫隐瞒，砍下你的脑袋。”元

义方连声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韦小宝命人取过足镣手铐，将他铐上了，吩咐输了银子的众军官取回赌本，退了出去，帐中只剩张康年、赵齐贤两名侍卫，以及骁骑营参领富春。当下由张康年审讯，他问一句，元义方答一句，果然毫无隐瞒。

原来王屋派掌门人司徒伯雷，本是明朝的一名副将，隶属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部下，抗拒满洲入侵，骁勇善战，颇立功勋。后来李自成打破北京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司徒伯雷领兵与李自成部作战，奋勇杀敌，攻回北京。当时他只道清兵入关，是为崇祯皇帝报仇，哪知清兵却乘机占了汉人的江山，吴三桂做了大汉奸。司徒伯雷大怒之下，立即弃官，到王屋山隐居。他旧时部属颇有不愿投降满清的，便都在王屋山聚居。司徒伯雷武功本高，闲来以武功传授旧部，时日既久，自然而然的成了个王屋派。那是先有师徒，再有门派，与别的门派颇不相同。说起司徒伯雷的名字，张康年等倒也曾有所闻。

元义方说道，那带头的青年是司徒伯雷的儿子司徒鹤，其余的有些是同门师兄弟，有几个年长的，他们以师叔相称。那少女名叫曾柔，她父亲是司徒伯雷的旧部，已于数年之前过世，临终时命她拜在老上司门下。

他们最近得到讯息，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到了北京，司徒掌门便派他们来和他相见。路经此处，见到清兵军营，司徒鹤少年好事，潜入窥探，见众人正在大赌，便欲动手抢劫，其意倒还不在钱财，却是志在杀一杀满洲兵的气焰。

韦小宝问道：“你们去见吴三桂的儿子，为了什么？”元义方道：“师父吩咐，命我们想法子擒了他去王屋山，以此要挟吴三桂，迫他……迫他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怎么？迫他造反？”元义方道：“是师父说的，可与小人不相干。小人忠于大清，决不敢造反。小人今日和王屋派一刀两断，就是不肯附逆，弃暗投明，阵前起义。”韦小宝一脚踢去，笑骂：“他妈的，你还是个大大的义士啦。”元义方毫不闪避，挨了他这一脚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！全仗将军大人栽培。小人今后给将军大人做奴做仆，忠心耿耿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韦小宝心想对方这一下杀了三名御前侍卫，自己却放了司徒鹤、曾柔一千人，只怕张康年等侍卫不服，至少也要怪老子掷骰子的运气太也差劲，眼前这件案子，总须给大家一些好处，才是做大庄家的面子，沉吟半晌，已有了主意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“你这大胆反贼，明明是去跟吴三桂勾结，造反作乱，却说要绑架他儿子。你得了吴三桂多少好处，却替他隐瞒？他妈的王八蛋，来人哪！给我重重的打！”

帐外走进七八名军士，将元义方掀翻在地，一顿军棍，只打得皮开肉绽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招了不招？你说要去绑架吴三桂的儿子，怎么到我们军营来杀害御前侍卫？御前侍卫和骁骑营，都是皇上最最亲信之人，你们得罪了御前侍卫和骁骑营，就是不给皇上面子。”张康年、富春等一听，心下大为受用，一齐出声威吓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家伙花言巧语，捏造了一片谎话来骗人。这等反贼，不打哪有真话？再给我打！”众军士一阵叱喝，军棍乱下。元义方大叫：“别打，别打！小人愿招！”韦小宝问：“你们在王屋山上住的，共有多少人？”元义方道：“共有四百多人。”韦小宝又问：“连带家人呢？”元义方道：“总有二千来人罢！”韦小宝拍案骂道：“操你个奶奶雄，哪有这么少的？给

我打！”元义方叫道：“别打，别打！有……有四千……五千多人！”

韦小宝大骂：“操你奶奶的十八代老祖宗，说话不爽爽快快的，九千就是九千，为什么说四千、五千，分开来说？”元义方道：“是，是，有九千多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这等反贼，哪有说真话的？说九千多人，至少有一万九千。”砰的一声，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“在王屋山聚众造反的，到底有多少人？”

元义方听出了他口气，人数说得越多，小将军越喜欢，便道：“听说……听说共有三万来人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是啊，这才差不多了。”转头向参领富春道：“这贱骨头，不打不招。”富春道：“正是，还得狠狠的打。”

元义方叫道：“不用打了。将军大人问什么，小人招什么。”早已打定了主意，总之是顺着这小将军的口风，以免皮肉受苦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这三万多人，个个都练武艺，是不是？刚才那小姑娘，只十五六岁年纪，也练了武艺。你们都是吴三桂的旧部，有些年轻的，是他部下将领的子女，是不是？”元义方道：“是，是。大家都……都会武艺，都是吴三桂的旧部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的首领司徒伯雷，以前是吴三桂的爱将，打仗是很厉害的，是不是？他说要把我们满洲人都杀光了？”元义方道：“这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语，非常……非常之不对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派你们去北京见吴三桂的儿子，商量如何造反。为什么不到云南去，跟吴三桂当面商量？”

元义方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恐怕……恐怕别有原因。”实则他们只是要绑架吴应熊，对韦小宝这句话倒不易回答。

韦小宝怒道：“混蛋！什么别有原因？你们那司徒伯雷自己早已去过云南，跟吴三桂一切都说好了，是不是？”元义方道：“好像……好像是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什么好像不好像？他妈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”元义方道：“是……是的，去……去过的。”

张康年、赵齐贤、富春三人听得韦小宝一路指引，渐渐将一件造反谋叛的大逆案攀到平西王吴三桂头上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暗暗担心，不知他是什么用意。

韦小宝又问：“司徒伯雷是吴三桂的爱将，带着这三万多精兵，为什么不驻扎在云南？你奶奶的，王屋山在什么地方？”心想：“倘若王屋山也在云南，这句问话可不对了。”幸好元义方答道：“在河南省济源县。”但韦小宝可也不知河南省济源县在什么地方，说道：“那离北京很近，是不是？”元义方道：“也不太远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操你奶奶，很近就是很近。什么也不太远！”元义方道：“是，是，很近，很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啊，那离北京近得很哪！你们这些反贼，用意当真恶毒，在京城附近山里伏下了一枝精兵。吴三桂在云南一造反，你们立刻从山里杀将出来，直扑北京，将我们这些御前侍卫、骁骑营亲兵，一个个砍瓜切菜，只杀得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，沙尘滚滚，屁滚尿流，是不是？”元义方磕头道：“这是吴三桂跟司徒伯雷两个反贼大逆不道的阴谋，跟小人可不……可不相干。”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你这家伙倒乖巧得紧。”问道：“你们王屋派中，在吴三桂部下当过军官兵卒的，有哪些人，一一招来。”元义方道：“人数多得很。”当下说了许多人的姓名，那倒并非捏造。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！你把这些人的姓名都写下来，他们以前在吴三桂部下当什么官职，也都一一写明。”元义方道：“有些……有些小人不大清楚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

不清楚？拖下去再打三十棍，你就清楚了。”元义方忙道：“不……不用打，小人都……都记起来啦。”

军士拿来纸笔，元义方便书写名单。韦小宝见他写了半天也没写完，心中不耐，对张康年道：“这人的口供，叫师爷都录了下来。”向元义方喝道：“你刚才说的口供，去跟师爷再说一遍。说得有半句不清楚的，砍了你的脑袋，带了下去。”两名军官拉了他下去。

韦小宝笑嘻嘻的道：“三位老兄，咱们这次可真交上了运啦，破了这一件天大的造反案子，咱四人非大大升官不可。”张康年等三人惊喜交集，赵齐贤道：“这是都统大人的明见英断，属下有什么功劳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见者有份，人人都有功劳。”

张康年道：“说平西王造反，不知道够不够证据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批王屋山的反贼要造反，总不是假的罢？他们上北京去见吴三桂的儿子，能有什么好事干出来？”张康年道：“这姓元的说，他们要绑架平西王世子，逼迫平西王造反，那么平西王事先恐怕未必跟他们有什么联络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张大哥跟平西王府的人很有来往，内情知道得很多，是不是？倘若他们造反成功，平西王做了皇帝，嘿嘿。”

张康年听他语气不善，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平西王府中的人，我一个也不识。都……都统大人说……说得是，吴三桂那厮大……大逆不道，咱们立……立刻去向皇上告状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请三位去跟师爷商量一下，怎么写这道奏章。”

张康年等三人和军中文案师爷写好了奏章，读给韦小宝听，内容一如元义方的招供，王屋山中吴三桂旧部诸人的名单，附于其后。奏折中加油添酱，叙述韦小宝日间见到反贼，夜里在营中假装不备，引其来袭，反贼凶悍异常，韦小宝率众奋战，身先士卒，生擒贼魁元逆义方，得悉逆谋。御前侍卫葛通等三人，忠勇殉国，求皇上恩典，对三人家属厚加抚恤。

韦小宝听了，说道：“把富参领和张赵两位侍卫头领的功劳也说上几句。”富春等三人大喜道谢。韦小宝又道：“再加上几句，说咱们把反贼一十九人都擒住了，反贼却说什么也不肯吐露逆谋，我便依据皇上先前所授方略，故意将一十八名反贼释放，这才将全部逆谋查得明明白白。”三人齐道：“放走一十八名反贼，原来是皇上所授方略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小小年纪，哪有这等聪明？若不是皇上有先见之明，这一桩大逆谋怎查得出？”

韦小宝说的是先前康熙命他放走吴立身、敖彪、刘一舟三人，以便查知刺客入宫为逆的真相。张康年等却以为王屋派来袭之事，早为皇上所知，那么诬攀吴三桂，也是皇上先有授意了，眼见一场大富贵平白无端的送到手中，无不大喜过望，向韦小宝千恩万谢。

按照满清规矩，将军出征，若非奉有诏书，不得擅回，虽然韦小宝离北京不过二十里，却也不能自行回宫向康熙亲奏，当下命两名佐领、十名御前侍卫，领了一个牛录三百名兵士（按：八旗兵三百人为一牛录，牛录为“大箭”之意，为首者持大箭为今符。五牛录为一甲喇，五甲喇为一固山。）连夜押了元义方去奏知康熙。他心下得意：“这一下搞得吴三桂可够惨的了。沐王府跟我们天地会比赛，要瞧是谁斗倒斗垮吴三桂。老子今日对两位师父都立了大功，大地会的陈师父喜欢，皇帝师父也必喜欢。”

次日领军缓缓南行，到得中午时分，两名御前侍卫从京中快马追来，说

道：“皇上有密旨”。韦小宝大喜，当即召集众侍卫、骁骑营众军官在中帐接旨。

那宣旨的侍卫站在中间，朗声说道，“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听者：朕叫你去少林寺办事，谁叫你中途多管闲事？听信小人的胡说八道，诬陷功臣，这样瞎搞，岂不令藩王寒心？那些乱七八糟的说话，从此不许再提，若有一言一语泄漏了出去，大家提了脑袋回京来见朕罢。钦此。”

韦小宝一听，只吓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只得磕头谢恩。中军帐内人人面目无光，好生羞惭。富春、张康年等不敢多说，心想你这小孩儿胡闹，皇上不降罪，总算待你很好的了，眼下你心情恶劣，没的找钉子来碰，各人辞了出去。

那传旨的侍卫走到韦小宝身旁，在他身边低声道：“皇上吩咐，叫你一切小心在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皇上恩典，奴才韦小宝感激万分。”取出四百两银子，送了两名侍卫。待两人走后，甚是纳闷：“难道皇帝知道我诬攀吴三桂？还是元义方那厮到了北京之后又翻口供，说我屈打成招？看来皇上对吴三桂好得很，若要扳倒他，倒是不易。”

傍晚时分，押解元义方的侍卫和骁骑营官兵赶了上来。韦小宝碰了这个大钉子，大家赌钱也没兴致了。一路无话，不一日，到了嵩山少林寺。

住持得报有圣旨到，率领僧众，迎下山来，将韦小宝一行接入寺中。

韦小宝取出圣旨，拆开封套，由张康年宣读，只听他长篇大论的读了不少，什么“法师等深悟玄机，早识妙理，克建嘉猷，夹辅皇畿”，什么“梵天宫殿，悬日月之光华，佛地园林，动烟云之气象”，什么“云绕嵩岳，鸾回少室，草垂仙露，林升佛日，倬焉梵众，代有明哲”，跟着读到封少林寺住持晦聪为“护国佑圣禅师”，所有五台山建功的十八名少林僧皆有封赏，最后读道：“兹遣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、兼御前侍卫副总管、钦赐黄马褂韦小宝为朕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为僧，御赐度牒法器，着即剃度，钦此。”

前面那些文绉绉的骈四骊六，韦小宝听了不知所云，后面这段话却是懂的，不由得脸上变色。康熙要他去五台山做和尚，他是答应了的，万料不到竟会叫他在少林寺剃度。这道圣旨一直在他身边，可是不到地头，怎敢拆开偷看？何况就算看了，也不识其中写些什么。

晦聪禅师率僧众谢恩。众军官取出犒赏物事分发。韦小宝在旁看着，心下满不是味儿。

晦聪禅师道：“韦大人代皇上出家，那是本寺的殊荣。”当即取出剃刀，说道：“韦大人是皇上替身，非同小可，即是老衲，也不敢做你师父。老衲代先师收你为弟子，你是老衲的师弟，法名晦明。少林合寺之中，晦字辈的，就是你和老衲二人。”

韦小宝到此地步，只得满目含泪，跪下受剃。晦聪禅师先用剃刀在他头顶剃三刀，便有剃度僧将他头上本已烧得稀稀落落的头发剃个精光。晦聪禅师说偈道：“少林素壁，不以为碍。代帝出家，不以为泰。尘土荣华，昔晦今明。不去不来，何损何增！”取过皇帝的御赐度牒，将“晦明”两字填入牒中，引他跪拜如来，众僧齐宣佛号。

韦小宝心中大骂：“你老贼秃十八代祖宗不积德，却来剃老子的头发。你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老子肚里骂一声辣块妈妈。”突然间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。满殿军官尽皆惊得呆了。

众僧朗诵佛号，无人理他。韦小宝哭了一会，也只好收泪。

晦聪禅师道：“师弟，本寺僧众，眼下以‘大觉观晦，澄净华严’八字排行。本师观证禅师，已于二十八年前圆寂，寺中澄字辈诸僧，都是你的师侄。”

当下群僧顺次上前参见，其中澄心、澄光、澄通等都是跟他颇有交情的。

韦小宝见到一个个白须如银的澄字辈老和尚都称自己为师叔，净字辈中也有不少和尚年纪已老，竟称自己为师叔祖，倒也有趣，即是华字辈的众僧，也有三四十岁的，参拜之时竟然口称太师叔祖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众人见他脸上泪珠未擦，忽又大笑，无不莞尔。

康熙派遣御前侍卫、骁骑营亲兵来到少林寺，原来不过护送韦小宝前来剃度出家，但皇帝替身，岂同寻常，若非如此大张旗鼓，怎能在少林群僧心目中显得此事的隆重？

骁骑营参领富春，御前侍卫赵齐贤、张康年等向韦小宝告别。韦小宝取出三百两银子，要张康年在山下租赁民房，让双儿居住，少林寺向来不接待女施主入寺，双儿虽已改穿了男装，但达摩院十八罗汉都认得她是韦小宝的丫头，是以她候在山下，只道传过圣旨、封赠犒赏之后，韦小宝便即下山回京，哪料到他竟会在寺中出家。

韦小宝既是皇帝的替身，又是晦字辈“高僧”，在寺中自是身份尊崇。方丈拨了一座大禅房给他。晦聪方丈道：“师弟在寺中一切自由，早晚功课，亦可自便，除了杀生、偷盗、淫邪、妄语、饮酒五大戒之外，其余小戒，可守可不守。”跟着解释五戒是什么意思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五戒之中，妄语一戒，老子是说什么也不守的了。”问道：“戒不戒赌？”晦聪方丈一怔，问道：“什么赌？”韦小宝问道：“赌钱哪？”晦聪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五大戒中，并无赌戒。旁人要守，师弟任便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他妈的，我一个人不戒有什么用？难道自己跟自己赌？”

在寺中住了数日，百无聊赖，寻思：“小玄子要我去服侍老皇爷，却叫我先在少林寺出家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让我去五台山？”这日信步走到罗汉堂外，只见澄通带着六名弟子正在练武，众僧见他到来，一齐躬身行礼。

韦小宝挥手道：“不必多礼，你们练自己的。”但见净字辈六僧拳脚精严，出手狠捷，拆招之时又是变化多端，比之自己这位师叔祖，实在是高明得大多了。听得澄通出言指点，这一拳如何刚猛有余，韧劲不足，这一脚又是如何部位偏了，踢得太高，韦小宝全不明白，瞧得索然无味，转身便走。

心想：“常听人说，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，我来到寺里做和尚，不学功夫岂不可惜？”突然间恍然大悟：“啊哟，是了！海大富这老乌龟教给我的狗屁少林派武功是假的，管不了用，小玄子叫我在少林寺出家，是要我学些少林派的真本事，好去保护老皇爷。可是我的师父在廿八年前早就死了，谁来教我功夫？”沉吟半晌，又明白了一事：“住持老和尚教我做他师弟，原来就是要让我没有师父，这老贼秃好生奸滑。嗯，是了，他见我是皇帝亲信，乃是满洲大官，决不肯把上乘武功传给我这小鞑子。哼，你不教我，难道我不会自己瞧着学吗？”

武林中传授武功之时，若有人在旁观看，原是哪任何门派的大忌，但这位晦明禅师乃本寺“前辈高僧”，本派徒子徒孙传功练武，他要在旁瞧瞧，任谁都不能有何异议。他在寺中各院东张西望，见到有人练武习艺，便站定了

看上一会。只可惜这位“高僧”的根抵实在太过浅薄，当日海大富所教的既非真实功夫，陈近南所传的那本内功秘诀，他又没练过几天。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这样随便看看，岂能有所得益？何况他又没耐心多看。

在少林寺中游荡了月余，武功一点也没学到。但他性子随和，喜爱结交朋友，在寺中是位份仅次于方丈的前辈，既肯和人下交，所有僧众自是对他都十分亲热。

这一日春风和畅，韦小宝只觉全身暖洋洋地，耽在寺中与和尚为伴，实在不是滋味，于是出了寺门，信步下山，心想好久没见双儿，不知这小丫头独个儿过得怎样，要去瞧瞧她，再者寺里日日吃素，青菜豆腐的祖宗早给他骂过几千几万次，得要双儿买些鸡鸭鱼肉，让大和尚饱餐一顿。

行近寺外迎客亭，忽听得一阵争吵之声，他心中一喜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有人吵架。”快步上前，只听得几个男人的声音之中，夹着女子的清脆嗓音。

走到临近，只见亭中两个年轻女子，正在和本寺四名僧人争闹。四僧见到韦小宝，齐道：“师叔祖来了，请他老人家评评这道理。”迎出亭来，向他合十躬身。这四僧都是净字辈的，韦小宝知道他们职司接待施主外客，平日能言善道，和蔼可亲，不知何故竟会跟两个年轻女子争闹起来。看这两个女子时，一个二十岁左右，身穿蓝衫，另一个年纪更小，不过十六七岁，身穿淡绿衣衫。

韦小宝一见这少女，不由得心中突的一跳，胸口宛如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记，霎时之间唇燥舌干，目瞪口呆，心道：“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哪里来的这样的美女？这美女倘若给了我做老婆，小皇帝跟我换位我也不干。韦小宝死皮赖活，上天下地，枪林箭雨，刀山油锅，不管怎样，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。”

两个少女见四僧叫这小和尚为“师叔祖”，执礼甚恭，甚是奇怪，片刻之间，便见他双目发呆，牢牢的盯住绿衣女郎。纵然是寻常男子，如此无礼也是十分不该，何况他是出家的僧人？那绿衣女郎脸上一红，转过了头去，那蓝衫女郎已是满脸怒色。

韦小宝兀自不觉，心道：“她为什么转了头去？她脸上这么微微一红，丽春院中一百个小娘站在一起，也没她一根眉毛好看。她每笑一笑，我就给她一万两银子，那也抵得很。”又想：“方姑娘、小郡主、洪夫人、建宁公主、双儿丫头，还有那个掷骰子的曾姑娘，这许许多多的人加起来，都没跟前这位天仙的美貌。我韦小宝不要做皇帝、不做神龙教教主、不做天地会总舵主、什么黄马褂三眼花翎、一品二品的大官，更加不放在心上，我……我非做这小姑娘的老公不可。”顷刻之间，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，立下了赴汤蹈火、万死不辞的大决心，脸上神色古怪之极。

四僧二女见他忽尔眉花眼笑，忽尔咬牙切齿，便似颠狂了一般。净济和净清连叫数次：“师叔祖，师叔祖！”韦小宝只是不觉。过了好一会，才似从梦中醒来，舒了口长气。

那蓝衫女郎初时还道他好色轻薄，后来又见神色不像，看来这小和尚多半是个白痴，心下好笑，问道：“这小和尚是你们的师叔祖？”

净济忙道：“姑娘言语可得客气些。这位高僧法名上晦下明，是本寺两位晦字辈的高僧之一，乃是住持方丈的师弟。”两个女郎都微微一惊，随即更觉好笑，摇头不信。那绿衣女郎笑道：“师妹，他骗人，我们才不上当呢。这个小……小法师，怎么会是什么高僧了？”

这几句话清脆娇媚，轻柔欲融，韦小宝只听得魂飞魄散，忍不住学道：“这个小……小法师，怎么会是什么高僧了？”这句话一学，轻薄无赖之意，表露无遗。

两个女郎立即沉下脸来，四名净字辈的僧人也觉这位小师叔祖太也失态，甚感羞愧。

那蓝衫女郎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是少林寺的高僧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僧就是僧，却不是什么高僧，你瞧我这么矮，只不过是矮僧。”蓝衫女郎双眉一轩，朗声道：“我们听人说道，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汇，七十二门绝艺深不可测。我姊妹俩心中羡慕，特来瞻仰，不料武功固是平平，寺里和尚更加不守清规，油嘴滑舌，便如市井流氓一般，令人好生失望。师妹，咱们走罢！”说着转身出亭。

净清拦在她身前，说道：“女施主来到少林寺，行凶打人，就算要走，也得留下尊师的名号。”

韦小宝听到“行凶打人”四字，心想：“原来她们打过人了，怪不得净清他们要不依不饶。”只见净清、净济二人左颊上都有个红红的掌印，显是各吃了一记巴掌。他和寺中僧众闲谈，早知这几个知客僧的武功，在寺中属于最末流，方丈便因他们口齿伶俐而武功极低，才派他们接待来寺随喜的施主。少林寺在武林中享大名千余年，每月前来寺中领教的武人指不胜数，知客僧武功低微，便不致跟人动手，否则的话，少林禅寺变成了动武打架的场子，既碍清修，更大违佛家慈悲无争之义，兼且不成体统。

那蓝衫女郎显然不知其中缘由，只觉一出手便打了两名少林僧，心下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凭你们这一点功夫，也想要姑娘留下师父名号，哼，你们配不配？”

净济适才吃过她的苦头，知道凭着自己这里五人，无法截得住她们，这两个少女下山去一加宣扬，说来到少林寺中打了两个和尚，扬长而去，对方连自己的来历也不知道，少林寺的名头往哪里搁去？便道：“我们四僧职司接待施主，武功低微之极，出家人和气为本，岂可妄自跟人动手？两位既要领教敝寺武功，还请少待，贫僧去请几位师伯师叔来，让两位见见便了。”说着转身往寺中奔去。

突然间蓝影一晃，净济怒喝：“你……”拍的一声，摔了个筋斗，却是那蓝衫女郎抢了过去，伸足勾了他一交。净济跃起身来，怒道，“女施主，你怎地……”那蓝衫女郎哈哈一笑，右拳出击，净济忙挺右臂挡格。蓝衫女郎左手一带，喀喇一声，竟将他右臂关节卸脱。只听得喀喇、哎唷、格格之声连响，她顷刻之间，又将余下三僧或断腕骨，或脱臂臼。四僧退在一旁，已全无抵御之能。净济转身便奔，回入寺中报信。

韦小宝吓得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突然间后领一紧，已被人抓住，这一抓连着他后颈中要穴一起拿住，登时全身酸软，使不出力气。

眼见蓝衫女郎站在前面，那么抓住他后领的，自然是绿衫女郎了，他心中狂喜，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既已给她这么一抓，就不枉了在这人世走一遭，最好她再在自己身上踢几脚，在头顶凿几拳，就算立即给打死了，那也是滋味无穷，艳福不浅。这时鼻中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，便叫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

蓝衫女郎怒道：“这小贼秃坏得很，妹子，你把他鼻子割下来。”韦小宝只听得身后一个娇媚的声音道：“好！我先挖了他一双贼忒兮兮的眼睛。”

便觉一根温软腻滑的手指尖按到了他左眼皮上。韦小宝叫道：“你慢慢的挖，可别太快了。”那女郎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最好你这样抓住我，抓一辈子，永远不放。”那女郎怒道：“小和尚，你死在临头，还在跟我风言风语？”

韦小宝只觉右眼陡然剧痛，那女郎竟然真的要挖出他眼珠，大骇之下，弯腰低头，满腔风情登时丢到九霄云外，双手反撩，只盼格开她抓住自己后领的那只手。那女郎一拳打在他后心。韦小宝大叫：“哎哟，妈呀！”双手反过来乱抓乱舞，不知不觉的使上了洪教主所授的半招“狄青降龙”，突然之间，双手手掌中软绵绵地，竟然抓住了那女郎胸口。

这一式本是要逼得背后敌人缩身，然后倒翻筋斗，骑在敌人颈中，岂知那女郎并无临敌经验，不提防给韦小宝抓住了胸部。招式的后果既大不相同，那“狄青降龙”的后半招便也使不出来。

那女郎惊羞交加，双手自外向内拗入，兜住韦小宝的双臂，喀喇一声，已拗断了他双臂臂弯的关节，这招“乳燕归巢”名目温雅，却是“分筋错骨手”中的一记杀着，跟着飞腿将韦小宝踢出丈许。那女郎气恼之极，拔出腰间柳叶刀，猛力向韦小宝背心斩落。

韦小宝忙一个打滚，滚到了亭心的石桌之下。那女郎一刀斩在地下，火星四溅，左足踢出，将韦小宝从桌子底下踢了出来。蓝衫女郎叫道：“师妹，不可杀人！”绿衫女郎恍若不闻，又是一刀，重重砍在韦小宝背上。韦小宝又叫：“哎哟，我的妈啊！”绿衫女郎再砍了两刀，只砍得韦小宝奇痛彻骨，幸有宝衣护身，却未受伤。

绿衫女郎还待再砍，蓝衫女郎抽出刀来，当的一声，架住了她钢刀，叫道：“这小和尚活不成啦，咱们快走！”她想在少林寺杀了庙中僧人，这祸可闯得不小。

绿衫女郎受了重大侮辱，又以为已将这小和尚杀死，惊羞交集，突然间泪水滚下双颊，手臂一弯，挥刀往自己脖子抹去。蓝衫女郎大惊，急忙伸刀去格，虽将她刀刃挡开，但刀尖还是划过颈中，鲜血直冒。蓝衫女郎惊叫：“师妹……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绿衫女郎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。

蓝衫女郎抛下钢刀，抱住了她，只是惊叫：“师妹，你……你……死不得。”

忽听身后有人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快快救治。”蓝衫女郎哭道：“救……救不了啦。”只见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，手指连动，点了绿衫女郎颈中伤口周围的穴道，说道：“救人要紧，姑娘莫怪。”嗤嗤声响那人撕下衣襟，包住绿衫女郎的头颈，俯身将她抱起。蓝衫女郎手足无措，站起身来，见那人是个白须垂胸的老僧，抱了绿衫女郎，快步向山上奔去。她惶急之下，只得跟随其后，见那老僧抱着师妹奔进了少林寺山门，当即跟了进去。

韦小宝从石桌下钻出，双臂早已不属己有，软软的垂在身旁，心想：“这……这姑娘好狠，干么要自寻短见，倘若当真死了，那怎么办？我……我还是逃他妈的罢。”但一想到那少女的绝世容颜，心口一热，打定主意：“逃是不能逃的，非得去瞧瞧她不可。”双臂剧痛，额头冷汗如黄豆般一滴滴洒将下来，支撑着上山。

只走得十余步，寺中已有十多名僧人奔出，将他和净字辈三僧扶回寺中。

他和四僧都是给卸脱了关节，擒拿跌打原是少林派武功之所长，当即有僧人过来替他们接上了臼。韦小宝迫不及待要去瞧那姑娘，问知那两个女客

的所在，径向东院禅房走去，刚绕过回廊，只见八名僧人手执戒刀，迎面走来。

那八僧都是戒律院中的执事僧，为首一人躬身说道：“师叔祖，方丈大师有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了。我得先去瞧瞧那个小姑娘，看她是死是活。”那僧人道：“方丈大师在戒律院中相候，请师叔祖即刻过去。”韦小宝怒道：“他妈的，我说要去瞧那个美貌小姑娘，你没听到吗？”他平时脾气甚好，这时心中急了，在寺中竟也破口骂人。

八僧面面相觑，不敢阻拦，当下四僧在后跟随，另四僧去传净济等四名知客僧。

韦小宝来到东院禅房，问道：“小姑娘不会死吗？”一名老僧道：“启禀师叔，伤势不重，小僧正在救治。”韦小宝当即放心。

那蓝衫女郎站在门边，指着韦小宝骂道，“都是这小和尚不好。”

韦小宝向她伸了伸舌头，迟疑片刻，终于不敢进房去看，转身走向戒律院来。只见院门大开，数十名僧人身披袈裟，两旁站立，神情肃然，押着他过来的执刀四僧齐声道：“启禀方丈，晦明僧传到。”韦小宝见了这等神情，心想：“你是大老爷审堂吗？他奶奶的，搭什么臭架子？”走进大堂。只见佛像前点了数十枝蜡烛，方丈晦聪禅师站在左首，右首站着一位老僧，身材高大，不怒自威，乃是戒律院首座澄识禅师。净济、净清等四僧站在下首。

晦聪禅师道：“师弟，拜过了如来，”韦小宝跪下礼佛。晦聪待他拜过后站起，说道：“半山亭中之事，相烦师弟向戒律院首座说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听得他们在吵架，便过去瞧瞧。至于到底为什么吵架，可不知道了。净济，你来说罢。”

净济道：“是。”转身说道：“启禀方丈和首座师叔：弟子四人在半山亭中迎客，那两位女施主要到寺来随喜，便婉言相告，本寺向来的规矩，不接待女施主，那位年纪较大的女施主说：‘听说少林寺自称是武学正宗，七十二项绝艺，每一项都是当世无敌，我们便是要来见识见识，到底是怎样厉害法。’弟子道：‘敝寺决不敢自称武功当世无敌，天下各门各派，武功各有所长，少林派如何敢狂妄自大？’”

晦聪方丈道：“那说得不错，很是得体啊。”

净济道：“那女施主道：‘如此说来，少林派只不过浪得虚名，三脚猫的拳脚，不足一笑？’弟子说：‘请教两位女施主是何门派，是哪一位武林前辈门下的高足。’”

晦聪道：“正是。这两个年轻女子来本寺生事，瞧不起本派武功，必是大有来头，该当问明她们的门派来历。”

净济道：“那女子说：‘你要知道我们的门派来历吗？那容易得很，一看就知道。’突然出手，将弟子和净清师弟都打了一记巴掌。她出手极快，弟子事先又没防备，惭愧得很，竟然没能避过。净清师弟说：‘两位怎地动粗，出手打人？’那女子笑道：‘你们问我们门派来历，口说无凭，出手见功，你们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’说到这里，晦明师叔祖就来了。”

澄识问道：“那位女施主出手打你，所使手法如何？”净济、净清都低下头去，说道：“弟子没看清楚。”澄识问其余二僧：“你们没挨打，该看到那女施主的手法身法？”二僧道：“只听得拍拍两声，两位师兄就挨了打，那女子好像手也没动，身子也没动。”

澄识向方丈望去，候他示下。

晦聪凝思半刻，向执事僧道：“请达摩院、般若堂两位首座过来。”过不多时，两位首座先后到来。达摩院首座澄心，便是到五台山去赴援的十八罗汉之首。般若堂的首座澄观禅师是个八十来岁老僧。二僧向方丈见了礼。晦聪说道：“有两位女施主来本寺生事，不知是什么门派，两位博知多闻，诸共同参详。”当下说了经过。

澄心道：“四名师侄全没看到她出手，可是两人脸上已挨了一掌，这种武功，本派千叶手中是有的，武当派回风掌是有的，昆仑派落雁拳、崆峒派飞凤手，也都有这等手法。”

晦聪道：“单凭这两掌，瞧不出她的武功门派。师弟，你又怎地和他们动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蓝衫姑娘先将四个……四个和尚都打断了手……”晦聪询问四僧的手腕手臂如何脱臼。四僧连比带说，演了当时情景。澄心凝神看了，逐一细问那女郎的手法，最后问韦小宝道：“请问师叔，那姑娘又如何折断你老人家的双臂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老人家后领给那美貌姑娘一把抓住，登时全身酸麻，她抓在这里。”说着一指后颈。澄心点头道：“那是‘大椎穴’，最是人身要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反手想格开她手臂，却给她在背心上打了一拳，痛得要命。我老人家急了，反过手去乱抓，在她胸口抓了一把。这小姑娘也急了，弄断了我手臂，又将我摔在地下，提刀乱砍。他妈的，杀人不要本钱，她一心一意谋杀亲夫，想做小寡妇。”

众僧听他满口胡言，面面相觑。澄心站到他身后，伸手相比，见到他后心僧衣上的三条刀痕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她砍了你三刀，师叔伤势怎样？”

韦小宝得意洋洋，道：“我有宝衣护身，并没受伤。这三刀幸好没砍在我的光头上。这妹子砍我不死，定是吓得魂飞天外，以为我老人家武功深不可测，只好自己抹了脖子。其实我武功稀松平常，而她这等花容月貌，我老人家也决计不会跟她为难晦聪怕他继续胡说八道下去，插嘴道：“师弟，这就够了。”

众僧这时均已明白，那女郎所以自寻短见，是因胸口被抓，受了极大羞辱。韦小宝当时生死悬于一发，观他衫上三条刀痕可知，急危中回手乱抓，碰到敌人身上任何部位，都不能说有什么错。他武功低微，给人擒住后拼命挣扎，出手岂能有甚么规矩可循？

澄识脸色登时平和，说道：“师叔，先前听那女施主口口声声骂你不守清规，只道你真的犯戒去调戏妇女，致有得罪。原来那是争斗之际的无意之失，不能说是违犯戒律。师叔请坐。”亲自端过一张椅子，放在晦聪下首，意思是说你不犯戒律，戒律院便管你不着，你是寺中尊长，自当对你礼敬。韦小宝嘻嘻一笑，坐了下来。澄识见他神态轻浮，说话无聊，忍不住道：“师叔虽不犯色戒，但见到女施主时，也当举止庄重，貌相端严，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风度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这个高僧马马虎虎，随便凑数，当不得真的。”

晦聪正要出言劝喻，般若堂首座澄观忽道：“没有门派。”澄心奇道：“师兄说这两位女施主没有门派？”澄观道：“偷学的武功！她二人的分筋错骨手中，包含了武当、昆仑、崆峒、点苍四派手法，在师叔背心上砍的这三刀，包含了峨嵋、青城、山西六合刀的三门刀法。如此杂驳不纯，而且学得都并不到家，天下没这一派武功。”

韦小宝大感诧异，说道：“咦，她们这些招式，你每一招都能知道来历？”

他不知澄观八岁便在少林寺出家，七十余年中潜心武学，从未出过寺门一步，博览武学典籍，所知极为广博。少林寺达摩院专研本派武功，般若堂却专门精研天下各家各派武功。般若堂中数十位高僧，每一位都精通一派至数派功夫。

少林寺众僧于隋末之时，曾助李世民削平王世充，其时武功便已威震天下，千余年来声名不替，固因本派武功博大精深，但般若堂精研别派武功，亦是主因之一。通晓别派武功之后，一来截长补短，可补本派功夫之不足；二来若与别派高手较量，先已知道对方底细，自是大占上风。少林弟子行侠江湖，回寺参见方丈和本师之后，先去戒律院禀告有无过犯，再到般若堂禀告经历见闻。别派武功中只要有一招一式可取，般若堂僧人便笔录下来。如此积累千年，于天下各门派武功了若指掌。纵然寺中并无才智卓杰的人才，却也能领袖群伦了。

澄观潜心武学，世事一窍不通，为人有些痴痴呆呆，但于各家各派的武功却分辨精到。文人读书多而不化，成了“书呆子”，这澄观禅师则是学武成了“武呆子”。他生平除了同门拆招之外，从未与外人动过一招半式，可是于武学所知之博，寺中群僧推为当世第一。

澄心道：“原来两位女施主并无门派，事情便易办了。只要治好了那位姑娘的伤，送她们出寺，便无后患。”澄识道：“她二人师姊妹相称，似乎是有师父的。”澄心道：“就算有师父，也不会是名门大派中的高明人物。”澄识点了点头。

晦聪方丈道：“两位女施主年轻好事，这场争斗咱们并没做错了什么。虽然如此，还是不可失了礼数，对两位女施主须得好好相待。这便散了罢。”说着站起身来。

澄心微笑道：“先前我还道武林中出了哪一位高手，调教了两个年轻姑娘，有意来折辱本派，有点儿担心。少林寺享名千载，可别在咱们手里栽了筋斗。”众僧都微笑点头。

韦小宝忽道：“依我看来，少林派武功名气很大，其实也不过如此。”

晦聪正要出门，一听愕然回头。韦小宝道：“净济、净清，你们已学了几年功夫？”净济说学了十四年，净清学了十二年，都自称资质低劣，全无长进，惭愧之至。

晦聪方丈道：“咱们学佛，志在悟道解脱，武功高下乃是末节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看这中间大有毛病。这两个小姐儿，年纪大的也不过二十岁，只是东偷一招，西学一式，使些别门别派杂拌儿的三脚猫，就打得学过十几年功夫的少林僧落荒而逃，屁滚尿流，毫无招架之功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如此看来，什么武当派、昆仑派的一招半式，可比咱们少林派的正宗武功厉害得多了。”

晦聪、澄识、澄心等僧的脸色都十分尴尬，韦小宝这番话虽然极不入耳，一时却也难以辩驳，只想：“净济等四人的功夫差劲之极，怎能说是少林派的正宗武功？”

澄观却点头道：“师叔言之有理。”

澄识奇道：“怎地师兄也说有理？”澄观道：“人家的杂拌儿打败了咱们的正宗功夫，这中间总有点不大对头。”晦聪道：“各人的资质天份不同。净济等原不以武功见长，他们忙于接待宾客，那于宏扬佛法是大有功德之事。

净济、净清、净本、净源，你们四人交卸了知客的职司，以后多练练武功罢。”净济等四僧躬身答应。

众僧出得戒律院来。韦小宝摇了摇头，澄观皱眉思索半晌，也摇了摇头。

晦聪和澄心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这一老一少，都大有呆气，不必理会。”径自走了。

澄观望着院中一片公孙树的叶子缓缓飘落，出了一会神，说道：“师叔，我要去瞧瞧这位女施主。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那再好没有了。我也去。”

两人来到东院禅房，替绿衫女郎治病的老僧迎了出来。韦小宝问道：“她会不会死？”那老僧道：“刀伤不深，不要紧，不会死的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”走进禅房。

只见那绿衫女郎横卧榻上，双目紧闭，脸色白得犹如透明一般，头颈中用棉花和白布包住，右手放在被外，五根手指细长娇嫩，真如用白玉雕成，手背手指尽处，有五个小小的圆涡。韦小宝心中大动，忍不住要去摸摸这只美丽可爱已极的小手，说道：“她还有脉搏没有？”伸手假意要去把脉。

那蓝衫女郎站在床尾，见他进来，早已气往上冲，喝道：“别碰我妹子！”见他并不缩手，左手一探，便抓他手腕。澄观中指往她左手掌侧“阳谷穴”上弹去，说道：“你这招是山西郝家的擒拿手。”蓝衫女郎手一缩，手肘顺势撞出。澄观伸指弹向她时底“小海穴”。那女郎右手反打，澄观中指又弹，逼得她收招，退了一步。那女郎又惊又怒，双拳如风，霎时之间击出了七八拳。澄观不住点头，手指弹了七八下，那女郎“哎唷”一声，右臂“清冷渊”中指，手臂动弹不得，骂道：“死和尚！”

澄观奇道：“我是活的，若是死和尚，怎能用手指弹你？”那女郎见他武功厉害，心下怯了，却不肯输口，骂道：“你今天还活着，明天就死了。”澄观一怔，问道：“女施主怎么知道？难道你有先见之明不成？”

那女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少林寺的和尚就会油嘴滑舌。”她只道澄观跟自己说笑，却不知这老和尚武功虽强，却全然不通世务。他一生足不出寺，寺中僧侣严守妄言之戒，从来没人跟他说过一句假话，他便道天下绝无说假话之事。他听那女郎说少林寺和尚油嘴滑舌，心想：“难道今天斋菜之中，豆油放得多了？”伸袖抹了抹嘴唇，不见有油，舌头在口中一卷，也不觉得如何滑了。正自诧异，那蓝衫女郎低声喝道：“出去，别吵醒了我师妹！”

澄观道：“是，是……师叔，咱们出去罢。”韦小宝呆望榻上女郎，早已神不守舍，应了一声，却不移步。蓝衫女郎慢慢走到他身后，突然出掌，猛力一推。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被她推得直飞出房去，砰的一声，重重跌下，连声“哎唷”，爬不起来。

澄观道：“这一招‘江河日下’，本是劳山派的掌法，女施主使得不怎么对。”口中唠叨，出房扶起韦小宝，说道：“师叔，她这一掌推来，共有一十三种应付之法。倘若不愿和她争斗，那么六种避法之中，任何一种都可使用。如要反击呢，那么勾腕、托肘、指弹、反点、拿臂、斜格、倒踢，七种方法，每一种都可将之化解了。”

韦小宝摔得背臂俱痛，正没好气，说道：“你现下再说，又有何用？”

澄观道：“是，师叔教训得是。都是做师侄的不是。倘若我事先说了，师叔就算不想为难她，只要会避，也不至于摔这一交。”

韦小宝心念一动：“这两个姑娘凶得很，日后再见面，她们一上来就拳打脚踢，倒是难以抵挡。这老和尚对两个小妞的武功知道得清清楚楚，手指

这么一弹，便逼得她就此不敢过来欺人。我要娶那妞儿做老婆，非骗得老和尚跟在身旁保驾不可。”转念又想：“老和尚这样老了，不知还有几天好活，倘若他明天就呜呼哀哉，岂不是糟糕之至？”说道：“你刚才用手指弹了几弹，那妞儿便服服帖帖，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澄观道：“这是‘一指禅’功夫，师叔不会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会。不如你教了我罢。”澄观道：“师叔有命，自当遵从。这‘一指禅’功夫，也不难学，只要认穴准确，指上劲透对方穴道，也就成了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忙道：“那好极了，你快快教我。”心想学会了这门功夫，手指这么弹得几弹，那绿衣姑娘便即动弹不得，那时要她做老婆，还不容易？而“也不难学”四字，更是关键所在。天下功夫之妙，无过于此，霎时间眉花眼笑，心痒难搔。

澄观道：“师叔的易筋经内功，不知已练到了第几层，请你弹一指试试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怎样弹法？”澄观屈指弹出，嗤的一声，一股劲气激射出去，地下一张落叶飘了起来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倒好玩。”学着他样，也是右手拇指扣住中指，中指弹了出去，这一下自然无声无息，连灰尘也不溅起一星半点。

澄观道：“原来师叔没练过易筋经内功，要练这门内功，须得先练般若掌。待我跟你拆拆般若掌，看了师叔掌力深浅，再传授易筋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般若掌我也不会。”澄观道：“那也不妨，咱们来拆拈花擒拿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拈花擒拿手，可没听说过。”

澄观脸上微有难色，道：“那么咱们试拆再浅一些的，试金刚神掌好了。这个也不会？就从波罗蜜手试起好了。也不会？那要试散花掌。是了，师叔年纪小，还没学到这路掌法，韦陀掌？伏虎拳？罗汉拳？少林长拳？”他说一路拳法，韦小宝便摇一摇头。

澄观见韦小宝什么拳法都不会，也不生气，说道：“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，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，熟习之后，再学罗汉拳，然后学伏虎拳，内功外功有相当根抵了，可以学韦陀掌。如果不学韦陀掌，那么学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……”韦小宝口唇一动，便想说：“这大慈大悲千手式我倒会。”随即忍住，知道海老公所教这些什么大慈大悲千手式，十招中只怕有九招半是假的，这个“会”字，无论如何说不上。只听澄观续道：“不论学韦陀掌或大慈大悲千手式，聪明勤力的，学七八年也差不多了。如果悟性高，可以跟着学散花掌。学到散花掌，武林中别派子弟，就不大敌得过了。是否能学波罗蜜手，要看各人性子近不近。像净济、净清那几个师侄，都在练伏虎拳，他们的性子不近于练武，进境慢些。再过十年，净清或许可以练韦陀掌。净济学武不大专心，我看还是专门念金刚经参禅的为是。”

韦小宝倒抽了口凉气，说道：“你说那一指禅并不难学，可是从少林长拳练起，一路路拳法掌法练将下来，练成这一指禅，要几年功夫？”

澄观道：“这在般若堂的典籍中是有得记载的。五代后晋年间，本寺有一位法慧禅师，生有宿慧，入寺不过三十六年，就练成了一指禅，进展神速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料想他前生一定是一位武学大宗师，许多功夫是前生带来的。其次是南宋建炎年间，有一位灵兴禅师，也不过花了三十九年时光。那都是天纵聪明、百年难遇的奇才，令人好生佩服。前辈典型，后人也只有神驰想像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开始学武，到练成一指禅，花了多少时候？”

澄观微笑道：“师侄从十一岁上起始练少林长拳，总算运气极好，拜在恩师晦智禅师座下，学得比同门师兄弟们快得多，到五十三岁时，于这指法已略窥门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从十一岁练起，到了五十三岁时略窥什么门径（他不知“略窥门径”的成语，说成了“略窥门径”），那么一共练了四十二年才练成？”澄观甚是得意，道：“以四十二年而练成一指禅，本派千余年来，老衲名列第三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老衲的内力修为平平，若以指力而论，恐怕排名在七十名以下。”说到这里，又不禁沮丧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管你排名第三也好，第七十三也好，老子前世不修，似乎没从娘胎里带来什么武功，要花四十二年时光来练这指法，我和那小姐儿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、老太婆啦。老子还练个屁！”说道：“人家小姑娘只练得一两年，你要练四五十年才胜得她过，实在差劲之至。”

澄观也早想到了此节，一直在心下盘算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！咱们少林武功如此给人家比了下去，实在……实在不……不大好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什么不大好，简直糟糕之极。咱们少林派这一下子，可就抓不到武林中的牛耳朵、马耳朵了。你是般若堂首座，不想个法子，怎对得起几千几万年来少林寺的高僧？你死了之后，见到法什么禅师、灵什么禅师，还有我的师兄晦智禅师，大家责问你，说你只是吃饭拉屎，却不管事，不想法子保全少林派的威名，岂不羞也羞死了？”

澄观老脸通红，十分惶恐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师叔指点得是，待师侄回去，翻查般若堂中的武功典籍，看有什么妙法，可以速成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是啊，你倘若查不出来，咱们少林派也不用再在武林中混了。不如请了这两位小姑娘来，让那大的做方丈，小的做般若堂首座。由她二人来传授武功，比咱们那些笨头笨脑的傻功夫，定是强得多了。”

澄观一怔，问道：“她们两位女施主，怎能做本寺的方丈、首座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谁教你想不出武功速成的法子？方丈丢脸，你自己丢脸，那也不用说了，少林派从此在武林中没了立足之地，本寺几千名和尚，都要去改拜这两个小姑娘为师了。大家都说，花了几十年时光来学少林派武功，又有什么用？两个小姑娘只学得一年半载，便喀喇、喀喇、喀喇，把少林寺和尚的手脚都折断了。

大家保全手脚要紧，不如恭请小姑娘来做般若堂首座罢！”

这番言语只把澄观听得额头汗水涔涔而下，双手不住发抖，颤声道：“是，是！请两位小姑娘来做本寺的方丈、首座，唉，那……那太也丢脸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可不是吗？那时候咱们也不叫少林派了，”澄观问道：“那……那叫什么派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如干脆叫少女派好啦，少林寺改名少女寺。只消将山门上的牌匾取下来，刮掉那个‘林’字，换上一个‘女’字，只改一个字，那也容易得紧。”澄观脸如土色，忙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我……我就去想法子。师叔，恕师侄不陪了。”合十行礼，转身便走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且慢！这件事须得严守秘密，倘若寺中有人知道了，可大大不妥。”澄观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家信不过你，也不知你想不想得出法子。那两个小姑娘还在寺里养伤，大家心惊胆战之下，都去磕头拜师，咱们偌大个少林派，岂不就此散了？”

澄观道：“师叔指点得是。此事有关本派兴衰存亡，那是万万说不得的。”心中好生感激，心想这位师叔年纪虽小，却眼光远大，前辈师尊，果然了得，

若非他灵台明澈，具卓识高见，少林派不免变了少女派，千年名派，万劫不复。

韦小宝见他匆匆而去，袍袖颤动，显是十分惊惧，心想：“老和尚拼了老命去想法子，总会有些门道想出来。我这番话人人都知破绽百出，但只要他不和旁人商量，谅这笨和尚也不知我在骗他。”想起躺在榻上那小姑娘容颜如花，一阵心猿意马，又想进房去看她几眼。回头走得几步，门帷下突然见到蓝裙一晃，想起那蓝衫女郎出手狠辣，身边没了澄观保驾，单身入房，非大吃苦头不可，只得叹了口气，回到自己禅房休息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便到东禅院去探望。治病的老僧合十道：“师叔早，”韦小宝道：“女施主的伤处好些了吗？”那老僧道：“那位女施主半夜里醒转，知道身在本寺，定要即刻离去，口出无礼言语。师侄好言相劝，她说决不死在小……小……小僧的庙里。”韦小宝听他吞吞吐吐，知道这小姑娘不是骂自己为“小淫贼”，便是“小恶僧”，问道：“那便如何？”那老僧道：“师侄劝她明天再走，女施主挣扎着站起身来，她的师姊扶了她出去。师侄不敢阻拦，反正那女施主的伤也无大碍，只得让她们去了，已将这事禀报了方丈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好生没趣，暗想：“这小姑娘一去，不知到了哪里？她无名无姓，又怎查得到？”怪那老僧办事不力，埋怨了几句，转念一想：“这两个小姐容貌美丽，大大的与众不同，出手时各家各派的功夫都有，终究会查得到。”于是踱到般若堂中。

只见澄观坐在地下，周身堆满了数百本簿籍，双手抱头，苦苦思索，眼中都是红丝，多半是一晚不睡，瞧他模样，自然是没想出善法。他见到韦小宝进来，茫然相对，宛若不识，竟是潜心苦思，对身周一切视而不见。

韦小宝见他神情苦恼，想要安慰几句，跟他说两个小姑娘已去，眼下不必急急，转念一想：“他如不用心，如何想得出来？只怕我一说，这老和尚便偷懒了。”

倏忽月余，韦小宝常到般若堂行走，但见澄观瘦骨伶仃，容色憔悴，不言不语，状若痴呆，有时站起来拳打脚踢一番，跟着便摇头坐倒。韦小宝只道这老和尚甚笨，苦思了一个多月，仍然一点法子也没有，却不知少林派武功每一门都讲究根基扎实，宁缓毋速。蹬等以求速成，正是少林派武功的大忌。澄观虽于天下武学几乎已无所不知，但要他打破本派禁条，另创速成之法，却与他毕生所学全然不合。

天气渐暖，韦小宝在寺中已有数月。这些日子来，每日里总有数十遍想起那绿衫少女。

这一日闷得无聊，携带银两，向西下了少室山，来到一座大镇，叫作潭头铺。去衣铺买了一套衣巾鞋袜，到镇外山洞中换上，将僧袍僧鞋包入包袱，负在背上，临着溪水一照，宛然是个富家子弟。回到镇上，在一间酒楼中鸡鸭鱼肉的饱餐一顿，心想：“这便得去寻找赌场，大赌一番。”知道赌场必在小巷之中，当下穿街过巷，东张西望。

他每走进一条小巷，便倾听有无呼么喝六之声，寻到第七条巷子时，终于听到有人叫道：“天九王，通吃！”这几个字钻入耳中，当真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比之少林寺中时时刻刻听到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实有西方极乐世界与十八层地狱之别。

他快步走近，伸手推门。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歪戴帽子，走了出来，斜

眼看他，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韦小宝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在手中一抛一抛，笑道：“手发痒，来输几两银子。”那汉子道：“这里不是赌场，是堂子。小兄弟，你要嫖姑娘，再过几年来罢。”

韦小宝饿赌已久，一听到“天九王，通吃”那五个字后，便天塌下来，也非赌上几手不可，何况来到妓院就是回到了老家，怎肯再走？笑道：“你给我找几个清信人，打打茶围，今晚少爷要摆三桌花酒。”将那锭二两重的银子塞到他手上，笑道：“给你喝酒。”

龟奴大喜，见是来了豪客，登时满脸堆欢，道：“谢少爷赏！”长声叫道：“有客！”恭恭敬敬的迎他入内。老鸨出来迎接，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衣着甚是华贵，心想：“这孩子偷了家里的钱来胡花，倒可重重敲他一笔。”笑嘻嘻的拉着他手，说道：“小少爷，我们这里规矩，有个开门利是。你要见姑娘，须得先给赏钱。”

韦小宝脸一板，说道：“你欺我是没嫖过院的雏儿吗？咱们可是行家，老子家里就是开这个调调儿的。”摸出一叠银票，约莫三四百两，往桌上一拍，说道：“打茶围的五钱银子一个姑娘，做花头是三两银子，提大茶壶的给五钱，娘姨五钱。老子今日兴致挺好，一律成双加倍。”一连串妓院行话说了出来，竟没半句外行，可把那老鸨听得呆了，怔了半晌，这才笑道：“原来是同行的小少爷，我这可走了眼啦。不知小少爷府上开的是哪几家院子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老子家里在扬州开的是丽春院、怡情院，在北京开的是赏心楼、畅春阁，在天津开的是柔情院、问菊楼，六家联号。”其实这六家都是扬州著名的妓院，否则一时之间，他也杜撰不出六家妓院的招牌。

那老鸨一听，心想乖乖不得了，原来六院联号的大老板到了，他这生意可做得不小，笑问：“小少爷喜欢怎样的姑娘陪着谈心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谅你们这等小地方，也没苏州姑娘。有没大同府的？”老鸨面有惭色，低声道：“有是有一个，不过是冒牌货，她是山西汾阳人，只能骗骗冤大头，可不敢欺骗行家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把院子里的姑娘统统叫来，少爷每个打赏三两银子。”老鸨大喜，传话出去，霎时间莺莺燕燕，房中挤满了姑娘。这小地方的妓院之中，自然都是些粗手大脚的庸脂俗粉，一个个拉手搂腰，竭力献媚。韦小宝大乐，虽然众妓或浓眉高颧，或血盆大口，比他自己还着实丑陋几分，但他自幼立志要在妓院中豪阔一番，今日得偿平生之愿，自是得意洋洋，拉过身边一个妓女，在她嘴上一吻，只觉一股葱蒜臭气直冲而来，几欲作呕突然间门帷掀开，两个女子走了进来。韦小宝道：“好！两个大妹子一起过来，先来亲个嘴儿……”一言未毕，已看清楚了两女的面貌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他大叫一声，跳起身来，将搂住他的两个妓女推倒在地。

原来进来的这两个女子，正是日思夜想的那绿衫女郎和他师姊。

那蓝衫女郎冷笑道：“你一进镇来，我们就跟上了你，瞧你来干什么坏事。”韦小宝背上全是冷汗，强笑道：“是，是。这位姑娘，你……你头颈里的伤……伤好……好了吗？”绿衫女郎哼了一声，并不理睬。蓝衫女郎怒道：“我们每日里候在少林寺外，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以报辱我师妹的深仇大恨。哼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叫你这恶僧撞在我们手里。”

韦小宝暗暗叫苦：“老子今日非归位不可。”陪笑道：“其实……其实我也没怎样得罪了……得罪了姑娘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这么抓了一把，那也不打紧，我看……我看……”

绿衫女郎红晕上脸，目光中露出杀机。蓝衫女郎冷冷的道：“刚才你又说什么来？叫我们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糟糕，这可又不巧得很了。我……我当你们两位也是……也是这窑子里的花姑娘。”

绿衫女郎低声道：“师姊，跟这为非作歹的贼秃多说什么？一刀杀了干净。”刷的一声响，白光一闪，韦小宝大叫缩颈，头上帽子已被她柳叶刀削下，露出光头。

众妓女登时大乱，齐声尖叫：“杀人哪，杀了人哪！”

韦小宝一矮身，躲在一名妓女身后，叫道：“喂，这里是窑子啊，进来的便是婊子，你们两个还不快快出去，给人知道了那可……难听……难听得很哪……”二女刷刷数刀，但房中挤满了十来个妓女，却哪里砍他得着？刀锋掠过，险些砍伤了两名妓女。

韦小宝纵声大叫：“老子在这里嫖院，有什么好瞧的？我……我要脱衣服了，要脱裤子啦。”扯下身上衣衫，摔了出去。

二女怒极，但怕韦小宝当真要耍赖脱裤子，绿衫女郎转身奔出，蓝衫女郎一怔，也奔了出去，砰砰两声，将冲进来查看的老鸨、龟奴推得左右摔倒。

一时之间，妓院中呼声震天、骂声动地。

韦小宝暂免一刀之厄，但想这两位姑娘定是守在门口，自己只要踏出妓院门口一步，立时便给她们杀了，叫道：“大家别乱动，每个人十两银子，人人都有，决不落空。”众妓一听，立时静了下来。韦小宝取出二十两银子，交给龟奴，吩咐：“快去给我备一匹马，等在巷口。”那龟奴接了银子出去。

韦小宝指着一名妓女道：“给你二十两银子，快脱下衣服给我换上。”那妓女大喜，便即脱衣。余人七嘴八舌，纷纷询问。韦小宝道：“这两个是我的大老婆、小老婆，剃光了我头，不许我嫖院，我逃了出来，她们便追来杀我。”

老鸨和众妓一听，都不禁乐了。嫖客的妻子到妓院来吵闹打架，那是司空见惯，寻常之极，但提刀要杀，倒也少见，至于妻妾合力剃光丈夫的头发，不许他嫖院，却是首次听闻。

韦小宝匆匆换上妓女的衣衫，用块花布缠住了头。众妓知他要化妆逃脱，嘻嘻哈哈的帮他涂脂抹粉。在妓院中赌钱的嫖客听得讯息，也拥来看热闹。不久龟奴回报马已备好，得知情由之后，说道：“少爷这可得小心，你大夫人守在后门，小夫人守在前门。两人都拿着刀子。”韦小宝大派银子，骂道：“这两个泼妇，管老公管得这么紧，真是少有少见。”

那老鸨得了他三十两银子的赏钱，说道：“两只雌老虎坏人衣食，天下女人都像你两个老婆一样，我们喝西北风吗？二郎神保佑两只雌老虎绝子绝孙。啊哟，小少爷，我可不是说你。你不如休了两只雌老虎，天天到这里来玩个畅快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主意倒挺高明。妈妈，你到前门去，痛骂那泼妇一顿，不过你可得躲在门后骂，防她使泼，用刀子伤你。众位姊妹，大家从后门冲出去。我那两个泼婆娘就捉不到我了。”当下拿出银子分派。众婊子无不雀跃。重赏之下，固有勇夫，只须重赏，勇妇也大不乏人。众妓得了白花花的银子，人人“忠”字当头，尽皆戮力效命。

只听得前门口那老鸨已在破口大骂：“大泼妇，小泼妇，要管住老公，该当听他的活，讨他欢心才是。你们自己没本事，他才会到院子里来寻欢作乐。拿刀子吓他、杀他，又有屁用？你们这位老公手段豪阔，乃是天下第一

的大好人，两只雌老虎半点也配不上。老娘教你们个乖，赶快向他磕头赔罪，再拜老娘为师，学点床上功夫，好好服侍他。否则的话，他决意把你们卖给老娘，在这里当婊子，咱们今天成交……啊哟……哎唷，痛死啦……”

韦小宝一听，知道那蓝衫女郎已忍不住出手打人，忙道：“大伙儿走啊！”

二十几名妓女从后门一拥而出，韦小宝混在其中。那绿衫女郎手持柳叶刀守在门边，陡然见到大批花花绿绿的女子冲了出来，睁大一双妙目，浑然不明所以。

众妓奔出小巷，韦小宝一跃上马，向少林寺疾驰而去。

那蓝衫女郎见机也快，当即撒下老鸨，转身来追。众妓塞住了小巷，伸手拉扯，纷道：“雌老虎，你老公骑马走啦，追不上啦！嘻嘻，哈哈。”那女郎怒得几乎晕去，持刀威吓，众妓料她也不敢当真杀人，“贱泼妇，醋坛子，恶婆娘”的骂个不休。那女郎大急，纵声高叫：“师妹，那贼子逃走了，快追！”但听得蹄声远去，又哪里追得上？

韦小宝驰出市镇，将身上女子衫裤一件件脱下抛去，包着僧袍的包袱，忙乱中却失落在妓院中了，在袖子上吐些唾沫，抹去脸上脂粉，心想：“老子今年的流年当真差劲之至，既做和尚，又扮婊子。唉，那绿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，便杀我头，也不去妓院了。”

一口气驰回少林寺，纵马来后山，跃下马背，悄悄从侧门蹑手蹑脚的进寺，立即掩面狂奔，回到自己禅房。他洗去脸上残脂腻粉，穿上僧袍，这才心中大定，寻思：“这两个大老婆、小老婆倘若来寺吵闹，老子给她们一个死不认帐。”

次日午间，韦小宝斜躺在禅床之上，想着那绿衣女郎的动人体态，忍不住又想冒险，寻思：“我怎生想个妙法，再去见她一面？”忽然净济走进禅房，低声道：“师叔祖，这几天你可别出寺，事情有些不妙。”韦小宝一惊，忙问端详。净济道：“香积厨的一个火工刚才跟我说，他到山边砍柴，遇到两个年轻姑娘，手里拿着刀子，问起了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问什么？”净济道：“问他认不认得你，问你平时什么时候出来，爱到什么地方。师叔祖，这两个姑娘不怀好意，守在寺外，想加害于你。你只要足不出寺，谅她们也不敢进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咱们少林寺高僧怕了她们，不敢出寺，那还成什么话？”

净济道：“师侄孙已禀报了方丈。他老人家命我来禀告师叔祖，请你暂且让她们一步，料想两个小姑娘也不会有长性，等了几天没见到你，自然走了。方丈说道，武林中朋友只会说我们大人有大量，决不能说堂堂少林寺，竟会怕了两个无门无派的小姑娘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无门无派的小姑娘，哼，可比我们有门有派的大和尚厉害得多啦。”

净济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”想到折臂之恨，忿忿不平，又道：“只不过方丈有命，说甚么要息事宁人。”

韦小宝待他走后，心想：“得去瞧瞧澄观老和尚，最好他已想出妙法。”来到般若堂，只见澄观双手抱头，仰眼瞧着屋梁，在屋中不住的踱步兜圈子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韦小宝不敢打断他的思路，等了良久，见他已兜了几个圈子，兀自没停息的模样，便咳嗽了几声。澄观并不理会。韦小宝叫道：“老师侄，老师侄！”澄观仍没听见。

韦小宝走上前去，伸手往他肩头拍去，笑道：“老……”手掌刚碰到他肩头，突然身子一震，登时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撞在墙上，气息阻塞，张口大呼，却全没声息。

澄观大吃一惊，忙抢上跪倒，合十膜拜，说道：“师侄罪该万死，冲撞了师叔，请师叔重重责罚。”韦小宝隔了半晌，才喘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请起，请起，不必多礼，是我自己不好。”澄观仍不住道歉。韦小宝扶墙站起，再扶澄观起身，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功夫？可真厉害得紧哪。”心想：“这功夫倘若不太难练，学会了倒也有用。”

澄观脸有惶恐之色，说道：“真正对不住了。回师叔：这是般若掌的护体神功。”韦小宝点了点头，心想要学这功夫，先得学什么少林长拳、罗汉拳、伏虎拳、韦陀掌、散花手、波罗蜜手、金刚神掌、拈花擒拿手等等啰里啰苏的一大套，自己可没这功夫，就算有功夫，也没精神去费心苦练，问道：“速成的法子，可想出来没有？”

澄观苦着脸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师侄已想到不用一指禅，不用易筋经内功，以般若掌来对付，也可破得了两位女施主的功夫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只不过练到般若掌，也得二三十年的时光，是不是？”澄观嗫嚅道：“二三十年，恐怕……恐怕……”韦小宝扁扁嘴，脸有鄙夷之色，道：“恐怕也不一定够了？”

澄观十分惭愧，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呆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等师侄再想想，倘若用拈花擒拿手，不知是否管用。”

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拘泥不化，做事定要顺着次序，就算拈花擒拿手管用，至少也得花上十几年时候来学。这老和尚内力深厚，似不在洪教主之下，可是洪教主任意创制新招，随机应变，何等潇洒如意，这老和尚却是呆木头一个，非得点拨他一条明路不可，说道：“老师侄，我看这两个小姑娘年纪轻轻，决不会练过多少年功夫。”

澄观道：“是啊，所以这就奇怪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人家既然决不会是一步步的学起，咱们也就不必一步步的死练了。她们哪有你这样深厚的内功修为？我瞧哪，要对付这两个小妞儿，压根儿就不用练内功。”

澄观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练武不……不扎好根基，那……那不是旁门左道吗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她们不但是旁门左道，而且是没门没道。对付没门没道的武功，便得用没门没道的法子。”澄观满脸迷惘，喃喃道：“没门没道，没门没道？这个……这个，师侄可就不懂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不懂，我来教你。”

澄观恭恭敬敬的道，“请师叔指教。”他一生所见的每一位“晦”字辈的师伯、师叔，尽是武功卓绝的有德高僧，心想这位小师叔虽因年纪尚小，内力修为不足，但必然大有过人之处，否则又怎能做自己师叔？这些日子来苦思武功速成之法，始终摸不到门径，看来再想十年、二十年，直到老死，也无法解得难题，既有这位晦字辈的小高僧来指点迷津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敬仰之心更是油然而生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说两个小姑娘使的，是什么昆仑派、峨眉派中的一招，咱们少林派的武功，比之这些乱七八糟的门派，是谁强些？”

澄观道：“只怕还是咱们少林派的强些，就算强不过，至少也不会弱于

他们。”

韦小宝拍手道：“这就容易了。她们不用内功，使一招唏哩呼噜门派的招式，咱们也不用内功，使一招少林派的招式，那就胜过她们了。管他是般若掌也好，金刚神拳也好，波罗蜜手也罢，阿弥陀佛脚也罢，只消不练内功，那就易学得很，是不是？”

澄观皱眉道：“阿弥陀佛脚这门功夫，本派是没有的，不知别派有没有？不过倘若不练内功，本派的这些拳法掌法便毫无威力，遇上别派内力深厚的高手，一招之间，便会给打得筋折骨断。”韦小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两个小姑娘，是内功深厚的高手么？”澄观道：“不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又何必担心？”

当真是一言惊醒了梦中人，澄观吁了口长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师侄一直想不到此节。”他呆了一呆，又道：“不过另有一桩难处，本派入门掌法十八路，内外器械三十六门，绝技七十二项。每一门功夫变化少的有数十种，多的在一千以上，要将这些招式尽数学全了，却也不易。就算不习内功，只学招式，也得数十年功夫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老和尚实在笨得要命。”笑道：“那又何必都学全了？只消知道小姑娘会什么招式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小姑娘这一招打来，老和尚这一招破去，管教杀得她们落荒而逃，片甲不回。”

澄观连连点头，脸露喜色，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
韦小宝道：“那个穿蓝衣的姑娘用一招甚么劳山派的‘江河日下’，你说有六种避法，又有七种反击的法门，其实又何必这么啰里啰苏？只消有一种法子反击，能够将她打败，其余的十二种又学他干么，岂不是省事得多吗？”

澄观大喜，说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两位女施主折断师叔的手臂，打伤净济师侄他们四人，所用的分筋错骨手，包括了四派手法，用咱们少林派的武功，原是化解得了的。”当下先将二女所用手法，逐一施演，跟着又说了每一招的一种破法，和韦小宝试演。

澄观的破解之法有时太过繁复难学，有时不知不觉的用上了内功，韦小宝便要他另想简明法子。少林派武功固然博大宏富，澄观老和尚又是腹笥奇广，只要韦小宝觉得难学，摇了摇头，他便另使一招，倘若不行，又再换招，直到韦小宝能毫不费力的学会为止。

澄观见小师叔不到半个时辰，便将这些招式学会，苦思多日的难题一旦豁然解，只喜欢得扒耳摸腮，心痒难搔。突然之间，他又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又摇头道：“危险，危险。”

韦小宝忙问：“什么可惜？什么危险？”

韦小宝拿了密旨，来到晦聪的禅房，说道：“方丈师兄，皇上有一道密旨给我，要请你指点。”拆开密旨封套，见里面折着一大张宣纸，摊将开来，画着四幅图画。

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与此图皆可传

澄观道：“又要师叔你老人家和净济他们四个出去，和两位女施主动手，让她们折断手足。倘若折得厉害了，难以治愈，从此残废，岂不可惜？又如两位女施主下手狠辣，竟把你们五位杀了，岂不危险？”韦小宝奇道：“为什么又要我们五人去动手？”澄观道：“两位女施主所学的招数，一定不止这些。师侄既不知她们另有什么招数，自然不知拆解的法门。五位若不是送上去挨打试招，如何能够查明？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也有法子的，只要你去跟她们动手，就不会可惜、没有危险了。”澄观脸有难色，道：“出家人不生嗔怒，平白无端的去跟人家动手，那是大大不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有了。咱二人就出寺走走，倘若两位女施主已然远去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这叫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她们便另有什么招数，咱们也不必理会了。”澄观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不过师侄从来不出寺门，一出去便存心生事，立意似乎不善。我佛当年在鹿野苑初转法轮，传的是四圣谛、八正道，这‘正意’是八正道的一道……”韦小宝打断他话头，说道：“咱们也不必去远，只在寺旁随意走走，最好是遇不着她们。”澄观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师叔立心仁善，与人无争无竞，那便是‘正意’了，师侄当引为楷模。”

韦小宝暗暗好笑，携着他手，从侧门走出少林寺来。澄观连寺畔的树林也未见过，眼见一大片青松，不由得啧啧称奇，赞道：“这许多松树生在一起，大是奇观。我们般若堂的庭院之中，只有两棵……”

一言未毕，忽听得身后一声娇叱：“小贼秃在这里！”白光闪动，一把钢刀向韦小宝砍将过来。澄观道：“这是五虎断门刀中的‘猛虎下山’。”伸手去抓使刀人的手腕，忽然想起，这一招是“拈花擒拿手”中的手法，未免大难，说道：“不行！”急忙缩手。

使刀的正是那蓝衫女郎，她见澄观缩手，柳叶刀疾翻，向他腰间横扫。便在这时，绿衫女郎也已从松林中窜出，挥刀向韦小宝砍去。韦小宝急忙躲到澄观身后，绿衫女郎这一刀便砍向澄观左肩。澄观道：“这是太极刀的招数，倒不易用简便法子来化解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二女双刀挥舞，越砍越急。澄观叫道：“师叔，不行，不行。两位女施主出招太快，我可……我可来不及想。你……你快请两位不必性急，慢慢的砍。”

蓝衫女郎连使狠招，始终砍不着老和尚，几次还险些给他将刀夺去，听他大呼小叫，只道他有意讥讽，大怒之下，砍得更加急了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喂，两位姑娘，我师侄请你们不必性急，慢慢的发招。”

澄观道：“正是，我脑子不大灵活，一时三刻之间，可想不出这许多破法。”

绿衫女郎恨极了韦小宝，几刀砍不中澄观，又挥刀向韦小宝砍来。澄观伸手挡住，说道：“这位女施主，我师叔没学过你这路刀的破法，现下不必砍他，等他学会之后，识了抵挡之法，那时再砍他不迟。唉，我这些法子委实不行。师叔，你现下不忙记，我这些法子都是不管用的，回头咱们再慢慢琢磨。”他口中不停，双手忽抓忽拿，忽点忽打，将二女缠得紧紧的，绿衫女郎要去杀韦小宝，却哪里能够？

韦小宝眼见已无凶险，笑嘻嘻的倚树观战，一双眼不停在绿衫女郎脸上、身上、手上、脚上转来转去，饱餐秀色，乐也无穷。

绿衫女郎不见韦小宝，只道他已经逃走，回头找寻，见他一双眼正盯住了自己，脸上一红，再也顾不得澄观，转身举刀，向他奔去。哪知澄观正出指向她肋下点来，这一指故意点得甚慢，她原可避开，但一分心要去杀人、肋下立时中指，一声嘤咛，摔倒在地。澄观忙道：“哎哟，对不住。老僧这招‘笑指天南’，指力使得并不厉害，女施主只须用五虎断门刀中的一招‘恶虎拦路’，斜刀一封，便可挡住了。这一招女施主虽未用过，但那位穿蓝衫的女施主却使用过的，老僧心想女施主一定也会使，哪知道……唉，得罪，得罪。”

蓝衫女郎怒极，钢刀横砍直削，势道凌厉，可是她武功和澄观相差实在太远，连他僧袍衣角也带不上半点。澄观嘴里罗唆不休，心中只是记忆她的招数，他当场想不出简易破法，只好记明了刀法招数，此后再一招招的细加参详。

韦小宝走到绿衫女郎身前，赞道：“这样美貌的小美人儿，普天下也只有你一个了，啧啧！真是瞧得我魂飞天外。”伸出手去，在她脸上轻轻摸了一把。那女郎惊怒交迸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登时晕去。韦小宝一惊，倒也不敢再肆意轻薄，站直身子，叫道：“澄观师侄，你把这位女施主也点倒了，请她把各种招数慢慢说将出来，免伤和气。”

澄观迟疑道：“这个不大好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现下这样动手动脚，太不雅观，还是请她口说，较为斯文大方。”澄观喜道：“师叔说得是。动手动脚，不是‘正行’之道。”

蓝衫女郎知道只要这老和尚全力施为，自己挡不住他一招半式，眼下师妹被擒，自己如也落入其手，无人去报讯求救，当即向后跃开，叫道：“你们要是伤了我师妹一根毛发，把你们少林寺烧成白地。”

澄观一怔，道：“我们怎敢伤了这位女施主？不过要是她自己落下一根头发，难道你也要放火烧寺？”蓝衫女郎奔出几步，回头骂道：“老贼秃油嘴滑舌，小贼秃……”她本想说“淫邪好色”，但这四字不便出口，一顿足，窜入林中。

韦小宝眼见绿衫女郎横卧于地，绿茵上一张白玉般的娇脸，一双白玉般的纤手，真似翡翠座上一尊白玉观音的睡像一般，不由得看痴了。

澄观道：“女施主，你师妹走了。你也快快去罢，可别掉了一根头发，你师妹来烧我们寺庙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良机莫失。这小美人儿既落入我手，说什么也不能放她走了。”合十说道：“我佛保佑，澄观师侄，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学，维护本派千余年威名，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。”澄观奇道：“师叔何出此言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正在烦恼，不知两位女施主更有什么招数。幸蒙我佛垂怜，派遣这位女施主光临本寺，让她一一施展。”说着俯身将那女郎抱起，说道：“回去罢。”

澄观愕然不解，只觉此事大大的不对，但错在何处，却又说不上来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师叔，我们请这女施主入寺，好像不合规矩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不合规矩？她进过少林寺没有？方丈和戒律院首座都说没什么不对，自然是合规矩了，是不是？”他问一句，澄观点一下头，只觉他每一句话都是无可辩驳。眼见小师叔脱下身上僧袍，罩在那女郎身上，抱了她从侧门进寺，只得跟在后面，脸上一片迷惘，脑中一团混乱。

韦小宝心里却是怦怦大跳，虽然这女郎自头至足，都被僧袍罩住，没丝

毫显露在外，但若给寺中僧侣见到，总是不免起疑。他温香软玉，抱个满怀，内心却只有害怕，幸好般若堂是在后寺僻静之处，他快步疾趋，没碰到其他僧人。进堂之时，堂中执事僧见师叔祖驾到，首座随在其后，都恭恭敬敬的让在一边。

进了澄观的禅房，那女郎兀自未醒，韦小宝将她放在榻上，满手都是冷汗，双掌在腿侧一擦，吁了口长气，笑道：“行啦！”

澄观问道：“咱们请这位……这位女施主住在这里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她又不是第一次在本寺住。先前她伤了脖子，不是在东院住过吗？”澄观点头道：“是。不过……不过那一次是为她治伤，性命攸关，不得不从权处置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容易得很。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，道：“只须狠狠割她一刀，让她再有性命之忧，又可从权处置了。”说着走到她身前，作势便要割落。

澄观忙道：“不，不，那……那是不必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便听你的。除非你不让别人知晓，待她将各种招数演毕，咱们悄悄送了她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我只好割伤她了。”澄观道：“是，是。我不说便是。”只觉这位小师叔行事着实奇怪，但想他既是晦字辈的尊长，见识定比自己高超，听他吩咐，决无岔差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女施主脾气刚硬，她说定要抢了你般若堂的首座来做，我得好好劝她一劝。”澄观道：“她一定要做，师侄让了给她，也就是了。”

韦小宝一怔，没料致这老和尚生性淡泊，全无竞争之心，说道：“她又不是本寺僧侣，抢了般若堂首座位子，咱们少林寺的脸面往哪里搁去？你若存此心，便是对不起少林派。”说着脸色一沉，只把澄观吓得连声称是。韦小宝板起了脸道：“是了。你且出去，在外面等着，我要劝她了。”澄观躬身答应，走出禅房，带上了门。

韦小宝揭开盖在那女郎头上的僧袍，那女郎正欲张口呼叫，突见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指住了自己鼻子，登时张大了嘴，不敢叫出声来。韦小宝笑嘻嘻的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只要乖乖的听话，我不会伤你一根毫毛。否则的话，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，放了出寺。一个人少了个鼻子，只不过闻不到香气臭气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是不是？”那女郎惊怒交集，脸上更无半点血色。韦小宝道：“你听不听话？”那女郎怒极，低声道：“你快杀了我。”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这般花容月貌，我怎舍得杀你？不过放你走罢，从此我日夜都会想着你，非为你害相思病而死不可，那也有伤上天好生之德。”

那女郎脸上一红，随即又转为苍白。韦小宝道：“只有一个法子。我割了你的鼻子，你相貌就不怎么美啦。那我就不会害相思病了。”

那女郎闭上了眼，两粒清澈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下渗了出来，韦小宝心中一软，安慰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！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宁可割了自己的鼻子，也不割你的鼻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女郎摇了摇头，眼泪更加流得多了。韦小宝道：“原来你名叫摇头猫，这名字可不大好听哪。”那女郎睁开眼来，呜咽道：“谁叫摇头猫？你才是摇头猫。”

韦小宝听她答话，心中大乐，笑道：“好，我就是摇头猫。那么你叫什么？”那女郎怒道：“不说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不肯说，只好给你起一个名字。叫做……叫做哑巴猫。”那女郎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又不是哑巴。”

韦小宝坐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，架起了二郎腿，轻轻摇

晃，见她虽满脸怒色，但秀丽绝伦，动人心魄，笑道：“那么你尊姓大名哪？”

那女郎道：“我说过不说，就是不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有话跟你商量，没名没姓的，说起来有多别扭。你既不肯说，我只好给你取个名字了。嗯，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”那女郎连声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有了，你叫做‘韦门摇氏’。”那女郎一怔，道：“古里古怪的，我又不姓韦。”

韦小宝正色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这一生一世，便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千刀万剐，满门抄斩，大逆不道，十恶不赦，男盗女娼，绝子绝孙，天打雷劈，满身生上一千零一个大疔疮，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。”

那女郎听他一口气的发下许多毒誓，只听得呆了，忽然听到最后一句话，不由得满脸通红，呸的一声。

韦小宝道，“我姓韦，因此你已经命中注定，总之是姓韦的了。我不知你姓什么，你只是摇头，所以叫你‘韦门摇氏’。”

那女郎闭起了眼睛，怒道：“世上从来没有像你这样胡言乱语的和尚。你是出家人，娶什么……娶什么……也不怕菩萨降罚，死了入十八层地狱。”

韦小宝双手合十，扑的一声跪倒。那女郎听到他跪地之声，好奇心起，睁开眼来，只见他面向窗子，磕了几个头，说道：“我佛如来。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玉皇大帝、四大金刚、阎王判官、无常小鬼，大家请一起听了。我韦小宝非娶这个姑娘为妻不可。就算我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拔舌头，锯脑袋，万劫不得超生，那也没有什么。我是活着什么也不理，死后什么也不怕。这个老婆总之是娶定了。”

那女郎见他说得斩钉截铁，并无轻浮之态，不像是开玩笑，倒也害怕起来，求道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。”顿了一顿，恨恨的道：“你杀了我也好，天天打我也好，总之我是恨死了你，决计……决计不答应的。”

韦小宝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你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今后八十年是跟你耗上了。就算你变了一百岁的老太婆，我若不娶你到手，仍然死不瞑目。”

那女郎恼道：“你如此辱我，总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。我要先杀了你，这才自杀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杀我是可以的，不过那是谋杀亲夫。我如做不成你老公，不会就那么死的。”说到这句话时，不由得声音发颤。

那女郎见他咬牙切齿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心中害怕起来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韦小宝向着她走近几步，只觉全身发软，手足颤动，忽然间只想向她跪下膜拜，虔诚哀求，再跨得一步，喉头低低叫了一声，似是受伤的野兽嘶嚎一般，又想就此扼死了她。

那女郎听到怪声，睁开眼来，见他眼露异光，尖声叫了起来。

韦小宝一怔，退后几步，颓然坐下，心想：“在皇宫之中，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做我大小老婆，那时嘻嘻哈哈，何等轻松自在？想搂抱便搂抱，要亲嘴便亲嘴。这小妞儿明明给老和尚点中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怎地我连摸一摸她的手也是不敢？”眼见她美丽的纤手从僧袍下露了出来，只想去轻轻握上一握，便是没这股勇气，忍不住骂道：“辣块妈妈！”

那女郎不懂，凝视着他。韦小宝脸一红，道：“我骂自己胆小不中用，可不是骂你。”那女郎道：“你这般无法无天，还说胆小呢，你倘若胆小，可真要谢天谢地了。”

一听此言，韦小宝豪气顿生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要无法无天了。我要剥光你的衣衫。”那女郎大惊，险些又晕了过去。

韦小宝走到她身前，见到她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，心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我韦小宝是乌龟儿子王八蛋，向你投降，不敢动手。”柔声道：“我生来怕老婆，放你走罢。”

那女郎惊惧甫减，怒气又生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在那镇上，跟那些……那些坏女人胡说什么？说我师姊和我……是……是你……什么的，要捉你回去，你……你这恶人……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那些坏女人懂得什么？将来我娶你为妻之后，天下一千所堂子中的十万个婊子，排队站在我面前，韦小宝眼角儿也不瞟她们一瞟，从朝到晚，从晚到朝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只瞧着我亲亲好老婆一个。”那女郎急道：“你再叫我一声老……老……什么的，我永远不跟你说话。”韦小宝大喜，忙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不叫，我只心里叫。”那女郎道：“心里也不许叫。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我心里偷偷的叫，你也不会知道。”那女郎道：“哼，我怎会不知？瞧你脸上神气古里古怪，你心里就在叫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妈妈一生下我，我脸上的神气就这样古里古怪了。多半因为我一出娘胎，就知道将来要娶你为妻。”那女郎闭上眼，不再理他。韦小宝道：“喂，我又没叫你老婆，你怎地不理我了？”那女郎道：“还说没有？当面撒谎。你说娶我为……为……什么的，那就是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好，这个也不说。我只说将来做了你老公……”

那女郎怒极，用力闭住眼睛，此后任凭韦小宝如何东拉西扯，逗她说话，总是不答。

韦小宝无法可施，想说：“你再不睬我，我要香你面孔了。”可是这句话到了口边，立即缩住，只觉如此胁迫这位天仙般的美女，实是亵读了她，叹道：“我只求你一件事。你跟我说了姓名，我就放你出去。”那女郎道：“你骗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普天下我人人都骗，只不骗你一个。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马难追。小妻子一言不发，活马好追。”

那女郎一怔，问道：“什么死马难追，活马好追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是我们少林派的话，总而言之，我不骗你就是。你想，我一心一意要让你孙子叫我做爷爷，今天倘若骗了你，你儿子都不肯叫我爹爹，还说什么孙子？”

那女郎先不懂他说什么孙子爷爷的，一转念间，明白他绕了弯子，又是在说那件事，轻轻说道：“我也不要你放，我受了你这般欺侮，早就不想活啦。你快一刀杀了我罢！”

韦小宝见到她颈中刀痕犹新，留着一条红痕，好生歉疚，跪下地来，咚咚咚，向着她重重的磕了四个响头，说道：“是我对姑娘不起！”左右开弓，在自己脸颊连打了十几下，双颊登时红肿，说道：“姑娘别难过，韦小宝这混帐东西真正该打！”站起身来，过去开了房门，说道：“喂，老师侄，我要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，该用什么法子？”

澄观一直站在禅房门口等候。他内力深厚，韦小宝和那女郎的对答，虽低声细语，亦无不入耳，只觉这位师叔“劝说”女施主的言语，委实高深莫测，什么老公、老婆、孙子、爷爷，似乎均与武功无关，小师叔的机锋妙语太也深奥，自己佛法修为不够，未能领会。后来听得小师叔跪下磕头，自击面颊，不由得更是感佩。禅宗传法，弟子倘若不明师尊所传的微言妙义，师

父往往一棒打去，大喝一声。以棒打人传法，始于唐朝德山禅师；以大喝促人醒悟者，始于唐代道一禅师。“当头棒喝”的成语，由此而来。澄观心想当年高僧以棒打人而点化，小师叔以掌击己而点化这位女施主，舍己为人，慈悲心肠更胜前人，正自感佩赞叹，听得他问起解穴之法，忙道，“这位女施主被封的是‘大包穴’，乃属足太阴脾经，师叔替她在腿上‘箕门’、‘血海’两处穴道推血过宫，即可解开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‘箕门’、‘血海’两穴，却在何处？”澄观捋起衣衫，指给他看膝盖内侧穴道所在，让他试拿无误，又教了推血过宫之法，说道：“师叔未习内功，解穴较慢。但推拿得半个时辰，必可解开。”韦小宝点了点头，关上房门，回到榻畔。

那女郎于两人对答部听见了，惊叫：“不要你解穴，不许你碰我身子！”

韦小宝寻思：“在她膝弯内侧推拿半个时辰，的确不大对头。我诚心给她解穴，但她一定说我有薄。虽然老公轻薄老婆，天公地道，何况良机莫失，失机者斩。不过小妞儿性子狠，我一解开她穴道。只怕她当即一头在墙上撞死，韦小宝就要绝子绝孙了。”回头大声问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咱们出家人更须讲究。倘若不用推拿，可有什么法子？”

澄观道：“是。师叔持戒精严，师侄佩服之至。不触对方身体而解穴，是有法子的。袖角轻轻一拂，或以一指禅功夫临空一指……啊哟，不对，小师叔未习内功，这些法子都用不上，待师侄好好想想。”其实只须他自己走进房来，袖角轻轻一拂，或以一指禅功夫临空一指，都可立时解开那女郎的穴道，但师叔既然问起，自当设法回答。可是身无内功之人，不用手指推拿而要解穴，那是何等的难事？就算他想上一年半载，也未必想得到什么法子。

韦小宝听他良久不答，将房门推开一条缝，只见他仰起了头呆呆出神，只怕就此三个时辰不言不动，也不出奇，于是又带上了门，回过身来，想起当日在皇宫中给沐剑屏解穴，从第一流的法子用到第九流的，在她身上拿捏打戳，毫无顾忌，她虽是郡主之尊，自己可一点也没瞧在眼里，但对眼前这无名女郎，却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、敬若天神？

转眼向那女郎瞧去，只见她秀眉紧蹙，神色愁苦，不由得怜惜之意大起，拿起了木鱼的锤子，走到她身边，说道：“韦小宝前世欠了你的债，今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你小姑娘一人。现下我向你投降，我给你解穴，可不是存心占你便宜。”说着揭开僧袍，将木鱼锤子在她左腿膝弯内侧轻轻戳了几下。那女郎白了他一眼，紧闭小嘴。韦小宝又戳了几下，问道：“觉得怎样？”

那女郎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会说流氓话，此外什么也不会。”

澄观内力深厚，轻轻一指，劲透穴道，韦小宝木鱼锤所戳之处虽然部位甚准，但力道不足，解不开被封的穴道。他听那女郎出言讽刺，怒气不可抑制，挺木鱼锤重重戳了几下。那女郎“啊”的一声，韦小宝一惊，问道：“痛吗？”那女郎怒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韦小宝又去戳她右腿膝弯，下手却轻了，戳得数下，那女郎身于微微一颤。韦小宝喜道：“成了，少林派本来只有七十二门绝技，打从今天起，共有七十三门了。这一项新绝技是高僧晦明禅师手创，叫作……叫作‘木鱼锤解穴神功’，嘿嘿……”

正自得意，突然腰间一痛，呆了一呆，那女郎翻身坐起，伸手抢过他匕首，一剑直插入他胸中。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，谋杀亲夫……”一交坐倒。

那女郎抢过放在一旁的柳叶刀，拉开房门，疾往外窜去。澄观伸手拦住，惊道：“女施主，你……杀……杀了我师叔……那……那……”那女郎左手柳叶刀交与右手，刷刷刷连劈三刀。澄观袍袖拂出，那女郎双腿酸麻，摔倒在地。

澄观抢到韦小宝身边，右手中指连弹，封了他伤口四周穴道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。”三根手指抓住匕首之柄，轻轻提了出来，伤口中鲜血跟着渗出。澄观见出血不多，忙解开他衣衫，见伤口约有半寸来深，口子也不甚大，又念了几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，若不是匕首锋利无匹，本来丝毫伤他不得，匕首虽然透衣而过，却已无甚力道，入肉甚浅。但他眼见胸口流血，伤处又甚疼痛，只道难以活命，喃喃的道：“谋杀亲夫……咳咳，谋杀亲……亲……”

那女郎倒在地下，哭道：“是我杀了他，老和尚，你快快杀了我，给他……给他……抵命便了。”澄观道：“咳，我师叔点化于你，女施主执迷不悟，也就罢了，这般行凶……杀人，未免太过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要死了，咳，谋杀亲……”

澄观一怔，飞奔出房，取了金创药来，敷上他伤口，说道：“师叔，你大慈大悲，点化凶顽，你福报未尽，不会就此圆寂的。再说，你伤势不重，不打紧的。”

韦小宝听他说伤势不重，精神大振，果觉伤口其实也不如何疼痛，说道：“俯耳过来，啊哟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”澄观弯腰将耳朵凑到他嘴边。韦小宝低声道：“你解开她穴道，可是不能让她出房，等她全身武艺都施展完了，这才……这对……”澄观道：“这才如何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时候……那时候才……”心想：“就算到了那时候，也不能放她。”说道：“就……就照我吩咐……快……快……我要死了，死得不能再死！”

澄观听他催得紧迫，虽然不明其意，还是回过身来，弹指解开那女郎被封的穴道。

那女郎眼见韦小宝对澄观说话之时鬼鬼祟祟，心想这小恶僧诡计多端，临死之时，定是安排了毒计来整治我，否则干么反而放我？当即跃起，但穴道初解，血行未畅，双腿麻软，又即摔倒。澄观呆呆的瞧着她，不住念佛。那女郎惊惧更甚，叫道：“快快一掌打死了我，折磨人的不是英雄好汉。”澄观道：“小师叔说此刻不能放你，当然也不能害死你。”

那女郎大惊，脸上一红，心想：“这小恶僧说过，他说什么也要娶我为妻，否则死不瞑目，莫非……莫非他在断气之前，要……要娶我做……做什么……什么老婆？”侧身拾起地下柳叶刀，猛力往自己额头砍落。

澄观袍袖拂出，卷住刀锋，左手衣袖向她脸上拂去。那女郎但觉劲风刮面，只得松手撒刀，向后跃开。澄观衣袖一弹，柳叶刀激射而上，噗的一声，钉入屋顶梁上。

那女郎见他仰头望刀，左足一点，便从他左侧窜出。澄观伸手拦阻。那女郎右手五指往他眼中抓去。澄观翻手拿她右肘，说道：“‘云烟过眼’，这是江南蒋家的武功。”那女郎飞腿踢他小腹。澄观微微弯腰，这一腿便踢了个空，说道：“这一招‘空谷足音’，源出山西晋阳，乃是沙陀人的武功。不过沙陀人一定另有名称，老衲孤陋寡闻，遍查不知，女施主可知道这一招的原名么？”

那女郎哪来理他，拳打足踢，指戳时撞，招数层出不穷。澄观一一辨认，

只是她出招甚快，已来不及口说，只得随手拆解，一一记在心中。那女郎连出数十招，都被他毫不费力的破解，眼见难以脱身，惶急之下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晃了几下，晕倒在地。

澄观叹道：“女施主贪多务得，学了各门各派的精妙招数，身上却无内力，久战自然不济。依老衲之见，还是从头再练内力，方是正途。此刻打得脱了力，倘若救醒了你，势必再斗，不免要受内伤，还是躺着多休息一会，女施主以为如何？不过千万不可误会，以为老袖袖手旁观，任你晕倒，置之不理。啊哟，老衲胡里胡涂，你早已昏晕，自然听不到我说话，却还在说个不休。”

走到榻边一搭韦小宝的脉搏，但觉平稳厚实，绝无险象，说道：“师叔不用担心，你这伤一点不要紧的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小姑娘所使的招数，你都记得么？”澄观道：“倒也记得，只是要以简明易习的手法对付，却是大大的不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只须记住她的招数就是。至于如何对付，慢慢再想不迟。”澄观道：“是，是，师叔指点得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等她拳脚功夫使完之后，再让她使刀，记住了招数。”澄观道：“对，兵刃上的招数，也要记的。只不过有一件事为难，她的柳叶刀已钉在梁上了。只怕她跳不到那么高，拿不到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你呢？你能跳上去取下来吗？”澄观一怔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师侄真是胡涂之极。”

他这么一笑，登时将那女郎惊醒。她双手一撑，跳起身来，向门口冲出。

澄观左袖斜拂，向那女郎侧身推去。那女郎一个踉跄，撞向墙壁，澄观右袖跟着拂出，挡在墙前，将她身子轻轻一托，那女郎登时站稳。她一怔之际，知道自己武功和这老僧相差实在太远，继续争斗，徒然受他作弄，当即退了两步，坐在椅中。澄观奇道：“咦，你不打了？”那女郎气道：“打不过你，还打什么？”澄观道：“你不出手，我怎知你会些什么招式？怎能想法子来破你的武功？你快快动手罢！”

那女郎心想：“好啊，原来你诱我动手，是要明白我武功家数，我偏不让你知道。”突然间跃起身来，双拳直上直下，狂挥乱打，两脚乱踢一般的不成章法。

澄观大奇，叫道：“咦！啊！古怪！希奇！哎！唷！不懂！奇哉！怪也！”但见她每一招都是见所未见，偶而有数招与某些门派中的招式相似，却也是小同大异，似是而非，一时之间，头脑中混乱不堪，只觉数十年勤修苦习的武学，突然全都变了样子，一切奉为天经地义、金科玉律的规则，霎时间尽数破坏无遗。

他哪知道那女郎所使的，根本不是什么武功招式，只是乱打乱踢。她知道不论自己如何出手，这老僧决计不会加害，最多也不过给他点中了穴道、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而已，他若要制住自己，原不过举手之劳，纵然自己使出最精妙的武功，结果也无分别，不如就此乱打乱踢。你要查知我武功的招式，我偏偏教你查不到。

澄观熟知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，竟想不到世上尽有成千成万全然没学过武功之人，打起架来，出拳便打，发足便踢，懂什么拳法脚法，招数正误？但见那女郎各种奇招怪式，源源不绝，无一不是生平从所未见，向所未闻，不由得惶然失措。

他毕生长于少林寺中，自剃度以来，从未出过寺门一步。少林寺中有人

施展拳脚，自然每一招都有根有据，有人讲到各派武功，自然皆是精妙独到之招，这些孩子的胡打乱踢，人人都见得多了，偏偏就是这位少林寺般若堂首座、武学渊博的澄观大师从来没见过，也从来没听人说过。他再看得十余招，不由得目瞪口呆，连“奇哉怪也”的感叹之辞也说不出口了，眼前种种招式，纷至沓来：“这似乎是武当长拳的‘倒骑龙’，可是收式不对。难道是从崆峒派‘云起龙骧’这一招中化出来？咦，这一脚踢得更加怪了，这样直踢出去，给人随手一拿，便抓住了足踝。但武学之道。大巧不能胜至拙，其中必定藏有极厉害的后着变化。啊，这一招她双手抓来，要抓我头发，可是我明明没有头发，那么这是虚招了。武术讲究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为什么要抓和尚头发，其中深意，不可不细加参详……”

那女郎出手越乱，澄观越感迷惘，渐渐由不解而起敬佩，由敬佩而生畏惧。

韦小宝眼见那女郎胡乱出手，澄观却一本正经地凝神钻研，忍不住“哈”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这一笑牵动伤处，甚是疼痛，只是咬牙忍住，一时又痛又好笑，难当之极。

澄观正自惶惑失措，忽然听得韦小宝发笑，登时面红过耳，心道：“师叔笑我不识得这女施主的奇妙招数，只怕要请她来当般若堂的首座。”一回头，见他神色痛苦，更感歉仄：“师叔心地仁厚，要我将首座之位让了给这位女施主，这话一时却说不出口。”但见那女郎拳脚越来越乱，心想：“古人说道，武功到于绝诣，那便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大侠，又有位令狐冲大侠，以无招胜有招，当世无敌，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

他只须上前一试，随便一拳一脚，便能把那女郎打倒，只是武学大师出手，必先看明对方招数，谋定后动，既对那女郎的乱打乱踢全然不识，便如黔驴初见驴子，惶恐无已。

那女郎却也不敢向他攻击。一个乱打乱踢，愤怒难抑；一个心惊胆战，胡思乱想。那女郎乱打良久，手足酸软，想到终究难以脱困，心中一阵气苦，突然一晃身子，坐倒在地。

澄观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故老相传，武功练到极高境界，坐在地下即可遥遥出手伤人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脑中本已一片混乱，惶急之下，热血上冲，登时晕了过去，慢慢坐倒。

那女郎又惊又喜，生怕他二人安排下什么毒辣诡计，不敢上前去杀这老少二僧，起身便即冲出禅房。般若堂众僧忽见一个少女向外疾奔，都是惊诧不已，未得尊长号令，谁也不敢上前阻拦。韦小宝卧在榻上，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

过了良久，澄观才悠悠醒转，满脸羞惭，说道：“师叔，我……我实在愧对本寺的列祖列宗。”韦小宝苦笑道：“你到底想到哪里去啦？”澄观道：“这位女施主武功精妙，师侄一招也识他不得，孤陋寡闻，实在惭愧之至。”用心记忆那女郎的招式，可是她招数变幻无方，全无脉络可循，却哪里记得住了？他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，手扶墙壁，又欲晕倒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……你说她这样乱打一气，也是精妙武功？哈哈，呵呵，这……这可笑……笑死我了。”澄观奇道：“师叔说这……这是乱打一气，不……不是精妙武功？”韦小宝按住伤口，竭力忍笑，额头汗珠一粒粒渗将出来，不住咳嗽，笑道：“这是天下每个小孩儿……小孩儿……都……都会的……哈哈……啊哟……笑死我了。”

澄观吁了一口气，心下兀自将信将疑，脸上却有了笑容，说道：“师叔，当真这是乱打一气？怎地我从来没见过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少林寺中，自然从来没这等功夫。”澄观抬头想了半天，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是了。这位女施主这些拳脚虽然奇特，其实极易破解，只须用少林长拳最粗浅的招式，便可取胜。只是……只是师侄心想天下决无如此容易之事，大巧若拙，大智若愚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外表看来极浅易的招式之中，定然隐伏有高深武学精义。难道这些拳脚，真的并无高深之处？这倒奇了。这位女施主为什么要在这里施展，那些招式似乎不登大雅之堂……那岂不是贻笑方家么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看也没什么奇怪。她使不出什么新招了，就只好胡乱出手。唉，哈哈，呵呵！”忍不住又大笑起来。

韦小宝所受刀伤甚轻，少林寺中的金创药又极具灵效，养息得十多天，也就好了。他是当今皇帝的替身，在寺中地位尊崇，谁也不敢问他的事，此事既非众所周知，只要他自己不说，旁人也就不知。他养伤之时，澄观将两个女郎所施的各种招式一一录明，想出了破解的法子，一等韦小宝伤愈，便一招一式的传他。

澄观所教虽杂，但大致以“拈花擒拿手”为主。“拈花擒拿手”是少林派的高深武学，纯以浑厚内力为基，出手平淡冲雅，不杂丝毫霸气。禅宗历代相传，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，手拈金色波罗花示众，众皆默然，不解其意，独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佛祖说道：“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摩诃迦叶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，称为“头陀第一”，禅宗奉之为初祖。少林寺属于禅宗，注重心悟。想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，不着一言，妙悟于心，那是何等超妙的境界？后人以“拈花”两字为这路擒拿手之名，自然每一招都是姿式高雅，和寻常擒拿手的扳手攀腿，大异其趣。只是韦小宝全无内力根基，以如此斯文雅致的手法拿到了高手身上，只要被对方轻轻一挥，势必摔出几个筋斗，跌得鼻青目肿，不免号啕大哭，微笑云云，那是全然说不上，幸而那两个女郎也是全无内力，以此对付，倒也用得上。澄观心想对方是两个少女，不能粗鲁相待，因此教的着重于这路手法。

韦小宝当日向海大富学武功，由于有人监督，兼之即学即用，总算学到了一点儿，此后陈近南传他武功图谱，只学得几次，便畏难不学了。至于洪教主夫妇所授的救命六招，也只马马虎虎的学个大概，离神龙岛后便不再练习。可是这一次练武，为的是要捉那绿衫女郎来做老婆，自己做不成她老公便得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死后身入十八层地狱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学招时居然十分用心，一招一式，和澄观拆解试演。

学得几天，又懒了起来，忽然想到双儿：“这小丫头武功不弱，大可对付得了这两个姑娘，我只须叫双儿在身边保驾便是，不用自己学武功了。”转念又想：“我自己使本事拿住那绿衣姑娘，香香她的面孔，这才够味。叫双儿点了她穴道，我再去香面孔，太也没种，这绿衣姑娘更加要瞧我不起。而且叫好双儿做这等事，她纵然听话，心里一定难过，我也不能太对她不住了。就算两人的脸孔都香，公平交易，她二人也必都不喜欢。”终于强打精神，又学招式。

这天澄观说道：“师叔，你用心学这种武功，其实……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你这样拿在我身上，倘若我内力一吐，你的手腕……你的手腕就这个……就那个……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的手腕就这个那个喀喇一响，断之哀

哉了。”澄观道：“你老望安，我是决不会对你使上内劲的，师侄万万不敢。不过依师侄之见，还是从头自少林长拳学起，循序渐进，才是正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练的招式为什么不是正途？”澄观道：“这些招式没有内功根基，遇上了高手，不论变化多么巧妙，总不免一败涂地。只有对付那两位女施主，才有用处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就是来学来对付这位女施主。”

澄观向着他迷惘瞪视，大惑不解，说道：“倘然今后师叔再不遇到那两位女施主，这番功夫心血，岂不是白费了？又耽误了正经练功的时日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倘若遇不到这位女施主，那是非死不可，练了正经功夫，又有什么用？”澄观说的是“那两位女施主”，韦小宝说的却是“这位女施主”。

澄观更是奇怪，问道：“师叔是不是中了那女施主的毒，因此非找到她来取解药不可，否则的话，就会性命难保？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说的是男女风话，这老和尚却夹缠到哪里去了？”正色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中了她的毒，这毒钻人五脏六腑，全身骨髓，非她本人不解。”澄观“啊哟”一声，道：“本寺澄照师弟善于解毒，我去请他来给师叔瞧瞧。”韦小宝忍笑道，“不用，不用，我所中的是慢性毒，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药，旁的人谁都不管用。澄照老和尚更加没用。”澄观点头道：“原来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。”韦小宝说“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药”，澄观误作“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”，一字之差，意思大不相同。老和尚心下担忧，喃喃自语：“唉，师叔中了这位女施主的独门奇毒，幸亏是慢性的……”

那女郎武功招式繁多，澄观所拟的拆法也是变化不少，有些更颇为艰难，韦小宝武功全无根柢，一时又怎学得会？他每日里和澄观过招试演，往往将这个白须皓然的老僧，当作了是那红颜绿衫的女郎，有时竟然言语轻桃，出手温柔，好在澄观一概不懂，只道这位小师叔妙悟佛法，禅机深湛，自己蠢笨，难明精诣。

这一日两人正在禅房中谈论二女的刀法，般若堂的一名执事僧来到门外，说道：“方丈大师有请师叔祖和师伯，请到大殿叙话。”

两人来到大雄宝殿，只见殿中有数十名外客，或坐或站，方丈晦聪禅师坐在下首相陪。上首坐着三人。第一人是身穿蒙古服色的贵人，二十来岁年纪；第二人是个中年喇嘛，身材干枯，矮瘦黝黑；第三人是个军官，穿戴总兵服色，约莫四十来岁。站在这三人身后的数十人有的是武官，有的是喇嘛，另有十数人穿着平民服色，眼见个个形貌健悍，身负武功。

晦聪方丈见韦小宝进殿，便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师弟，贵客降临本寺。这位是蒙古葛尔丹王子殿下，这位是西藏大喇嘛昌齐大法师，这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总兵马宝大人。”转身向三人道：“这位是老衲的师弟晦明禅师。”

众人见韦小宝年纪幼小，神情贼忒嘻嘻，十足是个浮滑小儿，居然是少林寺中与方丈并肩的禅师，均感讶异。葛尔丹王子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位小高僧真是小得有趣，哈哈，古怪，古怪。”韦小宝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位大王子真是大得滑稽，嘻嘻，希奇，希奇！”葛尔丹怒道：“我有什么滑稽希奇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小僧有什么有趣古怪，殿下便有什么滑稽希奇了，难兄难弟，彼此彼此，请请。”说着便在晦聪方丈的下首坐下，澄观站在他身后。

众人听了韦小宝的说话，都觉莫测高深，心中暗暗称奇。

晦聪方丈道：“三位贵人降临寒寺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昌齐喇嘛道：“我们三人在道中偶然相遇，言谈之下，都说少林寺是中原武学泰山北斗，好生仰慕。我们三人都僻处边地，见闻鄙陋，因此上一同前来宝寺瞻仰，得见高僧尊范，不胜荣幸。”他虽是西藏喇嘛，却说得好一口北京官话，清脆明亮，吐属文雅。

晦聪道：“不敢当。蒙古、西藏、云南三地，素来佛法昌盛。三位久受佛法光照，自是智慧明澈，还盼多加指点。”昌齐喇嘛说的是武学，晦聪方丈说的却是佛法。少林寺虽以武功闻名天下，但寺中高僧皆以勤修佛法为正途，向来以为武学只是护持佛法的末节。

葛尔丹道：“听说少林寺历代相传，共有七十二门绝技，威震天下，少有匹敌。方丈大师可否请贵寺众位高僧一一试演，好让

小王等一开眼界？”晦聪道：“好教殿下得知，江湖上传闻不足凭信。敝寺僧侣勤修参禅，以求正觉，虽然也有人闲来习练武功，也只是强身健体而已，区区小技，不足挂齿。”葛尔丹道：“方丈，你这可太也不光明磊落了。你试演一下这七十二项绝技，我们也不过是瞧瞧而已，又偷学不去的，何必小气？”

少林寺名气太大，上门来领教武功之人，千余年来几乎每月皆有，有的固是诚心求艺，有的却是恶意寻衅，寺中僧侣总是好言推辞。就算来者十分狂妄，寺僧也必以礼相待，不与计较，只有来人当真动武伤人，寺僧才迫不得已，出手反击，总是教来人讨不了好去。像葛尔丹王子这等言语，晦聪方丈早已不知听了多少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三位若肯阐明禅理，讲论佛法，老僧自当召集僧众，恭聆教益。至于武功什么的，本寺向有寺规，决计不敢妄自向外来的施主们班门弄斧。”

葛尔丹双眉一挺，大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少林寺乃是浪得虚名。寺中僧侣的武功狗屁不如，一钱不值。”晦聪微笑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本是虚妄，本就狗屁不如，一钱不值。五蕴皆空，色身已是空的，名声更是身外之物。殿下说敝寺浪得虚名，那也说得是。”

葛尔丹没料得这老和尚竟没半分火气，不禁一怔，站起身来，哈哈大笑，指着韦小宝道：“小和尚，你也是狗屁不如，一钱不值之人么？”

韦小宝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大王子当然是胜过小和尚了。小和尚确是狗屁不如，一钱不值。大王子却是有如狗屁，值得一钱，这叫做胜了一筹。”站着的众人之中，登时有几人笑了出来。葛尔丹大怒，忍不住便要离座动武，随即心想：“这小和尚在少林寺中辈份甚高，只怕真有些古怪，也未可知。”呼呼喘气，将满腔怒火强行按捺。

韦小宝道：“殿下不必动怒，须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，而是人言。有些人说出话来，臭气冲天，好比……好比……嘿嘿，那也不用多说了。至于一钱不值，还不是最贱，最贱的乃是欠了人家几千万、几百万两银子，抵赖不还。殿下有无亏欠，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
葛尔丹张口愕然，一时不知如何对答。

晦聪方丈说道：“师弟之言，禅机渊深，佩服，佩服。世事因果报应，有因必有果。做了恶事，必有恶果。一钱不值，也不过无善无恶，比之欠下无数孽债，却又好得多了。”禅宗高僧，无时无刻不在探求禅理，韦小宝这几句话，本来只是讥刺葛尔丹的寻常言语，可是听在晦聪方丈耳里，只觉其中深藏机锋。

澄观听方丈这么一解，登时也明白了，不由得欢喜赞叹：“晦明师叔年少有德，妙悟至理。老衲跟着他老人家学了几个月，近来参禅，脑筋似乎已开通了。”

一个小和尚胡言乱语，两个老和尚随声附和，倒似是和葛尔丹有意的过不去。

葛尔丹满脸通红，突然急纵而起，向韦小宝扑来。宾主双方相对而坐，相隔二丈有余，可是他身手矫捷，一扑即至，双手成爪，一抓面门，一抓前胸，手爪未到，一股劲风已将他全身罩住。韦小宝便欲抵挡，已毫无施展余地，只有束手待毙。

晦聪方丈右手袖子轻轻拂出，挡在葛尔丹之前。葛尔丹一股猛劲和他衣袖一撞，只觉胸口气血翻涌，便如撞在一堵棉花作面、钢铁为里的厚墙上一般，身不由主的急退三步，待欲使劲站住，竟然立不住足，又退了三步，其时撞来之力已然消失，可是霎时之间，自己全身力道竟也无影无踪，大骇之下，双膝一软，便即坐倒，心道：“糟糕，这次要大大出丑。”心念甫转，只觉屁股碰到硬板，竟已回坐入自己原来的椅子。

晦聪方丈袍袖这一拂之力，轻柔浑和，绝无半分霸气，于对方撞来的力道，顷刻间便估量得准确异常，刚好将他弹回原椅，力道用得稍重，葛尔丹势必坐裂木椅，向后摔跌，力道用得略轻，他未到椅子，便已坐倒，不免坐在地下。来人中武功高深的，眼见他这轻轻一拂之中，孕育了武学绝诣，有人忍不住便喝出彩来。

葛尔丹没有当场出丑，心下稍慰，暗吸一口气，内力潜生，并未给这老僧化去，又是一喜，随即想到适才如此鲁莽，似乎没有出丑，其实已大大的出丑，登时满脸通红，听得身后有人喝彩，料想不是称赞自己给人家这么一撞撞得好，更是恼怒。

韦小宝惊魂未定，晦聪转过头来，向他说道：“师弟，你定力当真高强，外逆横来，不见不理。《大宝积经》云：‘如人在荆棘林，不动即刺不伤。妄心不起，恒处寂灭之乐。一会妄心才动，即被诸有刺伤。’故经云：‘有心皆苦，无心即乐。’师弟年纪轻轻，禅定修为，竟已达此‘时时无心、刻刻不动’的极高境界，实是宿根深厚，大智大慧。”

他哪里知道韦小宝所以非但没有还手招架，甚至连躲闪逃避之意也未显出，只不过葛尔丹的扑击实在来得太快，所谓“迅雷不及掩耳”，并非不想掩耳，而是不及掩耳。晦聪方丈以明心见性为正宗功夫，平时孜孜兀兀所专注者，尽是如何修到无我的境界，是以一见韦小宝竟然不理睬自己的生死安危，便不由得佩服之极，至于自己以“破衲功”衣袖一拂之力将葛尔丹震开，反觉渺不足道。

澄观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赞道：“金刚经有云：‘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’，晦明师叔竟已修到了这境界，他日自必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葛尔丹本已怒不可遏，听这两个老和尚又来大赞这小和尚，当即大叫：“哈里斯巴儿，尼马哄，加奴比丁儿！”

他身后武士突然手臂急扬，黄光连闪，九枚金镖分击晦聪、澄观、韦小宝三人胸口。

双方相距既近，韦小宝等又不懂葛尔丹喝令发镖的蒙古语，猝不及防之际，九镖势劲力急，已然及胸。晦聪和澄观同时叫声：“啊哟！”晦聪仍是

使“破衲功”，袍袖一掩，已将三镖卷起。澄观双掌一合，使二招“敬礼三宝”，将三枚金镖都合在掌中。射向韦小宝的三镖噗的一声响，却都已打在他胸口。

这九镖陡发齐至，晦聪和澄观待要救援，已然不及，都大吃一惊，却听得当当唧唧几声响，三枚金镖落在地下。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，金镖伤他不得。

这一来，大殿上众人无不耸动。眼见这小和尚年纪幼小，居然已练成少林派内功最高境界的“金刚护体神功”，委实不可思议，均想：“难怪这小和尚能身居少林派‘晦’字辈，与少林寺住持、成名已垂数十年的晦聪方丈并肩。”其实晦聪和澄观接镖的手段也都高明之极，若非内外功俱臻化境，决难办到，只是韦小宝所显的“本事”太过神妙，人人对这两位老僧便不加注意了。

众人群相惊佩之际，昌齐喇嘛笑道：“小高僧的‘金刚护体神功’练到了这等地步，也可说大为不易，只不过这神功似乎尚有欠缺，还不能震开暗器，以致僧袍上给戳出了三个小洞。”故老相传，这“金刚护体神功”练到登峰造极之时，周身有一层无形罡气，敌人袭来的兵刃暗器尚未及身，已给震开，可是那也只是武林中传说而已，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人能够练成。昌齐喇嘛如此说法，众人都知不过是鸡蛋里找骨头，硬要贬低敌手身价。

韦小宝给三枚金镖打得胸口剧痛，其中一枚撞在伤口之侧，更是痛入骨髓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哪里说得出口？只好勉强一笑。

众人都道他修为极高，不屑与昌齐这等无理取闹的言语争辩。好几个人心中都说：“你说他这门神功还没练得到家，那么我射你三镖试试，只怕你胸口要开三个大洞，却不是衣服上戳破三个小洞了。”只是众人同路而来，不便出言讥嘲。葛尔丹见韦小宝如此厉害，满腔怒火登时化为乌有，心想：“少林派武功，果然大有门道。”

昌齐又道：“少林寺的武功，我们已见识到了，自然不是浪得虚名，狗屁不如。只不过听说贵寺窝藏妇女，于这清规戒律，却未免有亏。”晦聪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大喇嘛此言差矣！敝寺素不接待女施主进寺礼佛，窝藏妇女之事，从何说起？”昌齐笑道：“可是江湖上沸沸扬扬，却是众口一辞。”晦聪方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江湖流言，何必多加理会？终须像晦明师弟一般，于外界横逆之来，全不动心，这才是悟妙理、证正党的功夫。”

昌齐喇嘛道：“听说这位小高僧的禅房之中，便藏着一位绝色美女，而且是他强力绑架而来。难道晦明禅师对这位美女，也是全不动心么？”

韦小宝这时已缓过气来，大吃一惊：“他们怎么知道了？”随即明白“是了，那穿蓝衫的姑娘逃了出去，自然是去跟她们师长说了。看来这些人是她搬来的救兵，今日搭救我老婆来了。他说我房中有个美女，那么我老婆逃了出去，还没跟他们遇上。”当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房中有没有美女，一看便知，各位有兴，不妨便去瞧瞧。”

葛尔丹大声道：“好，我们便去搜查个水落石出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左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搜寺！”他手下的从人便欲向殿后走去。

晦聪说道：“殿下要搜查本寺，不知是奉了谁的命令？”葛尔丹说道：“是我本人下令就行了，何必再奉别人命令？”晦聪道：“这话不对了。殿下是蒙古王子，若在蒙古，自可下令任意施为。少林寺不在蒙古境内，却不由殿下管辖。”葛尔丹指着马总兵道：“那么他是朝廷命官，由他下令搜寺，

这总成了。”他眼见少林僧武功高强，人数众多，倘若动武，己方数十人可不是对手，又道：“你们违抗朝廷命令，那便是造反。”

晦聪道：“违抗朝廷的命令，少林寺是不敢的。不过这一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的武官，平西王权力再大，也管不到河南省来。”晦聪为人本来精明，只是一谈到禅理，就不由得将世事全然置之度外，除此之外，却是畅晓世务，与澄观的一窍不通全然不同。

昌齐喇嘛笑道：“这位小高僧都答应了，方丈大师却又何必借词阻拦？难道这位美女不是在晦明禅师房中，却是在……是在……嘻嘻……在方丈大师的禅房之中么？”

晦聪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，大师何出此言？”

葛尔丹身后忽有一人娇声说道：“殿下，我妹子明明是给这小和尚捉去的，快叫他们交出人来，否则我们决不能罢休，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。”这几句话全是女子声音，但说话之人却是个男人，脸色焦黄，满腮浓髯。

韦小宝一听，即知此人便是那蓝衫女郎所乔装改扮，不过脸上涂了黄蜡，粘了假须，不禁大喜：“这几日我正在发愁，老婆的门派不知道，姓名不知道，她背夫私逃，却上哪里找去？现今知道她们跟这蒙古王子是一伙，很好，很好，那便走不脱了。”

晦聪也认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原来这位便是那日来敝寺伤人的姑娘，另有一位姑娘，确曾在敝寺疗伤，不是随着姑娘一起去了吗？”

那女郎怒道：“后来我师妹又给这小和尚捉进你庙里来了，这个老和尚便是帮手，是他将我师妹打倒的。”说着指着澄观。

韦小宝大惊，心道：“啊哟！不好。澄观老和尚不会撒谎，这件事可要穿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一时徬徨无计。

那女郎手指澄观，大声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说，你说，有没这回事？”

澄观合十道：“令师妹女施主到了何处，还请赐告。我师叔中了她所下的剧毒，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。女施主大慈大悲，请你赶快去求求令师妹，赐予解药。虽然晦明师叔智慧深湛，勘破生死，对这事漫不在乎，所谓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即生死，不过……唉他颠三倒四的说了一大串，旁人虽然不能尽晓，但也都知道那女郎不在寺中，而且韦小宝被她下了毒，正要找她拿解药解毒，否则性命难保。众人见他形貌质朴，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，谁都相信不是假话，又想：“就算寺中当真窝藏妇女，而住持又让人搜查，少林寺百房千舍，一时三刻却哪里搜得出来？当真要搜，多半徒然自讨没趣。”

那女郎却尖声道：“我师妹明明是给你们掳进寺去的，只怕已给你们害死了。你们这些恶和尚伤天害理，毁尸灭迹，自然搜不到了。”说到后来，又气又急，声音中已带呜咽。

葛尔丹点头道：“此话甚是。这个……这个小和尚不是好人。”

那女郎指着韦小宝骂道：“你这坏人，那天……那天在妓院里和那许多坏女人鬼混，又见到我师妹生得美貌，心里便转歹主意，一定是我师妹不肯……不肯从你，你就将她杀了。你妓院都去，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？”

晦聪一听，微微一笑，心想哪有此事。澄观更不知妓院是什么东西，还道是类似少林寺戒律院、达摩院、菩提院的所在，心道：“小师叔勇猛精进，勤行善法，这是六波罗蜜中的‘精进波罗蜜’，在妓院中修行，那也很好啊！”

韦小宝心中却是大急，生怕她一五一十，将自己的胡闹都抖了出来。

忽然马总兵身后走出一人，抱拳说道：“姑娘，小人知道这位小禅师戒

律精严，绝无涉足妓院之事，只怕是传闻所误。”

韦小宝一见之下，登时大喜，原来此人便是在北京会过面的杨溢之。他当日卫护吴应熊前往北京，想来吴应熊已回云南，这一趟随着马总兵来到河南，他一直低下了头，站在旁人身后，是以没认他出来。

那女郎怒道：“你又怎知道？难道你认得他吗？”

杨溢之神态恭敬，说道：“小人认得这位小禅师，我们世子也认得他。这位小禅师于我王府有极大恩惠，他出家之前，本是皇宫中的一位公公。因此去妓院什么的，又是什么强逼令师妹，决非事实，请姑娘明鉴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“哦”的一声，均想：“如果他本是太监，自然不会去嫖妓，更不会强抢女子，藏入寺中。”

那女郎见了众人神色，知道大家已不信自己的话，更是恼怒，尖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太监？他如是太监，怎会说要娶……娶我师妹做……做老婆？不但小和尚风言风语，这老和尚也是油嘴滑舌，爱讨人便宜。”说着手指澄观。

众人见澄观年逾八旬，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，适才听他说话结结巴巴，辞不达意，普天下要找一个比他更不油嘴滑舌之人，只怕十分为难。这一来，对那女郎的话更加不信了，都觉今日贸然听了她异想天开的一面之辞，来到少林寺出丑，颇为后悔。

杨溢之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知这位小禅师出家之前，大大有名，乃是手诛大奸臣鳌拜的桂公公。我们王爷受奸人诬陷，险遭不白之冤，全仗这位小禅师在皇上面前一力分辩，大恩大德，至今未报。”

众人都曾听过杀鳌拜的小桂子之名，知他是康熙所宠幸的一个小太监，不由得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显露惊佩之色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杨兄，多时不见，你们世子好？从前的一些小事，你老是挂在嘴上干什么？”

杨溢之跟随着马总兵上少室山来，除了平西王手下诸人之外，葛尔丹和昌齐喇嘛那伙人都不知他姓名，听得韦小宝称他为“杨兄”，两人自是素识无疑。只听杨溢之道：“禅师慈悲为怀，与人为善，说道小事一件，我们王爷却是感激无已。虽然皇上圣明，是非黑白，最后终能辨明，可是若非禅师及早代为言明真相，这中间的波折，可也难说得很了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们王爷太也客气了。”心下却想：“我恨不得扳倒了你们这个汉奸王爷，只是皇上圣明，自己查知了真相，我这个顺水人情就想不做也不可得。总算当日结下了善缘，今天居然是这人来给我解围。”

葛尔丹上上下下的向他打量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杀死鳌拜的小太监。我在蒙古，也曾听到过你的名头。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，那么你的武功，并不是在少林寺中学的了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的武功差劲之极，说来不值一笑。教过我武功的人倒是不少，这位杨大哥，就曾教过我一招‘横扫千军’，一招‘高山流水’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将这两招随手比划。他没使半分内劲，旁人瞧不出高下，但招式确是“沐家拳”无疑。

杨溢之道：“全仗禅师将这两招演给皇上看了，才辨明我们王爷为仇家诬陷的冤屈。”

那女郎脸色已不如先前气恼，道：“杨大哥，这小……这人当真本来是

太监？当真于平西王府有恩？”杨溢之道：“正是。此事北京知道的人甚多。”

那女郎微一沉吟，问韦小宝道：“那么你跟我们姊妹……这样……这样开玩笑，是不是另有用意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玩笑是没有开，用意当然是有的。”心道：“我的用意是要娶你妹子做老婆，不过这里人多，说出口。”那女郎道：“什么用意？”韦小宝微微一笑，并不答复。众人均想：“他既别有用意，当然不便当众揭露。”

昌齐站起身来，合十说道：“方丈大师、晦明禅师，我们来得鲁莽，得罪莫怪，这就告辞了。”晦聪合十还礼，说道：“佳客远来，请用了素斋去。不过这位女施主……”他想你乔装男人，混进寺来，不加追究，也就是了，再请你吃斋，未免不合寺规。昌齐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免得方丈师兄为难，这餐斋饭，大家都不吃了罢。”

当下众人告辞出来，方丈和韦小宝、澄观等送到山门口。

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十余骑急驰而来。驰到近处，见马上乘客穿的都是御前侍卫服色，共是一十六人。没到寺前，十六人便都翻身下马，列队走近，当先二人正是张康年和赵齐贤。

张康年一见韦小宝，大声说道：“都……都……大人，你老人家好！”他本想叫“都统大人”，但见他穿着僧袍，这一句称呼只好含糊过去。当下十六人齐向他拜了下去。

韦小宝大喜，说道，“各位请起，不必多礼。我天天在等你们。”

葛尔丹等见这十六人都是品级不低的御前侍卫，对韦小宝却如此恭敬，均想：“这小和尚果然有些来历。”清制总兵是正二品官，一等侍卫是正三品，二等侍卫正四品。张康年等官阶虽较总兵为低，但他们是皇帝侍卫，对外省武官并不瞧在眼里，只对马总兵微一点头招呼，便向韦小宝大献殷勤。

葛尔丹见这些御前侍卫着力奉承韦小宝，对旁人视若无睹，心中有气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走罢，我可看不惯这等样子。”一行人向晦聪方丈一拱手，下山而去。

韦小宝邀众侍卫入寺。张康年和他并肩而行，低声道：“皇上有密旨。”韦小宝点了点头。

到大雄宝殿，张康年取出圣旨宣读，却只是几句官样文章，皇帝赐了五千两银子给少林寺，修建僧舍，重修佛像金身，又册封韦小宝为“辅国奉圣禅师”。晦聪和韦小宝叩头拜谢。张康年道：“皇上吩咐，要辅国奉圣禅师克日启程，前往五台山。”这事早在韦小宝意料之中，躬身应道：“奴才遵旨。”

奉过茶后，韦小宝邀过张康年、赵齐贤二人到自己禅房中叙话。张康年从怀中取出一道密旨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皇上另有旨意。”

韦小宝跪下磕头，双手接过，见是火漆印密封了的，寻思：“不知皇上有什么吩咐。圣旨上写的字，他认得我，我不认得他。既是密旨，可不能让张赵他们得知，还是去请教方丈师兄为是。他决不能泄漏了机密。”

于是拿了密旨，来到晦聪的禅房，说道：“方丈师兄，皇上有一道密旨给我，要请你指点。”拆开密旨封套，见里面折着一大张宣纸，摊着开来，画着四幅图画。

第一幅画着五座山峰，韦小宝认得便是五台山。在南台顶之北画着一座庙宇，写着“清凉寺”三字。他曾在清凉寺多日，这三个字倒有点面熟，写在别处，他是决计不识的，写在庙上，便算是遇上熟人了。

第二幅是一个小和尚走进一座庙宇，庙额上写的也是“清凉寺”三字。小和尚身后跟着一群僧侣，众僧头顶写着“少林寺和尚”五字。前面三字，韦小宝倒也识得，“和尚”两字虽然不识，却也猜得到。

第三幅画的是大雄宝殿，一个小和尚居中而坐，嬉皮笑脸，面目宛然是韦小宝，但身披大红袈裟，穿了方丈法衣，旁边有许多僧人侍立。韦小宝瞧着画中的小和尚和自己实在相像，越看越觉有趣，不觉笑了出来。

第四幅画中这小和尚跪在地下，侍奉一个中年僧人。这僧人相貌清癯，正是出家后法名行痴的顺治皇帝。

除了四幅图画外，密旨中更无其他文字。原来康熙雅擅丹青，知道韦小宝识字有限，便画图下旨。这四幅图画说得再也明白不过，是要他到清凉寺去做住持，侍奉老皇帝。

韦小宝先觉有趣，随即喜悦之情消减，暗暗叫苦：“做做小和尚也还罢了，又要去做老和尚，那可糟糕之至了。”

晦聪微笑道：“恭喜师弟，皇上派你去住持清凉寺。清凉寺乃庄严古刹，建于北魏孝文帝时，比少林寺尤早。师弟出主大寺，必可宏宣佛法，普渡众生，昌大我教。”韦小宝摇头苦笑，说道：“这住持我是做不来的，一定搞得笑话百出，一塌糊涂。”晦聪道：“圣旨中画明要师弟带领一群本寺僧侣，随同前往。师弟可自行挑选。大家既是你相熟的晚辈，自当尽心辅佐，决无疏虞，师弟大可放心。”

韦小宝呆了半晌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小皇帝思虑周详，当时派自己来少林寺出家，早就安排下了今日之事。让自己在少林寺住了半年有余，得与群僧相熟，以便挑选合意僧侣，同赴清凉寺。老皇帝既已出家，决不愿由侍卫官兵保卫，说不定竟然来个不别而行，从此再也找不到他。少林僧武功卓绝，由自己率领了保护皇帝，比之侍卫官兵是稳妥得多了。

何况此事乃天大机密，皇帝倘若派遣侍卫官兵，去保卫五台山的一个和尚，必定沸沸扬扬，传得举世皆知。众侍卫中也必有识得老皇帝的。由一个少林僧人主清凉寺，却十分寻常，以前清凉寺的住持澄光，本就是少林寺的十八罗汉之一。又想：“倘若小皇帝起初就命我去清凉寺出家，仍然太过引人注目，到少林寺来转得一转，就不会有人疑心了。”想到此处，对康熙的布置不由得大是钦服。

当下回去禅房，取出六千两银票，命张康年等分赏给众侍卫。张赵二人没想到韦小宝做了和尚，还是这等慷慨，喜出望外，赞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大和尚赏银子给皇帝侍卫的，只有你韦大人一位，当真是空前绝后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前无古僧，后无来僧。”

张康年低声道：“韦大人，皇上派你办什么大事，我们不敢多问。你有什么差遣，尽管吩咐好了。给你办事就是给皇上办事，大伙儿一样的奋勇争先。”赵齐贤道：“倘若韦大人要办什么事，一时不得其便，我们或许可以稍尽微力。比方……比方说，韦大人如果要取少林寺中的武功秘本，我们就来放火烧寺，一场大乱，韦大人就可乘机下手。”张康年吃吃而笑，悄声道：“是啊，这叫做乘火打劫，浑水摸鱼。”

韦小宝一怔，随即明白：“是了，他们一定在猜想皇上派我来少林寺做和尚，到底有什么用意，这次交来的密旨之中，又说了些什么。他们知道皇上好武，派我来少林寺出家，自然是盗取武功秘本了。”笑了一笑，也低声

道：“两位放心！这个……我已经得手啦。”

张赵二人大喜，一齐躬身请安，道：“皇上洪福齐天，韦大人精明干练，恭喜你立此大功。”赵齐贤道：“要不要让我们给你带出去？庙里和尚若有疑心，韦大人尽可解衣给他们搜查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倒不用。你们去回奏皇上，就说奴才韦小宝谨奉圣旨，已将图画牢牢记住，用心办事，请皇上放心。”两人应道：“是。”

赵齐贤想了片刻，已明白其中道理，道：“原来这些武功秘诀都是图谱，韦大人看熟后已牢牢记住。”张康年也即省悟，赞道：“那是更加好了，倘若将秘本盗了出去，庙里和尚自然会知道，终究……终究不如那个最好，看过后记住，却是神不知鬼不觉。那也全仗韦大人天生的绝顶聪明，像我这等蠢才，就说什么记不住。”韦小宝见二人又误会他所说的图画是少林寺武功图谱，暗暗好笑，说道：“张兄不必太谦，在寺里慢慢的看，一天两天不成，几个月下来，终于记住了。”两人齐声称是，心想你在寺中半年有余，少林派武学的图谱一定记了不少。

两人告辞出去。韦小宝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刚才在山门外遇见一批人，你们可知是什么来历？”张赵二人道：“不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快去查查。这群人来到少林寺，鬼鬼祟祟，看样子也是想偷盗寺里的武功秘本。尤其是那个总兵，不知是谁的部下，他身为朝廷命官，竟胆敢想坏皇上的大事，委实大逆不道，存心造反。你们查到是何人主使，倒是一件大大的功劳。”二人喜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他们下山不久，一定追得上。那总兵有名有姓，一查便知。”韦小宝明知那马总兵是吴三桂部下，却故意诬陷，假作不知他来历，让一众御前侍卫查知，禀告皇上邀功，远胜于自己去诬告。

韦小宝又道：“跟这伙人在一起的，有个女扮男装的少女，她们正在找寻另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美貌姑娘。这两个女子，跟这件逆谋大事牵涉极多。你们去设法详细查明，两个女子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出身来历。查明之后，送封信来。”这番话自然是假公济私了。他差皇帝的侍卫去追查自己的心上人，他们贪图赏金，定然落力办事。御前侍卫要查什么案子，普天下官府都奉命差遣，如此雷厉风行的追查，岂有找不到线索之理？

张赵二人拍胸担保，定当查个水落石出，以报韦大人提拔之恩、知遇之恩、眷顾之情、重赏之惠。

数十桶冷水纷纷泼到三人身上。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，别说三人来不及点火自焚，就算已经点着了，也被立时浇熄。

第二十四回 爱河纵涸须千劫 苦海难量为一慈

众侍卫辞去后，韦小宝去见方丈，说道既有皇命，明日便须启程，前赴清凉寺。

晦聪方丈道：“自当如此。师弟生具宿慧，妙悟佛义，可惜相聚之日无多，又须分别，未能多有切磋，同参正法，想是缘尽于此。不知师弟要带同哪些僧侣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般若堂首座澄观师侄是要的，罗汉堂的十八名师侄是要的。”此外又点了十多名和他说得来的僧侣，一共凑齐了三十六名。

晦聪并无异言，将这三十六名少林僧召来，说道晦明禅师要去住持五台山清凉寺，叮嘱他们随同前去，护法修持，听由晦明禅师吩咐差遣，不可有违。

次日一早，韦小宝带同三十六僧，与方丈等告别。来到山下，他独自去看双儿。

双儿在民家寄居，和他分别半年有余，乍看之下，惊喜交集，虽早听张康年转告，主人已在少林寺出家，也不知哭过了多少场，这时亲眼见到他光头僧袍，忍不住又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好双儿，你为什么哭？怪我这些日子没来瞧你，是不是？”双儿哭道：“不……不是的。你……你……相公出了家……”韦小宝拉住她右手，提了起来，在她手背上轻轻一吻，笑道：“傻丫头，相公做和尚是假的。”双儿又喜又羞，连耳根子都红了。

韦小宝细看她脸，见她容色憔悴，瘦了许多，身子却长高了些，更见婀娜清秀，微笑道：“你为什么瘦了？天天想着我，是不是？”双儿红着脸，想要摇头，却慢慢低下头来。韦小宝道：“好了，你快换了男装，跟我去罢。”双儿大喜，也不多问，当即换上男装，仍是扮作个书僮模样。

一行人一路无话，不日来到了五台山下。刚要上山，只见四名僧人迎将上来，当先一名老僧合十问道：“众位是少林寺来的师父吗？”韦小宝点点头。那老僧道：“这一位想必是法名上晦下明的禅师了？”韦小宝又点点头。四僧一齐拜倒，说道：“得知禅师前来住持清凉，众僧不胜之喜，已在山下等候多日了。”

自澄光回归少林寺，清凉寺由老僧法胜住持。康熙另行差人颁了密旨给法胜，派他去长安慈云寺作住持，一等少林僧来，便即交接。长安慈云寺比清凉寺大得多，法胜甚是欣喜，派了四僧在五台山下迎接。

韦小宝等来到清凉寺中，与法胜行了交接之礼。众僧俱来参见。玉林、行痴和行颠三僧却不亲至，只由玉林写了个参见新住持的疏文。

法胜次日下山，西去长安，韦小宝便是清凉寺的一寺之主了。好在种种仪节规矩都有澄光等僧随时指点，他小和尚做起方丈来，倒也似模似样，并无差错。

那日韦小宝与双儿在清凉寺逐走来犯敌人，救了合寺僧侣性命，众僧都是亲见，这时见他忽然落发出家，又来清凉寺作住持，无不奇怪，但他于本寺有恩，各僧尽皆感服。韦小宝命双儿住在寺外的一间小屋之中，以便一呼即至。

来清凉寺作住持，首要大事自是保护老皇爷的周全，他询问执事信，得知玉林、行痴、行颠三僧仍住在后山小庙，当下也不过去打扰，和澄心大师商议后，命人在距小庙半里处的东西南北四方，各结一座茅庐，派八名少林

僧轮流在茅庐当值。

诸事一定，便苦等张康年和赵齐贤送信来，好知道那绿衫女郎的姓名来历，可是等了数月，竟没丝毫信息，寂寞之时，便和澄观拆解招式，把老和尚当作了“那个女施主”，偶尔溜到双儿的小屋中，跟她说说笑话，摸摸她小手。有时想及：“我服了洪教主的‘豹胎易筋丸’，倘若一年之内不送一部经书去神龙岛，毒性发作起来，可不是玩的，算起来也没剩下几个月了。我如变得又老又蠢，跟澄观师侄一模一样，我那绿衣老婆一见，便叫我‘油嘴滑舌的老和尚’，再在她绿裙上剪下一幅布来，做顶帽子给我戴戴，那可差劲之至了！”

这一日，他百无聊赖，独自在五台山到处乱走，心中想的只是那绿衫女郎，行到一条山溪之畔，见一株垂柳在风中不住晃动，心想：“这株柳树若是我那绿衣老婆，老子自然毫不客气，走上前去，一把抱住。她一定不依，使一招昆仑派的‘千岩竞秀’，接连向我拍上几掌。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老子便使一招‘沿门托钵’，大大方方的化去。澄观师侄说这一招要使得举重若轻，方显得名门正派武功的风范。老子举轻若轻，举重若重，管他妈的什么名门旁门、正派邪派？这一招发出，跟着便是一招‘智珠在握’，左手抓她左手，右手抓她右手，牢牢擒住，那是杀我的头也不放开了……”

他想得高兴，手上便一招一式的使出，噗噗两声，双手各自抓住一根柳枝，将吃奶的力气也用了出来，牢牢握住。忽听得一人粗声粗气的道：“你瞧这小和尚在发颠！”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抬头看时，见有三个红衣喇嘛，正在向着他指指点点的说笑。韦小宝脸上一红，一时之间，只道自己心事给他们看穿了，堂堂清凉寺的大方丈，却在荒山无人之处，想着要抓住一个美丽姑娘，实在太丢脸，当即回头便走。

转过一条山道，迎面又过来几个喇嘛。五台山上喇嘛庙甚多，韦小宝也不以为意，只是有了适才之事，不愿和他们正面相对，转过了头，假意观赏风景，任由那几名喇嘛从身后走过。只听得一名喇嘛说道：“上头法旨，要咱们无论如何在今日午时之前，赶上五台山，真是急如星火，可是上得山来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。那不是开玩笑么？”另一名喇嘛道：“上头这样安排，总有道理的。你舍不得大同城里那小娘儿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听了也不在意，对他们反而心生好感，心道：“这些喇嘛喝酒逛窑子，倒不假正经。老子真要出家，宁可做喇嘛，不做和尚。”

回到清凉寺，只见澄通候在山门口，一见到他，立即迎了上来，低声道：“师叔，我看情形有些不大对头。”韦小宝见他脸色郑重，忙问：“怎么？”

澄通招招手，和他沿着石级，走上寺侧的一个小峰。韦小宝一瞥眼间，只见南边一团团的无数黄点，凝神看去，那些黄点原来都是身穿黄衣的喇嘛，没有一千，也有九百，三五成群，分布于树丛山石之间。韦小宝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这许多喇嘛，干什么哪？”澄通向西一指，道：“那边还有。”韦小宝转眼向西，果然也是成千喇嘛，一堆堆的或坐或立。日光自东向西照来，白光闪烁，众喇嘛身上都带着兵刃。韦小宝更是吃惊，道：“他们带着兵刃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”眼望澄通。澄通缓缓点头，说道：“师侄猜想，也是如此。”

韦小宝转向北方、东方望去，每一边都有数百名喇嘛，再细加观看，但见喇嘛群中有些披了深黄袈裟，自是一队队的首领了。韦小宝道：“他奶奶

的，至少有四五千。”澄通道：“一百二十五名首领，一共是三千二百零八十八名喇嘛。”韦小宝赞道：“真有你的，数得这么清清楚楚。”澄通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韦小宝无言可答。遇上面对面的难事，撒谎骗人，溜之大吉，自是拿手好戏，现今对方调集三千余众，团团围困，显然一切筹划周详，如何对付，那可半点主意也没有了，听澄通这么问，也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澄通道：“瞧对方之意，自是想掳劫行痴大师，多半要等到晚间，四方合围进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干么现下不进攻？”澄通道：“五台山上，喇嘛的黄庙和咱们中原释氏的青庙向来和好。咱们青庙僧多，台顶十大庙，台外十大庙。黄庙的喇嘛虽然霸道，却也不敢欺压。倘若日间明攻，势必引起各青庙的声援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咱们立刻派人出去，通知各青庙的住持，请他们大派和尚，大伙儿跟众喇嘛决一死战，有分教：五台山和尚麈兵，青庙僧大战喇嘛。”

澄通摇头道：“五台山各青庙中的僧人，十之八九不会武功，就是会武功的，功夫也都平平，没听说有什么好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他们是不肯来援手的了？”澄通道：“赴援的也不会没有，只怕是徒然送了性命而已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难道咱们就此投降？”他斗志向来不坚，打不过就想投降。澄通道：“咱们投降不打紧，行痴大师势必给他们掳了去。”

韦小宝寻思：“行痴大师的身份，不知少林群僧是否知悉。”问道：“他们大举前来掳劫行痴大师，到底是什么用意？数月之前就曾来过一次，幸得众位好朋友将他们吓退。这一次来的人数却多得多了。”澄通沉吟道：“行痴大师定是大有来历之人，不是牵涉到中原武林的兴衰，便与青庙黄庙之争有重大关连。此中原由，澄心师兄没说起过。师叔既然不知，我们更加知道了。”

韦小宝想起身上怀有皇帝亲笔御札，可以调遣文武官员，说道：“眼下事情紧急，我们少林僧武功虽高，可是寡不敌众，三十，七个和尚，怎敌得过他三千多名喇嘛？我须得立刻下山求救。”澄通道：“只怕远水救不着近火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咱们护送行痴大师，冲了出去。”澄通点头道：“看来只有这个法子。咱们三十六名少林僧，再加上师叔的僮儿，要抵挡三千多名喇嘛，那是万万不能，但要从空隙中冲出，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就怕行痴大师和他师父玉林大师不肯，他们说生死都是一般，逃不逃也没什么分别。”澄通皱眉道：“这就须请师叔劝上一劝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劝服行痴大师，还有法子，要劝那玉林老和尚，老子可是服输啦，这叫做老鼠拉乌龟，没下嘴的地方。”向下望去，只见一群群喇嘛散坐各处，似乎杂乱无章，却又分布均匀，上山下山的通道上更是人数众多，眼见天色一黑，这三千喇嘛一涌而上，清凉寺中的和尚只有大叫“我佛慈悲”的份儿，心想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做什么和尚，倘若做了喇嘛，这当儿岂不是得意洋洋，用不着担半点心事？平时吃肉逛窑子，还不算在内。”

一想到“逛窑子”三字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已有计较，当下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我回禅房去睡他妈的一觉。”澄通愕然，瞪目而视。韦小宝不再理他，径自下峰，回寺入房。

过不多时，澄心、澄观、澄光、澄通四僧齐来求见。韦小宝让四人入房，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，他伸个懒腰，打个呵欠，懒洋洋的问道：“各位有

什么事？”

澄心道：“山下喇嘛聚集，显将不利本寺，愿闻方丈师叔应付之策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想了半天，想不出什么好主意，只好睡觉了。大伙儿在劫难逃，只好逆来顺受，刀来颈受，人家一刀砍来，用脖子去顶他一顶，且看那刀子是否锋利，砍不砍得进去。”

澄心等三僧知道他是信口胡扯，澄观却信以为真，说道：“众喇嘛这些刀子看来甚是锋利，我们的脖子是抵不住的。师叔，出家人与世无争，逆来顺受，倒是不错。但刀来颈受，未免过分。当年达摩祖师，也没教人只挨刀子不反抗，否则的话，大家也不用学武了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依澄观师侄之见，刀来颈受是不行的？”澄观道：“不行。但如拳来胸受，脚来腹受，倒还可以。”他内功深湛，对方向他拳打足踢，也可不加抵挡，只须运起内功，自可将人拳脚反弹出去。

韦小宝道：“那些喇嘛都带了戒刀禅杖，不知有什么法子，能开导得他们不用兵刃？”澄观一呆，道：“这些喇嘛只怕不可理喻，要他们放下屠刀，似乎非一朝一夕之功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就难了，不知四位师侄，有什么妙计？”澄心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大伙儿保了玉林、行痴、行颠三位，乘隙冲出。他们旨在掳劫行痴大师，寺中其余僧侣不会武功，谅这些喇嘛也不会加害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咱们去跟那三位老和尚说去。”

当下率领了四僧，来到后山小庙。小沙弥通报进去，玉林等听得住持到来，出门迎迓。一见之下，玉林、行痴、行颠都是大为错愕。三僧只听说新任住持晦明禅师是少林寺晦聪方丈的师弟，是一位年纪甚轻的高僧，不料竟然是他。

玉林和行痴登时便即明白，那是出于皇帝的安排，用意是在保护父亲。释家规矩甚严，住持是一庙之主，玉林等以礼参见。韦小宝恭谨还礼，一同进了禅房。

玉林请他在中间的蒲团坐下，余人两旁侍立。韦小宝心中大乐：“老子中间安坐，老皇爷站在旁边侍候，就是小皇帝也没这般威风。”强忍笑容，说道：“玉林大师、行痴大师，两位请坐。”玉林和行痴坐了。

玉林说道：“方丈大师住持清凉，小僧等未来参谒，有劳方丈大驾亲降，甚是不安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说。小衲知道三位不喜旁人打扰，因此一直没来看你们。若不是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小衲还是不会来的。”他常听和尚自己谦称“老衲”，心想自己年纪小，便自称“小衲”。众僧听他异想天开，杜撰了一个称呼出来，不觉暗暗好笑。玉林道：“是。”却不问是何大事。

韦小宝道：“澄光师侄，请你给三位说说。”玉林知道新任住持法名“晦明”，也知少林寺“晦”字辈比“澄”字辈高了一辈，但眼见这小和尚油头滑脑，却对这位本寺前任住持、庄严慈祥的有德老僧口称“师侄”，还是心下一怔。

澄光恭恭敬敬的应了，便将寺周有数千喇嘛重重围困等情说了。

玉林闭目沉思半晌，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请问方丈大师，如何应付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些喇嘛僧在本寺周围或坐或立，只是观赏风景，别无他意。这里风景清雅，他们来游山玩水，也是有的。”行颠忍不住道：“倘若是观赏风景，不会将本寺团团围住，好几个时辰不去。他们定是想来捉了行

痴师兄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小衲心想天下青庙黄庙，都是我佛座下的释氏弟子，他们如要请行痴大师去，也必是仰慕三位大师佛法深湛，请你们去喇嘛庙讲经说法。说不定众喇嘛仰慕我中土佛法，大家不做喇嘛，改做和尚，那也是极好的机缘。”行颠连连摇头，不以为然，说道：“未必，未必。”

澄观道：“方丈师叔，那么他们为什么都带了兵器呢？”韦小宝合十道：“他们带了禅杖戒刀，声势汹汹，或许真是想杀本寺僧侣之头。佛曰：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’我们自当刀来颈受，这叫做我不给人杀头，谁给人杀头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有生故有灭，有头故有杀。佛有三德：大定、大智、大悲。众喇嘛持刀而来，我们不闻不见，不观不识，是为大定；他们举刀欲砍，我们当他刀即是空，空即是刀，是为大智；一刀刀将我们的光头都砍将下来，大家呜呼哀哉，是为大悲。”他在寺中日久，听了不少佛经中的言语，便信口胡扯一番。澄观道：“方丈师叔，这大悲的悲字，恐怕是慈悲的悲，不是悲哀之悲。”

韦小宝微笑道：“师侄也说得是，想我佛割肉喂鹰，舍身饲虎，实是大慈大悲之至。那些喇嘛虽然凶顽，比之恶鹰猛虎，总究会好些，那么我们舍身以如恶喇嘛之愿，也是大慈大悲之心。”澄观合十道：“师叔妙慧，令人敬服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昔日玉林大师曾有言道：‘出家人与世无争，逆来顺受。清凉寺倘然真有祸殃，那也是在劫难逃。’我们一齐在恶喇嘛刀下圆寂，同赴西方极乐世界，一路甚是热闹，倒也有趣得紧。”

众僧面面相觑，均想韦小宝的话虽也言之成理，毕竟太过迂腐，恐怕是错解了佛法。澄心、澄通又觉这些言语与他平素为人全然不合，料想他说的是反话，多半是要激得玉林与行痴自行出言求救。只有澄观一人信之不疑，欢喜赞叹。

众僧默然半晌。行颠突然大声道：“师父曾说，西藏喇嘛要捉了师兄去，乃是想虐害万民，要占咱们这花花世界。咱们自己的生死不打紧，千千万万百姓都受他们欺侮压迫，岂不是大大的罪业？师父曾道，咱们决不能任由他们如此胡作非为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师兄这番话很有理，比之小衲所见，又高了一层。只是眼下喇嘛势大，咱们只怕寡不敌众。”行颠道：“我们保护了师父师兄，冲将出去，料想恶喇嘛也挡不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就恐怕争斗一起，不免要杀伤众喇嘛的性命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有好生之德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杀人一命，如拆八级宝塔。释家诸戒，首戒杀生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行颠道：“是他们要来杀人，我们迫不得已，但求自保。能够不杀人，当然最好，可也不能眼睁睁的束手待毙。”

忽然门外脚步声响，少林僧澄觉快步进来，说道：“启禀方丈师叔：山下众喇嘛刚才一齐上山，又逼近了约莫一百丈，停了下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为什么上了一段路，却又停下？恐怕是忽受我佛感化，生了悔悟之心，明白了回头是岸的道理。”

行颠大声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们只待天一黑，便一鼓作气，冲进来了。”他昔年是正黄旗大将，进关时身经百战，深知行军打仗之法，后来才做顺治的御前侍卫总管。

韦小宝道：“待他们一进本寺大雄宝殿，见到我佛如来的庄严宝相，忽然悬……悬什么勒马，也是有的。”行颠怒道：“你这位小方丈，实在胡……胡……唉，不会的。”他本想说“实在糊涂”，总算想到不可对方丈无礼，

话到口边，忽然悬崖勒马。

玉林一直默不作声，听着众人辩论，眼见行颠额头青筋迸现，说话越来越大声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行颠，你自己才实在胡涂。方丈大师早已智珠在握，成竹在胸，你又何必多所忧虑？”行颠一怔，道：“啊，原来方丈大师早有妙策。”

韦小宝愁眉苦脸，说道：“我妙策是没有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大家既然都说冲出去的好，那么咱们就冲出去罢！只不过若非迫不得已，千万不可多伤人命。”行颠和澄心等一齐称是。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大家收拾收拾，一等天黑，他们还没动手，咱们先冲了下去。向东冲到阜平县县城，这些喇嘛再恶，总不敢公然来攻打县城。”行颠等又都称善。

行痴忽然说道：“我是不祥之身，上次已为我杀伤了不少性命。就算这次逃过了厄难，他们仍然死心不息。多造杀业，终无已时。”

行颠道：“师兄，这些恶喇嘛想将你绑架了去，残害天下百姓。”行痴叹道：“我是世间祸胎，等得他们到来，我当众自焚其身，让他们从此死了这条心，也就是了。”行颠急道：“皇……皇……不，师兄，那是万万不可，我代你焚身便是。”行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代我焚身，有何用处？他们只是要捉了我去，有所挟制而已。”

众僧默然半晌。玉林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行痴已悟大道，这才是佛说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’的真义。”韦小宝心中骂道：“臭和尚，他说的是真义，我说的便是假义了？”玉林又道：“待会众喇嘛到来，老衲和行痴一同焚身，方丈大师和众位师兄不可阻拦。”

韦小宝和众僧面面相觑，尽皆骇然。

行痴缓缓道：“昔日攻城掠地，生灵涂炭，小僧早已百死莫赎。今日得为黎民舍身，亦不过以偿当年罪业之万一。倘若再因小僧而争斗不息，多伤人命，那更增我的罪业了。我意已决，还请各位护持，成此因缘。若能由此而感化众位喇嘛，去恶向善，更是一件好事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向韦小宝及少林五僧合十躬身。

澄心等见他神色，显是心意甚坚，难以进言，只得辞出，回到文殊殿中。韦小宝招集三十六名少林僧，说知此事。众僧都道，两位大师要自焚消业，那是万万不可，事到临头，只好以武力阻止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大家都要保护三位大师周全，是不是？”众僧齐道：“是！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也不难。大家听我的话。你们三十六位，现下冲出寺去，齐攻东路，装作向山下突围，可是难以成功，又退回寺中，不过须得顺手牵羊，擒拿四五十名喇嘛上来。”澄心道：“方丈之意，是否将这些喇嘛作为人质，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？若是如此，那么所擒拿的喇嘛位份越高越好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要擒拿大喇嘛恐怕不容易，不免多有杀伤，咱们只须捉来几十个小喇嘛也就够了。”众僧不明他用意，但方丈有命，便都奉令出寺。

过不多时，只听得山腰里喊声大作。韦小宝站在鼓楼上观看，见三十六名少林僧冲入喇嘛群中，刀光闪动，打了起来。

这三十六名僧人都是少林寺高手，寻常喇嘛自然不是敌手，冲出数十丈后，挡路喇嘛愈聚愈多。澄心等拳打足踢、掌劈指戳，顷刻间打倒了数十人。澄心高声叫道：“敌人势大，冲不出去，暂且回寺，再作道理。”他内力深厚，这几句呼声远远传了出去，山谷鸣响。澄通也纵声叫道：“冲不出去，如何是好？”澄心叫道，“大家捉些喇嘛回去，教他们有所顾忌，不敢胡乱

害人。”众僧或双手各抓一名喇嘛，或肩上扛了一名，转身入寺。澄心与澄光断后，又点倒了数人。但听得喇嘛阵后有人以藏语传令。众喇嘛呐喊叫骂，却不追来。

韦小宝笑嘻嘻的在寺门前迎接，一点人数，擒来了四十七名喇嘛。回到文殊殿中，韦小宝道：“把这些家伙全身衣服剥光了，每人点上十八处穴道，都去锁在后园柴房之中。”

众僧均觉方丈这道法谕大是高深莫测，当下将四十七名喇嘛都剥得赤条条地，身上加点穴道，锁入柴房。

韦小宝合十说道：“世间诸色相，皆空皆无。无我无人，无和尚无喇嘛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和尚即喇嘛，喇嘛即和尚。诸位师侄，大家脱下袈裟，穿上喇嘛的袍子罢！”众僧尽皆愕然，面面相觑。

韦小宝大声叫道：“双儿，你过来，帮我扮小喇嘛。”双儿一直候在殿外，当即进殿，检了一件最小的喇嘛袍子，助他换上。韦小宝身材矮小，穿了仍是太大，便拔出匕首，将袍子下摆和衣袖都割下了一截，腰间束上衣带，勉强将就，带上喇嘛冠，宛然便是个小喇嘛，对双儿道：“你也扮个小喇嘛。”

澄光问道：“师叔改穿喇嘛服色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澄观道：“难道咱们向喇嘛投降，改归黄教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非也！大家扮作喇嘛，涌到后边小庙，将玉林、行痴、行颠三个和尚捉住，点了他们穴道，再将他们换上喇嘛衣衫……”

澄通听到这里，鼓掌笑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咱们几十个假喇嘛黑夜中向山下冲去，众喇嘛难分真假，那就难以阻拦了。”众僧一齐称善，登时笑逐颜开。他们自然谁都不知，韦小宝这条妙计，不过是师法当日假扮妓女、得脱大难的故智。

澄心道：“如此冲将出去，不须多所杀伤，最是上策。”澄光踌躇道：“只不过冒犯了行痴大师他们三位，未免不敬，”韦小宝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救了三命，胜造三七二十一级浮屠。小小冒犯，胜于烈火焚身。”澄光道：“师叔说得是。”当下众僧一齐脱下僧袍，换上喇嘛衣衫。众僧平生谨守戒律，端严庄重，这时却跟着韦小宝做此胡闹之事，眼见穿上喇嘛衣衫之后形相古怪，人人忍不住好笑。

韦小宝道：“各人把僧袍包了，带在身上，脱困后再行换过。冲下山后，倘若失散，齐到阜平县吉祥寺会齐。”命双儿收拾了银两物事，包作一包，负在背上。

堪堪等到天色将黑，韦小宝道：“大家在脸上涂些香灰尘土，每人手中提一桶水，这就动手罢！”众僧听了法谕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，当下捧土抹脸，提了水桶兵刃，齐向山后奔去。来到小庙之外，众僧唏哩花拉，高声呐喊，向庙中冲去。

玉林、行痴、行颠三人已决意自焚，在院子中堆了柴草，身上浇满了香油，只待众喇嘛攻到，向他们说明舍身自焚用意，便即点火，哪知众喇嘛说来便来，事先竟没半分朕兆，待得听到“呜噜呜噜，花差花差”似藏语非藏语的怪声大作，数十名喇嘛已冲进庙来。

玉林朗声道：“众位稍待，老衲有几句话说……”蓦地里当头一桶冷水浇将下来，跟着数十桶冷水纷纷泼到三人身上。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，别说三人来不及点火自焚，就算已经点着了，也被立时浇熄。

双儿纵身过去，先点了行颠穴道，行痴不会武功，玉林武功不弱，却不

愿出手抗御，混乱中都被点了穴道。众僧七手八脚，脱下三人僧袍，将喇嘛袍服套在三人身上。韦小宝有心大说杜撰藏话，生怕给玉林听出口音，只好忍住，向双儿一努嘴，双儿取过烛台，便将院中堆着的柴草烧了起来。韦小宝见行颠的黄金杵放在殿角，想取了带走，不料金杵沉重，竟然提之不动，澄通伸手抓起。韦小宝手一挥，众僧将行痴等三僧拥在中间，向东冲下山去。

只奔出数十丈，小庙中黑烟与火光已冲天而起，这大堆柴草上早已淋满了香油，极易着火。山腰间众喇嘛见到火起，大声惊叫，登时四下大乱。领头的喇嘛派人上来救火。火把光下见到韦小宝等众僧，都道是自己人，混乱之中，又有谁来盘问阻挡？

众僧来到山下，已将大队喇嘛抛在路后，回头向山上望去，但见火光冲天，那座小庙已烧穿了顶。澄通道：“这座小庙一烧，他们又找不到行痴大师，只道他已烧死在小庙之中，就此死了这条心，再也不来滋扰，倒是一件好事。”澄光点头道：“师弟之言有理。”

韦小宝命澄观将行痴等三人身上穴道解了，说道：“多有得罪，还请莫怪。”

行痴等刚才穴道被点，动弹不得，耳目却是无碍，见到经过情形，早明白是少林僧设法相救。行颠大声喝彩，说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大伙儿轻轻松松便逃了出来。方丈大师，你是救我们性命，多谢你还来不及，谁来怪你？”行痴决意焚身消业，行颠忠心耿耿，只好陪着殉主，但心中毕竟是不愿就此便死，此时得脱大难，自是欢喜之极。行痴微笑道：“不伤一人而化解此事，的是难能可贵。”

忽听得迎面山道上脚步声响，大队人群快步奔来。澄通道：“师叔，有大批喇嘛杀过来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冲向前去，嘴里叽哩咕噜一番，见到他们时脸上露出笑容，伸手向山上指去，总之不可与他们动手。”众僧一齐遵命，连行痴和玉林也都点头。

韦小宝心中大乐：“老皇爷听我号令，老皇爷的师父也听我号令。”

众僧将行痴护在中间，沿大道奔去。

只见山坳后冲出一股人来，手执灯笼火把，却不是喇嘛，都是朝山进香的香客，颈中挂了黄布袋，袋上写着“虔诚进香”等等大字。一众少林僧奔到近处，均是一呆，澄通等早已住口，澄观等头脑不大灵敏的，却还在乱叫“杜撰藏语”。

香客中走出一名汉子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干什么的？”这人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。韦小宝一见大喜，认得他是御前侍卫总管多隆，当即奔上，叫道：“多大哥，你瞧小弟是谁？”

多隆一怔，从身旁一人手中接过灯笼，移到他面前一照。韦小宝向他挤眉弄眼，哈哈大笑。多隆惊喜交集道：“是……是韦兄弟，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又扮作个小喇嘛模样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又怎么到了这里？”

说话之间，多隆身后又有一群香客赶到，带头的香客却是赵齐贤。韦小宝一看，这些香客都是御前侍卫所扮，其中倒有一大半相识。众侍卫围了上来，嘻嘻哈哈的十分亲热。

韦小宝低声问多隆道：“皇上派你们来的？”多隆低声道：“皇上和太后到五台山来进香，现下是在灵境寺中。”韦小宝惊喜交集，道：“皇上到五台山来了？那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心想：“那老婊子也来干什么？老皇爷恨不得杀了她。”

不多时又到了一批骁骑营的军官士兵，也都扮作了香客。韦小宝问：“这次从北京到五台山来的，共有多少香客？”多隆低声道：“除了咱们御前侍卫之外，骁骑营、前锋营、护军营也都随驾来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怕不有三四万官兵？”多隆道：“一共是三万四千多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护驾诸营的总管是谁？”多隆道：“是康亲王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也是老朋友了。”向赵齐贤招招手，等他走近，说道：“赵大哥，请你去禀报康亲王，我要调动人马，办一件大事，事情紧急，来不及向他请示了。”赵齐贤应命而去。

跟着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察尔珠也到了。韦小宝道：“多老哥，都统大人，有数千西藏喇嘛，定是得知了皇上进香的讯息，刻下团团围住了清凉寺，造反作乱。你们两位立即去把这干反贼拿下了，这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劳。”两人大喜，齐向韦小宝道谢。说道：“韦大人送功劳给我们，真是何以克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家忠心为皇上办事，分什么彼此？这叫做有福同享，有难共当。”两人当即传下令去，把守四周山道，点齐猛将精兵，向山上杀去。

韦小宝大声叫道：“圣上仁慈英明，有好生之德，你们只须擒拿反贼，不可多伤人命。因为圣上是鸟生鱼汤，不是差劲的皇帝。”一众侍卫、亲兵齐声答应。“尧舜禹汤”四字，康熙虽曾简略解说过，韦小宝却也难以明白，总之知道“鸟生鱼汤”这碗汤是大大的好汤，不是差劲的汤，凡是皇帝，听了无不十分欢喜。他这几句话，却是叫给老皇帝听的，心想今日老小皇帝父子相会，多拍老皇帝马屁，比之拍小皇帝马屁更为灵验有效。

他转身走到行痴跟前，说道：“三位大师，咱们身上衣服不伦不类，且到前面金阁寺去换过衣衫，找个清静的所在休息，免得这些闲人打扰了三位清修。”行痴等点头称是。

一行人又行数里，来到金阁寺中。韦小宝一进寺门，便取出一千两银票，交给住持，说道：“暂借宝刹休息，一切不可多问。问一句话，扣十两银子。一句不问，这一千两银子都是香金。如果问了一百零一句，你倒找我十两，不折不扣，童叟无欺。”

那住持乍得巨金，又惊又喜，当即诺诺连声，问道：“师兄要……”话到口边，突然一怔，忙改口道：“……要喝杯茶了。”匆匆入内端茶。他本来想问“师兄要不要喝杯茶？”总算尚有急智，临时改口，省下了十两银子。

韦小宝出寺暗传号令，命百余名御前侍卫在金阁寺四周守卫，又差两名侍卫去奏报皇上：“奴才韦小宝职责重大，不敢擅离，在金阁寺候驾。”

一名侍卫道：“启禀韦副总管：咱们做臣子的，该当前去叩见皇上才是，不能等皇上过来见你。”韦小宝双手一摊，笑道：“没法子。这一次只好坏一坏规矩了。”两名侍卫答应了，转过身来，都伸了伸舌头，心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连性命也不要了。”当即奔去奏报。

众僧换过衣衫，坐下休息，只听得山上杀声大震，侍卫亲兵已在围捕喇嘛。扰攘良久，声音渐歇。又过了半个多时辰，突然间万籁俱寂，但闻数十人的脚步声自远而近，来到寺外而止。跟着靴声囊囊，一群人走进寺来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小皇帝到了。”拔出匕首，执在手中，守在行痴的禅房之外，脸上自是摆出一副忠心护主、万死不辞的模样，单以外表而论，行颠的忠义勇烈，那是远远不如了。

脚步声自外而内，十余名身穿便装的侍卫快步过来，手提着灯笼，站在两旁。一名侍卫低声喝道：“快收起刀子。”韦小宝退了几步，以背靠门，横剑当胸，大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”之概，喝道：“禅房里众位大师正

在休息，谁都不可过来啰唆。”只见一位身穿蓝袍的少年走了过来，正是康熙。

韦小宝这才还剑入鞘，抢上叩头，低声道：“皇上大喜。老……老法师在里面。”

康熙颤声道：“你给我……给我通报。”转身挥手道：“你们都出去！”

待众侍卫退出后，韦小宝在禅房门上轻击两下，说道：“晦明求见。”过了好一会，内无应声。康熙忍不住抢上一步，在门上敲了两下。韦小宝摇摇手，示意不可说话，康熙将已到口边的“父皇”一声叫唤强行忍住。

又过良久，只听得行颠说道：“方丈大师，我师兄精神困倦，恕不相见。他身入空门，尘缘已了，请你转告外人，不可妨他清修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，请你开门，只见一面便是。”行颠道：“我师兄之意，此处是金阁寺，大家是客，不奉方丈法旨，还盼莫怪。”

韦小宝转头向康熙瞧去，见他神色凄惨，心想：“你说我在这里不是方丈，不能叫你开门，那么我去要本寺方丈来叫门，也容易得紧。”正想转身去叫方丈，康熙已自忍耐不住，突然放声大哭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若要本寺方丈来叫开了门，倒有逼迫老皇爷之意，倒还是软求的好。”双手在胸口猛捶数下，跟着也大哭起来，一面干号，一面叫道：“我在这世上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孤苦伶仃的，没人疼我。做人还有什么乐趣？不如一头撞死了倒还干净。”假哭是他自幼熟习的拿手本事，叫得几声，眼泪便倾泻而出，哭得悲切异常。

康熙听得他大哭，初时不禁一愣，跟着又哭了起来。

只听得呀的一声，禅房门开了。行颠站在门口，说道：“请小施主进来。”

康熙悲喜交集，直冲进房，抱住行痴双脚，放声大哭。

行痴轻轻抚摸他头，说道：“痴儿，痴儿。”眼泪也滚滚而下。

玉林和行颠低头走出禅房，反手带上了门，对站在门外的韦小宝瞧也不瞧，径行出外。行颠觉得太过无礼，心中又对他感激，走了十几步后，回头叫了声：“方丈。”

韦小宝正在凝神倾听禅房内行痴和康熙父子二人有何说话，对行颠也没理会，只听得康熙哭着叫道：“父皇，这可想死孩儿了。”行痴轻声说了几句，隔着房门便听不清楚。其后康熙止了哭声，两人说话都是极轻，韦小宝一句也听不见。他虽然好奇，却也不敢将房门推开一线，侧耳去听，只得站在门外等候。

过了好一会，隐约听到康熙提到“端敬皇后”四字，韦小宝心道：“上次老皇爷叫我转告小皇帝，不可难为了老婊子，我捺下了这句话没说，不知老皇爷现下是否回心转意？”

再过一会，听得行痴说道：“今日你我一会，已是非份，误我修为不小。此后可不能再来了。”康熙没有作声。行痴又道：“你派人侍奉我，虽是你一番孝心，可是出家人历练魔劫，乃是应有之义，侍奉我太过周到，也是不宜……”两人又说了一会，只听行痴道：“你这就去罢，好好保重身子，爱惜百姓，便是向我尽孝了。”康熙似乎恋恋不舍，不肯便走。

终于听得脚步声响，走向门边，韦小宝急忙退后几步，眼望庭中。

呀的一声，房门打开，行痴携着康熙的手走出门外。父子两人对望片刻，康熙牢牢握住父亲的手。行痴道：“你很好，比我好得多。我很放心。你也放心！”轻轻挣脱了他手，退入房内，关上了门。又过片刻，喀的一响，已

上了门。

康熙扑在门上，呜咽不止。韦小宝站在旁边，陪着他流泪。康熙哭了一会，料想父亲再不会开门，却也不肯就此便去，拉了韦小宝的手，和他并肩坐在庭前阶石之上，取出手帕，拭了眼泪，抬头望着天上白云，出了一会神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父皇说你很好，不过不要你服侍了。父皇说臣子们护持得太周到，倒令他老人家不像是出家人了。”说到“出家人”三字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韦小宝听说老皇爷不再要他服侍，开心之极，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喜色，也不敢显得太过“忠”字当头，奋不顾身，以免又生后患，说道：“想害老皇爷的人很多，皇上总得想个法子，暗中妥为保护才是。”

康熙道：“那是一定要的。那些恶喇嘛，哼，他奶奶的，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？”他本来只会说一句“他妈的”，数月不见，却多了一句“他奶奶的”。韦小宝道：“师父，你又多了一句骂人的话。”康熙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道：“是我妹子从侍卫们那里学来的。她和太后都跟着上了山……”脸色一沉，道：“父皇不想见她们。”韦小宝点了点头。

康熙道：“那些喇嘛自然是想劫持父皇，企图挟制于我，叫我事事听他们的话。哼，哪有这么容易？小桂子，你很好，这一次救了父皇，功劳不小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神机妙算，早就料到了，派奴才到这里做和尚，本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。奴才也没什么功劳，皇上不论差谁来办，谁都能办的。”

康熙道：“那也不然。父皇说你体会他的意思，不伤一人而得脱危难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奴才见到老皇爷要点火自焚，说什么舍身消业，可真把我吓得魂灵出窍，屁滚尿流。”康熙惊道：“什么点火自焚？舍身消业？”韦小宝加油添醋的说了经过，只把康熙听得出了一身冷汗。韦小宝道：“只是奴才情急之下，将老皇爷淋了一身冷水，那可大大的不敬了。”康熙道：“你是护主心切，很好，很好。”

他沉默半晌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老皇帝吩咐我爱惜百姓，永不加赋。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，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，我自然是永不敢忘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？”康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赋就是赋税。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，用兵打仗，钱不够用了，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。明朝的官儿又贪污得厉害，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，大小官儿们至少多刮二千万两。百姓本已穷得很了，朝廷今年加赋，明年加税，百姓哪里还有饭吃？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，都让做官的拿了去，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，只好起来造反。这叫做官逼民反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明朝百姓造反，倒是做皇帝、做官的不好。”康熙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明朝崇祯年间，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，所以东也反、西也反。杀平了河南的，陕西又反；镇压了山西的，四川又反。这些穷人东流西窜，也不过是为活命。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。其实什么乱民流寇，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老皇爷要皇上永不加赋，天下就没有流寇了。皇上鸟生鱼汤，铁桶似的江山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康熙道：“尧舜禹汤，谈何容易？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，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，才对得起天下百姓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，“天地会、沐王府的人，说到满清鞑子占我汉人江山，没有一个不恨得牙痒痒地。小皇帝却说明朝的皇帝不好，倒还是他鞑子皇帝好。那也不稀奇，一个人自称自赞，总是有的。”

康熙又道：“父皇跟我说，这几年来他静修参禅，想到我们满洲人昔年的所作所为，常常惭愧得汗流浹背。明朝崇祯是给流寇李自成逼死的，吴三桂来向我们大清借兵，打败了李自成，给明朝皇帝报了大仇。可是汉人百姓非但不感激大清，反而拿咱们看作仇人，你说是什么缘故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想是他们糊涂。本来天下糊涂人多，聪明人少，又或者是他们忘恩负义。”康熙道：“那倒不然。汉人说我们是胡虏，是外族人，占了他们花花江山。清兵入关之后，到处杀人放火，害死了无数百姓，那也令他们恨咱们满洲人入骨。”

韦小宝本是汉人，康熙赐他作了正黄旗满洲人，跟他说起来，便“咱们、咱们”的，当他便是满洲人一般。其实说到国家大事，韦小宝什么都不懂。只是康熙甫与父亲相会，心中激动，想到父皇的谆谆叮嘱，便跟这个小亲信讲论起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在扬州之时，也听人说过从前清兵杀人的惨事。”

康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杀人不计其数，那是我们大清所做下的大大恶事。我要下旨免了扬州和嘉定的三年钱粮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扬州人三年不用交钱粮，大家口袋里有钱，丽春院的生意，可要大大兴旺了。怎生想个法子，叫小皇帝派我去扬州办事？我叫妈妈不用做婊子了，自己开他三家妓院，老子做老板，再来做庄，大赌十日，也来个‘扬州十日’。然后带了大批银两，去嘉定赌他妈的三次，这叫做‘嘉定三赌’。”又想：“老皇爷和皇上都说嘉定三赌杀人大多，是件大大的惨事，为什么赌三次钱，便杀不少人？不知嘉定在什么地方。这地方的人赌钱本事厉害，倒须小心在意。”

康熙问道：“小桂子，你说好不好？”韦小宝忙道：“好，好极了，这样一来，大家有饭吃，有钱……谁也不会造反了。”话到口边，硬生生把“有钱赌”的“赌”字缩住了。

康熙道：“虽然大家有饭吃，有钱使，却也未必没人造反。你出京之时，叫侍卫们送了一个人来，说是王屋山的逆贼，我已亲自问过了他几次。”韦小宝心中一惊，忙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皇上吩咐奴才不可多管闲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康熙道：“你坐下，这件事办得很好，那也不是闲事，今后还得大大的多管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下莫名其妙。

康熙低声道：“我命侍卫传旨申斥你，乃是掩人耳目，别让反贼有了防备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纵身一跳，这才坐下，低声道：“奴才明白了，原来皇上怕吴三桂这反贼惊觉。”康熙道：“吴三桂是否想造反，现下还拿不定，不过他早有不臣之心，欺我年幼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使点儿小小手段出来，教他知道厉害。吴三桂他奶奶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皇上伸个小指头儿，就杀他一个横扫千军，高山流水。”

康熙微笑道：“这两句成语用得不好，该说伸个小指头儿，就横扫千军，杀他一个落花流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奴才做了好几个月和尚，学问半点也没长进，以后常常服侍皇上，用起成语来就横扫千军，让人家听个落花流水。”

康熙忍不住哈哈一笑，郁抑稍减，低声道：“吴三桂这厮善能用兵，手下猛将精兵，着实不少，倘若真的造反，和福建耿精忠、广东尚可喜三藩连兵，倒也棘手得很。咱们只能慢慢来，须得谋定而后动，一动手就得叫他奶

奶的吴三桂落花流水，屁滚尿流。”

康熙勤奋好学，每日躬亲政务之余，由翰林学士侍讲、侍读经书诗文，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，突然说几句“他奶奶的”、“屁滚尿流”，倒也颇有调剂之乐。他今日见到父亲，本是又喜又悲，但亲近不到半个时辰，便被摒诸门外，不知今后是否再能相见，深感凄伤，幸得韦小宝出言有趣，稍解愁怀，又谈到了除逆定乱的大事，更激发了胸中雄心。

他站起身来，在庭中取了四块石头，排列在地，说道：“汉军四王，东边的、南边的、西边的，要分了开来，不能让他们联在一起。定南王孔有德这家伙幸好死了，只留下一个女儿，倒容易对付。”说着轻轻一踢，踢开一块石头，说道：“耿精忠有勇无谋，不足为虑，只须不让他和台湾郑氏联盟便是。”一脚又踢开一块石头，说道：“尚可喜父子不和，两个儿子又势成水火，自相倾轧，料他无能为力。”将第三块石头也踢开了，只留下一块最大的石头，对住了怔怔出神。

韦小宝问道：“皇上，这是吴三桂？”康熙点点头。韦小宝骂道：“这奸贼，自己老不死，却累得我万岁爷为你大伤脑筋。皇上，你在他身上拉一泡尿。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童心大起，当真拉开裤子，便在那石头上撒尿，笑道：“你也来。”韦小宝大笑，也在石头上撒尿，笑道：“这一回书，叫做‘万岁爷高山流水，小桂子……小桂子……’”心想“横扫千军”这四字用在这里不妥，突然想到说书先生说三国故事，有一回书叫做“关云长水淹七军”，便道：“小桂子水淹七军。”

康熙更是好笑，缚好裤子，笑道：“哪一日咱们捉到这臭贼，便当真在他身上撒尿。”

康熙坐回阶石，只听得庙外脚步声甚响，虽然无人喧哗，显是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外，韦小宝道：“看来他们已把那些恶喇嘛都捉了来。皇上真是洪福齐天，凑巧之极，刚好这时候赶到，把这些恶喇嘛一网打尽。”康熙道：“那倒不是凑巧，我得到你的密报，派人查察，得讯之后，急速赶来，却已慢了一步，让这些恶喇嘛惊动了圣驾。若不是你机灵，我可终身遗恨无穷，罪不可追了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奴才没给您什么密报啊。”

康熙道：“我派侍卫到少林寺传旨，他们说见到了一个蒙古王子，几个喇嘛，又有几名武官。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。”康熙道：“你吩咐他们暗中查察，这几人办事倒也得力。一查之下，便查到那蒙古王子叫作葛尔丹。那武官名叫马宝，是吴三桂那厮手下的总兵。他们和喇嘛勾结谋叛，意欲不利于父皇。”

韦小宝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奴才见他们鬼鬼祟祟，不是好人，倒不知竟是吴三桂的部下。”其实那些人的姓名来历，他早已得知，要赵齐贤等查察，意在追寻那绿衣女郎的，顺便诬陷吴三桂，想不到竟会引得小皇帝赶上五台山来。

康熙道：“这三伙人后来分了手。侍卫张康年跟踪喇嘛，听到他们大集人手，要到五台山来捉拿一位重要人物。他不知事情重大，又跟了好几天，这才回京奏知。我一听之下，岂有不急？当即火速启程，只是皇帝出京，啰里啰苏的仪注一大套，我虽下旨一切从简，还是迟到了一天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吴三桂这反贼如此大胆，竟敢派遣数千喇嘛，前来得罪老皇爷，那……那不是公然造反么？”康熙嘘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声！我只知他

手下总兵和这些喇嘛结伴同行。他是否就此造反，现下还不能确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一定反！一定反！如果他是好人，怎会差遣手下大将，去和这些恶喇嘛阴谋暗害老皇爷？”

康熙道：“他自然不是好人。”心下沉吟，缓缓的道：“不过我年纪还小，行军打仗，还不是他的对手，最好咱们再等几年，等我再长大些，等他又老了些。那时再动手，就可操必胜。小桂子，你不必性急，多过一天，对咱们就多一分好处，对他便多一分坏处。”

韦小宝急道：“倘若他老得死了，岂不便宜了他？”康熙微笑道：“那是他的运气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父皇刚才叮嘱我，能够不用兵打仗，那是最好，一打上仗，不论胜败，兵卒死伤，那是不用说了，天下百姓便不知要受多少苦楚。因此吴三桂如果乘早死了，等不到我去动手，虽然不大好玩……”他微微一顿，韦小宝接口道：“简直大大的不好玩。”康熙一笑，道：“对于百姓兵卒，却是一件大好事。小桂子，你想玩，几时我带你去辽东打黑熊，打老虎。”韦小宝大喜，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

康熙望着禅房门，轻轻的道：“我六岁那年，父皇就曾带我去辽东打围，现今……”慢慢的走到门边，手抚木门，该然欲涕。过了一会，跪倒在地，拜了几拜，低声道：“父皇保重，孩儿去了。”韦小宝跟着跪拜。

康熙走到大雄宝殿，康亲王杰书带着骁骑营都统察尔珠、御前侍卫正总管多隆，以及索额图等随驾大臣、前锋营都统、护军营都统等都候在殿中，见皇帝出来，跪下参见。群臣站起后，偷眼见小皇帝眼圈甚红，显是大哭过一场，均感诧异。皇帝年纪虽小，但识见卓越，处事明断，朝中大臣都对他敬畏日增，不敢稍存轻他年幼之心。小皇帝居然会哭，倒是一件奇事。又见韦小宝脸上也有泪痕，均想：“定是韦小宝这小家伙逗得皇上哭了，两个少年，不知搞些什么玩意儿。”顺治在五台山出家，康熙瞞得极紧，纵是至亲的妹子建宁公主也不让知道，群臣自然更加不知。

康亲王上前奏道：“启奏皇上：查得有数千名喇嘛，在清凉寺外啰苏争闹，不知何故，现下俱已擒获在此，候旨发落。”康熙点点头，道：“把为首的带上来。”

察尔珠押上三名老喇嘛，都带了足镣手铐。三名喇嘛不知康熙是当今皇帝，神态倔强，叽哩咕噜的说个不休。康熙突然叽哩咕噜的也说了起来，群臣都吃了一惊，谁都不知皇上居然会说藏语。其实这些喇嘛是蒙古喇嘛，并非来自西藏，康熙和他们说的是蒙古话。说了一会，三名喇嘛俯首不语，似乎已经屈服。康熙道：“带他们到旁边房里去，朕要密审。”多隆道：“是。”将三人拉入殿旁一间经房。

康熙向韦小宝招招手，两人走入经房。韦小宝反手带上了房门，拔出匕首，在三名喇嘛眼睛、喉头、鼻孔、耳朵各处不住比划。康熙用蒙古话大声问了几句，一名最老的喇嘛神态恭顺，一一回答。两人一问一答，说了良久。韦小宝一听康熙声音大了起来，稍有怒色，便出匕首威吓，若见康熙神色温和，他就笑嘻嘻的站在一旁，向喇嘛点头鼓励。

康熙盘问了大半个时辰，才命侍卫将三名喇嘛带出，叫韦小宝关上了门，沉吟道：“这可奇怪了。”韦小宝不敢打断他思路，站在一旁不语。

康熙又想了一会，问道：“小桂子，父皇在这里出家，这事有几个人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除了皇上和奴才之外，知道这事的有老皇爷的师父玉林大师，他师弟行颠大师。本来有个太监海大富，他已经死了。清凉寺原来的

住持澄光大师似乎并不知道详情，只知老皇爷是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。除此之外，只有老……老……那个太后了。”

康熙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知道此事的，世上连父皇自己在内，再加我和你，也不过六人。可是我刚才盘问那蒙古喇嘛，他说是奉了西藏拉萨达赖活佛之命，到清凉寺来接一位和尚去西藏。我细细盘问，清凉寺中那位和尚是何等人物，拉萨活佛接他去干什么，反反复复的问来问去，他确是不知。他最后说，好像这位大和尚懂得密宗的许多陀罗尼咒语，活佛要他去传授密咒，好光大佛法。这自然是胡说八道，不过瞧他样子，也不是说谎，多半人家这样骗他，他就信以为真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那西藏活佛是否知道老皇爷的身份，现下难以明白，不过那个挑拨活佛，前来冒犯老皇爷的人，恐怕……恐怕多半知道内情。”康熙点了点头。韦小宝突然害怕起来，说道：“皇上，奴才可的确守口如……如什么的，知道事关重大，连做梦也没泄漏过半句。”康熙道：“你不会说，我是信得过的。玉林和行颠两位自然也不会说。少林寺晦聪方丈和澄光大师就算猜到了一些，他们是有德高僧，决不会向人吐露，算来算去，只有那……那老……老贱人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！对！一定是这老……老……”

康熙沉吟道：“她在慈宁宫中，暗藏假扮宫女的男人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她当然担心事情败露。她杀害端敬皇后，父皇恨之入骨，父皇虽然出了家，还是派遣海大富回宫去查察此事。你知道其中详情，又在我身边。哼，这老贱人哪里睡得着觉？她非下手害了父皇不可。只有谋害了父皇，谋害了我，再杀了你，她才得平安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老婊子和神龙教早有勾结，她既知老皇爷未死，一定去禀报了洪教主。看来这些喇嘛来到五台山，还和洪教主有关。”只是自己做了神龙教的白龙使，这事可不能跟皇上提及，康熙见他脸色有异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韦小宝忙道：“奴才心想……心想……皇上的推想半点不错，一定是这老……太后说出去的。除她之外，不能更有旁人。”

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这贱人害死我亲生母后，又害得父皇出了家，令我成为无父无母之人。我……我不将这贱人千刀万剐，难消心头之恨。可是……可是父皇偏偏要我不可跟她为难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老皇爷不许你杀老婊子，可没不许我杀。就算他不许我杀，老子是他方丈，只能我向他下令，不必听他号令。不过这件事说穿可就不灵了。”说道：“皇上不必烦心。这太后作恶多端，终究不会有好下场。皇上你睁开龙目，张开龙耳，等着就是了。”

康熙何等聪明，已明其意，向他凝视半晌，点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这贱人作恶多端，终究不会有好下场。”他在经房中踱来踱去，说道：“眼前之计，须得不让众喇嘛再来冒犯父皇。最好咱们派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做西藏活佛。普天下的喇嘛都归他管，那时自是更无后患。只不过西藏活佛是投胎转世的，皇帝派去的只怕不行，怎生想个法子……”

韦小宝听到这里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心道：“我今日假扮小喇嘛，别弄假成了真。皇上金口一出，那就难以挽回，可得抢在头里。”忙道：“皇上，这西藏活佛，奴才是万万不做的。”康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倒机灵。其实做西藏活佛有甚不好？他管的地方比吴三桂的云南还大，做活佛就是西藏王。”

韦小宝连连摇手，道：“我宁可在你身边做侍卫，一做活佛，再也难以

跟你在一起。西藏王也好，东藏王也好，就算是地藏王，我也不做。”这几句倒不是假话。他和康熙相处日久，两人年岁相若，言谈投机，虽然一个是小皇帝，一个是小侍卫，已如好朋友一般，倘若远远分开，大家也真都不舍得。

康熙笑道：“地藏王菩萨的名字也乱说得的？”推开房门，走了出来，向察尔珠和多隆道：“你二人办事得力，朕有赏赐。”察尔珠和多隆大喜，磕头谢恩。康熙道：“朕崇信佛法，果然这几年来上体天心，菩萨保佑，国家平安，万民康乐。韦小宝在这里作朕替身，代我出家为僧，大大有功。”韦小宝也磕头谢恩。

康熙道：“现今韦小宝作朕替身为期已满，随我回京，轮到察尔珠出家两年，不过不是做和尚，而是做五台山大喇嘛。你挑选一千名骁骑营的得力军官军士，一起跟你做喇嘛。分驻山上十间大喇嘛寺。众军出家期间，饷银加倍发给，另有恩赐。”察尔珠一怔，虽然不大愿意，也只好谢恩。

康熙道：“为善若欲人知，便非真善。此事吩咐众人守口如瓶，不得泄漏，否则军法从事，不假宽贷。多隆将五台山的众喇嘛都锁拿回京，圈禁起来。派人去告知达赖活佛，说道皇上请这些喇嘛去北京弘扬佛法，明宣教义。过得七八十年，待得佛法昌盛，便送他们回西藏。”他说一句，察尔珠和多隆便应一句。

韦小宝大喜：“老子逃出生天，从此不必做和尚了。”又想：“这些喇嘛再过得七八十年，还有命回家么？他们大胆冒犯老皇爷，皇上宽洪大量，不杀他们的头。监禁一世，那是大大的便宜了。”

康熙又道：“韦小宝，升你为骁骑营正黄旗都统，仍兼御前侍卫副总管。察尔珠，你大喇嘛做得好，回京之后，派你到外省去做提督。”两人又都谢恩。

韦小宝也不怎样，心想正都统、副都统反正都是这么一回事。察尔珠却十分喜欢，京中大官极多，骁骑营都统不过得皇帝亲信，单是骁骑营一营，八旗各有一个都统，便有八个都统，见到亲王贝勒、贝子公侯，都得屈膝请安，除了饷银之外，又没什么油水，一放到外省去做提督，那可威风八面、财源广进了。

其时天已黎明，康熙吩咐去清凉寺拜佛。来到寺外，只见刀枪抛了一地，草间石上溅满血渍，可见昨晚擒拿众喇嘛时一场激战，着实打得厉害。康熙入寺参拜如来和文殊菩萨，便到后山顺治参禅的小庙去察看，但见焦木残砖，小庙早已焚毁一空，康熙暗暗心惊：“倘若父皇昨晚没逃出，不免便烧在庙中，我……我……”一时不敢往下再想，吩咐索额图布施白银二千两，重修小庙。他知父亲不愿张大其事，因此银子也不便多给。

回到大雄宝殿，众少林僧都过来相见。他们见这位小施主随从众多，气派极大，自必大有来头，说不定还是亲王贝勒之流。群僧虽不趋炎附势，但他布施巨金，重修小庙，都合十称谢。澄通等也都看出，那些假扮香客的随从之中，有不少人身具武功。

康熙来到父亲出家之地，不愿便去。说道：“我想在宝刹借住三五天，不知使得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施主光降，求之不得……”

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，泥沙纷纷而下，大雄宝殿顶上已穿了一洞，白影晃动，一团白色的物事直堕而下，却是个身穿白衣的僧人，手持长剑，疾向康熙扑去，叫道：“今日为大明天子复仇！”

康熙急忙退后，多隆、察尔珠、康亲王等因在皇帝之旁，都未携带兵刃，大惊之下，都向那人抓去。那人左手衣袖疾挥，一股强劲之极的厉风鼓荡而出，多隆等七八人站立不稳，同时向后摔出。

澄心、澄光等齐叫：“不可伤人。”出手阻拦。那僧人又是袍袖一拂，少林寺澄字辈的僧人各施绝技化开，可是众僧的虎爪手、龙爪手、拈花擒拿手、擒龙功等等，却也没能抓住此人。众僧惊诧之下，都是心念一闪：“天下竟有如此人物！”

那白衣僧更不停留，又挺剑向康熙刺来。康熙背靠佛座供桌，已无可再退。

韦小宝急跃而上，挡在康熙身前，噗的一声，剑尖刺正他胸口，长剑一弯，竟没刺入。韦小宝胸口剧痛，他早拔出匕首在手，回手挥去，将敌剑斩为两截。

那白衣僧一呆。澄观叫道：“不可伤我师叔！”左掌向他右肩拍落。白衣僧抛去断剑，反掌挡架。澄观只觉胸口热血翻涌，眼前金星乱冒。

白衣僧赞道：“好功夫！”眼见四周高手甚众，适才这一剑刺不进那小和尚身子，更是大为骇异，当下不敢恋战，右手一长，已抓住韦小宝领口，突然间身子拔起，从殿顶的破洞窜了出去。这一下去得极快，殿上空有三十六名少林高手，竟没一人来得及阻挡。

澄心、澄光等急从破洞中跟着窜上，但见后山白影晃动，竟已在十余丈外，这人轻功之佳，实是匪夷所思。群僧眼见追赶不上，但本寺方丈被擒，追不上也得追，三十六僧大呼追去，只晃眼之间，那团白色人影已翻过了山坳。

注：本回回目均为佛家语，“劫”是极长的时间单位。佛家认为，人生所以苦海无边，在于爱心和慈念难断。

白衣尼稳坐椅上，右手食指东一点，西一戳，将太后凌厉的攻势一一化解。太后手挺蛾眉刺，倏进倏退，忽而跃起，忽而伏低，迅速已极。

第二十五回 乌飞白头窜帝子 马挟红粉啼宫娥

韦小宝被提着疾行，犹似腾云驾雾一般，一棵棵大树在身旁掠过，只觉越奔越高，心中说不出的害怕：“这贼秃一剑刺不死我，定然大大不服气。他要改用别法，且看从万丈高峰上掷下来，我这小贼秃会不会死？”果然不出所料，那白衣僧突然松手，将韦小宝掷下。

韦小宝大叫一声，跟着背心着地，却原来只是摔在地下。白衣僧冷冷的瞧着他，说道：“听说少林派有一门护体神功，刀枪不入，想不到你这小和尚倒会。”韦小宝听那人语音清亮，带着三分娇柔，微感诧异，看那人脸时，只见雪白一张瓜子脸，双眉弯弯，凤目含愁，竟是个极美貌的女子，约莫三十来岁年纪，只是剃光了头，顶有香疤，原来是个尼姑。

韦小宝心中一喜：“尼姑总比和尚好说话些。”忙欲坐起，只觉胸口剧痛，却是适才给她刺了一剑，虽仗宝衣护身，未曾刺伤皮肉，但她内力大强，戳得他疼痛已极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又即翻倒。那女尼冷冷的道：“我道少林神功有什么了不起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瞒师太说，清凉寺大雄宝殿中那三十六名少林僧，有的是达摩院首座，有的是般若堂首座……哎唷……哎唷……少林派大名鼎鼎的十八罗汉都在其内，个个都是少林派一等的头挑高手。他们三十六人敌不过你师太一个人……哎唷……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也不入少林寺了，哎唷……拜了师太为师，那可高上百倍。”

白衣尼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少林寺学艺几年了？”

韦小宝思忖：“她行刺皇上，说要为大明天子报仇，自然是反清复明之至，只不知她跟天地会是友是敌，还是暂不吐露的为妙。”便道：“我是扬州穷人家的孤儿，爹爹给鞑子兵杀死了，从小给送进了皇宫去当小太监，叫做小桂子。后来……”

白衣女尼沉吟道：“小太监小桂子？好像听过你的名字。鞑子朝廷有个大奸臣鳌拜，是给一个小太监杀死的，那是谁杀的？”韦小宝听得“鳌拜”的名字上加了“大奸臣”三字，忙道：“是……是我杀的。”白衣尼将信将疑，道：“当真是你杀的？那鳌拜武功很高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，你怎么杀他得了？”

韦小宝慢慢坐起，说了擒鳌拜的经过，如何小皇帝下令动手，如何自己冷不防向鳌拜刺了一刀，如何将香灰撒入他的眼中，后来又如何在囚室之中刺他背脊。这件事他已说过好几遍，每多说一次，油盐酱醋等等作料便加添一些。

白衣尼静静听完，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：“倘若当真如此，庄家那些寡妇们可真要多谢你了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你老人家说的是庄家三少奶奶她们？她早谢过我了，还送了一个丫头给我，叫作双儿，这时候她一定急死啦，她……”白衣尼问道：“你又怎地识得庄家的人了？”韦小宝据实而言，最后道：“你老人家倘若不信，可以去叫双儿来问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知道三少奶和双儿，那就是了。怎么又去做了和尚？”

韦小宝心想老皇爷出家之事自当隐瞒，说道：“小皇帝派我作他替身，到少林寺出家，后来又派我去清凉寺。少林派的武功我学得很少，其实就算再学几十年，把什么韦陀掌、般若掌、拈花擒拿手等等都学全了，在你老人

家面前，那也毫无用处。”

白衣尼突然脸一沉，森然道：“你既是汉人，为什么认贼作父，舍命去保护皇帝？真是生成的奴才胚子！”

韦小宝心中一寒，这句话实在不易回答，当时这白衣尼行刺康熙，他情急之下，挺身遮挡，可全没想到要讨好皇帝，只觉康熙是自己世上最亲近之人，就像是亲哥哥一样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杀了他。

白衣尼冷冷的道：“满洲鞑子来抢咱们大明天下，还不算最坏的坏人，最坏的是为虎作帐的汉人，只求自己荣华富贵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”说着眼光射到韦小宝的脸上，缓缓的道：“我把你从这山峰上抛下去。你的护体神功还管不管用？”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当然不管用。其实也不用将我抛下山去，只须轻轻在我头顶一掌，我的脑袋立刻碎成十七八块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那么你讨好鞑子皇帝。还有什么好处？”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我不是讨好他。小皇帝是我的朋友，他……他说过要永不加赋，爱惜百姓。咱们江湖上汉子，义气为重，要爱惜百姓，”其实他对康熙义气倒确是有的，爱惜百姓什么，却做梦也没想过，眼前性命交关，只好抬出这顶大帽子来抵挡一阵。

白衣尼脸上闪过一阵迟疑之色，问道：“他说过要永不加赋，爱惜百姓？”韦小宝忙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也不知说过几百遍了。他说鞑子皇帝进关之后大杀百姓，大大的不该，什么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，简直是禽兽言生做的事。他心里不安，所以……所以要上五台山来烧香拜佛，还下旨免了扬州、嘉定三年钱粮。”白衣尼点了点头。韦小宝又道：“鳌拜这大奸臣害死了许多忠良，小皇帝不许他害，他偏偏不听。小皇帝大怒。就叫我杀他。好师太，你倘若杀了小皇帝，朝廷里大事就由太后做主了。这老婊子坏得不得

了，她一拿权，又要搞什么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。你要杀鞑子，还是去杀了太后这老婊子的好。”

白衣尼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在我面前，不可口出租俗无礼的言语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在你老人家跟前，以后七八十年之中，我再也不说半句粗俗的言语。”

白衣尼抬头望着天上白云，不去理他，过了一会，问道：“太后有什么不好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太后做的坏事，跟这师太全不相干，我得胡诌些罪名，加在她头上。”说道：“太后说现下是大清的天下，应当把大明十七八代皇帝的坟墓都掘了，看看坟里有什么宝贝，又说天下姓朱的汉人都不大要得，应当家家满门抄斩，免得他们来抢回大清的江山……”

白衣尼大怒，右手一掌拍在石上，登时石屑纷飞，厉声道：“这女人好恶毒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劝小皇帝道，这等事万万做不得。”

白衣尼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有什么学问，说得出什么道理，劝得小皇帝信你的话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的道理可大着哪。我说，皇上，一个人总是要死的。阳间固然是你们满洲人掌权，你可知阴世的阎罗王是汉人还是满人？那些判官、小鬼、牛头、马面、黑无常、白无常，是汉人还是满人？他们个个是汉人。你在阳间欺压汉人，就算你活到一百岁，总有一天，你要大大的糟糕。小皇帝说，小桂子，亏得你提醒。因此太后那些坏主意，小皇帝一句也不听，

反说要颁下银两，大修大明皇帝的坟，从洪武爷爷的修起，一直修到崇祯皇帝，对了，还有什么福王、鲁王、唐王、桂王。我也记不清那许多皇帝。”

白衣尼突然眼圈一红，掉下泪来，一滴滴眼泪从衣衫上滚下，滴在草上，过了好一会，她伸衣袖一拭泪水，说道：“倘若真是如此，你不但无过，反而有极大功劳，要是我……要是我大明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叫这……恶女人给掘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，再也说不下去。她站起身来，走上一块悬崖。

韦小宝大叫：“师太，你……你千万不可……不可自寻短见。”说着奔过去拉她左臂。在这片刻之间，他对这美貌尼姑已大有好感，只觉她清丽高雅，斯文慈和，生平所见女子中没一个及得上。一拉之下，只拉到一只空袖，韦小宝一怔，才知她没了左臂。

白衣尼回头道：“胡闹！我为什么要寻短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见你很伤心，怕你一时想不开。”白衣尼道：“我如自寻短见，你回到皇帝身边，从此大富大贵，岂不是好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，不！我做小太监，是迫不得已，鞑子兵杀了我爸爸，我怎能认贼作……作那个爹？”白衣尼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倒也还有良心。”从身边取出十几两银子，伸手给他，说道，“给你作盘缠，你回扬州本乡去罢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赏人银子，不是二百两，也有一百两，怎希罕你这点儿钱？这师太心肠软，我索性讨讨她的好。”不接银子，突然伏在地下，抱住她腿，放声大哭。

白衣尼皱眉道：“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要银子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那你哭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没爹没娘，从来没人疼我，师太，你……你就像我娘一样。我自个儿常常想，有……有个好好疼我的妈妈就好了。”白衣尼脸上一红，轻声啐道：“胡说八道！我是出家人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站起身来，泪痕满脸，说哭便哭原是他的绝技之一。

白衣尼沉吟道：“我本要去北京，那么带你一起上路好了。不过你是个小和尚……”

韦小宝心想：回去北京，那当真再好不过，忙道：“我这小和尚是假的，下山后换过衣衫，便不是小和尚了。”

白衣尼点点头，更不说话，同下峰来。遇到险峻难行之处，白衣尼提住他衣领，轻轻巧巧的一跃而过。韦小宝大赞不已，又说少林派武功天下闻名，可及不上她一点边儿，那白衣尼便似听而不闻。待韦小宝说到第七八遍时，白衣尼道：“少林派武功自有独到之处，小孩儿家井底之蛙，不可信口雌黄。单以你这刀枪不入的护体神功而言，我就不会。”

韦小宝一阵冲动，说道：“我这护体神功是假的。”解开外衣，露出背心，道：“这件背心才是刀枪不入。”白衣尼伸手一扯，指上用劲，以她这一扯之力，连钢丝也扯断了，可是那背心竟丝毫不动。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本来奇怪，就算少林派内功当真了得，以你小小年纪，也决计练不到这火候。”解开了心中一个疑团，甚是高兴，笑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说话倒也老实。”

韦小宝暗暗好笑，一生之中，居然有人赞他老实，当真希罕之至，说道：“我对别人也不怎么老实，对师太却句句说的是实话，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多半是我把你当作是我……我妈妈……”白衣尼道：“以后别再说这话，难听得很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道：“你在我胸口戳了这一下，这时候还在痛。我已叫了好几声妈妈，就算扯直了。”他叫人妈妈，就是骂人为婊子，得意之下，又向白衣尼瞧了一眼，见到她高华贵重的气象，不自禁的心主尊敬，好生后悔叫了她几声“妈妈”。

他又向白衣尼望了一眼，却见她泪水盈眶，泫然欲泣，心下奇怪。

他自然不知道，白衣尼心中正在想，“这件背心，我早该想到了。他……他……可不是也有这么一件吗？”

白衣尼和他自北边下山，折而向东。到得一座市镇，韦小宝便去购买衣衫，打扮成个少年公子模样。他假扮喇嘛，护着顺治离清凉寺时，几十万两银票自然决不离身。一路之上吩咐店家供，应精美素斋。服侍得白衣尼十分周到。

白衣尼对菜肴美恶分辨甚精，便如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一般，与那些少林僧全然不同。她虽不有意挑剔，但如菜肴精致，便多吃几筷。韦小宝有的是银子，只要市上买得到，什么人参、燕窝、茯苓、银耳、金钱菇，有多贵就买多贵。他掌管御厨多时，太后、皇帝每逢佛祖诞、观音诞或是祈年大斋都要吃素，他点起素菜来自也十分在行。有时客店中的厨子不知如何烹饪，倒要他去厨房指点一番，煮出来倒也与御膳有七八分差相仿佛。

白衣尼沉默寡言，往往整日不说一句话。韦小宝对她既生敬意，便也不敢胡说八道。不一日到了北京，韦小宝去找了一家大客店，一进门便赏了十两银子。客店掌柜虽觉尼姑住店有些突兀，但这位贵公子出手豪阔，自是殷勤接待。白衣尼似乎一切视作当然，从来不问。

用过午膳后，白衣尼道：“我要去煤山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去煤山吗？那是崇祯皇上归天的地方，咱们得去磕几个头。”

那煤山便在皇宫之侧，片刻即到。来到山上，韦小宝指着一株大树，说道：“崇祯皇上便是在这株树上吊死的。”

白衣尼伸手抚树，手臂不住颤动，泪水扑簌簌的滚了下来，忽然放声大哭，伏倒在地。

韦小宝见她哭得伤心，寻思：“难道她认得崇祯皇帝？”心念一动：“莫非她就跟陶姑姑一样，也是大明皇宫里的宫女，说不定还是崇祯皇帝的妃子。不，年纪可不对了，她好像比老婊子还年轻，不会是崇祯的妃子。”只听她哭得哀切异常，一口气几乎转不过来，忍不住也掉下泪来，跪倒在地，向那树拜了几拜。

白衣尼哀哭良久，站起身来，抱住了树干，突然全身颤抖，昏晕了过去，身子慢慢软垂下来。韦小宝吃了一惊，急忙扶住，叫道：“师太，师太，快醒来。”

过了好一会，白衣尼悠悠醒转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咱们去皇宫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咱们先回客店。我去弄套太监的衣衫来，师太换上了，我带你入宫。”白衣尼怒道：“我怎能穿鞞子太监的衣衫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那么……那么……有了，师太扮作个喇嘛，皇宫里经常有喇嘛进出的。”白衣尼道：“我也不扮喇嘛。就这样冲进官去，谁能阻挡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谅那些侍卫也挡不住师太。只不过……这未免要大开杀戒。师太只顾杀人，就不能静静的瞧东西了。”他可真不愿跟白衣尼就这样硬闯皇宫。

白衣尼点点头：“那也说得是，今天晚上趁黑闯宫便了。你在客店里等着我，以免遭遇危险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，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一个人进

官，我不放心。皇宫里我可熟得到了家，地方熟，人也熟。你想瞧什么地方，我带你去便是。”白衣尼不语，呆呆出神。

得到二更天时，白衣尼和韦小宝出了客店，来到宫墙之外。韦小宝道：“咱们绕到东北角上，那边的宫墙较矮，里面是苏拉杂役所住的所在，没什么侍卫巡查。”白衣尼依着他指点，来到北十三排之侧，抓住韦小宝后腰，轻轻跃进宫去。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这边过去是乐寿堂和养性殿，师太你想瞧什么地方？”白衣尼沉吟道：“什么地方都瞧瞧。”向西从乐寿堂和养性殿之间穿过，绕出一道长廊，经玄穹宝殿、景阳宫、钟粹宫而到了御花园中。

白衣尼虽在黑暗之中，仍行走十分迅速，转弯抹角，竟无丝毫迟疑，遇到侍卫和更夫巡查，便在屋角或树林后一躲。韦小宝大奇：“她怎地对宫中情形如此熟悉？她以前定是在宫里住过的。”

跟着她过御花园，继续向西，出坤宁门，来到坤宁宫外。白衣尼微一踌躇，问道：“皇后是不是住在这里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还没大婚，没有皇后。从前太后住在这里，现今搬到慈宁宫去了。眼下坤宁宫没人住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咱们去瞧瞧。”来到坤宁宫外，伸手按上窗格，微一使劲，窗门嗤嗤轻响，已然断了，拉开窗子，跃了进去。韦小宝跟着爬进。

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，韦小宝从没来过，这寝宫久无人住，触鼻一阵灰尘霉气。月光从窗纸中映进一些微光，依稀见到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，一动也不动。过了一会，听得扑簌簌有声，都是她眼泪流上了衣襟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是了，她多半跟陶姑姑一样，本来是宫里的宫女，服侍过前朝皇后。”只见她抬头瞧着屋梁，低声道：“周皇后，就是……就是在这里自尽死的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心下更无怀疑，低声问道：“师太，你要不要见见我姑姑？”

白衣尼奇道：“你姑姑？她是什么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姑姑姓陶，叫作陶红英……”白衣尼轻声惊呼：“红英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说不定你认识她。我姑姑从前是服侍崇祯皇帝的长公主的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好，好。她在哪里？你快……快去叫她来见我。”她一直泰然自若，即就那日在清凉寺中行刺康熙，尽管行动迅速，仍不失镇静，可是此刻语音中竟显得十分焦急。

韦小宝道：“今晚是叫不到了。”白衣尼连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姑姑忠于大明，曾行刺鞑子太后，可惜刺她不死，只好在宫里躲躲藏藏。她要见到我的暗号之后，明晚才能相见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很好，红英这丫头有气节。你做什么暗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跟姑姑约好的。我在火场上堆一个石堆，插一根木条，她便知道了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咱们就做暗号去。”跃出窗外，拉了韦小宝的手，出隆福门，过永寿宫、体元殿、保华殿，向北来到火场。韦小宝抬起一根炭条，在一块木片上画了只雀儿，用乱石堆成一堆，将木条插入石堆。白衣尼忽道：“有人来啦！”

火场是宫中焚烧废物的所在，深夜忽然有人到来，事非寻常。韦小宝一拉白衣尼的手，躲到了一只大瓦缸之后，只听得脚步声细碎，一人奔将过来，站定身四下一看，见到了韦小宝所插的木条，微微一怔，便走过去拔起。这人一转身，月光照到脸上，韦小宝见到正是陶红英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姑姑，我在这里。”从瓦缸后面走了出来。

陶红英抢上前来，一把搂住了他，喜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到这里来瞧瞧，只盼早日见到你的记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姑姑，有一个人想见你。”陶红英微感诧异，放开了他身子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白衣尼站直身子，低声道：“红英，你……你还认得我么？”

陶红英没想到瓦缸后另有别人，吃了一惊，退后三步，右手在腰间一摸，拔短剑在手，道：“是……是谁？”白衣尼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原来你不认得我了。”陶红英道：“我……我见不到你脸，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白衣尼身子微侧，让月光照在她半边脸上，低声道：“你相貌也变了很多啦。”

陶红英颤声道：“你是……你是……”突然间掷下短剑，叫道：“公主，是你？我……我……”扑过去抱住白衣尼的腿，伏在地上，呜咽道：“公主，今日能再见到你，我……我便即刻死了，也……也喜欢得紧。”

一听得“公主”二字，韦小宝这一下惊诧自是非同小可，但随即想起陶红英先前说过的往事：她是先朝宫中的宫女，一直服侍长公主，李闯攻入北京后、崇祯提剑要杀长公主，砍断了她手臂，陶红英在混乱中晕了过去，醒转来时，皇帝和公主都已不见。韦小宝向白衣尼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她少了一条手臂，对宫中情形这样熟悉，又在坤宁宫中哭泣，我早该想到了。似她这等高贵模样，怎能会是宫女？我到这时候才知，真是大大的蠢才。”

只听白衣尼道：“这些日子来，你一直都在宫里？”陶红英呜咽道：“是。”白衣尼道：“这孩子说，你曾行刺鞑子皇太后，那很好。可……可也难为你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泪水不禁涔涔而下。陶红英道：“公主是万金之体，不可在这里耽搁。奴婢即刻送公主出宫。”白衣尼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早已不是公主了。”陶红英道：“不，不，在奴婢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公主，是我的长公主。”

白衣尼凄然一笑。月光之下，她脸颊上泪珠莹然，这一笑更显凄清。她缓缓的道：“宁寿宫这会儿有人住么？我想去瞧瞧。”陶红英道：“宁寿宫……现今是……是鞑子的建宁公主住着。不过这几天鞑子皇帝、太后和公主都不在宫里，不知上哪里去了。宁寿宫只余下几个宫女太监。待奴婢去把他们杀了，请公主过去。”宁寿宫是公主的寝宫，正是这位大明长平公主的旧居。

白衣尼道：“那也不用杀人，我们过去瞧瞧便是。”陶红英道：“是。”她不知长平公主已身负超凡入圣的武功，只道是韦小宝带着她混进宫来的。她乍逢故主，满心激动，别说公主不过是要去看看旧居，就是刀山油锅，也毫不思索的抢先跳了。

当下三人向北出西铁门，折而向东，过顺贞门，经北五所、茶库，来到宁寿宫外。

陶红英低声道：“待奴婢进去驱除宫女太监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不用。”伸手推门，门闩轻轻一响的断了，宫门打开，白衣尼走了进去。虽然换了朝代，宫中规矩并无多大更改，宁寿宫是白衣尼的旧居，她熟知太监宫女住宿何处，不待众人惊觉，已一一点了各人的晕穴，来到公主的寝殿。陶红英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公主，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！”

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，回思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自己曾在这里图绘一人的肖像，又曾与此人同被共枕。现今天下都给鞑子占了去，自己这一间卧室，也给鞑子的公主占住了，那人更是远在绝域万里之外，今生今世，再也难以相见……（按：大明长平公主之事，请参阅拙作《碧血剑人》。）陶红英和

韦小宝侍立在旁，默不作声。过了好一会，白衣尼轻声叹息，幽幽的道：“点起烛火。”陶红英道：“是。”点燃了蜡烛，只见墙壁上、桌椅上，都是刀剑皮鞭之类的兵器，便如是个武人的居室，哪里像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寝宫。

白衣尼道：“原来这公主也生性好武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鞑子公主的脾气很怪，不但喜欢打人，还喜欢人家打她，武功却稀松平常，连我也不如。”他向床上瞧了一眼，想起那日躲在公主被中，给太后抓住，若不是那枚五龙令掉了出来，此刻早在阴世做小太监、服侍阎罗王的公主了。

白衣尼轻声道：“我那些图画、书册，都给她丢掉了？”陶红英道：“是。这番邦女子只怕字也认不得几个，懂得什么丹青图书？”

白衣尼左手一抬，袖子微扬，烛火登时灭了，说道：“你跟我出宫去罢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是。”又道：“公主，你身手这样了得，如能抓到鞑子太后，逼她将那几部经书交了出来，便可破了鞑子的龙脉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什么经书？鞑子的龙脉？”陶红英当下简述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的来历。白衣尼默默的听完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八部经书之中，倘若当真藏着这么个大秘密，能破得鞑子的龙脉，自是再好不过。等鞑子皇太后回宫，我们再来。”

三人出得宁寿宫，仍从北十三排之侧城墙出宫，回到客店宿歇。陶红英和白衣尼住在一房，事隔二十多年，今晚竟得再和故主同室而卧，喜不自胜，这一晚哪里能再睡得着？

韦小宝却想：“五部经书在我手里，有一部在皇上那里，另外两部却不知在哪里。这位公主师太要逼老婊子交出经书，她是交不出的，正好三言两语，撺掇公主师太杀了她，拔了皇上和我的眼中钉。”

此后数日，白衣尼和陶红英在客店中足不出户，韦小宝每日里出去打听，皇上是否已经回宫。到第七日上午，见康亲王、索额图、多隆等人率领大批御前侍卫，拥卫着几辆大轿子入宫，知道皇上已回。果然过不多时，一群群亲王贝勒、各部大臣陆续进宫，自是去恭叩圣安。韦小宝回到客店告知。

白衣尼道：“很好，今晚我进宫去。鞑子皇帝已回，宫中守卫必比上次严密数倍，你们二人在客店里等着我便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公主师太，我跟你去。”陶红英也道：“奴婢想随着公主。奴婢和这孩子熟知宫中地形，不会有危险的。”她既和故主重逢，说什么也不肯再离她一步了。白衣尼点头允可。

当晚三人自原路入宫，来到太后所住的慈宁宫外。四下里静悄悄地，白衣尼带着三人绕到宫后，抓住韦小宝后腰越墙而入，落地无声。陶红英跃下之时，白衣尼左手衣袖在她腰间一托，她落地时便也一无声息。韦小宝指着太后寝宫的侧窗，打手势示意太后住于该处，领着二人走入后院。那是慈宁宫宫女的住处。眼见只三间屋子的窗子透出淡淡黄光。白衣尼自一间屋子的窗缝中向内一张，见十余名宫女并排坐在凳上，每人低头垂眉，犹似入定一般。她轻轻掀开帘子，径自走进太后的寝殿。韦小宝和陶红英跟了进去。

桌上明晃晃的点着四根红烛，房中一人也无。陶红英低声道：“婢子曾划破三口箱子，抽屉中也全找过了，还没见到经书影子，鞑子太后和那个假宫女就进来了……啊哟，有人来啦！”韦小宝一扯她衣袖，忙躲到床后。白衣尼点点头，和陶红英跟着躲在床后。

只听房外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妈，我跟你办成了这件事，你赏我什么？”

正是建宁公主。听得太后道：“妈差你做些小事，也要讨赏。真不成话！”两人说着话，走进房来。

建宁公主道：“啊哟，这还是小事吗？倘若皇帝哥哥查起来，知道是我拿的，非大大生气不可。”太后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一部佛经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们去五台山进香，为的是求菩萨保佑，回宫之后，仍要诵经念佛，菩萨这才喜欢哪。”公主道：“既然没什么大不了，那么我就跟皇帝哥哥说去，说你差我拿了这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用来诵经念佛，求菩萨保祐他国泰民安，皇帝哥哥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韦小宝心中喜道：“妙极，原来你差公主去偷了经书来。”转念一想，又觉运气不好，倘若这次不是和白衣尼同来，这部经书大可落入自己手中，现下却没指望了。

太后道：“你去说好了。皇帝如来问我，我可不知道这回事。小孩子家胡言乱语，也作得准的？”建宁公主叫道：“啊哟，妈，你想赖么？经书明明在这里。”太后嗤的一笑，道：“那也容易，我丢在炉子里烧了便是。”公主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我总说不过你。小气的妈，你不肯赏也罢了，却来欺侮女儿。”太后道：“你什么都有了，又要我赏什么？”

公主道：“我什么都有了，就是差了一件。”太后道：“差什么？”公主道：“差了个陪我玩儿的小太监。”太后又是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太监，宫里几百个小太监，你爱差哪个陪你玩，就差哪一个，还嫌少了？”公主道：“不，那些小太监笨死啦，都不好玩。我要皇帝哥哥身边的那个小桂子……”

韦小宝心中一震：“这死丫头居然还记着我。陪她玩这件差事可不容易当，一不小心，便送了老子的一条老命。”只听公主续道，“我问皇帝哥哥，他说差小桂子出京办事去了。可是这么久也不回来。妈，你去跟皇帝说，要他将小桂子给了我。”

韦小宝肚里暗骂：“鬼丫头倒想得出，老子落入了你手里，全身若不是每天长上十七八个大伤口，老子就跟你姓。啊哟，公主姓什么？公主跟小皇帝是一样的姓，小皇帝却又姓什么？老子当真糊涂，这可不知道。”

太后道：“皇帝差小桂子去办事，你可知去了哪里？去办什么事？”

建宁公主道：“这个我倒知道。听侍卫们说，小桂子是在五台山上。”

太后“啊”的一声，轻轻惊呼，道：“他……便在五台山上？这一次咱们怎地没见到他？”公主道：“我也是回宫之后，才听侍卫们说起的，可不知皇帝哥哥派他去五台山干什么。听侍卫们说，皇帝哥哥又升了他的官。”太后嗯了一声，沉思半晌，道：“好，等他回宫，我跟皇帝说去。”语音冷淡，似乎心思不属，又道：“不早了，你回去睡罢。”

公主道：“妈，我不回去，我要陪你睡。”太后道：“又不是小娃娃啦，怎不回自己屋里去？”公主道：“我屋里闹鬼，我怕！”太后道：“胡说，什么闹鬼？”公主道：“妈，真的。我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说，前几天夜里，每个人都让鬼给迷了，一觉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，个个人都做恶梦。”太后道：“哪有这等事，别听奴才们胡说。我们不在宫里，奴才们心里害怕，便疑神疑鬼的。快回去罢。”公主不敢再说，请了安退出。

太后坐在桌边，一手支颐，望着烛火呆呆出神，过了良久，一转头间，突然见到墙上两个人影，随着烛焰微微颤动。她还道是眼花，凝神一看，果然是两个影子。一个是自己的，另一个影子和自己的影子并列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想到自己过去害死了的人命，不由得全身寒毛直竖，饶是一身武功，

竟然不敢回过头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想起：“鬼是没影子的，有影子的就不是鬼。”可是屏息倾听，身畔竟无第二人的呼吸之声，只吓得全身手足酸软，动弹不得，瞪视着墙上两个影子，几欲晕去。突然之间，听到床背后有轻轻呼吸，心中一喜，转过头来。

只见一个白衣尼姑隔着桌子坐在对面，一双妙目凝望着自己，容貌清秀，神色木然，一时也看不出是人是鬼。太后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
白衣尼不答，过了片刻，冷冷的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
太后听到她说话，惊惧稍减，说道：“这里是皇宫内院，你……你好大胆？”白衣尼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，这里是皇宫内院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大胆来到此处？”太后怒道：“我是皇太后，你是何方妖人？”

白衣尼伸出右手，按在太后面前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上，慢慢拿过。太后喝道：“放手！”呼的一掌，向她面门击去。白衣尼右手翻起，和她对了一掌。太后身子一晃，离椅而起，低声喝道：“好啊，原来是个武林高手。”既知对方是人非鬼，惧意尽去，扑上来呼呼呼呼连击四掌。白衣尼坐在椅上，并不起立，先将经书在怀中一揣，举掌将她攻来的四招一一化解了。太后见她取去经书，惊怒交集，催动掌力，霎时间又连攻了六八招。白衣尼一一化解，始终不加还击。太后伸手在右腿上一摸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刃。

韦小宝凝神看去，见太后手中所握的是一柄白金点钢蛾眉刺，当日杀海大富用的便是此物。她兵刃在手，气势一振，接连向

白衣尼戳去，只听得风声呼呼，掌劈刺戳，寝宫中一条条白光急闪。韦小宝低声道：“我出去喝住她，别伤了师太。”陶红英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“不用！”

但见白衣尼仍稳坐椅上，右手食指东一点，西一戳，将太后凌厉的攻势一一化解。太后倏进倏退，忽而跃起，忽而伏低，迅速之极，掌风将四枝蜡烛的火焰逼得向后倾斜，突然间房中一暗，四枝烛火熄了两枝，更拆数招，余下两枝也都熄了。

黑暗中只听得掌风之声更响，夹着太后重浊的喘息之声。忽听白衣尼冷冷的道：“你身为皇太后，这些武功是哪里学来的？”

太后不答，仍是竭力进攻，突然拍拍拍拍四下清脆之声，显是太后脸上给打中了四下耳光，跟着她“啊”的一声叫，声音中充满着愤怒与惊惧，腾的一响，登时房中更无声音。

黑暗中火光一闪，白衣尼手中已持着一条点燃了的火折，太后却直挺挺的跪在她身前，一动也不动。韦小宝大喜，心想：“今日非杀了老婊子不可。”

只见白衣尼将火折轻轻向上一掷，火飞起数尺，左手衣袖挥出，那火折为袖风所送，缓缓飞向烛火，竟将四枝烛火逐一点燃，便如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空中拿住一般。白衣尼衣袖向里一招，一股吸力将火折吸了回来，伸右手接过，轻轻吹熄了，放入怀中。只将韦小宝瞧得目瞪口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太后被点中穴道，跪在地下，一张脸忽而紫胀，忽而惨白，低声怒道：“你快把我杀了，这等折磨人，不是高人所为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一身蛇岛武功，这可奇了。一个深宫中的贵人，怎会和神龙教拉上了关系？”

韦小宝暗暗咋舌，心想这位师太无事不知，以后向她撒谎，可要加倍留

神。

太后道：“我不知神龙教是什么。我这些微末功夫，是宫里一个太监教的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太监？宫里的太监，怎会跟神龙教有关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太后道：“他叫海大富，早已死了。”韦小宝肚里大笑，心道：“老婊子胡说八道之至。倘若她知道我躲在这里，可不敢撒这漫天大谎了。”

白衣尼沉吟道：“海大富？没听说过这一号人物。你刚才向我连拍七掌，掌力阴沉，那是什么掌法？”太后道：“我师父说，这是武当派功夫，叫作……叫作柔云掌。”白衣尼摇头道：“不是，这是‘化骨绵掌’。武当派名门正派，怎能有这等阴毒的功夫？”太后道：“师太说得是。那是我师父说的，我……我可不知道。”她见白衣尼武功精深，见闻广博，心中越来越敬畏，言语中便也越加客气。

白衣尼道：“你用这路掌法，伤过多少人？”太后道：“我……晚辈生长深宫，习武只是为了强身，从来没伤过一个人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不要脸，大吹法螺，不用本钱。”只听她又道：“师太明鉴，晚辈有人保护，一生之中，从来没跟人动过手，今晚遇上师太，那是第一次。晚辈所学的武功，原来半点也没有用。”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的武功，也算挺不差的了。”

太后道：“晚辈是井底之蛙，今日若不见到师太的绝世神功，岂知天地之大。”白衣尼唔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那太监海大富几时死的？是谁杀了他的？”太后道：“他……他逝世多年，是年老病死的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自身虽未作恶，但你们满洲鞑子占我大明江山，逼死我大明天子。你是第一个鞑子皇帝的妻子，第二个鞑子皇帝的母亲，却也容你不得。”

太后大惊，颤声道：“师……师太，当今皇帝并不是晚辈生的。他的亲生母亲是孝康皇后，早已死了。”白衣尼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是你身为顺治之妻，他残杀我千千万万汉人百姓，何以你未有一言相劝？”太后道：“师太明鉴，先帝只宠那狐媚子董鄂妃，晚辈当年要见先帝一面也难，实是无从劝起。”白衣尼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你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今日我不来杀你……”太后道：“多谢师太不杀之恩，晚辈今后必定日日诵经念佛。那……那部佛经，请师太赐还了罢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这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你要来何用？”太后道：“晚辈虔心礼佛，今后有生之年，日日晚晚都要念经。”白衣尼道：“《四十二章经》是十分寻常的经书，不论哪一所庙宇寺院之中，都有十部八部，何以你非要这部不可？”太后道：“师太有所不知。这部经书是先帝当年日夕诵读的，晚辈不忘旧情，对经如对先帝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那就不是了。诵经礼佛之时，须当心中一片空明，不可有丝毫情缘牵缠。你一面念经，一面想着死去的丈夫，复有何用？”太后道：“多谢师太指点。只是……只是晚辈愚鲁，解脱不开。”

白衣尼双眼中突然神光一现，问道：“到底这部经书之中，有什么古怪，你给我从实说来。”太后道：“实在……实在是晚辈一片痴心。先帝虽然待晚辈不好，可是我始终忘不了他，每日见到这部经书，也可稍慰思念之苦。”

白衣尼叹道：“你既执迷不悟，不肯实说，那也由得你。”左手衣袖挥动，袖尖在她身上一拂，被点的穴道登时解了。太后道：“多谢师太慈悲！”磕了个头，站起身来。

白衣尼道：“我也没什么慈悲。你那‘化骨绵掌’打中在别人身上之后，那便如何？”

太后道：“那太监没跟我说过，只说这路掌法很是了得，天下没几人能抵挡得住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嗯，适才你向我拍了七掌，我也并没抵挡，只是将你七掌‘化骨绵掌’的掌力，尽数送了回去，从何处来，回何处去。这掌力自你身上而出，回到你的身上。这恶业是你自作，自作自受，须怪旁人不得。”

太后不由得魂飞天外。她自然深知这“化骨绵掌”的厉害，身中这掌力之后，全身骨骼酥化，寸寸断绝，终于遍体如绵，欲抬一根小指头也不可得。当年她以此掌力拍死董鄂妃姊妹、董鄂妃的儿子荣亲王，三人临死时的惨状，自己亲眼目睹。这白衣尼武功如此了得，而将敌人掌力逼回敌身，亦为武学中所有，此言自非虚假，这等如有人将七掌“化骨绵掌”拍在自己身上。适才出手，唯恐不狠，实是竭尽了平生之力，只一掌便已禁受不起，何况连拍七掌？霎时间惊俱到了极处，跪倒在地，叫道：“求师太救命。”

白衣尼叹了口气道：“业由自作，须当自解，旁人可无能为力。”太后磕头道：“还望师太慈悲，指点一条明路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事事隐瞒，不肯吐实。明路好端端的就摆在你眼前，自己偏不愿走，又怨得谁来？我纵有慈悲之心，也对我们汉人同胞施去。你是鞑子满奴，和我有深仇大恨，今日不亲手取你性命，已是慈悲之极了。”说着站起身来。

太后知道时机稍纵即逝，此人一走，自己数日间便死得惨不堪言，董鄂妃姊妹临死时痛楚万状、辗转床第的情景，霎时之间都现在眼前，不由得全身发颤，叫道：“师……师太，我不是鞑子，我是，我是……”白衣尼问道：“你是什么？”太后道：“我是，我是……汉人。”白衣尼冷笑道：“到这当儿还在满口胡言。鞑子皇后哪有由汉人充任之理？”太后道：“我不是胡言。当今皇帝的亲生母亲佟佳氏，她父亲佟图赖是汉军旗的，就是汉人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她是母以子贵，听说本来只是妃子，并不是皇后。她从来没做过皇后，儿子做了皇帝之后，才追封她为皇太后。”

太后俯首道：“是。”见白衣尼举步欲行，急道：“师太，我真的是汉人，我……我恨死了鞑子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那是什么缘故？”太后道：“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我……我原是不该说的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白衣尼道：“既是不该说，也就不用了。”

太后这当儿当真是火烧眉毛，只顾眼下，其余一切都顾不得了，一咬牙，说道：“我这太后是假的，我……我不是太后！”

此言一出，白衣尼固然一愣，躲在床后的韦小宝更是大吃一惊。

白衣尼缓缓坐入椅中，问道：“怎么是假的？”太后道：“我父母为鞑子所害，我恨死了鞑子，我被逼入宫做宫女，服侍皇后，后来……后来，我假冒了皇后。”

韦小宝越听越奇，心道：“这老婊子撒谎的胆子当真不小，这等怪话也敢说。乖乖龙的东，老婊子还没入我白龙门，已学全了掌门使小白龙的吹牛功夫。我入宫假冒小太监，难道她也是当真入宫假冒皇后？”

只听太后又道：“真太后是满洲人，姓博尔济吉特，是科尔沁贝勒的女儿。晚辈的父亲姓毛，是浙江杭州的汉人，便是大明大将军毛文龙。晚辈名叫毛东珠。”白衣尼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是毛文龙的女儿？当年镇守皮岛的毛文龙？”太后道：“正是，我爹爹和鞑子连年交战，后来给袁崇焕大帅所杀。其实……其实那是由于鞑子的反间计。”白衣尼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倒是一件奇闻了。你怎能冒充皇后，这许多年竟会不给发觉？”

太后道：“晚辈服侍皇后多年，她的说话声调、举止神态，给我学得维肖维妙。我这副面貌，也是假的。”说着走到妆台之侧，拿起一块锦帕，在金盒中浸湿了，在脸上用力擦洗数下，又在双颊上撕下两块人皮一般的物事来，登时相貌大变，本来胖胖的一张圆脸，忽然变成了瘦削的瓜子脸，眼眶下面也凹了进去。

白衣尼“啊”的一声，甚感惊异，说道：“你的相貌果然大不同了。”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可是要假冒皇后，毕竟不是易事。难道你贴身的宫女会认不出？连你丈夫也认不出？”太后道：“我丈夫？先帝只宠爱狐媚子董鄂妃一人，这些年来，他从来没在皇后这里住过一晚。真皇后他一眼都不瞧，假皇后他自然也不瞧。”这几句话语气甚是苦涩，又道：“别说我化装得甚像，就算全然不像，他……他……哼，他也怎会知道？”

白衣尼微微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么服侍皇后的太监宫女，难道也都认不出来？”太后道：“晚辈一制住皇后，便让她将慈宁宫的太监宫女尽数换了新人，我极少出外，偶尔不得出去，宫里规矩，太监宫女们也不敢正面瞧我，就算远远偷瞧一眼，又怎分辨得出真假？”

白衣尼忽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不对。你说老皇帝从不睬你，可是……可是你却生下了一个公主。”太后道：“这个女儿，不是皇帝生的。他父亲是个汉人，有时偷偷来到宫里和我相会，便假扮了宫女。这人……他不久之前不幸……不幸病死了。”

陶红英捏了捏韦小宝的手掌，两人均想：“假扮宫女的男子倒确是有的，只不过不是病死而已。”韦小宝又想：“怪不得公主如此野蛮胡闹，原来是那个假宫女生的杂种。老皇爷慈祥温和，生的女儿决不会这个样子。”

白衣尼心想：“你忽然怀孕生女，老皇帝倘若没跟你同房，怎会不起疑心？”只是这种居室之私，她处女出家，问不出口，寻思：“这人既然处心积虑的假冒皇后，一觉怀孕，总有法子遮掩，那也不必细查。”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你的话总是不尽不实。”

太后急道：“前辈，连这等十分可耻之事，我也照实说了，余事更加不敢隐瞒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真太后是给你杀了。你手上沾的血腥却也不少。”太后道：“晚辈诵经拜佛，虽对鞑子心怀深仇，却不敢胡乱杀人。真太后还好端端的活着。”

这句话令床前床后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。白衣尼道：“她还活着？你不怕泄漏秘密？”

太后走到一张大挂毡之前，拉动毡旁的羊毛衫子，挂毡慢慢卷了上去，露出两扇柜门。太后从怀里摸出一枚黄金钥匙，开了柜上暗锁，打开柜门，只见柜内横卧着一个女人，身上盖着锦被。白衣尼轻轻一声惊呼，问道：“她……她便是真太后？”

太后道：“前辈请瞧她的相貌。”说着手持烛台，将烛光照在那女子的脸上。白衣尼见那女子容色十分憔悴，更无半点血色，但相貌确与太后除去脸上化装之前甚为相似。

那女子微微将眼睁开，随即闭住，低声道：“我不说，你……你快快将我杀了。”

太后道：“我从来不杀人，怎会杀你？”说着关上柜门，放下挂毡。

白衣尼道：“你将她关在这里，已关了许多年？”太后道：“是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逼问她什么事？只因她坚决不说，这才得以活到今日。她一说

了出来，你立即便将她杀了，是不是？”太后道：“不，不。晚辈知道佛门首戒杀生，平时常常吃素，决不会伤她性命。”

白衣尼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当我是三岁孩童，不明白你的心思？这人关在这里，时时刻刻都有危险，你不杀她，必有重大图谋。倘若她在柜内叫嚷起来，岂不立时败露机关？”

太后道：“她不敢叫的，我对她说，这事要是败露，我首先杀了老皇帝。后来老皇帝死了，我就说要杀小皇帝。这鞑子女人对两个皇帝忠心耿耿，决不肯让他们受到伤害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到底逼问她什么话？她不肯说，你干么不以皇帝的性命相胁？”太后道：“她说我倘若害了皇帝，她立即绝食自尽。她所以不绝食，只因我答应不加害皇帝。”

白衣尼寻思：真假太后一个以绝食自尽相胁，一个以加害皇帝相胁，各有所忌，相持多年，形成僵局。按理说，真太后如此危险的人物，便一刻也留不得，杀了之后，尚须将尸骨化灰，不留半丝痕迹，居然仍让她活在宫中，自是因为她尚有一件重要秘密，始终不肯吐露之故，而秘密之重大，也就可想而知。问道：“我问你的那句话，你总是东拉西扯，回避不答，你到底逼问她说什么秘密？”

太后道：“是，是。这是关涉鞑子气运盛衰的一个大秘密。鞑子龙兴辽东，占了我大明天下，自是因为他们祖宗的风水奇佳。晚辈得知辽东长白山中，有一道爱新觉罗氏的龙脉，只须将这道龙脉掘断了，我们非但能光复汉家山河，鞑子还得尽数覆灭于关内。”

白衣尼点点头，心想这话倒与陶红英所说无甚差别，问道：“这道龙脉在哪里？”

太后道：“这就是那个大秘密了。先帝临死之时，小皇帝还小，不懂事，先帝最宠爱的董鄂妃又先他而死，因此他将这个大秘密跟皇后说了，要她等小皇帝年长，才跟他说知。那时晚辈是服侍皇后的宫女，偷听到先帝和皇后的说话，却未能听得全。我只想查明了这件大事，邀集一批有志之士，去长白山掘断龙脉，我大明天下就可重光了。”

白衣尼沉吟道：“风水龙脉之事，事属虚无缥缈，殊难入信。我大明失却天下，是因历朝施政不善，苛待百姓，以致官逼民反。这些道理，直到近年来我周游四方，这才明白。”

太后道：“是，师太洞明事理，自非晚辈所及。不过为了光复我汉家山河，那风水龙脉之事，也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能掘了龙脉，最糟也不过对鞑子一无所损，倘若此事当真灵验，岂不是能拯救普天下千千万万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？”

白衣尼矍然动容，点头道：“你说得是。到底是否具有灵效，事不可知，就算无益，也是绝无所损。只须将此事宣示天下，鞑子君臣是深信龙脉之事的，他们心中先自馁了，咱们图谋复国，大伙儿又多了一层信心。你逼问这真太后的，就是这个秘密？”

太后道：“正是。但这贱人知道此事关连她子孙基业，宁死不肯吐露，不论晚辈如何软骗硬吓，这些年来出尽了法子，她始终宁死不说。”

白衣尼从怀中取出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道：“你是要问她，其余那几部经书是在何处？”太后吓了一跳，倒退两步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已经知道了？”

白衣尼道：“那个大秘密，便藏在这经书之中，你已得了几部？”太后道：“师太法力神通，无所不知，晚辈不敢隐瞒。本来我已得了三部，第一部是

先帝赐给董鄂妃的，她死之后，就在晚辈这里了。另外两部，是从奸臣鳌拜家里抄出来的。可是一天晚上有人入宫行刺，在我胸口刺了一刀，将这三部经书都盗去了。师太请看。”说着解开外衣、内衣和肚兜，露出胸口一个极大伤疤。

韦小宝一颗心怦怦大跳：“再查问下去，恐怕师太要疑心到我头上来了。”

只听白衣尼道：“我知道行刺你的是谁，可是这人并没取去那三部经书。”她想这三部经书若为陶红英取去，她决不会隐瞒不说。太后失惊道：“这刺客没盗经书？那么三本经书是谁偷了去，这……这可真奇了。”白衣尼道：“说与不说，也全由得你。”太后道：“师太恨鞑子入骨，又是法力神通，这大秘密若能交在您手里，由您老人家主持大局，去掘了鞑子的龙脉，正是求之不得，晚辈如何会再隐瞒？再说，须得八部经书一齐到手，方能找到龙脉所在，现下有一部已在师太手中，晚辈就算另有三部，也是一无用处。”

白衣尼冷冷的道：“到底你心中打什么主意，我也不必费心猜测。你既是皮岛毛文龙之女，那么跟神龙教定是渊源极深的了？”

太后颤声道：“不，没……没有。晚辈……从来没听见过神龙教的名字。”

白衣尼向她瞪视片刻，道：“我传你一项散功的法子，每日朝午晚三次，依此法拍击树木，连拍九九八十一日，或许可将你体内所中‘化骨绵掌’的阴毒掌力散出。”太后大喜，又跪倒叩谢。白衣尼当即传了口诀，说道：“自今以后，你只须一运内力，出手伤人，全身骨骼立即寸断，谁也救你不得了。”太后低声应道：“是。”神色黯然。

韦小宝心花怒放：“此后见到老婊子，就算我没五龙令，也不用再怕她了。”

白衣尼衣袖一拂，点了她晕穴，太后登时双眼翻白，晕倒在地。

白衣尼低声道：“出来罢。”韦小宝和陶红英从床后出来。韦小宝道：“师太，这女人说话三分真，七分假，相信不得。”白衣尼点头道：“经书中所藏秘密，不单是关及鞑子龙脉，其中的金钱财宝，她便故意不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再来抄抄看。”假装东翻西寻，揭开被褥，见到了暗格盖板上的铜环，低声喜呼：“经书在这里了！”拉起暗格盖板，见暗格中藏着不少珠宝银票，却无经书，叹道：“没有经书！珠宝有什么用？”白衣尼道：“把珠宝都取了，日后起义兴复，在在都须用钱。”陶红英将珠宝银票包入一块锦缎之中，交给白衣尼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老婊子这一下可大大破财了。”又想：“怎地上次暗格中没珠宝银票？是了，上次放了经书，放不下别的东西了，可惜，可惜。”

白衣尼向陶红英道：“这女人假冒太后，多半另有图谋。你潜藏宫中，细加查察。好在她武功已失，不足为惧。”陶红英答应了，与旧主重会不久，又须分手，甚是恋恋不舍。

白衣尼带了韦小宝越墙出宫，回到客店，取出经书察看。这部经书黄绸封面，正是顺治皇帝命韦小宝交给康熙的。白衣尼揭开书面，见第一页上写着“永不加赋”四个大字，点了点头，向韦小宝道：“你说鞑子皇帝要‘永不加赋’，这四个字果然写在这里。”一页页的查阅下去。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经文甚短，每一章只寥寥数行，只是字体极大，每一章才占了一页二页不等。这些经文她早已熟习如流，从头至尾的诵读一遍，与原经无一字之差，再将书页对准烛火映照，也不见有夹层字迹。

她沉思良久，见内文不过数十页，上下封皮还比内文厚得多，忽然想起

袁承志当年得到“金蛇秘笈”的经过，当下用清水浸湿封皮，轻轻揭开，只见里面包着两层羊皮，四边密密以丝线缝合，拆开丝线，两层羊皮之间藏着百余片剪碎的极薄羊皮。

韦小宝喜叫：“是了，是了！这就是那个大秘密。”

白衣尼将碎片铺在桌上，只见每一片有大有小，有方有圆，或为三角，或作菱形，皮上绘有许多弯弯曲曲的朱线，另用黑墨写着满洲文字，只是图文都已剪破，残缺不全，百余片碎皮各不相接，难以拼凑。韦小宝道：“原来每一部经书中都藏了碎皮，要八部经书都得到了，才拼成得一张地图。”白衣尼道：“想必如此。”将碎皮放回原来的两层羊皮之间，用锦缎包好，收入衣囊。

次日白衣尼带了韦小宝，出京向西，来到昌平区锦屏山思陵，那是安葬崇祯皇帝之所。陵前乱草丛生，甚是荒凉。白衣尼一路之上不发一言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伏在陵前大哭。

韦小宝也跪下磕头，忽觉身旁长草一动，转过头来，见到一条绿色裙子。

这条绿色裙子，韦小宝日间不知已想过了多少万千次，夜里做梦也不知已梦到了多少千百次，此时陡然见到，心中怦的一跳，只怕又是做梦，一时不敢去看。

只听得一个娇嫩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什么，说道：“终于等到了，我……我已在这里等了三天啦。”接着一声叹息，又道：“可别太伤心了。”正是那绿衣女郎的声音。

这一句温柔的娇音入耳，韦小宝脑中登时天旋地转，喜欢得全身如欲炸裂，一片片尽如《四十二章经》中的碎皮，有大有小，有方有圆，或为三角，或作菱形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，你已等了我三天，多谢，多谢。我……我听你的话，我不伤心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一眼见到的，正是那绿衣女郎秀美绝伦的可爱容颜，只是她温柔的脸色、突然转为错愕，立即又转为气恼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可也想得你好苦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小腹上一痛，身子飞起，向后摔出丈余，重重掉在地下，却是给她踢了一交。但见那女郎提起柳叶刀，往他头上砍落，急忙一个打滚，拍的一声，一刀砍在地下。

那女郎还待再砍，白衣尼喝道：“住手！”那女郎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抛下刀子，扑在白衣尼怀里，叫道：“这坏人，他……他专门欺侮我。师父，你快快把他杀了。”

韦小宝又惊又喜，又是没趣，心道：“原来她是师太的徒弟，刚才那两句话却不是向我说的。”哭丧着脸慢慢坐起，寻思：“事到如今，我只有拚命装好人，最好能骗得师太大发慈悲，作主将她配我为妻。”走上前去，向那女郎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小人无意中得罪了姑娘，还请姑娘大人大量，不要见怪。姑娘要打，尽管下手便是，只盼姑娘饶了小人性命。”

那女郎双手搂着白衣尼，并不转身，飞腿倒踢一脚，足踝正踢中韦小宝下颚。他“啊”的一声，又向后摔倒，哼哼唧唧，一时爬不起身。

白衣尼道：“阿珂，你怎地不问情由，一见面就踢人两脚？”语气中颇有见责之意。

韦小宝一听大喜，心想：“原来你名叫阿珂，终于给我知道了。”他随伴白衣尼多日，知她喜人恭谨谦让，在她面前，越是吃亏，越有好处，忙道：“师太，姑娘这两脚原是该踢的，实在是我不对，真难怪姑娘生气。她便再踢我一千一万下，那也是小的该死。”爬起身来，双手托住下颚，只痛得眼

泪也流了出来。这倒不是做作，实在那一脚踢得不轻。

阿珂抽抽噎噎的道：“师父，这小和尚坏死了，他……他欺侮我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他怎么欺侮你？”阿珂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他……欺侮了我很多……很多次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师太，总而言之，是我糊涂，武功又差。那一日姑娘到少林寺去玩……”白衣尼道：“你去少林寺？女孩儿家怎么能去少林寺？”韦小宝心中又是一喜：“她去少林寺，原来不是师太吩咐的，那更加好了。”说道：“那不是姑娘自己去的，是她的一位师姊要去，姑娘拗不过她，只好陪着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你又怎地知道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时我奉了鞑子小皇帝之命，做他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为僧，见到另一位姑娘向少林寺来，姑娘跟在后面，显然是不大愿意。”

白衣尼转头问道：“是阿琪带你去的？”阿珂道：“是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那便怎样？”阿珂道：“他们少林寺的和尚凶得很，说他们寺里的规矩，不许女子入寺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这规矩实在要不得，为什么女施主不能入寺？观世音菩萨就是女的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那便怎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姑娘说，既然人家不让进寺，那就回去罢。可是少林寺的四个知客僧很没礼貌，胡言乱语，得罪了两位姑娘，偏偏武功又差劲得很。”

白衣尼问阿珂道：“你们跟人家动了手？”

韦小宝抢着道：“那全是少林寺知客僧的不是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。他们伸手去推两位姑娘。师太你想，两位姑娘是千金之体，怎能让四个和尚的脏手碰到身上？两位姑娘自然要闪身躲避，四个和尚毛手毛脚，自己将手脚碰在山亭柱子上，不免有点儿痛了。”

白衣尼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少林寺武功领袖武林，岂有如此不济的？阿珂，你出手之时，用的是哪几招手法？”阿珂不敢隐瞒，低头小声说了。白衣尼道：“你们将四名少林僧都打倒了？”阿珂向韦小宝望了一眼，恨恨的道：“连他是五个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你们胆子倒真不小，上得少林寺去，将人家五位少林寺僧人的手足打脱了肋。”双目如电，向她全身打量。阿珂吓得脸孔更加白了。白衣尼见到她颈中一条红痕，问道：“这一条刀伤，是寺中高手伤的？”

阿珂道：“不，不是。他……他……”抬头向韦小宝白了一眼，突然双颊晕红，眼中含泪道：“他……他好生羞辱我，弟子自己……自己挥刀勒了脖子，却……却没有死。”

白衣尼先前听到两名弟子上少林寺胡闹，甚是恼怒，但见她颈中刀痕甚长，登生怜惜之心，问道：“他怎地羞辱你？”阿珂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的的确确，是我大大的不该，我说话没上没下，没有分寸，姑娘只不过抓住了我，吓我一跳，说要挖出我的眼珠，又不是真挖，偏偏我胆小没用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双手反过来乱打乱抓，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身子，虽然不是有意，总也难怪姑娘生气。”

阿珂一张俏脸羞得通红，眼光中却满是恼怒气苦。

白衣尼问了几句当时动手的招数，已明就理，说道：“这是无心之过，却也不必太当真了。”轻轻拍了拍阿珂的肩头，柔声道：“他是个小小孩童，又是……又是那个太监，没什么要紧，你既已用‘乳燕归巢’那一招折断了他双臂，已罚过他了。”

阿珂眼中泪水不住滚动，心道：“他哪里是个小孩了？他曾到妓院去做坏事。”但这句话却也不敢出口，生怕师父追问，查知自己跟着师姊去妓院打人，心中一急，又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心中不痛快，再踢我几脚出气罢。”阿珂顿足哭道：“我偏偏不踢。”韦小宝提起手掌，劈劈拍拍，在自己脸上连打了几个耳光，说道：“是我该死，是我该死。”

白衣尼微皱双眉，说道：“这事也不算是你的错。阿珂，咱们也不能太欺侮人了。”阿珂抽抽噎噎的道：“是他欺侮我，把我捉了去，关在庙里不放。”白衣尼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是我知道自己不对，想讨好姑娘，因此请了她进寺。我心里想，这件事总是因姑娘想进少林寺逛逛而起，寺里和尚不让她进寺，难怪她生气，因此……这就大了胆子，请了姑娘去般若堂玩玩，叫一个老和尚陪着姑娘说话解闷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胡闹，胡闹，两个孩子都胡闹。什么老和尚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般若堂的首座澄观大师，就是师太在清凉寺中跟他对过一掌的。”

白衣尼点点头道：“这位大师武功很是了得。”又拍了拍阿珂的肩头，道：“好啊，这位大师武功既高，年纪又老，小宝请他陪你，也不算委曲了你。这件事就不用多说了。”

阿珂心想：“这小恶人实在坏得不得了，只是有许多事，却又不便说，否则师父追究起来，师姊和我都落得有许多不是。”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不知道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白衣尼不再理她，瞧着崇祯的坟墓只呆呆出神。

韦小宝向阿珂伸伸舌头，扮个鬼脸。阿珂大怒，向他狠狠白了一眼。韦小宝只觉她就算生气之时，也是美不可言，心中大乐，坐在一旁，目不转睛的欣赏她的神态，但见她从头至脚，头发眉毛，连一根小指头儿也是美丽到了极处。

阿珂斜眼向他瞥了一眼，见他呆呆的瞧着自己，脸上一红，扯了扯白衣尼的衣袖，道：“师父，他……他在看我。”

白衣尼嗯了一声，心中正自想着当年在宫中的情景，这句话全没听进耳里。

这一坐直到太阳偏西，白衣尼还是不舍得离开父亲的坟墓。韦小宝盼她就这样十天半月的一直坐下去，只要眼中望着阿珂，就算不吃饭也不打紧。阿珂却给他瞧得周身好生不自在，虽然不去转头望他，却知他一双眼总是盯在自己身上，心里一阵害羞，一阵焦躁，又是一阵悲怒，心想：“这小恶人花言巧语，不知说了些什么谎话，骗得师父老是护着他。一等师父不在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，拚着给师父狠狠责罚一场，也不能容得他如此羞辱于我。”

又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天色渐黑，白衣尼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道：“咱们走罢。”

当晚三人在一家农家借宿。韦小宝知道白衣尼好洁，吃饭时先将她二人的碗筷用热水洗过，将她二人所坐的板凳、吃饭的桌子抹得纤尘不染，又去抹床扫地，将她二人所住的一间房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向来懒惰，如此勤力做事，实是生平从所未有。

白衣尼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这孩子倒也勤快，出外行走，带了他倒是方便得多。”她十五岁前长于深宫，自幼给宫女太监服侍惯了，身遭国变之后

流落江湖，日常起居饮食自是大不相同。韦小宝做惯太监，又是尽心竭力的讨好，竟令她重享旧日做公主之乐。白衣尼出家修行，于昔时豪华，自早不放在心上，但每个人幼时如何过日子，一生深印脑中，再也磨灭不掉，她不求再做公主，韦小宝却服侍得她犹如公主一般，自感愉悦。

晚饭过后，白衣尼问起阿琪的下落。阿珂道：“那日在少林寺外失散之后，就没再见到师姊，只怕……只怕已给他害死了。”说着眼睛向韦小宝一横。韦小宝忙道：“哪有此事？我见到阿琪姑娘跟蒙古的葛尔丹王子在一起，还有几个喇嘛，吴三桂手下的一个总兵。”

白衣尼一听到吴三桂的名字，登时神色愤怒之极，怒道：“阿琪她干什么跟这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些人到少林寺来，大概刚好跟阿琪姑娘撞到。师太，你要找她，我陪着你，那就很容易找到了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些蒙古人、喇嘛，还有云南的军官，我都记得他们的相貌，只须遇上一个，就好办了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跟着我一起去找。”韦小宝大喜，忙道：“多谢师太。”白衣尼奇道：“你帮我去办事，该当我谢你才是，你又谢我什么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每日跟着师太，再也快活不过，最好是永远陪在师太身边。就算不能，那也是多陪一天好一天。”白衣尼道：“是吗？”她虽收了阿琪、阿珂两人为徒，但平素对这两个弟子一直都冷冰冰地。二女对她甚为敬畏，从来不敢吐露什么心事，哪有如韦小宝这般花言巧语。甜嘴蜜舌？她虽性情严冷，这些话听在耳中，毕竟甚是受用，不由得嘴角边露出微笑。

阿珂道：“师父，他……他不是的……”她深知韦小宝热心帮同去寻师姊，其实是为了要陪着自己，什么“我每日跟着师太，再也快活不过，最好是永远陪在师太身边”云云，其实他内心的真意，该当把“师太”两字，换上了“阿珂”才是。

白衣尼向她瞪了眼，道：“为什么不是？你又怎知道人家的心事？我以前常跟你说，江湖上人心险诈，言语不可尽信。但这孩子跟随我多日，并无虚假，那是可以信得过的。他小小孩童，岂能与江湖上的汉子一概而论？”

阿珂不敢再说，只得低头应了声：“是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暗道：“阿珂好老婆，你老公自然与众不同，岂能与江湖上的汉子一概而论？你听师父的话，包你不吃亏。最多不过嫁了给我，难道我还舍得不要你吗？放你一百二十个心。”

注：“帝子”是皇帝的女儿，通常指公主。《楚辞九歌湘夫人》：“帝子降兮北渚。”帝子是尧的女儿。马怀素《送金城公主适西番诗》：“帝子今何在？重烟适异方。”

韦小宝摘下帽子，说道：“我头发越练越短，头顶神功已经练成，等到练得头发一根都没有了，你就砍在我胸口也不怕了。”那喇嘛见了，更信了几分。

第二十六回 草木连天人骨白 关山满眼夕阳红

次日三人向南进发，沿路寻访阿琪的下落。一路之上，韦小宝服侍二人十分周到，心中虽爱煞了阿珂，却不敢丝毫露出轻狂之态，心想倘若给白衣尼察觉，那就糟糕之极了。阿珂从来没对他有一句好言好语，往往乘白衣尼不见，便打他一拳、踢他一脚出气。韦小宝只要能陪伴着她，那就满心喜乐不禁，偶尔挨上几下，那也是拳来身受，脚来臀受，晚间睡在床上细细回味她踢打的情状，但觉乐也无尽。

这一日将到沧州，三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宿。次日清晨，韦小宝到街上去买新鲜蔬菜，交给店伴给白衣尼做早饭。他兴匆匆的提了两斤白菜，半斤腐皮、二两口蘑从街上回来，见阿珂站在客店门口闲眺，当即笑吟吟的迎上去，从怀里掏出一包玫瑰松子糖，说道：“我在街上给你买了一包糖，想不到在这小镇上，也有这样好的糖果。”

阿珂不接，向他白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买的糖是臭的，我不爱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吃一粒试试，滋味可真不差。”他冷眼旁观，早知阿珂爱吃零食，只是白衣尼没什么钱给她零花，偶尔买一小包糖豆，也吃得津津有味，因此买了一包糖讨她欢喜。

阿珂接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师父在房里打坐。我气闷得紧。这里有什么风景优雅、僻静无人的所在，你陪我去玩玩。”韦小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登时全身热血沸腾，一张脸胀得通红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不是冤我？”阿珂道：“我冤你什么？你不肯陪我，我自己一个儿去好了。”说着向东边一条小路走去。韦小宝道：“去，去，为什么不去？姑娘就是叫我赴汤蹈火，我也不会皱一皱眉头。”忙跟在她身后。

两人出得小镇，阿珂指着东南方数里外的一座小山，道：“到那边去玩玩倒也不错。”韦小宝心花怒放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两人沿着山道，来到了山上。

那小山上生满了密密的松树，确实僻静无人，风景却一无足观。

但纵是天地间最丑最恶的山水，此刻在韦小宝眼中，也是胜景无极，何况景色好恶，他本来也不大分辨得出，当即大赞：“这里的风景真是美妙无比。”阿珂道：“有什么美？许多乱石树木挤在一起，难看死啦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风景本是没什么好看。”阿珂道：“那你怎么说‘这里的风景真是美妙无比’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原来的风景是不好看的，不过你的容貌一映上去，就美妙无比了。这山上没花儿，你的相貌，却比一万朵鲜花还要美丽。山上没有鸟雀，你的声音，可比一千头黄莺一齐唱歌还好听得多。”

阿珂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叫你到这里，不是来听你胡言乱语，是叫你立刻给我走开，走得远远地，从今而后，再也不许见我的面。倘若再给我见到，定然挖出了你的眼珠子。”韦小宝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，哭丧着脸道：“姑娘，以后我再也不敢得罪你啦。请你饶了我罢。”阿珂道：“我确是饶了你啦，今日不取你性命，便是饶你。”说着刷的一声，从腰间拔出柳叶刀来，又道：“你跟着我，心中老是存着坏念头，难道我不知道了？你如此羞辱于我，我……我宁可给师父责打一千次一万次，也非杀了你不可。”

韦小宝见到刀光闪闪，想起她刚烈的性情，知道不是虚言，说道：“师太命我帮同找寻阿琪姑娘，找到之后，我就不再跟着你便是。”阿珂摇头道：“不成！没有你帮，我们也找得到。就算找不到，我师姊又不是三岁小孩，

难道自己不会回来？”提刀在空中虚劈，呼呼生风，厉声道：“你再不定，可休怪我无情！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本来对我就很无情，那也没什么。”阿珂大怒，喝道：“到了此刻，你还胆敢向我风言风语？”纵身而前，举刀向韦小宝头顶砍落。

韦小宝大骇，急忙跃开闪避。阿珂喝道：“你走不走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就算将我碎尸万段，我变成了鬼，也是跟定了你。”阿珂怒极，提刀呼呼呼三刀。幸好这些招数，在少林寺般若堂中都已施展过，澄观和尚一一想出了拆解之法。韦小宝受过指点，当下逐一避过。阿珂砍他不中，更是气恼，柳叶刀使得越加急了。再过数招，韦小宝已感难以躲闪，只得拔出匕首，当的一声，将她柳叶刀削为两截。

阿珂惊怒交集，舞起半截断刀，向他没头没脑的剁去。韦小宝见她刀短，不敢再用匕首招架，自己武艺平庸，一个拿捏不准，如此锋利的匕首只消在她身上轻轻一带，便送了她性命，避了几下，只得发足奔逃下山。

阿珂持着断刀追下，叫道：“你给我滚得远远地，便不杀你。”却见他向镇上奔去，心下大急：“这小坏人去向师父哭诉，那可不受。”忙提气疾追，想将他迎头截住。但白衣尼只传了她一些武功招式，内功心法却从未传过，她的内功修为和韦小宝只是半斤八两，始终追他不上，眼见他奔进了客店，急得险些要哭，心想：“倘若师父责怪，只好将他从前调戏我的言语都说了出来。”收起断刀，慢慢走进客店。

一步踏进店房，突觉一股力道奇大的劲风，从房门中激扑出来，将她一撞，登时立足不定，腾腾腾倒退三步，一交坐倒。

阿珂只觉身下软绵绵地，却是坐在一人身上，忙想支撑着站起，右手反过去一撑，正按在那人脸上，狼狈之下，也不及细想，挺身站起，回过身来一看，见地下那人正是韦小宝。

她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你干什……”一言未毕，突觉双膝一软。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扑倒，向韦小宝摔将下来。这一次却是俯身而扑，惊叫：“不，不……”已摔在他的怀里，四只眼睛相对，相距不及数寸。

阿珂大急，生怕这小恶人乘机来吻自己，拼命想快快站起，不知如何，竟然全身没了丝毫力气，只得转过了头，急道：“快扶我起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也没了力气，这可如何是好。”身上伏着这个千娇百媚的美女，心中真快活得便欲疯了，暗道：“别说我没力气，这当儿就有一万斤力气，也不会扶你起来。是你自己扑在我身上的，又怎怪得我？”

阿珂急道，“师父正在受敌人围攻，快想法子帮她。”原来刚才她一进门，只见白衣尼盘膝坐在地下，右手出掌，左手挥动衣袖，正在与敌人相抗。对方是些什么人，却没看清，只知非止一人，待要细看，已被房中的内力劲风逼了出来。

韦小宝比她先到了几步，遭遇却是一模一样，也是一脚刚踏进门，立被劲风撞出，摔在地下，阿珂跟着赶到，便跌在他身上。虽然韦小宝既摔得屁股奇痛，阿珂从空中跌下，压得他胸口肚腹又是一阵疼痛，心里却欣喜无比，只盼这个小美人永远伏在自己怀中，再也不能站起来，至于白衣尼跟什么人相斗，可全不放在心上，料想她功力通神，再厉害的敌人也奈何她不得。

阿珂右手撑在韦小宝胸口，慢慢挺身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终于站起，嗔道：“你干么躺在这里，绊了我一交？”她明知韦小宝和自己遭际相同，身不由己，但刚才的情景实在太过羞人，忍不住要发作几句。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

早知你要摔在这地方，我该当向旁爬开三尺才是。不，三尺也还不够，若只爬开三尺，和你并头而卧，却也不大雅相。”

阿珂啐了一口，挂念着师父，张目往房中望去。

只见白衣尼坐在地下，发掌挥袖，迎击敌人。围攻她的敌人一眼见到共有五人，都是身穿红衣的喇嘛，每人迅速之极的出掌拍击，但被白衣尼的掌力所逼，均是背脊紧紧贴着房中的板壁，难以欺近。阿珂走上一步，想看除了这五人外是否另有敌人，但只跨出一步，便觉劲风压体，气也喘不过来，只得倒退了两步，踢了韦小宝一脚，道：“喂，还不站起来？你看敌人是什么来路？”

韦小宝手扶身后墙壁，站起身来，见到房中情景，说道：“六个喇嘛都是坏人。”他站在阿珂之侧，多见到了一名喇嘛。阿珂道：“废话！自然是坏人，还用你说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是不是坏人，也不一定的。好比我是好人，你偏偏说我是坏人。这六个喇嘛，胆敢向师太动手，可比我坏得多啦。”阿珂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哼，我瞧你们是一伙。这六个喇嘛，是你引来的，想要来害师父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敬重师太，好比敬重菩萨一样；敬重姑娘，好比敬重仙女一样，哪有加害之理？”阿珂凝神瞧着房中情景，突然一声惊呼。

韦小宝向房内望去，只见六个喇嘛均已手持戒刀，欲待上前砍杀，只是给白衣尼的袖力掌风逼住了，欺不近身。但白衣尼头顶已冒出丝丝白气，看来已是出尽了全力。她只一条臂膀，独力拚斗六个手执兵刃的喇嘛，再支持下去恐怕难以抵敌，韦小宝想上前相助，但自知武艺低微，连房门也走不进去，就算在地下爬了进去，白衣尼不免要分心照顾，反而是帮她倒忙，焦急之下，忽见墙角落里倚着一柄扫帚，当即过去拿起，身子缩在门边，伸出扫帚，向近门的一名喇嘛脸上乱拨，只盼他心神一乱，内力不纯，就可给白衣尼的掌力震死。

扫帚刚伸出，便听得一声大喝，手中一轻，扫帚头已被那喇嘛一刀斩断，随着房中鼓荡的劲风直飞出来，擦过他脸畔，划出了几条血丝，好不疼痛。

阿珂急道：“你这般胡闹，那……那不成的。”

韦小宝身靠房门的板壁，只觉不住的震动，似乎店房四周的板壁都要被刀风掌力震塌一般，心念一动，看清了六名喇嘛所站的方位，走到那削断他扫帚的喇嘛身后，拔出匕首，隔着板壁刺了进去。

匕首锋利无比，板壁不过一寸来厚，匕首刺去，如入豆腐，跟着插入了那喇嘛后心。那喇嘛大叫一声，身子软垂，靠着板壁慢慢坐倒。韦小宝听得叫声，知已得手，走到第二名喇嘛后，又是一匕首刺出。转眼之间，如此连杀了四人。匕首刃短，刺入后心之后并不从前胸穿出，每名喇嘛中剑坐倒，房中余人均不知他们如何身死。

其余两名喇嘛大骇，夺门欲逃。白衣尼跃身发掌，击在一名喇嘛后心，登时震得他狂喷鲜血而死，左手衣袖一拂，阻住了另一名喇嘛去路，右手出手如风，点了他身上五处穴道。那喇嘛软瘫在地，动弹不得。

白衣尼踢转四名喇嘛尸身，见到背上各有刀伤，又看到板壁上的洞孔，才明其理，向那喇嘛喝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何……”突然身子一晃坐倒，口中鲜血汨汨涌出。六名喇嘛都是好手，她以一敌六，内力几已耗竭，最后这一击一拂，更是全力施为，再也支持不住。

阿珂和韦小宝大惊，抢上扶住。阿珂连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白衣尼呼

吸细微，闭目不语。韦小宝和阿珂两人将她抬到炕上，她又吐出许多血来。阿珂慌了手脚，只是流泪。

客店中掌柜与店小二等见有人斗殴，早就躲得远远地，这时听得声音渐息，过来探头探脑，见到满地鲜血，死尸狼藉，吓得都大叫起来。韦小宝双手各提一柄戒刀，喝道：“叫什么？快给我闭上了鸟嘴，否则一刀一个，都将你们杀了。”众人见到明晃晃的戒刀，吓得诺诺连声。韦小宝取出三锭银子，每锭都是五两，交给店伙，喝道：“快去雇两辆大车来。五两银子赏你的。”那店伙又惊又喜，飞奔而出，片刻间将大车雇到。

韦小宝又取出四十两银子，交给掌柜，大声道：“这六个恶喇嘛自己打架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你们都亲眼瞧见了，是不是？”那掌柜如何敢说不是，只有点头。韦小宝道：“这四十两银子，算是房饭钱。”和阿珂合力抬起白衣尼放入大车，取过炕上棉被，盖在她身上，再命店伙将那被点了穴道的喇嘛抬入另一辆大车。

韦小宝向阿珂道：“你陪师父，我陪他。”两人上了大车。韦小宝吩咐沿大路向南，心想：“师太身受重伤，再有喇嘛来攻，那可糟糕。得找个偏僻的地方，让师大养伤才好。”生怕那喇嘛解开了穴道，可不是他对手，取过一条绳子，将他手足牢牢缚住。

行得十余里，阿珂忽然叫停，从车中跃出，奔到韦小宝车前，满脸惶急，说道：“师父的气息越来越弱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”韦小宝一惊，忙下车去看，见白衣尼已气若游丝。阿珂哭道：“有什么灵效伤药，那就好了。咱们快找大夫去。只是这地方……”

韦小宝忽然想起，太后曾给自己三十颗丸药，叫什么“雪参玉蟾丸”，是高丽国国王进贡来的，说道服后强身健体，解毒疗伤，灵验非凡，其中廿二颗请自己转呈洪教主和夫人，当即从怀中取出那玉瓶，说道：“灵效伤药，我这里倒有。”倒了两颗出来，喂在白衣尼口中。阿珂取过水壶，喂着师父喝了两口。韦小宝乘机坐在白衣尼车中，与阿珂相对，说道：“师太服药之后，不知如何，我得时时刻刻守着她。”命两辆大车又行。

过了一盏茶时分，白衣尼忽然长长吸了口气，缓缓睁眼。阿珂大喜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好些了？”白衣尼点了点头。韦小宝忙又取出两颗丸药，道：“师太，丸药有效，你再服两颗。”白衣尼微微摇头，低声道：“今天……够了……我得运气化这药力……停……停下车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吩咐停车。白衣尼命阿珂扶起身子，盘膝而坐，闭目运功。

阿珂目不转睛的望着师父，韦小宝却目不转睛的瞧着阿珂。

但见阿珂初时脸上深有忧色，渐渐的秀眉转舒，眼中露出光彩，又过一会，小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，韦小宝不用去看白衣尼，也知她运功疗伤，大有进境。再过一会，见阿珂喜色更浓，韦小宝心想：“倘若车中没有这位师太，就只我和小美人儿两个，而她脸色也是这般欢喜，那可真开心死我了。”

突然间阿珂抬起头来，见到他呆呆的瞧着自己，登时双颊红晕，便欲叱责，生怕惊扰了师父行功，一句话到得口边，又即忍住，狠狠的白了他一眼。韦小宝向她一笑，顺着她眼光看白衣尼时，呼吸也已调匀。

白衣尼呼了口气，睁开眼来，低声道：“可以走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再歇一会，也不打紧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不用了。”韦小宝又取出五两银子分赏车夫，命他们赶车启程。当时雇一辆大车，一日只须一钱半银子，两名车夫见他出手豪阔，大喜过望，连声称谢。

白衣尼缓缓的道：“小宝，你给我服的，是什么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叫做‘雪参玉蟾丸’，是朝鲜国国王进贡给小皇帝的。”白衣尼脸上闪过一丝喜色，说道：“雪参和玉蟾二物，都是疗伤大补的圣药，几有起死回生之功，想不到竟教我碰上了，那也是命不该绝。”她重伤之余，这时说话竟然声调平稳，已无中气不足之象。

阿珂喜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好了？”白衣尼道：“死不了啦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这里还有二十八粒，请师太收用。”说着将玉瓶递过。白衣尼不接，道：“最多再服两三颗，也就够了，用不着这许多。”

韦小宝本性慷慨，心想：“三十颗丸药就都给你吃了，又打什么紧？老婊子那里一定还有。”说道：“师太，你身子要紧，这丸药既然有用，下次我见到小皇帝，再向他讨些就是了。”将玉瓶放在她手里。白衣尼点了点头，但仍将玉瓶还了他。

又行一程，白衣尼道：“有什么僻静所在，停下车来，问问那个喇嘛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命大车驶入一处山坳，叫车夫将那喇嘛抬在地下，然后牵骡子到山后吃草，说道：“不听我叫唤，不可过来。”两名车夫答应了，牵了骡子走开，白衣尼道：“你问他。”

韦小宝拔出匕首，嗤的一声，割下一条树枝，随手批削，顷刻间将树枝削成一条木棍，问道：“老兄，你想不想变成一条人棍？”

那喇嘛见那匕首如此锋利，早已心寒，颤声道：“请问小爷，什么叫做人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把你两条臂膀削去，耳朵、鼻子也都削了，全身凸出来的东西，统统削平，那就是一条人棍。很好玩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说着将匕首在他鼻子上擦了几擦。那喇嘛道：“不，不，小僧不要做人棍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骗你，很好玩的，做一次也不妨。”那喇嘛道：“恐怕不好玩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又没做过，怎知不好玩？咱们试试再说。”说着将匕首在他肩头比了比。那喇嘛哀求道：“小爷饶命，小的大胆冒犯了师太，实是不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，只消有半句虚言，就叫你做一名人棍。我将你种在这里，加些肥料，淋上些水，过得十天半月，说不定你又会长出两条臂膀和耳朵、鼻子来。”那喇嘛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小僧老实回答就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来冒犯师太？”

那喇嘛道：“小僧名叫呼巴音，是西藏的喇嘛，奉了大师兄桑结之命，想要生……生擒这位师太。”韦小宝心想桑结之名，在五台山上倒也听说过，问道：“这位师太好端端地，又没得罪了你那个臭师兄，你们为什么这等大胆妄为？”呼巴音道：“大师兄说，我们活佛有八部宝经，给这位师太偷……不，不，不是偷，是借了去，要请师太赐还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宝经？”呼巴音道：“是差奄古吐乌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什么叽哩咕噜乌经？”呼巴音道：“是，是。这是我们西藏话，汉语就是《四十二章经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的臭师兄，又怎知道师太取了《四十二章经》？”呼巴音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不知道，留着舌头何用？把舌头伸出来。”说着把匕首一扬。呼巴音哪里肯伸？求道：“小僧真的不知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臭师兄在西藏，哪有这么快便派了你们出来？”呼巴音道：“大师兄和我们几个，本来都是在北京，一路从北京追出来的。”韦小宝点点头，已明其理：“那自然是老婊子通了消息。”问道：“你们这一伙臭喇嘛，武功比你高的，跟

你差不多的，还有几个？”

呼巴音道：“我们同门师兄弟，一共是一十三人，给师太打死了五个，还有八个。”韦小宝暗暗心惊，喝道：“什么八个？你还算是人么？你早晚是一条人棍。”呼巴音道：“小爷答应过，不让小僧变人棍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余下那六条人棍，现今到了哪里？”呼巴音道：“我们大师兄本领高强得很，不会变人棍的。”韦小宝在他腰眼里重重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你这臭贼，死到临头，还在胡吹大气。你那臭师兄本事再大，我也削成一条人棍给你瞧瞧。”呼巴音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可是脸上神色，显是颇不以为然。

韦小宝反来复去的又盘问良久，再也问不出什么，于是钻进大车，放下了车帷，低声将呼巴音的活说了，又道：“师太，还有七个喇嘛，如果一齐赶到，那可不容易对付，若在乎比师太自也不放在心上，此刻你身子不大舒服……”

白衣尼摇头道：“就算我安然无恙，以一敌六，也是难以取胜，何况再加上一个武功远远高出侪辈的大师兄。听说那桑结是西藏密宗的第一高手，大手印神功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倒有一个计较，只是……只是太堕了师太的威风。”白衣尼叹道：“出家人有什么威风可言？你有什么计策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们去到偏僻的所在，找家农家躲了起来。请师太换上乡下女子的装束，睡在床上养伤。阿珂姑娘和我换上乡下姑娘和小子的衣衫，算是师太……师太的儿子女儿。”白衣尼摇了摇头。阿珂道：“你这人坏，想出来的计策也就坏。师父是当世高人，这么躲了起来，岂不是怕了人家？”白衣尼道：“计策可以行得。你两个算是我的侄儿侄女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道：“最好算是你的侄儿跟侄儿媳妇。”阿珂白了他一眼，听得师父接纳他的计策，颇不乐意。

韦小宝道：“留下这喇嘛的活口，只怕他泄露了风声，咱们将他活埋了就是，不露丝毫痕迹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先前与人动手，是不得已，难以容情。这喇嘛已无抗拒之力，再要杀他，未免太过狠毒。只是……只是放了他却也不行，咱们暂且带着，再作打算。”

韦小宝应了，叫过车夫，将呼巴音抬入车中，命车夫赶了大车又走。一路上却不见有什么农家，生怕桑结赶上，只待一见小路，便转道而行，只是沿途所见的岔道都太过窄小，行不得大车。

正行之间，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，有数十骑马急驰追来。韦小宝暗暗叫苦：“糟了，糟了！臭喇嘛竟有数十名之多。”催大车快奔。两名车夫口催鞭打，急赶骡子。但追骑越奔越近，不多时已到大车之后。

韦小宝从车厢板壁缝中一张，当即放心，透了口大气，原来这数十骑都是身穿青衣的汉子，并非喇嘛。顷刻之间，数十乘马都从车旁掠过，抢到了车前。

阿珂突然叫道：“郑……郑公子！”

马上一名乘客立时勒住了马，向旁一让，待大车赶上时与车子并肩而驰，叫道：“是陈姑娘？”阿珂道：“是啊，是我，”声音中充满喜悦之意。马上乘客大声道：“想不到又再相见，你跟王姑娘在一起吗？”阿珂道：“不是，师妹不在这里。”那乘客道：“你也去河间府？咱们正好一路同行。”阿珂道：“不，我们不去河间府。”那乘客道：“河间府很热闹的，你也去罢。”他二人说话之时，车马仍继续前驰。

韦小宝见阿珂双颊晕红，眼中满是光彩，又是高兴，便如遇上了世上最亲近之人一般，霎时之间，他胸口便如给大锤子重重捶了一下，心想：“难道是她的心上人到了？”低声道：“咱们避难要紧，别跟不相干的人说话。”

阿珂全没听见他的说话，问道：“河间府有什么热闹事？”

那人道：“你不知道么？”车帷一掀，一张脸探了进来。

那人面目俊美，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，满脸欢容，说道：“河间府要开‘杀龟大会’，天下英雄好汉都去参与，好玩得很呢。”阿珂问道：“什么‘杀龟大会’，杀大乌龟么？那有什么好玩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是杀大乌龟，不过不是真的乌龟，是个大坏人。他名字中有个‘龟’字的。”阿珂笑道：“哪有人名字中有个‘龟’字的？你骗人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不是乌龟的龟，声音相同罢了，是桂花的‘桂’，你倒猜猜看，是什么人？”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名字中有个桂花的‘桂’，那不是要杀我小桂子么？”

却听阿珂拍手笑道：“我知道啦，是大汉奸吴三桂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正是，你真聪明，一猜就着。”阿珂道：“你们把吴三桂捉到了么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可没有，大伙儿商量怎么去杀了这大汉奸。”

韦小宝舒了口气，心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想我小桂子是个小小孩童，他们不会要杀我的，就算要杀，也用不着开什么‘杀龟大会’。他妈的，老子假冒姓名，也算倒霉，冒得名字中有个‘桂’字。”

只见那人笑吟吟的瞧着阿珂，蹄声车声一直不断。这人骑在马上，弯过身来瞧着车里，骑术极精。

阿珂转头向白衣尼低声道：“师父，咱们要不要去？”

白衣尼武功虽高，却殊乏应变之才，武林豪杰共商诛杀吴三桂之策，自己亟愿与闻，但桑结等众喇嘛不久就会追赶前来，情势甚急，沉吟片刻，问韦小宝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韦小宝见到阿珂对待那青年神态语气，心中说不出的厌憎，决不愿让阿珂跟他在一起，忙道：“恶喇嘛一来，咱们对付不了，还是尽快躲避的为是。”

那青年道：“什么恶喇嘛？”阿珂道，“郑公子，这位是我师父。我们途中遇到一群恶喇嘛，要害我师父。她老人家身受重伤，后面还有七名喇嘛追来，”

那青年道：“是！”转头出去，几声呼啸，马队都停了下来，两辆大车也即停住。

那青年跃下马背，卷起车帷，躬身说道：“晚辈郑克塽拜见前辈。”白衣尼点了点头。郑克塽道：“谅七八名喇嘛，也不用挂心，晚辈代劳，打发了便是。”阿珂又惊又喜，又有些担心，说道：“那些恶喇嘛很厉害的。”郑克塽道：“我带的那些伴当，武艺都很了得，谅可料理得了。咱们就算不以多胜少，一个对一个，也不怕他七八个喇嘛。”

阿珂转头瞧向师父，眼光中露出询问之意，其实析求之意更多于询问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不行，师太这等高深的武功，还受了伤，你二十几个人，又有什么用？”阿珂怒道：“又不是问你，要你多啰唆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关心师太的平安。”阿珂怒道：“你自己怕死，却说关心师父。你这小恶人，就只会做坏事，还安着好心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姓郑的本事很大么？比师还强么？”阿珂道：“他带着二十几人，个个武艺高强。难道二十几个人还怕了七个喇嘛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怎知道二十几人个个武艺高强？”

我看个个武艺低微。”阿珂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我见过他们出手，每个都抵得你一百个。”

白衣尼沉吟不语，韦小宝要她扮作农妇，躲避喇嘛，事非得已，却实大违所愿，若只两个小孩子知道，那也罢了，要她当着二三十个江湖豪客之前去乔装避祸，那是宁死不为，缓缓的道：“这些喇嘛是冲着我一人而来，郑公子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你们请上路罢。”

郑克塽道：“师太说哪里话来？路见不平，尚且要拔刀相助，何况……何况师太是陈姑娘的师父，晚辈稍效微劳，那是义不容辞。”阿珂脸上一红，低下头去，却显得十分得意。

白衣尼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一起去河间府瞧瞧，不过你不必对旁人说起。我生性疏懒，不愿跟旁人相见。”郑克塽喜道：“是，是！自当谨遵前辈吩咐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郑公子属何门派？尊师是哪一位？”问他门派师承，那是在考查他的武功了。

郑克塽道：“晚辈承三位师父传过武艺。启蒙的业师姓施，是武夷派高手。第二位师父姓刘，是福建莆田少林寺的俗家高手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嗯，这位刘师傅尊姓大名？”郑克塽道：“他叫刘国轩。”

白衣尼听得他直呼师父的名字，并无恭敬之意，微觉奇怪，随即想起一人，道：“那不是跟台湾的刘大将军同名么？”郑克塽道：“那就是台湾延平郡王麾下中提督刘国轩刘大将军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郑公子是延平郡王一家人？”郑克塽道：“晚辈是延平郡王次子。”

白衣尼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是忠良后代。”

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台湾。桂王封郑为延平郡王，招讨大将军。永历十六年（即康熙元年）五月，郑成功逝世，其时世子郑经镇守金门、厦门，郑成功之弟郑袭在台湾接位。郑经率领大将周全斌、陈近南等口师台湾，攻破拥戴郑袭的部队，而接延平郡王之位。郑经长子克塽，次子克塽，自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算起，郑克塽已是郑家的第四代了。

其时延平郡王以一军力抗满清不屈，孤悬海外而奉大明正朔，天下仁人义士无不敬仰。郑克塽说出自己身份，只道这尼姑定当肃然起敬，哪知白衣尼只点点头，说了一句“原来是忠良后代”，更无其他表示，他不知白衣尼是崇祯皇帝的公主。他师父刘国轩是父亲部属，他对之便不如何恭敬，在白衣尼眼中，郑经也不过是一个忠良的臣子而已。

韦小宝肚里已在骂个不休：“他妈的，好希罕么？延平郡王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其实他知道延平郡王是了不起的，他师父陈近南就是延平郡王的部下，心下越来越觉不妙。眼看郑克塽的神情，对阿珂大为有意，他是坐拥雄兵、据地开府的郡王的堂堂公子，比之流落江湖的沐王府，又不可同日而语，何况这人相貌比自己俊雅十倍，谈吐高出百倍，年纪又比自己大得多。武功如何虽不知道，看来就算高不上十倍，七八倍总是有的。阿珂对他十分倾心，就是瞎子也瞧得出来。倘若师父知道自己跟郑公子争夺阿珂，不用郑公子下令，只怕先一掌将自己打死了。师太又在赞他是忠良后代，自己是什么后代了？只不过是婊子的后代而已。

白衣尼眼望郑克塽，缓缓的道：“那么你第一个师父，就是投降满清鞑子的施琅么？”

郑克塽道：“是。这人无耻忘义，晚辈早已不认他是师父，他日疆场相见，必当亲手杀了他。”言下甚是慷慨激昂。韦小宝寻思：“原来你的师父

投降了朝廷。这个施琅，下次见了面倒要留心。”郑克塽又道：“晚辈近十年来，一直跟冯师父学艺，他是昆仑派的第一高手，外号叫作‘一剑无血’，师太想必知道他的名字。”白衣尼道：“嗯，那是冯锡范冯师傅，只是不知他这外号的来历。”郑克塽道：“冯师父剑法固然极高，气功尤其出神入化。他用利剑的剑尖点人死穴，被杀之人皮肤不伤，决不见血。”

白衣尼“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气功练到这般由利返钝的境界，当世也没几人。冯师傅他有多大年纪了？”郑克塽十分得意，道：“今年冬天，晚辈就要给师父办五十寿筵。”白衣尼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还不过五十岁，内力已如此精纯，很难得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带的那些随从，武功都还过得去罢？”郑克塽道：“师太放心，那都是晚辈王府中精选的高手卫士。”

韦小宝忽道：“师太，天下的高手怎地这么多啊？这位郑公子的第一个师父是武夷派高手，第二个师父是福建少林派高手，第三个师父是昆仑派高手，所带的随从又个个是高手，想来他自己也必是高手了。”

郑克塽听他出言尖刻，登时大怒，只是不知这孩童的来历，但见他和白衣尼、阿珂同坐一车，想必跟她们极有渊源，当下强自忍耐。

阿珂道：“常言道，名师必出高徒，郑公子由三位名师调教出来，武功自然了得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姑娘说得甚是。我没见识过郑公子的武功，因此随口问问。姑娘和郑公子相比，不知哪一位的武功强些？”阿珂向郑克塽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自然是他比我强得多。”郑克塽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太谦了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说名师必出高徒，原来你武功不高，只因为你师父是低手，是暗师，远远不及郑公子的三位高手名师。”

说到言辞便给，阿珂如何是他的对手，只一句便给他捉住了把柄。阿珂一张小脸胀得通红，忙道：“我……我几时说过师父是低手、是暗师了？你自己在这里胡说八道。”

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阿珂，你跟小宝斗嘴，是斗不过的。咱们走罢。”

大车放下帷幕。一行车马折向西行。郑克塽骑马随在大车之侧。

白衣尼低声问阿珂道：“这个郑公子，你怎么相识的？”阿珂脸一红，道：“我和师姊在河南开封府见到他的。那时候我们……我们穿了男装，他以为我们是男人，在酒楼上过来请我们喝酒。”

白衣尼道：“你们胆子可不小哇，两个大姑娘家，到酒楼上去喝酒。”阿珂低下头去，道：“也不是真的喝酒，装模作样，好玩儿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阿珂姑娘，你相貌这样美，就算穿了男装，人人一看都知道你是个美貌姑娘。这郑公子哪，我瞧是不怀好意。”阿珂怒道：“你才不怀好意！我们扮了男人，他一点都认不出来。后来师姊跟他说了，他还连声道歉呢。人家是彬彬有礼的君子，哪像你……”

一行人中午时分到了丰尔庄，那是冀西的一个大镇。众人到一家饭店中打尖。

韦小宝下得车来，但见那郑克塽长身玉立，气宇轩昂，至少要高出自己一个半头，不由得更兴自惭形秽之感，又见他衣饰华贵，腰间所悬佩剑的剑鞘上镶了珠玉宝石，灿然生光。他手下二十余名随从，有的身材魁梧，有的精悍挺拔，身负刀剑，看来个个神气十足。

来到饭店，阿珂扶着白衣尼在桌边坐下，她和郑克塽便打横相陪。韦小宝正要在白衣尼对面坐下，阿珂向他白了一眼，道：“那边座位很多，你别坐在这里行不行？我见到了你吃不下饭。”韦小宝大怒，一张脸登时胀得通

红，心道：“这位郑公子陪着你，你就多吃几碗饭，他妈的，胀死了你这小娘皮。”白衣尼道：“阿珂，你怎地对小宝如此无礼？”阿珂道：“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。师父吩咐不许杀他，否则……”说着向韦小宝狠狠横了一眼。

韦小宝心中气苦，自行走到厅角的一张桌旁坐了，心想：“你是一心一意，要嫁这他妈的臭贼郑公子做老婆了，我韦小宝岂肯轻易罢休？你想杀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待老子用个计策，先杀了你心目中的老公，教你还没嫁成，先做了寡妇，终究还是非嫁老子不可。老子不算你是寡妇改嫁，便宜了你这小娘皮！”

饭店中伙计送上饭菜，郑家众伴当即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韦小宝拿了七八个馒头，去给缚在大车中的呼巴音吃了，只觉这呼巴音比之郑家那些人倒还更可亲些。他回入座位，隔着几张桌子瞧去，只见阿珂容光焕发，和郑克壤言笑晏晏，神情甚是亲密，韦小宝气得几乎难以下咽，寻思：“要害死这郑公子，倒不容易，可不能让人瞧出半点痕迹，否则阿珂如知是我害的，定要谋杀亲夫，为奸夫报仇。”

忽听得一阵马蹄声响，几个人乘马冲进镇来，下马入店，却是七个喇嘛。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，但又有些幸灾乐祸，心想：“这郑公子刚才胡吹大气，什么跟三个高手师父学了武功。且让你们打场大架，老子袖手旁观，倒是妙极！”

那七名喇嘛一见白衣尼，登时脸色大变，咕嘟咕嘟说起话来。其中一名身材高瘦的喇嘛吩咐了几句，七人在门口一张桌边坐下，叫了饭菜。各人目不转睛的瞧着白衣尼，神色甚是愤怒。白衣尼只作不见，自管自的缓缓吃饭，过了一会，一名喇嘛站起身来，走到白衣尼桌前，大声道：“兀那尼姑，我们的几个同伴，都是你害死的么？”

郑克壤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“你们干什么的？在这里大呼小叫，如此无礼？”

那喇嘛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自跟这尼姑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滚开！”

只听得呼呼几声，郑克壤手下四名伴当跃了过来，齐向那喇嘛抓去。那喇嘛右手一格，挡开了两人，飞出一腿，将一名伴当踢得向饭店外摔了出去，跟着迎面一拳，正中另一名伴当的鼻梁，将他打得晕倒在地。

其余众伴当大叫：“并肩子上啊！”抽出兵刃，向那喇嘛杀去。那边五名喇嘛也各抽戒刀，杀将过来，只那高瘦喇嘛坐着不动。顷刻之间，饭堂中乒乒乓乓，打得十分热闹。店伴和吃饭的闲人见有人打大架，纷向店外逃出。郑克壤和阿珂都拔出长剑，守在白衣尼身前，店堂中碗盏纷飞，桌椅乱掷，每一名喇嘛都抵挡四五名郑府伴当。

忽听得呼的一声响，一柄单刀向上飞去，砍在屋梁之上，韦小宝抬头看去，白光闪动，又有两把刀飞了上来，砍在梁上。跟着又有三四柄长剑飞上，几名郑府伴当连声惊呼，空手跃开，呼呼声接连不断，一柄柄兵刃向上飞去，都是钉在横梁或是椽子之上，再不落下。有些钢鞭、铁铜等沉重兵器，却是穿破了屋顶，掉上瓦面。

不到半炷香时分，郑府二十余名伴当手中都没了兵刃。韦小宝又惊又喜，喜欢却比惊讶更多了几分。

几名喇嘛纷纷喝道，“快跪下投降，迟得一步，把你们脑袋瓜儿一个个

都砍了下来。”郑府众伴当兵刃虽失，并无怯意，或空手使拳，或提起长凳，又向六喇嘛扑来。

六名喇嘛一声吆喝，挥刀掷出，扑的一声响，六柄戒刀都插在那高瘦喇嘛所坐的桌上，整整齐齐的围成了一个圆圈，跟着六人跃入人群，但听得哎唷、啊哟，呼声此起彼落，混杂着喀喇、喀喇之声不绝，片刻之间，二十余名伴当个个都被折断了大腿骨，在店堂中摔满了一地。

韦小宝这时心中惊骇已远远胜过欢喜之情，只是叫苦，心道：“他们就要去为难师太和我的小美人儿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六名喇嘛双手合十，叽哩咕噜的似乎念了一会经，坐回桌旁，拔下桌上的戒刀，挂在身旁。那高瘦喇嘛叫道：“拿酒来，拿饭菜来！”喝了几声，店伴远远瞧着，哪敢过来？一名喇嘛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不拿酒饭来，咱们放火烧了这家黑店。”掌柜的一听要烧店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！这就拿酒饭来，快快，快拿酒饭给众位佛爷。”

韦小宝眼望白衣尼，瞧她有何对策，但见她右手拿着茶杯缓缓嚼茶，衣袖纹丝不动，脸上神色漠然。阿珂却脸色惨白，眼光中满是惧意。郑克塽脸上青一阵、白一阵，手按剑柄，手臂不住颤动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不知是否该当上前厮杀。

那高瘦喇嘛一声冷笑，起身走到郑克塽面前。郑克塽向旁跃开，剑尖指着那喇嘛，喝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待怎地？”声音又是嘶哑，又是发颤。那喇嘛道：“我们只找这尼姑有事，跟旁人不相干。你是她的弟子？”郑克塽道：“不是。”那喇嘛道：“好！识相的，快快滚罢。”郑克塽道：“尊驾……尊驾是谁，请留下万儿来，日后……日后也好……”

那喇嘛仰头长笑，韦小宝耳中嗡嗡作响，登时头晕脑胀。阿珂站立不定，坐倒在凳，伏在桌上。那喇嘛笑道：“我法名桑结，是西藏达赖喇嘛活佛座下的大护法。你日后怎么样？想来找我报仇是不是？”郑克塽硬起了头皮，颤声道：“正……正是！”

桑结哈哈一笑，左手衣袖往他脸上拂去。郑克塽举剑挡架。

桑结右手中指弹出，铮的一声响，长剑飞起，插到屋顶梁上，跟着左手一探，已抓住了他后领，将他提了起来，重重往板凳一放，笑道：“坐下罢！”

郑克塽给他抓住了后颈“大椎穴”，那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会，登时全身动弹不得。桑结嘿嘿冷笑，回去自己桌旁坐下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他们在等甚么？怎地不向师太动手？难道还有帮手来么？”四下一望，饭堂四边都是砖墙，已不能故技重施，用匕首隔着板壁刺敌，忽地想起大车中那个呼巴音，暗道：“糟糕，他们将呼巴音一救出，立时便知我跟师太是一伙，说不定还会知道那四个喇嘛是我杀的。那时候韦小宝不去阴世跟四个大喇嘛聚聚，只怕也难得很了。最怕他们先将我削成一根人棍，这可是我的法子。”想到即以其人之匕首，还削其人为人棍，不禁全身寒毛直竖，转头向桑结瞧去，只见他神情肃然，脸上竟微有惴惴不安之意，登时明白：“是了，他不知师太已负重伤，忌惮师太武功了得，正自拿不定主意，不知如何出手才好。”

这时店伙送上酒菜，一壶酒在每个喇嘛面前斟得半碗，便即空了。一个喇嘛拍桌骂道：“这一点儿酒，给佛爷自个儿喝也还不够。”店伙早就全身发抖，更加怕得厉害，转身又去取酒。

韦小宝灵机一动，跟进厨房。他是个小小孩童，谁也没加留意。只见那

店伙拿了酒提，从坛中提了酒倒入壶中，双手发颤，只溅得地下、桌上、坛边、壶旁到处都是酒水。韦小宝取出一锭小银子，交给了他，说道：“不用怕。这是我的饭钱，多下的是赏钱。我来帮你倒酒。”说着接过了酒提。那店伙大喜过望，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坏人。韦小宝道：“这些喇嘛凶得很，你去瞧瞧，他们在干什么？”店伙应了，到厨房门口向店堂张望。

韦小宝从怀中取出蒙汗药，打开纸包，尽数抖入酒壶，又倒了几提酒，用力晃动。那店伙转身道：“他们在喝酒，没……没干什么！”韦小宝将酒壶交给他，说道：“快拿去，他们发起脾气来，别真的把店烧了。”那店伙谢不绝口，双手捧了酒壶出去，口中兀自喃喃的说：“多谢，多谢，唉，真是好人，菩萨保佑。”

众喇嘛抢过酒壶，各人斟了半碗，喝道：“不够，再去打酒。”

韦小宝见七名喇嘛毫不疑心，将碗中药酒喝得精光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“臭喇嘛任自武功高强，连这一点粗浅之极的江湖上道儿，也不提防，当真可笑。”

殊不知桑结等一干人眼见五个同门死于非命，其中一人更是被掌力震得全身前后肋骨齐断，敌人武功之高，世所罕见，桑结自忖若和此人动手，只怕还是输面居多。在饭店中见白衣尼始终神色自若，的是大高手的风范，七人全神贯注，尽在注视她的动静，又怎会提防一位武功已臻登峰造极之境的大高手，竟会去使用蒙汗药这等下三滥的勾当？他们口中喝酒，其实全然饮而不知其味，想到五名师兄弟惨死的情状，心中一直在栗栗自惧。倘若饭店中并无白衣尼安坐座头，那么这一壶下了大量蒙汗药的药酒饮入口中，未必就察觉不出。

一名胖胖的喇嘛是个好色之徒，见到阿珂容色艳丽，早就想上前摸摸脚，只是忌惮白衣尼了得，不敢无礼，待得半碗酒一下肚，已自按捺不住，过得片刻，药性发作，脑中昏昏沉沉，登时什么都不在乎了，站起身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小姑娘，有了婆家没有？”伸出大手，在阿珂脸蛋上摸了一把。

阿珂吓得全身发抖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挥刀砍去。那喇嘛伸手抓住她手腕，一扭之下，阿珂手中钢刀落地。那喇嘛哈哈大笑，将她抱在怀中。阿珂高声尖叫，拼命挣扎，但那喇嘛一双粗大的手臂犹如一个大铁圈相似，紧紧箍住，却哪里挣扎得脱？

白衣尼本来镇静自若，这一来却也脸上变色，心想：“这些恶喇嘛倘若出手杀了我，倒不打紧，如此当众无礼，我便立时死了，，也不闭眼。”

郑克壤双手撑桌，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那胖大喇嘛左手一拳直挺，砰的一声，将他打得在地上连翻了两个滚。

韦小宝见心上人受辱，十分焦急：“怎地蒙汗药还不发作，难道臭喇嘛另有古怪功夫，不怕迷药？”眼见那喇嘛伸嘴去阿珂脸上乱吻乱嗅，再也顾不得凶险，袖中暗藏匕首，笑嘻嘻的走过去，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在干什么啊？”右手碰到他左边背心，手腕一翻，匕首从衣袖中戳了出来，插入那喇嘛心脏，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在玩什么把戏？”急速向左一闪，防他反击。

匕首锋锐无匹，入肉无声，刺入时又是对准了心脏，这喇嘛心跳立停，就此僵立不动，但双手仍抱住了阿珂不放。阿珂不知他已死，吓得只是尖声大叫。

韦小宝走上前去，扳开那喇嘛的手臂，在他胸口一撞，低声道：“阿珂，快跟我走。”一手拉着她手，一手扶了白衣尼，向店堂外走出。

那胖大喇嘛一离阿珂的身子，慢慢软倒。余下几名喇嘛大惊，纷纷抢上。韦小宝叫道：“站住！我师父神功奇妙，这喇嘛无礼，已把他治死了。谁要踏上一步，一个个叫他立刻便死。”众喇嘛一呆之际，砰砰两声，两人摔倒在地，过了一会，又有两人摔倒。桑结内力深湛，蒙汗药一时迷他不倒，却也觉头脑晕眩，身子摇摇晃晃，脚下飘浮，只道白衣尼真有古怪法术，心慌意乱，神智迷糊，哪想得到是中了蒙汗药？

阿珂叫道：“郑公子，快跟我们走。”郑克塽道：“是。”爬起身来，抢先出外。韦小宝扶了白衣尼出店。桑结追得两步，身子一晃，摔在一张桌上，喀喇一声响，登时将桌子压垮。韦小宝见车夫已不知逃到了何处，不及待，扶着白衣尼上车，见车中那呼巴音赫然在内，生怕桑结等喇嘛追出，见阿珂和郑克塽都上了车，跳上车夫座位，扬鞭赶车。

一口气奔出十余里，骡子脚程已疲，这才放慢了行走，便在此时，只听得马蹄声隐隐响起，数乘马追将上来。

郑克塽道：“唉，可惜没骑马，否则我们的骏马奔跑迅速，恶喇嘛定然追赶不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师太怎么能骑马？我又没请你上车。”说着口中吆喝，挥鞭赶骡。郑克塽自知失言，他是王府公子，向来给人奉承惯了的，给抢白了两句，登时满脸怒色。

但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，韦小宝道：“师太，我们下车躲一躲。”一眼望出去，并无房屋，只右首田中有几个大麦草堆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们去躲在麦草堆里。”说着勒定骡子。

郑克塽怒道：“藏身草堆之中，倘若给人知道了，岂不堕了我延平王府的威风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！我们三个去躲在草堆里，请公子继续赶车急奔，好将追兵引开。”当下扶着白衣尼下车。阿珂一时拿不定主意。白衣尼道：“阿珂，你来！”阿珂向郑克塽招了招手，道：“你也躲起来罢。”郑克塽见三人钻入了麦草堆，略一迟疑，跟着钻进草堆。

韦小宝忽然想起一事，忙从草堆中钻出，走进大车，拔出匕首将呼巴音一刀戳死，心念一动，将他右手齐腕割下，又在骡子臀上刺了一刀。骡子吃痛，拉着大车狂奔而去。只听得追骑渐近，忙又钻入草堆。

他将匕首插入靴筒，右手拿了那只死人手掌，想去吓阿珂一吓，左手摸出去，碰到的是一条辫子，知是郑克塽，又伸手过去摸索，这次摸到一条纤细柔软的腰肢，那自是阿珂了，心中大喜，用力捏了几把，叫道：“郑公子，你干什么摸我屁股？”

郑克塽道：“我没有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哼，你以为我是阿珂姑娘，是不是？动手动脚，好生无礼。”郑克塽骂道：“胡说。”韦小宝左手在阿珂胸口用力一捏，立即缩手，大叫：“喂，郑公子，你还在多手！”跟着将呼巴音的手掌放在阿珂脸上，来回抚摸，跟着向下去摸她胸脯。

先前他摸阿珂的腰肢和胸口，口中大呼小叫，阿珂还道真是郑克塽在草堆中乘机无礼，不禁又羞又急，接着又是一只冷冰冰的大手摸到自己脸上，心想韦小宝的手掌决没这么大，自然是郑克塽无疑，待要叫嚷，又觉给师父和韦小宝听到了不雅，忙转头相避，那只大手又摸到了自己胸口，心想：“这郑公子如此无赖。”不由得暗暗恼怒，身子向右一让。

韦小宝反过左手，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郑克塽一个耳光，叫道：“阿珂姑娘，打得好，这郑公子是个好色之徒，啊哟，郑公子，你又来摸我，摸错人了。”郑克塽只道这一记耳光是阿珂打的，怒道：“是你去摸人，却害我……”

害我……”阿珂心想：“这明明是只大手，决不会是小恶人。”韦小宝持着呼巴音的手掌，又去摸阿珂的后颈。

便在此时，马蹄声奔到了近处。原来桑结见白衣尼等出店，待欲追赶，却是全身无力。他内功深湛，饮了蒙汗药酒，竟不昏倒，提了两口气，内息畅通无阻，只是头晕眼花，登时明白，叫道：“取冷水来，快取冷水来！”店伙取了一碗冷水过来，桑结叫道：“倒在我头上。”那店伙如何敢倒，迟疑不动。桑结还道这迷药是这家饭店所下，双手抬不起来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将脑袋往那碗冷水撞去，一碗水都泼在他头上，头脑略觉清醒，叫道：“冷水，越多越好，快，快。”店伙又去倒了两碗水，桑结倒在自己头上，命店伙提了一大桶水来，救醒了众喇嘛，那胖大喇嘛却说什么也不醒。待见他背心有血，检视伤口，才知已死。六名喇嘛来不及放火烧店，骑上马匹，大呼追来。

阿珂觉到那大手又摸到颈中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“不要！”

韦小宝反手一掌。郑克塽身在草堆之中，眼不见物，难以闪避，又吃了一记耳光，叫道：“不是我！”

这两声一叫，踪迹立被发觉，桑结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一名喇嘛跃下马来，奔到草堆旁，见到郑克塽一只脚露在外面，抓住他足踝，将他拉出草堆，怕他反击，随手一甩，将他摔出数丈之外。

那喇嘛又伸手入草堆掏摸。韦小宝蜷缩成一团，这时草堆已被那喇嘛掀开，但见一只大手伸进来乱抓，情急之下，将呼巴音的手掌塞入他手里。那喇嘛摸到一只手掌，当即使力向外一拉，只待将这入拉出草堆，跟着也是随手一甩，哪料到这一拉竟拉了个空。

他使劲极大，只拉到一只断手，登时一交坐倒。待看得清楚是一只死人手掌时，只觉胸口气血翻涌，说不出的难受。他所使的这一股力道，本拟从草堆中拉出一个人来，用力甩了出去。郑克塽有一百二三十斤，那喇嘛预拟第二个人重量相若，这一拉之力少说也有二百余斤。何况这一次拉到的不是足踝，而是手掌，生怕使力不够，反被对方拉入草堆，是以使劲更是刚猛。哪知这一股大力竟用来拉一只只有几两重的手掌，自是尽数回到了自身，直和受了二百余斤的掌力重重一击无异。

韦小宝见他坐倒，大喜之下，将一大捆麦草抛到他脸上。那喇嘛伸手撩开，突然间胸口一痛，身子扭曲了几下，便即不动了，却是韦小宝乘着他目光为麦草所遮，急跃上前，挺匕首刺入了他心口。

他刚拔出匕首，只听得身周有几人以西藏话大声呼喝，不禁暗暗叫苦，料想无路可逃，只得将匕首藏入衣袖，慢慢站起身来，一抬头，便见桑结和余下四名喇嘛站在麦田之中，离开草堆却有三丈之遥。

那喇嘛尸首上堆满了麦秆，如何死法，桑结等并不知道，料想又是白衣尼施展神功，将他击死，当下都离得远远地，不敢过来。桑结叫道：“小尼姑，你连杀我八名师弟，我跟你仇深似海。躲在草堆之中不敢出来，算什么英雄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怎么已杀了他八名师弟？”一算果然是八个，其中只有一名是白衣尼杀的，眼见桑结说出了这句话后，又向后退了两步，显是颇有惧意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我师父武功出神入化，天下更没第二个比得上，不过她老人家慈悲为怀，有好生之德，不想再杀人了。你们五个喇嘛，她老人家说饶了性命，快快给我去罢。”

桑结道：“哪有这么容易？小尼姑，你把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乖乖的交出来，佛爷放你们走路。否则便逃到天涯海角，佛爷也决不罢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要《四十二章经》？这经书到处寺庙里都有，有什么希罕？”桑结道：“我们便是要小尼姑身上的那一部。”

韦小宝一指郑克塽，道：“这一部经书，我师父早就送了给他，你们问他要便是。”这时郑克塽刚从地下爬起，还没站稳，一名喇嘛扑过抓住他双臂，另一名喇嘛便扯他衣衫，嗤嗤声响，外衫内衣立时撕破，衣袋中的金银珠宝掉了一地，却哪里有什么经书？韦小宝叫道：“郑公子，你这部经书藏到哪里去啦？跟他们说了罢，那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。”

郑克塽怒极，大声道：“我没有！”一名喇嘛拍的一掌，打得他险些晕去，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跟着又是一掌。韦小宝见他两边脸颊登时肿起，心中说不出的痛快，叫道：“郑公子，你带这几位佛爷去拿经书罢。我见你在那边客店中地下挖洞，是不是埋藏经书？”

桑结喜道：“是了，小孩子说的，必是真话，押他回店去取。”那喇嘛应道：“是！”又打了郑克塽一个耳光。

阿珂再也忍不住，从草堆中钻了出来，叫道：“这小孩子专门说谎，你们别信他的。这位郑公子从没见过什么经书。”

韦小宝回头低声道：“我是要救师太和你，让郑公子引开他们。”阿珂道：“我不要你救。你冤枉郑公子，要害得他送了性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师太和你的性命，比郑公子要紧万倍。”

桑结向抓住郑克塽的喇嘛叫道：“别打死了他。”转头道：“小尼姑，你出来，还有两个娃娃，跟我们一起去看经书。”

阿珂怒道：“你自己怕死，却说救师父。你有种，就去跟这些喇嘛打上一架。”韦小宝心头热血上涌，心想：“你这样瞧不起我，我就给这些恶喇嘛打死了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说道：“打就打。我死了也没什么，只是救不了你和师太。倘若我赢了呢？”阿珂道：“哼，你转世投胎，也赢不了。你打得赢一个喇嘛，我永远服了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什么打得赢一个？我不是已杀了七个喇嘛？”阿珂道：“你使鬼计杀的，那不算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打赢一个喇嘛，你就嫁给我做老婆。”阿珂怒道：“胡说！你是小和尚，又是小太监，怎么……怎么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小和尚可以还俗，小太监可以不做太监，总而言之，我非娶你做老婆不可。”阿珂急道：“师父，你听，在这当口，他还在不干不净的瞎说。”

白衣尼叹了口气，心想当真形势危急，只好自绝经脉而死，免得受喇嘛的凌辱，低声道：“小宝，你伸手到草堆中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左手反手伸入草堆，只觉手掌中多了一个小纸包，听得白衣尼低声道：“这是经书中所藏的地图，你不必管我，自行逃命。将来如能得到另外七部经书，我大汉山河说不定便有光复之望。那可比我一人的生命要紧得多了。”

韦小宝见她对自己如此看重，这件要物不交给徒儿，反而交给自己，登时精神一振，突然间心中有了主意，当下不及细想，便大声道：“我师父是当世高人，不愿跟你们动手。你们派一个人出来，先跟我比划比划，倘若打得赢我，我师妹才会出手。哼，哼！料你们也不敢，识相的，还是快快挟了尾巴逃走罢。”说着将那纸包揣入怀中。

五名喇嘛纵声大笑。他们对白衣尼虽然颇为忌惮，这小孩子却哪里放在

心上？一名喇嘛笑道：“我只须一掌，便打得你翻出十六八个筋斗，比划个屁！”

韦小宝踏上一步，朗声道：“好，就是你跟我来比。”回头向阿珂道：“我打赢之后，你就是我老婆了，可不能抵赖。”阿珂道：“你打不赢的，说什么也不会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一夫拼命，万夫莫当。为了要娶你做老婆，只好拼命了。”

那喇嘛走上几步，笑道：“你真的要跟我比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还有假的？咱二人一对一的比，你放心，我师父决不出手。你那四个师兄弟，会不会帮你？”

桑结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们自然不帮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倘若我一拳打死了他，你们是否一拥而上，想倚多为胜？咱们话说在前头，倘若你们一起来，我可敌不过，我师父也只好出手了。”桑结也真怕白衣尼出手，心想几名师弟都死得不明不白，不知这尼姑使的是什么武功，让一名师弟先和这小孩单打独斗，看明白这尼姑的武功家数，实是大大有利，便道：“你们二人单打独斗便是，双方谁也不许相帮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有人帮了，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。”桑结道：“不错，有人相帮，便是乌龟女儿王八蛋。”

桑结武功既高，又十分机灵，眼见白衣尼和阿珂都是女子，是以将“乌龟儿子王八蛋”说成了“乌龟女儿王八蛋”，以免对方反正做不成乌龟儿子，就此出于相助。韦小宝笑道：“很好，你大喇嘛非常精明，在下佩服之至。”桑结道：“你再走上几步。”他见韦小宝距草堆仍近，生怕白衣尼贴住他背心，暗传功力，师弟便抵敌不住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们汉人光明正大，赢要赢得光彩，输要输得漂亮，岂有作弊之理？”白衣尼低声道：“小宝，你赢不了的，假意比武，快抢了马逃走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走上三步，距草堆已有丈许。桑结见白衣尼再也无法暗中相助，便点了点头。

那喇嘛也走上数步，和他相对而立，笑问：“怎样比法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文比也可以，武比也可以。”那喇嘛笑道：“文比是怎样？武比又是怎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文比是我打你一拳，你又打我一拳。我再打你一拳，你又打我一拳。打上七八十拳，直到有人跌倒为止。你打我的时候，我不能躲闪退让，也不能出手招架，只能直挺挺的站着，运起内功，硬受你一拳。我打你的时候，你也一样。如是武比，那么比兵刃也罢，比拳脚也罢，自然可以闪避招架，奔跑跳跃。”

桑结心想：“这顽童身子灵便，倘若跳来跳去，只怕师弟一时打他不到。他有恃无恐，必有鬼计，多半他会跳到草堆之旁，引得师弟追过去，那尼姑便在草堆中突施暗算。如是文比，他这小小拳头，就在师弟身上打上七八十拳，也只当是搔痒。”用藏语叫道：“跟他文比，可别打伤了他。跟他打得越久越好，以便看明他的武功家数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师兄害怕了，怕你打我不过，教你投降，是不是？”

那喇嘛笑道：“小鬼头胡说八道。师哥见你可怜，叫我别一拳便打死了你。谅你小小年纪，兵刃拳脚的功夫有限，我也不占这个便宜，咱们便文比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挺起胸膛，双手负在背后，道：“你先打我一拳。我如躲闪招架，不算英雄好汉。”那喇嘛笑道：“你是小孩，自然是你先打。”说着学他的样，也是双手负在背后，挺出了胸膛。他比韦小宝足足高了一个

头有余，脸上笑嘻嘻地，全不以这小顽童为意。韦小宝左手拳头伸出，刚好及到他的小腹，比了一比。

五名喇嘛见了他的小拳头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我打了！”那喇嘛倒也不敢太过大意，生怕他得异人传授，内力有独到之处，当下将一股内力，都运上了小腹。韦小宝右手衣袖突然拂出，拳头藏在袖中，无声无息的在他左边胸口打了一拳。桑结等见这一拳如此无力，又都大笑。

笑声未歇，却见那喇嘛身子晃了一晃，韦小宝道：“现下你打我了。”那喇嘛突然一交扑倒，伏在地下，就此不动。桑结等人大惊，一齐奔出。韦小宝退向草堆，叫道：“站住，谁过来就是乌龟喇嘛王八蛋。”四名喇嘛登时停步，只见那喇嘛仍是不动，不是闭气重伤，便已死去。四人张大了嘴，惊骇无已，都说不出话来。

韦小宝双手拳头高举过顶，说道：“我师父教我的这门功夫，叫做‘隔山打牛神拳’，大牯牛也一拳打死了，何况一个小小喇嘛？哪一个不服，再来尝尝滋味！”低声道：“阿珂老婆，你赖不了罢？”

阿珂见他这等轻描淡写的一拳，居然便将这武功高强、身材魁梧的喇嘛打得伏地不起，不知死活，也是讶异之极，听了他的话，竟然忘了斥责。韦小宝笑道：“哈哈，你答应了，乖老婆。”阿珂怒道：“没有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又耍赖，不是英雄好汉。”阿珂道：“不是就不是，又怎样了？”

白衣尼却看到韦小宝在那喇嘛心中打了一拳之后，那喇嘛胸前便渗出鲜血，摇晃几下，便即伏倒，一凝思问，已知韦小宝袖中暗藏匕首，其实并不是打了一拳，而是对准了对方心脏戳了一剑。这匕首锋利绝伦，别说戳在人身，便是钢铁，也戳了进去。韦小宝先用左手拳头比一比，让人瞧见他使用拳头，使了匕首后立即藏起，双拳高举，旁人更是绝无怀疑。

桑结叫了那喇嘛凡声，不闻回音，一时惊疑难决。一名身材瘦削的喇嘛拔出戒刀，叫道：“小鬼头，就算你拳法高明，却又怎地？佛爷来跟你比比刀法。”心想这小孩得到高明传授，内功拳劲果然是非同小可，但跟他用兵刃相斗，他的拳劲便无用处。

韦小宝道：“比刀法也可以，过来罢！”那喇嘛不敢走近，喝道：“有种的便过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有种，你过来！”那喇嘛道：“一、二、三！大家走上三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！一、二、三！”走上了三步。那喇嘛也走上了三步，戒刀舞成一团白光，护住上盘，只怕他忽然使出“隔山打牛神拳”。韦小宝笑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使神拳打你便是。”那喇嘛哪里肯信，仍是将戒刀舞得呼呼风响，叫道：“快拔刀！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已练成了‘金顶门’的护头神功，你在我头顶砍一刀试试，包管你这柄大刀反弹转来，砍下了你自己的光头。我先跟你说明白了，免得你上当。”那喇嘛将信将疑，眼见他随手一拳便打死了师兄，武功果然深不可测，一时不敢贸然上前，更不敢举刀往他头上砍去。韦小宝道：“你武功太低，我决不还手就是。不过你只能砍我的头，可不能斩我胸口。我年纪小，胸口的护体神功还没练成，你一刀斩在我胸口，非杀了我不可。”

那喇嘛斜眼看他，问道：“你脑袋当真不怕刀砍？”韦小宝摘下帽子，道：“你瞧，我的辫子已经练断了，头发越练越短，头顶和头颈中的神功已经练成。等到头发练得一根都没有了，你就是砍在我胸口也不怕了。”他在少林寺、清凉寺出家，头发剃得精光，这时长起还不过一寸多长。当时除了

和尚和天生秃头之外，男子人人都留辫子，似他这般头上只长一寸头发，确是世间所无。至于头发越练越短云云，是他记起了当日在康亲王府中，见到吴应熊那些“金顶门”随从的情景。

那喇嘛看了，更信了几分，又知武林中确有个“金顶门”，铁头功夫十分厉害，说道：“我不信你脑袋经得起我刀砍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劝你还是别试的好，这一刀反弹过来，你的吃饭家伙就不保了。”那喇嘛道：“我不信！站着别动，我要砍你！”说着举起了戒刀。

韦小宝见到刀光闪闪，实是说不出的害怕，心想倘若他当真一刀砍在自己头上，别说脑袋一分为二，连身子也非给剖成两半不可。只是一来不能真的跟这喇嘛动手，除了使诈，别无脱身之法；二来他好赌成性，赌这喇嘛听了自己一番恐吓之后，不敢砍自己脑袋和项颈，这场赌，赌注是自己性命。

这时自己的生死，只在这喇嘛一念之间，然而输是赢，也不过和掷骰子一般无异，何况这一场大赌是非赌不可的，倘若不赌，这喇嘛提刀乱砍，自己和白衣尼、阿珂三人终究还是会给他砍死，更何况阿珂这小美人正在目不转睛的瞧着自己，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向躺在地下的郑克塽瞧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你是王府公子，跟我这婊子儿子相比，又是谁英雄些？他妈的，你敢不敢站在这里，让人家在脑袋上砍一刀？”

桑结用藏语叫道：“这小鬼甚是邪门，别砍他脑袋颈项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说什么？他叫你不可砍我的头，是不是？你们阴险狡猾，说过了话不算数，那可不行。”那喇嘛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大师兄叫我别信你吹牛，一刀把你的脑袋砍成两半。”这“半”字一出口，一刀从半空中砍将下来。

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，满腔英雄气概，霎时间不知去向，急忙缩头，暗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不料这一刀砍到离他头顶三尺之处，已然变招，戒刀转了半个圈子，化成一招“怀中抱月”，回刀自外向内，扑的一声，砍在他背上。

这一刀劲力极大，韦小宝背上剧痛，立足不定，跌入那喇嘛怀中，右手匕首立即在他胸口连戳三下，低头在他胯下爬了出来，叫道：“啊哟，啊哟，你说话不算数！”

那喇嘛口中荷荷而叫，戒刀反将过来，正好砍在自己脸上，蜡缩成一团，扭了几下，便不动了。

韦小宝本盼他这一刀砍在自己胸口，自己有宝衣护身，不会丧命，便可将四名喇嘛吓得逃走，哪知他不砍胸而砍背，将自己推入他怀中，正好乘机用匕首戳他几剑，只是在对方胯下爬出，未免太过狼狈，临危逃命，也顾不得英雄还是狗熊了。他大叫大嚷：“师父，我背上的神功也练成啦，你瞧，咳，咳……这一刀反弹过去，杀死了他，妙极，妙极！”

其实戒刀反弹，那喇嘛脸上受伤甚轻，匕首所戳的三下才是致命之伤。但桑结等三人哪知其中关窍，只道真是戒刀反弹杀人，只吓得纵出数丈之外，高声叫唤那喇嘛的名字。

韦小宝穿有护身宝衣，白衣尼是知道的，阿珂曾两次砍他不伤，这一次倒也不以为奇，但他竟敢用脑袋试刀，不禁都佩服他的胆气。只是韦小宝刚才这一下只吓得尿水长流，裤裆中淋漓漓漓，除他自己之外，却是谁也不知道了。那喇嘛这一刀劲力甚重，撞得他背上肋骨几乎断折，靠在草堆之上，忍不住呻吟。

白衣尼道：“快给他服‘雪参玉贍丸’。”阿珂向韦小宝道：“药丸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在我怀里，我可活不了啦。”阿珂从他怀中取出玉瓶，拔开塞子，取出一颗丸药，塞上塞子，将玉瓶放回他怀中，说道：“决吃了罢！”韦小宝伸手去接，却假装提不起手来。阿珂无奈，只得送入他嘴里。韦小宝见到她雪白粉嫩的小手，药丸一入口，立即伸嘴去吻。阿珂急忙缩手，却已给他手背上吻了一下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师父，这些喇嘛说话如同放狗屁。讲好砍我的头，却砍我背心。现下还剩下三个，弟子就用‘隔山打牛神拳’，将他们都打死了罢！”

桑结等听了，又退了几步。三名喇嘛商议了几句，取出火折，点燃几束麦秆，向草堆掷将过来。起初三束草落在空处，桑结又点了一束，奔前数丈，使劲掷出，双掌虚拍护身，以防韦小宝使“神拳”袭击，随即飞身退回。

草堆一遇着火，立即便烧了起来。韦小宝拉白衣尼从草堆中爬出，四下一望，见西首山石间似有一洞，当下不及细看，道：“阿珂，你快扶师父到那边山洞去躲避，我挡住这些喇嘛。”向桑结走上两步，叫道：“你们好大胆子，居然不怕小爷的‘隔山打牛神拳’、‘护头金顶神功’。桑结，你是头脑，快上来吃小爷两拳。”

桑结甚是持重，一时倒也真的不敢过来，但想到经书要紧，而十名师弟俱都丧命，倘若就此罢手，一世英名，更有何剩？眼见白衣尼步履缓慢，要那小姑娘扶着行走，若非受伤，便是患病，那正是良机，难道连眼前这一个小孩子也斗不过？只是他武功怪异，中人立毙，一时迟疑不决。

韦小宝一转头，见白衣尼和阿珂已走近山洞，回过头来，叫道：“你不敢跟我比武，老子要过来杀人了，你们还不逃走？”这句话可露了马脚，桑结心想：“你真有本事杀我，何不就此冲过来？叫我逃走，便是心中怕了我。”一阵狞笑，双手伸出，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走上两步。

韦小宝暗叫：“糟糕。这一次却用什么诡计杀他？”这时身后草堆已烧得极旺，即将烧到身上，寻思：“老子先躲到山洞之中，慢慢再想法子。”想到躲入山洞，心中便是一喜，山洞中倘若暗不见物，又好向阿珂动手动脚了。一弯腰，从死喇嘛手中将呼巴音的那只手掌拿了过来，放入怀中，见桑结又走上了几步，便大声叫道：“这里大热，老子神功使不出，你有种的，就到那边去比比。”说着转身奔向山洞，钻了进去。

只见白衣尼和阿珂已坐在地下，这山洞其实只是山壁上凹进去的一块，并无可资躲避之处，洞中也不黑暗，阿珂靠着白衣尼而坐，要想摸手摸脚，绝无可能，不由得微感失望。

桑结和两名喇嘛慢慢走到洞前，隔着三丈站定。桑结叫道：“你们已走上了绝路，无路可逃。拿火把来。”两名喇嘛捡起一束束麦秆，交在他手中。

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，你快将火把丢过来，且看烧不烧死我们。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烧起来倒只怕快得很。”

桑结高举火束，正要投掷入洞，听他这么说，觉得此话不错，要烧死三人，那部经书却也毁了。便掷下火把，叫道：“快把经书交出来，佛爷慈悲为怀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向我师父磕十八个响头，我师父慈悲为怀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桑结大怒，拾起火束，投到洞前。一阵浓烟随风卷入洞中，韦小宝和阿

珂都给熏得双泪直流，大咳起来。白衣尼呼吸细微缓慢，却不受呛。另外两名喇嘛纷纷投掷火束。

韦小宝道：“师太，那部经书已没有用了，便给了他们，先来缓……缓将之计。”阿珂道：“缓兵之计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又不是兵。”阿珂连声咳嗽，无法跟他争辩。白衣尼道：“也好。”将经书交了给他。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经书这里倒有一部，我抛出来了。抛在火里烧了，可不关我事。”

桑结听他答应交出经书，心中大喜，生怕经书落在火中烧了，当即拾起几块大石，抛在火束上。他劲力既大，投掷又准，火束登时便给大石压熄。

韦小宝见他投掷大石的劲力，不由得吃惊，心想：“倘若他将大石向山洞中投来，我们三人都给他砸死了，经书却砸不坏。这主意可不能让他想到。”

桑结叫道：“快将经书抛出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我师父说，你们想读经书，是佛门的好弟子，吩咐我不可伤害你们……”一面说，一面抽出匕首，将呼巴音的手掌切成数块，放在经书上，从怀中取出那瓶“化尸粉”，在断掌的血肉中撒下一些粉末。他身子遮住了白衣尼和阿珂的眼光，不让她们见到，大声道：“我师父说，这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是从北京皇宫里取出来的，十分宝贵。听说其中藏有重大秘密，参详出来之后，便可昌盛佛教，使得普天下人人都信菩萨，男的都做和尚，女的都做尼姑，小孩子便做小和尚、小尼姑，老头儿……”他说话之时，断掌渐渐化为黄水，渗入经书。

桑结听得这部经书果然是从皇宫得来，其中又藏有重大秘密，登时心花怒放，知道“昌盛佛法”云云，显非实情，生怕他不肯交出经书，口中便胡乱敷衍，说道：“昌盛佛法，光大本教，那好得很啊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师父读了以后，想不出其中秘密，现下把这经书给你，请你好好想想。倘若发见了其中秘密，你务必要遍告普天下和尚庙、尼姑庵，可不许自私，只兴旺你们的喇嘛教。你答允不答允？”桑结笑道：“自然答允，请你师父放心好啦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如想不出，就交到少林寺去。少林寺的和尚想不出，请他们交到五台山清凉寺。清凉寺的和尚想不出，就交到扬州的禅智寺去。一个交一个，总之要找到经书中的秘密为止。”

桑结道：“好啦，我必定办到。”心道：“这尼姑只道经书中的秘密和佛法有关，幸亏她不明真相，否则怎肯轻易交出？哼，得了经书之后，再慢慢想法子治死你们。”

韦小宝又道：“我师父说，你念完这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后，如果心慕佛法，还想再念，你可以再来找她老人家，我们还有金刚经、法华经、心经、大般若经、小般若经、长阿含经、短阿含经、不长不短中阿含经、老阿含经、少阿含经……”一连串说了十几部佛经的

名字，都是他在少林寺清凉寺出家时听来的，其中自不免说错了不少。

桑结不耐烦起来，却又不敢径自过去强抢，既怕白衣尼的神拳，又怕他们将经书毁了，只得随口敷衍，说道：“是了，我念完这部经后，再向你师父借就是了。”

韦小宝见断掌血肉已然化尽，所化的黄水浸湿了经书内外，当即除下鞋子套在手上，拿起经书抛了出去，叫道：“《四十二章经》来了。”

桑结大喜，纵身而前，伸手欲取，忽然心想：“这经书十分宝贵，哪有如此轻易便得到了，莫非其中有诈？只怕他乘我去拿经书，便即发射暗器。”

一迟疑间，两名喇嘛已将经书拾起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是不是这部经书？”桑结道：“到那边细看，别要上当，弄到一部假经。”两名喇嘛道：“是。师兄想得周到，可别让他们蒙骗过去。”

三人退出数丈，忙不迭的打开书函，翻阅起来。桑结道：“经书湿了，慢慢的翻，别弄破了纸页。瞧样子倒不像是假，跟那人所说果然是一模一样。”一名喇嘛叫道：“是了，大师兄，正是这部经书。”

韦小宝听到他们大声说话，虽然不懂藏语，但语气中欣喜异常的心情，却也听得出来，叫道：“喂喂，你们脸上怎么有蜈蚣？”

两名喇嘛一惊，伸手在脸上摸了几下，没什么蜈蚣昆虫，骂道：“小顽童就爱胡说。”桑结修为甚深，颇有定力，听得韦小宝叫嚷时不觉脸上有虫豸爬动，便不上他当，只是凝神翻阅经书。

韦小宝又叫：“啊哟，啊哟，十几只蝎子钻进他们衣领去了。”这一次两名喇嘛再不上当。一人道：“这顽童见我们得到经书，心有不甘，说些怪话来骗人。这小贼杀了咱们两个师弟，可不能就此饶他性命。”另一人却似颈中有些麻痒，伸手去搔了几把，只搔得几下，突觉十根手指都痒不可当，当下在手臂上擦了几擦。

这时桑结和另一名喇嘛也觉手指发痒，一时也不在意，过得半晌，竟然痒得难以忍耐，提起一看，只见十根指尖都渗出黄水。三人齐声叫道：“奇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两名喇嘛只觉脸上也大痒起来，当即伸指用力搔抓，越搔越痒，又过片刻，脸上也渗出黄水来。

桑结突然省悟，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，经书上有毒！”使力将经书抛在地下，只见自己手指上一粒粒黄水，犹如汗珠般渗将出来，大惊之下，忙在地下泥土擦了几擦，但见两名师弟使劲在脸上搔抓，一条条都是血痕。

韦小宝从海大富处得来的这瓶化尸粉最是厉害不过，倘若沾在完好肌肤之上，那是绝无害处，但只须碰到一滴血液，血液便化成黄水，腐蚀性极强，化烂血肉，又成为黄色毒水，越化越多，便似火石上爆出的一星火花，可以将一个大草料场烧成飞灰一般。这化尸粉遇血而成毒，可说是天下第一毒药，最初传自西域，据传为宋代武林怪杰西毒欧阳锋所创，系以十余种毒蛇、毒虫的毒液合成。母毒既成，此后便不必再制，只须将血肉化成的黄色毒水晒干，便成化尸毒粉了。

两名喇嘛搔脸见血，顷刻间脸上黄水淋漓，登时大声号叫，又痛又痒，摔倒在地，不住打滚。桑结侥幸没在脸上搔那一搔，但十根手指也是奇痒入骨，当即脱下外衣，裹起经书，挟在腋下，飞奔而去，急欲找水来洗去指上毒药。两名喇嘛痒得神智迷糊，举头在岩石上乱撞，撞得几下，便双双晕去。

白衣尼和阿珂见了这等神情，都是惊讶无已。韦小宝只见过化尸粉能化去尸体，不知用在活人身上是否生效，危急之际，只好一试，居然一举成功，也幸好有了呼巴音那只断掌作为引子，倘若将化尸粉撒在经书之上，却一无用处了。他本来只想拿断掌再去抚摸阿珂，岂知竟成此大功。

他见桑结远去，两名喇嘛晕倒，忙从山洞中奔出，拔出匕首，想在每人身上戳上两剑。奔到临近，只见两名喇嘛脸上已然腐烂见骨，不用自己动手，不多时便会化成两滩黄水。当下走到郑克塽身边，笑道：“郑公子，我这门妖法倒很灵验，你要不要尝尝滋味？”

郑克塽见到两名喇嘛的可怖情状，听韦小宝这么说，大吃一惊，向后急纵，握拳护身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别过来！”

阿珂从山洞中出来，对韦小宝怒喝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吓吓他的，要你担什么心？”阿珂怒道：“不许你吓人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怕吓坏了他么？”阿珂道：“好端端的干什么吓人？”韦小宝招招手道：“你过来看。”

阿珂道：“我不看。”嘴里这样说，还是好奇心起，慢慢走近，低眼一看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尖声叫了出来，只见两名喇嘛脸上肌肉、鼻子、嘴唇都已烂去，只剩下满脸白骨，四个窟窿，但头发、耳朵和项颈以下的肌肉却尚未烂去。

世上自有生人以来，只怕从未有过如此两张可怖的脸孔。阿珂一阵晕眩，向后便倒。韦小宝忙伸手扶住，叫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！”阿珂又是一声尖叫，逃回了山洞，喘气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他……他把两个喇嘛弄成了……弄成了妖怪。”

白衣尼缓缓站起，阿珂扶着她走到那两名喇嘛身旁，自己却闭住了眼不敢再看。白衣尼见到这两个白骨骷髅，不禁打一个突，再见到远处又有三名喇嘛的尸体，不禁长叹，抬起头来。此刻太阳西沉，映得半边天色血也似红，心想这夕阳所照之处，千关万山，尽属胡虏，若要复国，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，堆下多少白骨，到底该是不该？

风际中抓住郑公子的双手，顺势一挥，将他掷出七八丈远，叫道：“接住了！”天地会群雄纷纷大叫奔去，一个接住了，又掷给另一个，郑公子始终没有落地。

第二十七回 滇海有人闻鬼哭 棘门此外尽儿嬉

白衣尼出神半晌，见韦小宝笑嘻嘻的走近，知他在经书上下了剧毒，叹道：“若不是你聪明机警，今日我难免命丧敌手，那也罢了，只恐尚须受辱。只是杀人情非得已，不用这般开心。”韦小宝收起笑脸，应了声：“是。”白衣尼又道：“这等阴毒狠辣法子，非名门正派弟子所当为，危急之际用以对付好人，事出无奈，今后可不得胡乱使用。”韦小宝又答应了，说道：“这些法子，我今日都是第一次使。实在我武功也太差劲，不能跟他们光明正大的打一架，否则男子汉大丈夫，赢要赢得漂亮，岂能使这等胡闹手段？”

白衣尼向他凝视半晌，问道：“你在少林寺、清凉寺这许多时候，难道寺中高僧师父，没传你武功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功夫是学了一些的，可惜晚辈学而不得其法，只学了些招式皮毛，却没练内功。”白衣尼向阿珂瞧了一眼，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来不及练。”白衣尼道：“什么来不及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阿珂姑娘因为弟子冒犯了她，要杀我，时候紧迫，只好胡乱学几招防身保命。”

白衣尼点点头，道：“刚才你跟那些喇嘛说话，不住口的叫我师父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韦小宝脸上一红。阿珂抢着道：“师父，他心中存着坏主意，想拜你为师。”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拜我为师，也不算什么坏主意啊。”阿珂急道：“不是的。”她知道韦小宝想拜白衣尼为师，真意只不过想整日缠着自己而已，但这话却说不出口。

白衣尼向韦小宝道：“你叫我师父，也不能让你白叫了。”韦小宝大喜，当即跪下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八个响头，大声叫道：“师父。”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入我门后，可得守规矩，不能胡闹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弟子只对坏人胡闹，对好人是一向规规矩矩的。”

阿珂向他扮个鬼脸，伸了伸舌头，心中说不出的气恼：“这小恶人拜了师父为师，从此再也不能杀他，老是缠在我身旁，赶不开，踢不走，当真头痛之极了。”

白衣尼先前受六名喇嘛围攻，若非韦小宝相救，已然无幸，此后桑结等七喇嘛追到，自己只有束手待擒的份儿，情势更是凶险。她虽年逾四旬，相貌仍是极美，落入这些恶喇嘛手中，势必遭受极大侮辱，天幸这小孩儿诡计多端，将敌人一一除去，保全了自己清白之躯，心中的感激实是无可言喻，眼见韦小宝拜师之心切，当即使答允了他，心想小孩儿家顽皮胡闹，不足为患，受了自己熏陶调教，日后必可在江湖上立身扬名。

按照武林中规矩，韦小宝既已入了陈近南门下，若不得师父允可，绝不能另行拜师，但他于这些门规一概不知，就算知道，这时候也必置之不理。白衣尼既肯收他入门，就能时时和阿珂见面，就算康熙跟他调个皇帝来做，那也是不干的了。他学武之心甚懒，想到跟白衣尼学武，多半要下苦功，不免头痛，然而只要能伴着阿珂，再苦的事也能甘之如饴，这八个头磕过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当真如天上掉下了宝贝来一般。

白衣尼见他欢喜，还道他是为了得遇明师，从此能练成一身上乘武功，倘若知道了他的用心，只怕一脚踢他八个筋斗，刚刚收入门下，立即开革。

阿珂小嘴一扁，道：“师父，你瞧他高兴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坏得到了家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一位武功当世第一的高人收我为徒，我自然高兴得不得了。”白衣尼微笑道：“我并非武功当世第一，不可胡说。你既入我门，为师的法

名自须知晓。我法名九难，我们这门派叫做铁剑门。你师祖是位道人，道号上木下桑，已经逝世。我虽是尼姑，武功却是属于道流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弟子记住了。”

白衣尼九难又道：“阿珂，你跟他年纪谁大些？”阿珂道：“自然是我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大。”九难道：“好了，两人别争，先进师门为大，以后两个别‘阿珂姑娘’、‘小恶人’的乱叫，一个是陈师姊，一个是韦师弟。”韦小宝大声叫道：“陈师姊。”阿珂哼了一声，碍着师父，不敢斥骂，却狠狠白了他一眼。

九难道：“阿珂，过去的一些小事，不可老是放在心上。这次小宝相救你我二人有功，就算他曾得罪过你，那也是抵偿有余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这孩子聪明伶俐，只可惜幼遭不幸，是个太监。”又道：“小宝从前受人欺凌，被迫做了太监，你做师姊的当怜他孤苦，多照看着他些。这样也好，彼此没男女之分，以后在一起不须顾忌，方便得多。不过这件事可跟谁也不许说。”

阿珂答应了，想到这小恶人是个太监，过去对自己无礼，也不大要紧，心中气恼稍平，转头叫道：“郑公子，你受了伤么？”

郑克塽一跛一拐的走近，说道：“还好，只腿上扭了筋。”想到先前把话说得满了，自称对付几名喇嘛绰绰有余，事到临头，竟一败涂地，全仗这小孩退敌，不由得满脸羞惭。

阿珂道：“师父，咱们怎么办？还去河间府吗？”九难沉吟道：“去河间府瞧瞧也好，只是须防那桑结喇嘛去而复来，眼下我又行动不便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师父，你们且在这里休息，我去找大车。”

韦小宝大车没找到，却向农家买来一辆牛车，请九难等三人坐上，赶着牛车缓缓而行，幸喜桑结没再出现。到得前面一个小市集，弃了牛车，改雇两辆大车。

路上韦小宝定要师父再多服几粒“雪参玉蟾丸”。九难内力深厚，兼之得灵药助力，内伤痊愈甚快。两日之后的正午时分，到了河间府。

投店后，郑克塽便出去打探消息，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垂头丧气的回来，说道在城中到处探问“杀龟大会”之事，竟没一人得知。

九难道：“‘杀龟大会’原来的讯息，公子从何处得来？”郑克塽道：“两河大侠冯不破、冯不摧兄弟请天地会送信去台湾，请我父王派人主持‘杀龟大会’，说道大会定本月十五在河间府举行，今儿是十一，算来只差四天了。”九难点点头，缓缓的道：“冯氏兄弟？那是华山派的。”抬头望着窗外，想起了昔年之事。

郑克塽道：“父王命我前来主持大会，料想冯氏兄弟必定派人在此恭候迎迓，哪知……哼……”神色甚是气恼。九难道：“说不定鞑子得到了讯息，有甚异动，以致冯氏兄弟改了日子地方。”郑克塽悻悻的道：“就算如此，也该通知我啊。”

正说话间，店小二来到门外，说道：“郑客官，外面有人求见。”郑克塽大喜，急忙出去，过了好一会，兴匆匆的进来，说道：“冯氏兄弟亲自来过了，着实向我道歉。他们说知道我带了二十几人来，这几天一直在城外等候迎接，哪知道我们神不知、鬼不觉的来到了城里。现下已摆设了大宴，为我们洗尘接风，请大家一起去罢。”九难摇头道：“郑公子一个儿去便是，也别提到我在这里。”郑克塽有些扫兴，道：“师太既不喜烦扰，那么请陈

姑娘和韦兄弟同去。”九难道：“他们也不用去了，到大会正日，大家齐去赴会便是。”

这晚郑克塽喝得醉醺醺的回来。到了半夜，他的二十多名伴当也寻到了客店，只是每个人手足上都绑了木板绷带，看来大是不雅。

次日一早，郑克塽向九难、阿珂、韦小宝三人大讲筵席中的情形，说道冯氏兄弟对他好生相敬，请他坐了首席，不住颂扬郑氏在台湾独竖义旗，抗拒满清。

九难问起有哪些人前来赴会。郑克塽道：“来的人已经很多，这几天陆续还有得来，定了十五半夜，在城西十八里的槐树坪集会。半夜集会，是防清廷的耳目。其实冯氏兄弟过于把细，有这许多英雄好汉在此，就是有大队清兵来到，也杀他们个落花流水。”九难细问与会英豪的姓名，郑克塽却说不上来，只道：“一起吃酒的有好几百人，为头的几十人一个个来向我为父王敬酒，他们自己报了门派姓名，一时之间，可也记不起那许多。”九难就不言语了，心想：“这位郑公子徒然外表生得好看，却没什么才干。”

在客店中又休养得几日，九难伤势已愈。她约束阿珂和韦小宝不得出外乱走，以免遇上武林人物，多生事端。郑克塽却一早外出，直到半夜始归，每日均有江湖豪侠设宴相请。

到得十五傍晚，九难穿起韦小宝买来的衣衫，扮成个中年妇人，头上蒙以黑帕，脸上涂了黄粉，双眉画得斜斜下垂，再也认她不出本来面目。韦小宝和阿珂则是寻常少年少女的打扮。郑克塽却是一身锦袍，取去了假辫子，竟然穿了明朝王公的冠戴，神采奕奕。九难久已不见故国衣冠，见了他的服色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感慨。阿珂瞧着他丰神如玉的模样，更是心魂俱醉。只有韦小宝自惭形秽，肚里暗暗骂了十七八声“绣花枕头王八蛋”。

一更时分，延平王府侍从赶了大车，载着四人来到槐树坪赴会。那槐树坪群山环绕，中间好大一片平地，原是乡人赶集、赛会、做社戏的所在。平地上已黑压压的坐满了人。

郑克塽一到，四下里欢声雷动，数十人迎将上来，将他拥入中间。九难自和阿珂、韦小宝远远坐在一株大槐树下。这时东西南北陆续有人到来，草坪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吴三桂这奸贼结下的怨家也真多。我们天地会和沐王府打赌，看是谁先杀了他。这王八蛋仇家千千万万，如有人先下了手，天地会和沐王府都不免输了。”

眼见一轮明月渐渐移到头顶，草坪中一个身材魁梧、白须飘动的老者站起身来，抱拳说道：“各位英雄好汉，在下冯难敌有礼。”群雄站起还礼，齐声道：“冯老英雄好。”

九难低声道：“他是冯氏兄弟的父亲。”想起在华山之巅，曾和他有一面之缘，那时她以“阿九”之名和江湖豪侠相会，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。其时冯难敌方当盛年，今日却已垂垂老矣。他师祖穆人清、师父铜笔算盘黄真想来均已不在人世，至于他师叔袁承志呢？这人她当年对之刻骨相思，可是二十几年来，从没得过他一点讯息。她这些年来心如古井不波，今晚乍见故人，不由得千思万绪，蓦地里都涌上心来。

韦小宝见她眼眶中泪水莹然，心想：“师父见了这个冯老头，为什么忽然想哭，难道这老头是她的旧情人么？我不妨从中撮合，让她和老情人破什么重圆。不过师父年纪这样轻，不会爱上这老头儿罢。”

只听得冯难敌声音洪亮，朗朗说道：“众位朋友，咱们今日在此相聚，

大伙儿都知道是为了一件大事。我大明江山为鞑子所占，罪魁祸首，乃是那十恶不赦、罪该万死的……”

四下群豪一齐叫道：“吴三桂！”众人齐声大叫，当真便如雷轰一般，声震群山。跟着有的大叫：“大汉奸！”有的大叫：“龟儿子！”有的大叫：“王八蛋！”有的大叫：“我操他十八代祖宗！”

众人骂了一阵，声音渐渐歇了下来，突然有个孩子声音大声叫道：“我操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！”群雄本来十分愤恨，突然听到这句骂声，忍不位都哈哈大笑。

这一声叫骂，正是韦小宝所发。阿珂嗔道：“怎么说这般难听的话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家都骂，我为甚么骂不得？”阿珂道：“人家哪有骂得这么难听的？”韦小宝微微一笑，便不言语了，心想：“再难听十倍的话，也还多得很呢。”

冯难敌道：“大汉奸罪大恶极，人人切齿痛恨。那位小兄弟年纪虽幼，也知恨不得生食其肉，死寝其皮。今晚大伙儿聚集在此，便是要商议一条良策，如何去诛杀这奸贼。”

当下群雄纷纷献计。有的说大伙儿一起去到云南，攻入平西王府，杀得吴三桂全家鸡犬不留；有的说吴贼手下兵马众多，明攻难期必成，不如暗杀；有的说假如一刀杀了，未免太过便宜了他，不如剜了他眼睛，断他双手，令他痛苦难当；有的说还是用些厉害毒药，毒得他全身腐烂。

有个中年黑衣女子说道：最好将吴三桂全家老幼都杀了，只剩下他一人，让他深受寂寞凄凉之苦。另一个中年男子道：他投降清朝，是为了爱妾陈圆圆为李闯所夺，不如去将陈圆圆掳了来，让他心痛欲死。又有人道：吴贼虽然好色，但最爱的毕竟是权位富贵，最好是让他功名富贵、妻子儿女都一无所有，沦落世上，却偏偏不死。数百名豪杰大声喝采，齐说：“如此惩罚，才算罚得到了家。”一条汉子说道：“满清鞑子对他十分宠幸，这贼子官封平西王，权势薰天，杀他妻子儿女已然不易，要除去他的功名富贵，更是难如登天。”

有个云南人站起身来，述说吴三桂如何在云南欺压百姓、杀人如麻的种种惨事，只听得群雄更是义愤填膺，热血如沸。好几个人都道，让吴三桂在云南多掌一天权，便多害死几个无辜百姓。但如何锄奸除害，却是谁也没真正的好主意。

这时冯难敌父子所预备下的牛肉、面饼、酒水，流水价送将上来，群豪欢声大作，大吃大喝起来。这些豪士酒一入肚，说话更是肆无忌惮，异想天开。

有人说道：将陈圆圆掳来之后，要开一家妓院，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。

韦小宝一听，大为赞成，叫道：“这家妓院，须得开在扬州。”一名豪士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主意要得。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？”韦小宝正待要说“自然要去”，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，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。九难道：“小宝，别说这些市井下流言语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心中却想：“要开妓院，只怕这里几千人，没一个及得老子在行。”

众人吃喝了一会，冯难敌又站起来说道：“咱们都是粗鲁武人，一刀一枪的杀敌拚命，那是义不容辞，于天下大事却见识浅陋，现下请顾亭林先生指教。顾先生是当世大儒，国破之后，他老人家奔波各地，联络贤豪，一心

一意筹划规复，大伙儿都是十分仰慕的。”群豪中有不少识得顾亭林，他的名头更是十有八九都知，登时四下里掌声雷动。

人群中站起一个形貌清癯的老者，正是顾亭林。他拱手说：“冯大侠如此称赞，兄弟实在愧不敢当，刚才听了各位的说话，个个心怀忠义，决意诛此大奸，兄弟甚是佩服。古人道：‘众志成城’，又有言道：‘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’。大伙儿齐心合力，决意对付这罪魁祸首，任他有天大的本事，咱们也终能成功。”

群雄哄声大叫：“对，对！一定能成功。”

顾亭林道：“众位所提的计谋，每一条均有高见，只是要对付这奸贼，须得随机应变，难以预拟确定的方策。依兄弟愚见，大伙儿分头并进，相机行事。第一，当然是不可泄露风声，令这奸贼加紧防范；第二是不可鲁莽，事事要谋定而后动，免得枉自送了性命；第三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不要为了争功抢先，自相争斗，伤了义气。”

群豪都道：“是，是，顾先生说得不错。”

顾亭林道：“今日各门派、各帮会英雄好汉聚会。此后如果各干各的，力量太过分散，结成一个帮呢，人数实在大多，极易为鞑子和吴贼知觉，不知各位有何良策？”

群豪沉默了一会。一人说道：“不知顾先生高见如何？”

顾亭林道：“以兄弟之见，这里天下十八省的英雄都有，咱们一省结成一盟，一共是一十八个杀龟同盟。唔，‘杀龟盟’听来不雅，不如称为‘锄奸盟’如何？”

群豪纷纷鼓掌叫好，说道：“读书人说出来的话，毕竟和我们粗人大不相同。”

顾亭林来参与河间府“杀龟大会”之前，便已深思熟虑，觉得群豪齐心要诛杀吴三桂，大家一鼓作气，勇往直前，要杀了他也不为难。但真正大事还不在杀这汉奸，而是要驱除满虏，光复汉家江山。如为了诛杀一人而致伤亡重大，大损元气，反而于光复大业有害。学武之人门户派别之见极深，要这数千英豪统属于一人之下，势难办到。大家为了争夺“盟主”之位，不免明争暗斗，多生嫌隙。失败之人倘若心胸狭隘，说不定还会去向清廷或吴三桂告密。但如分成一十八省，各举盟主，既不会乱成一团，无所统辖，而每省推举一位盟主也容易得多。这十八省的“锄奸盟”将来可逐步扩充，成为起义反清的骨干。他一倡此议，听得群豪立表赞成，甚为欣慰。

冯难敌道：“顾先生此意极是高明。众位既无异议，咱们便分成一十八省，各组‘锄奸盟’，每省推举一位盟主。咱们分省之法，不依各人本身籍贯，而是瞧那门派帮会的根本之地在什么省。例如少林寺的僧俗弟子，不论是辽东人也好，云南人也好，都属河南省。华山派弟子都属陕西省。众位意下如何？”

群豪均道：“自该如此。否则每一门派、帮会之中，各省之人都有，分属各省，那是一团糟了。”

有一人站起来说道：“像我们天地会，在好几省中都有分堂，总舵的所在却迁移无定。请问该当如何归属？”韦小宝见说话之人乃是钱老本，心想：“原来他也来了。不知我青木堂的兄弟们来了几人。”

冯难敌朗声道：“顾先生说：天地会广东分堂的众位英雄属广东，直隶分堂的属直隶。咱们只是结盟共图大事，并不是拆散了原来的门派帮会。‘锄

奸盟’的盟主的职责，只是联络本省英豪，以求群策群力。至于各门各派、各帮各会的事务，自然一仍其旧，盟主无权干预。各省盟主，也不是高过了各门派的掌门人、各帮会的帮主。”

群豪之中本来有人心有顾虑，生怕推举了各省盟主出来，不免压低了自己，听得冯难敌如此分割明白，更无疑忧。当下一省省的分别聚集，自行推举。

韦小宝道：“师父，咱们又算哪一省？”九难道：“哪一省都不算。我独来独往，不必加盟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以您老人家的身份武功，原该做天下总盟主才是。”九难“嘿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些话以后不可再说，给人听见了，没的惹人耻笑。”

在她心中，与会群雄之中，原无一人位望比她更尊。这大明江山，本来便是她朱家的。说到武学修为，她除了学得木桑道人所传的铁剑门武功之外，十余年前更得奇遇，百尺竿头又进一步，与当年木桑道人相比，也已远远的青出于蓝，环顾当世，除了那个不知所踪的袁承志之外，只怕再无抗手了。

草坪上群雄分成一十八堆聚集。此外疏疏落落的站着七八十人。那都是和九难相类的奇人逸士，既不愿做盟主，也不愿奉人号令。顾亭林和冯难敌明白这些武林高人的脾性习性，也不勉强，心想他们既来赴会，遇上了事，自会暗中伸手相助。

过不多时，好几省的盟主先行推举了出来。河南省是少林寺方丈晦聪禅师，湖北省是武当派掌门人云雁道人，陕西省是华山派掌门人“八面威风”冯难敌，云南省是沐王府的沐剑声沐公子，福建省是延平郡王的次公子郑克塽，都是众望所归，一下子就毫无异议的推出。其他各省有些争执了一会，有些争持不决，请顾亭林过去秉公调解，终于也一一推了出来。其中三省由天地会的分堂香主担任盟主，天地会可算得极有面子。

当下各省盟主聚齐在一起，但一点人数，却只一十三位，原来晦聪禅师、云雁道人等都没有赴会，由其门人弟子代师参预。冯难敌朗声说道：“现下一十八省盟主已经推出，兄弟不当众宣布各位盟主的尊姓大名，以免泄漏机密。”众盟主商议了一会，冯难敌又道：“咱们恭请顾亭林先生与天地会陈总舵主两位，为一十八省‘锄奸盟’的总军师。”

群雄欢声雷动。韦小宝听师父如此得群豪推重，做了“锄奸盟”的总军师，甚是得意。

当下各省豪杰分别商议如何诛杀吴三桂，东一堆、西一簇，谈得甚是起劲。

九难带了韦小宝、阿珂回到客店，次日清晨便雇车东行。九难知道群雄散归各地，一路上定会遇上熟人，是以并不除去乔装。

韦小宝见郑克塽不再跟随，心下大喜，不住口的谈论昨晚“杀龟大会”之事。阿珂听他说了一会，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高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真聪明，猜得很对。有这许多人要去杀吴三桂，哪有不成功之理？我自然开心得很了。”阿珂道：“哼，你才不为此高兴呢。你的心有这么好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倒奇了，那我为什么高兴？”阿珂道：“只因为郑公子……郑公子韦小宝见她神色懊恼，故意激她一激，说道：“啊，是了。郑公子确是好人，刚才我出去雇车，见到他带着四个美貌的姑娘，有说有笑，见到我后，要我问候师父和你。”阿珂心中怦的一跳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不早说？他又说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说，这几位侠女要到台湾去

玩玩，他就带她们同去，说要尽什么地主之……之什么的。”阿珂咬牙道：“地主之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了，对了！原来师姊刚才跟在我后面，都听见了。”阿珂怒道：“我才没听见呢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行出十余里，身后马蹄声响，数十乘马追了上来，阿珂脸上登现喜色。但这数十骑掠过大车，毫不停留的向东疾驰，阿珂脸色又暗了下来。韦小宝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不是！”阿珂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可惜不是郑公子追上来。”阿珂道：“他……他追上来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或许他也请你去台湾玩玩呢。”阿珂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九难知道女徒的心事，斥道：“小宝，别老是使坏，激你师姊。”韦小宝心里大喜，口中答应：“是，是。”又道：“天下的王孙公子，三妻四妾，八妻九妾，最是没良心。那四位美貌女侠，一到台湾，我看很难回得出来。这位郑公子到了浙江、福建，只怕还得再带几个美女……”九难喝道：“小宝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三人行到中午，在道旁一家小面店中打尖，忽听马蹄声响，又有数十骑自西而来。

一行人来到面店门外，下马来到店中，有人叫道：“杀鸡，切牛肉，做面，快，快！”纷纷坐下。韦小宝一看，原来都是熟人，徐天川、钱老本、关安基、李力世、风际中、高彦超、玄贞道人、樊纲一干天地会青木堂的好手全在其内。他想：“昨晚我在会中虽说了几句话，骂了几句人，但这么多的人，乱嘈嘈的，他们离得我又远，黑夜之中一定没认出，否则当时怎么不过来招呼？此刻我如上前相认，各种各样的事说个不休，又见我另拜了师父，多半要不开心，不如装作不见的为妙。”当下侧身向内，眼光不和他们相对。

过了一会，徐天川等所要的酒菜陆续送了上来。众人提起筷子，正要吃喝，忽然马蹄声响，又有一伙人来到店中。有人叫道：“杀鸡，切牛肉，做面，快，快！”

阿珂喜极而呼：“啊，郑……郑公子来了。”原来这一伙人是郑克塽和他伴当。

他听得阿珂呼叫，转头见到了她，心中大喜，急忙走近，道：“陈姑娘，师太，你们在这里，我到处找寻你们不见。”

那面店甚是窄小，天地会群雄分坐六桌，再加上阿珂等三人坐了一桌，已无空桌。郑府一名伴当向徐天川道：“喂，老头儿，你们几个挤一挤，让几张桌子出来。”

昨晚“杀龟大会”之中，郑克塽身穿明朝服色，人人注目，徐天川等都认得他，天地会是延平郡王的部属，原有让座之意，只是这伴当言语甚是无礼，众人一听，都心头有气。玄贞道人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什么东西？”李力世使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大家自己人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让个座位无妨。”当下徐天川、关安基、高彦超，樊纲四人站起身来，坐到风际中一桌上去，让了一张桌子出来。

这时郑克塽已在九难的桌旁坐下。阿珂向韦小宝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当面撒谎！又说郑公子带了四个什么女侠……”

韦小宝道：“郑公子一到，你就不喜欢我坐在一起，又要见到我便吃不下面，那也不相干。”走到徐天川身旁坐下，低声道，“大家别认我。”徐天川等一见，都是又惊又喜。这些人个个都是老江湖，机警万分，一听他这么说，立时会意，谁都不动声色。韦小宝又低声道：“咱们只当从未见过面，

徐三哥，你去跟大家说说。”徐天川站起身来，走到李力世一席上，低声道：“本堂韦香主驾到，要大伙儿装作素不相识。”李力世等头也不回，自顾喝酒吃菜，心下均自欣喜，片刻之间，每一桌都通知到了。

那边桌上郑克壤兴高采烈，大声道：“师太，昨晚会中，众家英雄推举我做福建省的盟主。大家商议大事，直谈到天亮。我到客店中一找，你们已经走了，一路追来，幸喜在这里遇上。”九难道：“恭喜郑公子。不过这等机密大事，别在大庭广众之间提起。”郑克壤道：“是。好在这里也没旁人，那些乡下粗人，听了也不懂的。”原来天地会群雄都作了乡农打扮，一个个赤了双足，有的还提着锄头钉耙。昨晚会中人多，郑克壤却不认得。

韦小宝低头吃面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家伙嚣张得很，这几天在河间府到处吹牛，说咱们天地会是他台湾延平王府的下属，说总舵主见了他，恭恭敬敬的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二口。又说咱们什么堂的香主蔡老哥，从前是他爷爷的马夫，什么堂的香主李老哥，又是给他爷爷倒便壶的……”关安基怒道：“哪有这等事！蔡香主、李香主虽曾在国姓爷部下，都是上阵打仗的军官……”徐天川低声道：“关夫子，小声些。”关安基点点头。韦小宝又道：“他还说了好多阴损咱们青木堂尹香主的坏话。旁人说道尹香主早已归天了。这小子说，‘是啊，这姓尹的武艺低微，人头儿又次，我早知道是个短命鬼……’”关安基怒极，举掌往桌上重重拍落，徐天川手快，一把抓住他手腕。

韦小宝知道群雄不肯得罪了延平王府的人，何况这小子是王爷的儿子，若非大肆挑拨，难以激得他们动手，眼见众人恼怒，心下暗暗喜欢，脸上却深有忧色，说道：“这小子胡说八道，本来也不打紧。只是他一路上招摇，说了咱们会中的许多机密大事，逢人便说切口，什么‘地振高冈，一派溪山千古秀’，自称是坐在红花亭顶上的，总舵主烧六柱香，他自己便烧七柱香。听的人不懂，他就详细解说……”

群雄一齐摇头，会中这等机密如此泄露出去，要是落入朝廷鹰爪耳中，天地会兄弟人人有性命之忧，眼见郑克壤神色轻浮，所带的伴当飞扬跋扈，这哪里还有假的？何况刚才便听到他在对一个妇人大谈昨晚“杀龟大会”中之事，得意洋洋的自称当了福建省盟主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看咱们非得杀杀他的气势不可，否则大事不妙。”群雄都缓缓点头，韦小宝道：“请风大哥去揍他一顿，却也别打得太厉害了，只是教训教训他。待会我出来抱打不平，请风大哥假意输了给我。”风际中微微点头。韦小宝又道：“钱老本，昨晚你在会中说过话，只怕这小子认得你。”钱老本低声道：“是，我先避开了。”

郑府众伴当中兀自多人没座位，一人见天地会群雄的桌上尚有空位，在徐天川背上轻轻一推，道：“喂，那边还有空位，你们再让张桌子出来。”

徐天川跳起身来，骂道：“让了一张桌子还不够？老子最看不惯有钱人家的公子儿子，仗势欺人。”一声咳嗽，一口浓痰呼的喷出，向郑克壤吐去。

郑克壤正和阿珂说话，全没提防，待得觉着风声，浓痰已到颊边，急忙一闪，还是落在头颈之中，滑腻腻的，甚为恶心。他忙掏出手帕擦去，大怒骂道：“几个乡下泥腿子这等无法无天，给我打！”一名伴当随向徐天川便是一拳。

徐天川叫声“啊哟”，不等拳头打到面门，身子已向后摔了出去，假意跌得狼狈不堪，叫嚷：“打死人哪！打死人哪！”郑克壤和阿珂哈哈大笑。

风际中站起身来，指着郑克壤喝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”郑克壤怒道：“我

偏要笑，你管得着么？”风际中一伸手，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。郑克壤又惊又怒，扑上去连击两拳。风际中左躲右闪，转身逃出门外。

郑克壤追了出去，向风际中迎面一拳，风际中斜身避开。风际中明白韦小宝的用意，要尽量让这郑公子出丑，压低他的气焰，只东一拳、西一脚的跟他游斗。

徐天川叫道：“咱们河南伏牛山好汉的威风，可不能折在这小家伙手里。”群雄跟着吆喝，大家知道戏弄一下这少年虽然不妨，却不能让他认出众人来历，喝骂叫嚷的话也甚有分寸，没半句辱及他家门。李力世喝道：“咱们伏牛山这次出来做案，还没发市，正好撞上这穿金戴银的小子，把他抓了去，叫他老子拿一百万两银子来赎票。”

郑府众伴当见公子一时战不下这乡下人，听得众人呼喝，原来是伏牛山的盗匪，当即取出兵刃，杀将过去。徐天川、樊纲、玄贞道人、高彦超、关安基、李力世等一齐出手，登时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热闹。郑府那些伴当虽然都是延平王府精选的卫士，又怎及得上天地会群雄，兼之数日前被众喇嘛折断了手足，个个身上负伤，不数合间便被一一制服。天地会群雄手下留情，只是夺去他们兵刃，将之围成一圈，执刀监视，并不损伤他们身子。

那边郑克壤斗得十余合，眼见风际中手脚笨拙，跌跌撞撞，似乎下盘极为不稳，当下抖擞精神，将生平绝技尽数施展出来。他有心要在阿珂之前炫耀，以博美人青睐，挥拳生风，踢腿有声，着着进逼。风际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，往往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。

阿珂瞧得心焦，不住低叫：“啊哟，可惜，又差了一点儿。”韦小宝走近前去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身子未曾痊愈，这些大盗凶悍得紧，待会郑公子如果落败，你老人家别出手罢。”阿珂怒道：“你瞧他全然占了上风，怎会打输？真是瞎三话四。”

九难微笑道：“这些人似乎对郑公子并无恶意，只是跟他开开玩笑。这一位对手，武功可比郑公子强得大多了。”阿珂不信，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说那强盗的武功高过郑公子？”九难微笑道，“那还用说？这人武功着实了得，只怕也未必是什么伏牛山的强盗。倘若他们真是强盗，嘴里就不会乱叫乱嚷，说什么要绑票做案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毕竟师父眼光高明。”说道：“那么弟子去劝他们别打了罢？”阿珂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有什么面子，什么本事？能劝得他们动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强盗武功虽高，拳脚中却有老大破绽。郑公子斗他不下，我在十招之内，定可打得他落荒而逃。”

九难知他武功低微，但说不定又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法子，足以制胜，说道：“这伙人看来不是坏人，不可伤了他们性命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那些下三滥的下蒙汗药、放毒之类手段，若不是面临生死关头，决不可使。你已是我铁剑门的门下，可不能坏了本派名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我听师父的话，决不损伤他们便是。”

九难轻轻叹了口气，忽然想起当年华山之巅，铁剑门掌门人玉真子来向木桑道人寻衅之事。玉真子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说到铁剑门的名头，一来门下人丁寥落，名声不响，二来由于玉真子之故，实在也没什么光彩。这小弟子轻浮跳脱，如不走上正途，只怕将来成了玉真子的嫡系传人，那可大大不妥了。

韦小宝见她忽有忧色，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只道她瞧出天地会群雄

武功不弱，她武功未复，深感难以应付，便道：“师父你尽管放心，我有法子救郑公子的性命。”

阿珂啐道：“又来胡说了，郑公子转眼便赢，要你救什么性命？”

刚说到这里，只听得嗤的一声响，郑克塽的长袍已被拉下了一片。郑克塽大怒，出手更加快了，却听得嗤嗤嗤之声不绝，风际中十根手指便如鹰爪一般，将他长袍、内衣、裤子一片片的撕将下来，但用劲恰到好处，丝毫不伤到他肌肉。郑克塽眼见再撕得几下，身子便会全裸，惊惶之下，转身欲逃。风际中双臂一曲，两手手肘已抵到他胸前。

郑克塽急忙后退，双拳击出，只觉手腕一紧，风际中左手已握住他右手，右手握住他左手，顺势一挥，将他身子掷出，叫道：“接住了！”这一掷竟有七八丈远。

玄贞道人展开轻功追去，抬头叫道：“高兄弟，你来接班！”高彦超立即跃出。樊纲、徐天川、关安基等觉得有趣，纷纷大呼奔去。玄贞道人接住了郑克塽，便又掷出，落下时刚好高彦超赶到，接住后再掷给数丈外的徐天川。

这些人的膂力有强弱，轻功有高低，掷人时或远或近，奔跃时或快或慢，但郑克塽在半空中飞出数十丈以外，始终没有落地。天地会群雄各展所长，这时方显出真功夫来。关安基膂力奇大，先将郑克塽向天掷上四五丈，待他落下时，双掌在他背心一推，两股力道并在一起，郑克塽犹似腾云驾雾一般，这一下飞得更远。

韦小宝看得高兴之极，拍手大笑，突然后脑秃的一声响，给阿珂用手指节重重打了个爆栗。他一惊回头。阿珂惊怒交集，急道：“他们绑了他去啦，你……你快去救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跟郑公子又没冤仇，师父说不过是开玩笑，你何必着急？”阿珂道：“不，不是的，他们绑了他去，要勒索一百万两银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郑公子家里银子多得很，三百万、四百万也出得起，一百万两银子打什么紧？”

阿珂右足在地下重重一顿，说道：“唉，你不生眼睛么？他……他给这些强盗整得死去活来。”韦小宝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你要我救他，这也不难，你得答应做我老婆。”阿珂怒道：“胡说。”远远望去，见郑克塽给人接住后不再抛掷，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喂，你们快回去拿银子，到伏牛山来赎人。我们不会伤害这小子性命，每天只打他三百大板。银子早到一天，他就少挨三百下，迟到十天，多吃三千板。”阿珂拉住韦小宝的手，急道：“你听，你听，他们每天要打他三百板，这里去台湾路途遥远，一个月也不能来回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每天三百板，就算两个月罢，两个月六十天，三六一十八，也不过一千八百板……”阿珂道：“唉，不是的，是一万八千板，你这人真是……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算数不行。这一万八千板打下来，他的‘屁股功’可练得登峰造极了。”阿珂怒极，将他手掌一摔，道：“我再也不睬你了。”又气又急，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好，别哭，我来想法子。不过我刚才提的条款，你不能赖。”阿珂道：“你快救了他再说。”韦小宝知道她只是随口敷衍，真要她答应嫁给自己，那是无论如何不肯的，说道：“我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以后你可不得再欺侮我。”

阿珂道：“是，是！快去，快去！”说这话时，眼光没向他带上一眼，只是瞧着远处的郑克塽，但见他双手已被反绑，给人抱上了马背，转眼使给

带走了，情急之下，伸手在韦小宝背上推了推。韦小宝心中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子遇到的美貌妞儿，总是求我去救她的心上人。老子这冤大头可做得熟手之极，只怕‘冤大头功’也练得登峰造极了。”

他快步奔出，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伏牛山的大王，在下有话说。”

群雄早就在等他挺身而出，当下都转过身来。高彦超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干么要抓他？”高彦超道：“我们山寨里兄弟众多，缺了粮食，今日将他暂行扣押，要向他爹爹借一百万两银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一百万两银子，那是小事一件，我借给你们便是。”

高彦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凭什么说这等大话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名叫韦小宝。”高彦超“啊哟”一声，抱拳行礼，躬身说道：“原来是小白龙韦英雄，你杀死满洲第一勇士鳌拜，天下扬名，我们好生仰慕，今日拜见尊范，实是三生有幸。”樊纲等一齐恭谨行礼。韦小宝抱拳还礼，道：“不敢当。”高彦超道：“冲着韦英雄大大的面子，这小子我们放了。那一百万两银子，也不敢要了。”徐天川从身边取出两只大元宝来，双手恭恭敬敬的呈上，说道：“韦英雄，你路上倘若使费不足，这里一百两银子，请先收用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多谢！”收下元宝，转身交给阿珂。阿珂万万想不到这个小恶人名头竟如此响亮，这些凶神恶煞的大强盗一听他自报姓名，竟如下属见到了顶头上司一般。她哪知这个“小恶人”，其实正是这些“大强盗”的顶头上司，这些“大强盗”为了凑趣，故意的加倍巴结，演出一出好戏。她又惊又喜，心想郑公子终于脱却了危难。

却见风际中踏进一步，说道：“且慢。韦英雄，你杀死鳌拜，我们是万分佩服的。只不过大家素不相识，怎知你是真的韦英雄，还是冒充他老人家的大名，出来招摇撞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话倒也有理，阁下要怎样才能相信？”风际中道：“在下斗胆，想请韦英雄指点三招。满洲第一勇士都死在你手下，尊驾武功自然非同小可，是真是假，一试就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咱们只试招式，点到即止。”风际中道：“正是，还请韦英雄手下留情，以免打得在下身受重伤。”韦小宝暗暗好笑，心想：“风大哥向来不爱说话，哪知做起戏来，竟然似模似样。”便道：“老兄不必客气，说不定我不是你对手。”左手一指，右手轻飘飘拍了出去，只拍出半尺，手掌转了一圈，斜拍反捺，正是澄观试演过的“般若掌”中的一招“无色无相”。

风际中见闻甚博，叫道：“妙极，这‘般若掌’的高招，叫做‘无色……’什么的。”伸手一接，向后一仰，险些摔倒。

韦小宝掌上原无半分内功，笑道：“阁下说得是，这是一招‘无色无相’。”跟着左手斜举，自右上角挥向左下角，突然五指成抓，晃几下。风际中大叫：“了不起，又是‘般若掌’神功，这是‘灵鹫听经’。”摆起马步，双掌缓缓前推，掌心和韦小宝手指尖微微一触，立刻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后急翻三个筋斗，他翻筋斗之时，潜运内力，待得站定，满脸已涨得血红，便如喝了十六八碗烈酒一般，身子晃了几晃，一交坐倒，摇手道：“不……不成……不比了，佩服之至！韦英雄，多谢你饶我性命。”

韦小宝拱手道：“老兄承让。”说话之时，连连向他霎眼。风际中却做得甚像，脸上神色又是沮丧，又是感激，还带着几分衷心钦佩之意。

徐天川迈步而前，说道：“韦英雄武功惊人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来领

教几招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欺身而上，双手交叉，一手扭他左胸，一手拿他右肋，乃是少林派上乘武功“拈花擒拿手”中的一招。徐天川见他这一招擒拿手十分高明，不禁暗暗佩服：“韦香主聪明之极，一学武功便进步神速。”他却不知韦小宝出手招式似模似样，其实没丝毫内力，纵然给他拿住了，也是一无所损。徐天川身材矮小，最擅长的武功是巧打擒拿，当即施展看家本领，与韦小宝拆将起来。

数招之后，两人双手扭住，徐天川“啊”的一声，右手软软下垂，假装被扭脱了关节，说道，“佩服之至！”退开两步，左手托住了自己右手，一送一挺，装上了关节。这一项自上关节的手法，原是擒拿手中的上乘武功，他照做之时，一丝不苟，上得干净利落。

跟着樊纲、玄贞道人、李力世三人一一上前讨战。韦小宝所使的尽是澄观所授的上乘招式，樊纲等三人都是或三四招、或七八招便败了下去。高彦超朗声道：“今日得见韦英雄高招，当真令。人大开眼界，小人等佩服之至！他日韦英雄路过伏牛山，还请不弃，上山来盘桓数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自然是要叨扰的。”

群雄躬身行礼，牵马行开，一直走到镇尾，这才上马而去。他们竟然不敢在韦小宝面前上马，实是恭敬之极。

阿珂终于服了：“这小恶人原来武功高强，每次假装打我不过，都是故意让我的。”

到此地步，郑克塽只得过来向韦小宝道谢。韦小宝笑道：“郑公子不必客气，我不过运气好，误打误撞，胜了他们，讲到真实武功，那是远远不及阁下了。”他这几句话其实倒是真话，但郑克塽听来，却觉得是极辛辣的讽刺，不由得满脸通红。

当晚一行人南到献县，投了客店。九难遣开阿珂，问韦小宝道：“白天跟你做戏的那些人，都是你的朋友，是不是？”九难眼光何等厉害，风际中、徐天川那些人的做作，瞒得过郑克塽和阿珂，却怎瞒得过这位武学高人？韦小宝知道西洋镜已经拆穿，笑道：“也不算是朋友。”九难道：“这些人武功个个颇为了得，怎肯陪着你如此闹着玩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他们多半看不惯郑公子的骄傲模样，想是借着弟子，挫折一下他的骄气。”九难心想此言倒也有理，说道：“你那几招般若掌、拈花擒拿手法，使得可也不错啊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是装腔作势唬人的，管不了用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听得人喧马嘶，有一大帮人来投店。一人大声道：“一间上房，定要最好的，其余的将就些也就罢了。”韦小宝一听，心中一喜，认得是沐王府摇头狮子吴立身。

韦小宝问：“师父，咱们是不是去杀吴三桂？”九难道：“我这次所受内伤着实不轻，虽然伤势好了，内力未复，须得找个清静所在将养些时日，再定行止。否则倘再遇上敌人，我不能出手，老是由你去胡混瞎搞，咱们铁剑门太不成话。”说着也不由得好笑。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师父身子要紧。”从行囊中取出极品旗枪龙井茶叶，泡了一盖碗茶，说道：“弟子日后学会了师父的武功，遇上敌人，就可正大光明的动手了。师父，我去街上瞧瞧，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蔬菜。”走出房来，只见阿珂与郑克塽正并肩走向店外，神情十分亲热，登时心底一股醋意直涌上来，便跟在二人身后。

阿珂回头道：“跟着我干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又不是跟着你。我去给

师父买菜。”阿珂道：“好！郑公子，咱们向这边走。”伸手向着城西的一座小山一指。韦小宝妒火更炽，说道：“小心些，别碰上了山大王，我可不能来救你们。”阿珂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谁要你救了？”郑克塽知他是重提自己丑事，甚是恼怒，哼了一声，快步而行。

韦小宝眼见二人渐渐走远，忽听得阿珂格格一声笑，激怒之下伸手拔出匕首，便欲追上去将郑克塽杀了，跨出两步，心想：“当真要打，我可不是他二人对手。”

当下强忍怒气，到街上去买了些口蘑、冬菇、木耳、粉丝，提着回到店中，见阿珂和郑克塽尚未回来，想像他二人在僻静之处谈情说爱，只气得不住大骂。

突然有人在他肩头轻轻一拍，一把抱住，笑道：“韦兄弟，你在这里？”韦小宝转头一看，原来是御前侍卫总管多隆，不由得大喜，笑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只见他身后跟着十余人，都是御前侍卫，穿的却是寻常小兵装束。众侍卫见了他，个个眉花眼笑，却不上前参见招呼。多隆低声道：“这里人杂，到我房里说话。”原来他们一于人便也住在这客房里。

到得房中，众侍卫才一一上前参见，韦小宝笑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取出一千两银票，笑道：“众位兄弟们去喝酒花用罢。”众侍卫早知这位副总管出手豪阔，只要遇上了他，必有好处，当下欢然道谢。

多隆低声道：“韦兄弟，自从你在五台山遇险之后，皇上日常记挂在心，派我们出来寻找你的下落。”

韦小宝心下感激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多谢皇上恩德。却怎敢劳动多大哥的大驾？”多隆笑道：“皇上本来也没派我，只派了十五名侍卫兄弟，是我自告奋勇。一来做哥哥的也真牵记着你；二来也好乘机出京来玩玩，这是托了你兄弟的洪福。”众人都笑了起来。多隆道：“这一下，我们几个算是立了大功，回京之后，皇上得知韦兄弟脱险，定是十分欢喜。我们一路上打听，韦兄弟的讯息没听到，却查到有一伙叛贼密谋造反，在河间府大举议事，我们就过来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也正为此事而来，听说这次他们聚会，叫作什么‘杀龟大会’。”多隆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厉害，厉害，什么事都逃不过韦兄弟的眼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探到了什么消息？”多隆道：“这里两个兄弟混入了大会之中，得知他们是要对付吴三桂，各省都推举了盟主。好几个盟主的名字也都查到了。”

韦小宝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是哪几个？”多隆道：“云南是沐剑声，福建是台逆郑经的次子，叫做郑克塽。”跟着又说了好几个盟主的名字，韦小宝道：“那沐剑声、郑克塽等人的相貌，可认得出么？”多隆道：“黑夜之中，这两个兄弟看不清楚，也不敢走近细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多大哥，你回京之后，请你禀告皇上，便说奴才韦小宝也在查访这件事，一等有了眉目，就回京面奏。”多隆道：“是，是。韦兄弟如此忠心办事，这次立了大功，皇上必定又有封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如有功劳，还不是咱们御前侍卫大伙儿的面子？”

眼前有一件事，要请各位辛苦一趟。”众侍卫都道：“韦副总管差遣，自当效劳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说起来可气人得紧，我有个相好的姑娘，此刻正在跟一个浮滑小子勾勾搭搭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众侍卫已是气愤填膺，个个破口大骂：“他奶奶的，哪

一个小子如此大胆，敢来动韦副总管的人？咱们立刻去把这小子杀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杀倒不必。你们只须去打他一顿，给我出这一口恶气，不过这小子是我朋友，却也不可打得太过重了，尤其不可碰那位姑娘。”众侍卫笑道：“这个自然理会得，韦副总管的相好姑娘，谁敢得罪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二人向西去了。你们一动手，我假装上来相救，将你们打跑。各位可得大大相让，使得兄弟在心上人面前出出风头。”

众侍卫齐声大笑，都道：“韦副总管分派的这桩差事，最有趣不过。”

多隆笑道：“大伙儿这就去干，喂，个个须得小心在意，要是露出了马脚，韦副总管可不拿你们当好兄弟啦。”众侍卫都笑道：“韦副总管的大事，大伙儿赴汤蹈火，岂敢迟后？”一名侍卫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小子调戏韦副总管的相好，好比调戏我的亲娘，老子还不跟他拚命？”众人一齐大笑。韦小宝笑道：“轻声些，别让旁人听到了。”众侍卫磨拳擦掌，嘻嘻哈哈的一拥而出。

韦小宝提了蔬菜，交给厨房，赏了他五钱银子，吩咐整治精致素菜，这才慢慢的向西城行去。走出一里多地，只听叱喝叫骂之声大作，远远望见数十人手执兵刃，打得甚是热闹，心想：“这小子倒也了得，居然以寡敌众，抵挡得住。”

缓缓走近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只见众侍卫围住了七八人狠斗。

对方背靠城墙，负隅而战，却是沐剑声、吴立身一千人。沐剑声身旁有个年轻姑娘，手握双刀，已打得头发散乱，城头上却有人携手观战，正是阿珂和郑克塽。韦小宝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，打错了人。定是他们先看到了沐公子，见他带着个姑娘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便即上前动手。”见多隆手握一柄鬼头刀，站在后面督战，当即走到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打错了，是城头上那两个。”说了这话，立即走开。

多隆喝道：“不对，喂，相好的，原来欠债的不是你们。好，大伙儿都退下，放他们走罢！”众侍卫一听，纷纷退开。

沐剑声、吴立身等人少，本已不敌，先前只道自己露了形迹，这些清兵是来捉拿的，幸亏他们退开，正是求之不得。吴立身一眼瞥见韦小宝，暗叫：“惭愧，原来这次又是蒙韦恩公相救。否则杀了我不打紧，小公爷落入鞑子手中，那可是万死莫赎了。”其时不便和韦小宝相认，与沐剑声等奔出城门，向北疾奔而去。

韦小宝走上城头，问阿珂道：“师妹，他们为什么打架？都是些什么人？”阿珂小嘴一撇，说道：“谁知道呢？这些官兵是讨债来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回店去罢，别让师父又记挂。”阿珂道：“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众侍卫已奔上城头，一名侍卫指着郑克塽，叫道：“是他，欠我银子的是这小子。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郑公子，师妹，咱们快走。鞑子官兵胡作非为，惹上了很是麻烦。”阿珂也有些害怕，道：“好，回去罢。”一名侍卫抢上前来，指着郑克塽道：“前晚在河间府妓院里玩花姑娘，你欠下我一万两银子，快快还来。”

郑克塽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谁到妓院里去啦，怎会欠了你银子？”一名侍卫道：“还说不是呢？前天晚上，你膝头上坐了两个粉头，叫作什么名字哪？”另一名侍卫道：“年纪大的那个叫阿翠，小的那个叫红宝。你左边亲一个嘴，喝一口酒，右边摸一摸人家脸蛋，又喝一口酒，好不风流快活，还想赖么？”又一名侍卫道：“你搂着两个粉头，跟我们掷骰子，输了二千两

银子，要翻本，向我借了三千，向这位老兄借了二千，后来又向他借了一千五，向那一位借了二千两……”另一人道：“再向我借了一千五百两，一共是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。”五人一齐伸手，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！快快还来！”

阿珂想起当日在妓院中见到韦小宝跟众妓胡闹的情景，又想起前几日的草堆之中，郑公子在自己身上乱摸乱捏，看来这事多半不假，再一算日子，前晚正是“杀龟大会”的前夕，郑公子深夜不归，次日清晨却见他满脸酒意，说是什么英雄豪杰邀他去喝酒，喝酒不假，请他的却不是英雄豪杰，而是妓院中的下贱女子，想到此处，不由得珠泪盈盈欲滴。

众侍卫截住郑克塽的后路，将他团团围住，后面一人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后领。郑克塽大怒，手肘后挺，重重撞在他胸口。那侍卫大叫一声，痛得蹲下身去。余人一拥而上，拳脚纷施，这些人单打独斗，都不是郑克塽的对手，但七八人一齐动手，将他掀在地下。

阿珂急叫：“有话好说，不可胡乱打人。”抢上前去相救。

多隆道：“喂，大姑娘，这事跟你不相干，可别赶这混水。”阿珂急道：“让开！”伸手向他肩头推去。多隆是大内高手，武功了得，左手轻轻一挥，震得她向后跌开数步。那边众侍卫向郑克塽拳打脚踢，劈劈拍拍的不住打他耳光。阿珂急攻数招，却被多隆笑吟吟的逼得离郑克塽越来越远。多隆笑道：“大姑娘，这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，样样俱全，今天早晨还在向我借五千两银子，说要娶那两个粉头回家去做小老婆，你何必回护于他？”阿珂退开几步，急叫：“你们别打，有话……有话慢慢的说。”

一名侍卫笑道：“你叫他还了我们银子，自然不会打他。”说着又在郑克塽面门砰的一拳，他鼻孔中登时鲜血长流，一名侍卫拔出刀来，叫道：“割下他两只耳朵再说。”说着将单刀在空中虚劈两刀。

阿珂拉住韦小宝的手，急得要哭了出来，道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一万两银子我倒有，只是送给他还赌帐嫖帐，可不大愿意。”阿珂道：“他们要割他耳朵了，你就……就借给我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师姊要借，别说一万两，就十万两也借了，不过日后你是我妻子，这笔帐不能算。你叫郑公子向我借。”阿珂顿足道：“唉，你这人真是。”叫道：“喂，你们别打，还你们钱就是。”

众侍卫也打得够了，便即住手，但仍是按住郑克塽不放。

阿珂叫道：“郑公子，我师弟有银子，你向他借来还债罢。”

郑克塽气得几欲晕去，但见钢刀在脸前晃来晃去，怕他们真的割了自己耳朵，心下也真害怕，眼望韦小宝，露出祈求之色。

阿珂拉拉韦小宝的袖子，低声道：“就借给他罢。”

一名侍卫冷笑道：“一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没中没保，怎能轻易借了给人？这小子最爱赖债，大伙儿可不是上了他当吗？”另一人道：“除非这位姑娘做中保，这小子倘若赖帐不还，就着落在这位姑娘身上偿还。”那高举钢刀的侍卫大声道：“人家大姑娘跟这臭小子没亲没故，干么要给他作保？如果一万两银子还不出，除了拿身子偿还，嫁给这位小财主之外，还有什么法子？”众侍卫哄笑道：“对了，这主意十分高明。”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师姊，不成，你听他们的话，那不是太委屈你了么？”

拍的一声响，一名侍卫又重重打了郑克塽一个耳光。他手脚全被拉住，绝无抗拒之力。一名侍卫喝道：“狠狠的打，打死了他，这一万两银子，就

算掉在水里。这叫做眼不见，心不烦。”劈劈拍拍，又打了起来。

郑克塽叫道：“别打！别打！韦兄弟，你手边如有银子，就请借给我一万两，我……我保证一定归还。”

韦小宝斜眼瞧着阿珂，道：“师姊，你说借不借？”

阿珂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哽咽道：“借……借好了！”一名侍卫在旁凑趣，大声道：“大姑娘作的中保，日后大姑娘嫁小财主，这臭小子倒是媒人，”韦小宝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来，检了一万两，便要去交换郑克塽，一转念间，交给了阿珂。阿珂接了，说道：“银子有了，你们放开他啊。”

众侍卫均想，先前韦副总管说好是由他出于救人，现下变成了使银子救人，不知是否合他心意，当下仍然抓住郑克塽不放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一万两银子，你们拿去分了罢，他妈的，总算是大伙儿辛苦了一场。你们这些混帐王八蛋，快快给我放人！”众侍卫一听大喜，韦小宝言中意思，显然是将这一万两银子赏给他们了，当下放开了郑克塽。阿珂伸手将他扶起，将银票交给他。郑克塽怒极，随手接过，看也不看，便交给身旁一名侍卫。

韦小宝骂道：“你们这批王八蛋，鞑子官兵，将我朋友打成这个样子，老子不和你们干休。”阿珂生怕多起纠纷，忙道：“别骂了，咱们回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想想也教人生气，欠债还钱，那已经还了。郑公子这一顿打，可不是白挨的吗？”

多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小子穷星刚脱，色心又起，他妈的，你老是挨着人家大姑娘干么？”一伸手，抓住郑克塽的后领，提起他身子，在空中转了两个圈子，喝道：“我把你抛下城墙去，瞧你是死是活！”郑克塽和阿珂齐声大叫。

多隆将郑克塽重重在地下一顿，喝道：“以后你给我离得这位姑娘远远的，人家好好的姑娘，跟你这狂嫖滥赌、偷鸡摸狗的小子在一起，没的坏了名头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我再见到你缠在这位姑娘身旁，老子非扭断你的狗头不可。”说着左手握住他辫根，右手将他辫子在手掌绕了两转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胸口登时鼓了起来，手臂手背上肌肉凸起，一声猛喝，双臂用力向外一分，拍的一声响，辫子从中断绝。

众侍卫见到他如此神力，登时采声雷动。多隆膂力本强，又练了一身外家硬功。双膀实有千斤之力。幸好他左手握住了辫根，否则郑克塽这根辫子是假的，轻轻一拉，便揭露了他不遵朝令、有不臣之心的大罪。

多隆抛下半截辫子，五根鼓槌儿般的大手指杈在郑克塽颈中，跟着左手杈住他的后颈，双手渐渐收紧，郑克塽的脸渐渐胀红，到后来连舌头也伸了出来，眼见便要窒息而死。十余名侍卫各抽兵刃，团团围在二人身周，不让阿珂过来相救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钱也还了，还想杀人吗？”一冲而前，砰的一拳，打在一名侍卫小腹之上。那侍卫“啊哟”一声，一个筋斗摔出，大叫大嚷，手足乱伸，说什么也爬不起身来。韦小宝双拳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向多隆打去。多隆两只手正杈在郑克塽颈中，难以招架，登时中拳。这招“双龙抢珠”本是打向敌人太阳穴，但多隆身材高大，韦小宝却生得矮小，两个拳头都打在他臂下。多隆假装大怒，骂道：“死小鬼，老子杈死了你！”放开郑克塽，和韦小宝斗了起来。

韦小宝使开从海大富与澄观处学来的武功，身法灵活，一招一式，倒也

巧妙美观。多隆出拳有风，尽往他身旁数寸之处打去，突然斗得兴发，飞腿猛踢，喀喇一声，将韦小宝身旁的一株枣树踢断了。众侍卫大声喝采。

阿珂见多隆如此神威，生恐韦小宝给他打死了，叫道：“师弟，莫打了，咱们回去。”韦小宝大喜：“她关心起我来了，小娘皮倒也不是全没良心。”

多隆又是一脚，将地下一块斗大石头踢得飞了起来，掉下城头。韦小宝出招越来越快，拍的一掌，正中对方肚皮，多隆“啊啊”大叫，双腿一弯，坐倒在地，叫道：“老子不服，再来打过！”一跃而起，双臂直上直下的急打过来。韦小宝侧身闪避，多隆一拳打上城墙，登时打下三块大青砖来。尘土飞扬之中，韦小宝飞起右脚，脚尖还没碰到他身子，多隆大叫一声，从城墙上溜了下去，掉在城墙脚下，动也不动了。

韦小宝大吃一惊，生怕真的摔死了他，俯首下望。多隆抬头一笑，霎了霎眼，摇手示意不妨，随即伏倒。韦小宝这才放心。众侍卫都惊惶不已，纷纷奔下城头。

韦小宝一拉阿珂，低声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三人一溜烟的奔回客店。

回到客店之中，九难见阿珂神色有异，气喘不已，问道：“遇上了什么事？”阿珂道：“有十多个鞑子官兵跟郑公子为难，幸亏……幸亏师弟打倒了官兵的头脑。”九难道：“给我在客店里安安静静的耽着，别到处乱走，惹事生非。”阿珂低头答应，过了一会，总是记挂着郑克塽的伤势，到他房中去看望，只见众伴当已给他敷上伤药，已睡着了。

韦小宝见她从郑克塽房里出来，又是有气，又有些懊恼：“刚才怎不叫他们当真割了这小子的两只耳朵？”又想：“这妞儿一心一意，总是记挂着这臭小子。我就算把小子耳朵割了、眼睛戳瞎了，看来她还是把他当作心肝宝贝。”饶是他机警多智，遇上了这等男女情爱之事，却也是一筹莫展了。

注：回目中“棘门此外尽儿戏”一句，原为汉文帝称赞周亚夫语，指其军令森严，其他将军所不及，原诗咏吴三桂残暴虐民而治军有方，“棘门”即“戟门”亦可指宫门，本书借用以喻众御前侍卫出宫胡闹。

不多时沐王府十余人全被打倒，反绑了起来。吴立身暗暗叫苦，只得奋力挥刀狠斗。那蛮子首领武艺精熟，跳上跳下，大叫蛮话。

第二十八回 未免情多丝宛转 为谁辛苦窍玲现

韦小宝当晚睡到半夜，忽听得窗上有声轻敲，迷迷糊糊的坐起身来，只听窗外有人低声道：“韦恩公，是我。”

他一凝神，辨明是吴立身的声音，忙走近窗边，低声道：“是吴二叔么？”吴立身道：“不敢，是我。”韦小宝轻轻打开窗子，吴立身跃入房内，抱住了他，甚是欢喜，低声道，“恩公，我日日思念你，想不到能在这里相会。”转身关上窗子，拉韦小宝并肩坐在炕上，说道：“在河间府大会里，我向贵会里的朋友打听你的消息，他们却不肯说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，“他们倒不是见外，有意不肯说。实在我来参加‘杀龟大会’，是乔装改扮了的，会中众兄弟也都不知。”

吴立身这才释然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今日撞到鞑子官兵，又蒙恩公解围，否则的话，只怕我们小公爷要遭不测。小公爷要我多多拜上恩公，实是深感大德。”

韦小宝道，“大家是好朋友，何必客气。吴二叔，你这么恩公长、恩公短的，听来着实别扭，倘若你当我是朋友，这称呼今后还是免了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好，我不叫你恩公，你也别叫我二叔。咱俩今后兄弟称呼。我大着几岁，就叫你一声兄弟罢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妙极，你那个刘一舟师侄，岂不是要叫我师叔了？”吴立身微觉尴尬，说道：“这家伙没出息，咱们别理他。兄弟，你要上哪里去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事说来话长。二哥，做兄弟的已对了一头亲事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却不知是谁家姑娘？”随即想到：“莫非就是方怡？他找到方姑娘和小郡主了？”满脸都是喜色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这老婆姓陈，不过有一件事，好生惭愧。”吴立身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这老婆却另有个相好，姓郑，这小子人品极不规矩。想勾搭我的老婆，倒还是小事，他却向鞑子官兵告密。今日那些官兵来跟小公爷为难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”

吴立身大怒，道：“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，却又不知为了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道这小子是谁？他便是台湾延平郡王的第二儿子。他说延平郡王统领大军，你们沐王府却已败落，无权无势，什么何足道哉？”吴立身怒道：“我们沐王爷是大明开国功臣，世镇云南，怎是他台湾郑家新进之可比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这小子说道：是谁杀了吴三桂，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露脸；你们在云南是地头蛇，要杀吴三桂，比他们台湾郑家要方便百倍。他跟我来商量，说要把沐家的人先除去了。我说我们天地会跟沐王府早有赌赛，瞧谁先干掉吴三桂。英雄好汉，赢要赢得光彩，输要输得漂亮，哪有暗中算计对方之理？这小子不服气，便另生诡计。幸亏鞑子官兵不认得小公爷，我骗他们说认错人了，你们才得脱身。”吴立身连叫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他妈的，这小子不是人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二哥，这小子非教训他一顿不可。瞧在延平郡王的面上，我们也不能杀了他。最好你去打他一顿，兄弟便挺身出来相劝，跟你动手。你故意让我几招，假装败退，不知肯不肯？”吴立身道：“兄弟是为我们出气，哪有不肯之理？如此最好，也免得跟台湾郑家破面，多惹纠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个头脸有伤、跟兄弟在一起的小子，便是他了。”吴立身道：“是。他郑家又怎么了？沐王府今天虽然落难，却也不是好欺侮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，“可不是吗？”随即问起那天在庄家大屋“见鬼”之事，他日间虽见到徐天川，但当时不便问，一直记挂着这件事。

吴立身脸有惭色，不住摇头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今日叫我一声二哥，我做哥哥的实在好生惭愧。那日被那批装神弄鬼的家伙使邪法制住了，岂知这批家伙给人引出屋去，拿了起来。几个女子刚过来放了我们，却又有一批鬼家伙攻进屋来，把章老三他们救了去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心道：“那是神龙教的，庄三少奶她们抵敌不住。”

吴立身摇头道：“那时我和徐老爷子穴道刚解开，手脚还不大灵便，黑暗之中胡里胡涂的乱斗一场，大伙儿都失散了。到第二天早上才聚在一起，可是兄弟你、小郡主、方姑娘三个，却说什么也找不到，我们又去那间鬼屋找寻，屋里只有一个老太婆，也不知是真聋还是假聋，缠了半天，问不出半点所以然来，徐老爷子和我都不死心，明探暗访，直搞了大半个月，唉，半点头绪也没有。好兄弟，今天见到你，真是开心。小郡主和方姑娘去了哪里？你可有点讯息吗？我们小王爷记挂着妹子，老是不开心。”

韦小宝含糊以应：“我也挺记挂着她两个。方姑娘聪明伶俐，小郡主却是个老实头，早些跟他哥哥见面就好啦。”心想：“原来你们没给神龙教捉去，没给逼服了毒药来做奸细，那好得很。”他知吴立身性子爽直，不会说谎，倘若这番话是刘一舟说的，就未必可信。

吴立身道：“兄弟，你好好保重；做哥哥的去了。”说着站起，颇为依依不舍，拉着他手，又道：“兄弟，天下好姑娘有的是，你那夫人倘若对你不住，你也不必大放在心上。”韦小宝长叹一声，黯然无语。这声叹息倒是货真价实。吴立身推开窗子，跳了出去。

次日韦小宝随着九难和阿珂出城向北，郑克塽带了伴当，仍是同行。九难问他：“郑公子，你要去哪里？”郑克塽道：“我要回台湾，送师太一程，这就分手了。”

行出二十余里，忽听得马蹄声急，一行人从后赶了上来。奔到近处，只见来人是一群乡农，手中拿了锄头、铁扒之属，当先一人叫道：“是这小子，就是他了。”韦小宝一看，这人正是吴立身。

一伙人绕过大桥，拦在当路。吴立身指着郑克塽骂道：“贼小子，昨晚你在张家庄干的好事！猫儿偷了食，就想溜之大吉吗？”郑克塽怒道：“什么张家庄、李家庄？你有没有生眼睛，胡说八道。”吴立身叫道：“好啊，李家庄的姑娘原来也给你骗的，你自己认招了。他妈的，贼小子！一晚上接连诱骗了两个闺女，当真大胆无耻。”

郑府伴当齐声喝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公子爷，莫认错了人，胡言乱语。”

吴立身拉过一个乡下姑娘，指着郑克塽道：“是不是他？你认清楚些。”韦小宝见这乡下姑娘浓眉大眼，颧骨高耸，牙齿凸出，身上倒穿得花花绿绿，头上包着块花布，料想是吴立身花钱去雇了来的，心下暗暗好笑。

那乡下姑娘粗声粗气的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，一点儿不错。他昨天晚上到了我屋子里，一把抱住了我，呜呜，这……。可丑死人啦，啊唷，呜呜，啊，妈呀……”说着号陶大哭。

另一个乡农大声喝道：“你欺侮我妹子，叫老子做你的便宜大舅子。他妈的，老子跟你拚命。”正是吴立身的弟子敖彪。韦小宝细看沐王府人众，有五六月人曾经会过，刘一舟却不在其内，料来吴立身曾先行挑过，并无跟自己心有嫌隙之人在内，以免败露了机关。

阿珂见那乡下姑娘如此丑陋，不信郑克塽会跟她有何苟且之事，只是她力证其事，这些乡下人又跟他无冤无仇，想来也不会故意诬赖，不由得将信将疑。韦小宝皱眉道：“郑公子也未免太风流了，去妓院中玩耍那也罢了，怎地去……去……去……唉，这乡下姑娘这样难看，师姊，我想他们一定认错了人。”阿珂道：“对，准是认错了。”

吴立身对那乡姑道：“决说，快说，怕什么丑？他……这小贼给了你什么东西？”

那乡姑从怀里取出一只一百两的大银元宝，说道：“他给我这个，叫我听他的活。他说他是台湾来的，他爹爹是什么王爷，家里有金山银山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
阿珂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心想这乡下姑娘无知无识，怎会捏造，自然是郑克塽真的说过了，不由得心下一阵气苦。郑府众伴当也都信以为真，均想凭这乡下姑娘，身边也不会有这大元宝，纷纷喝道：“让开，让开！你拿了元宝还吵些什么？别拦了大爷们的道路。”

敖彪叫道：“不成，我妹子给你强奸了，叫她以后如何嫁人？你非娶了她不可。你快快跟我回去，和她拜堂成亲，带她回台湾，拜见你爹娘。我妹子是好人家女儿，又不是低三下四的贱人，难道是要了你银子卖身吗？他说这一百两银子是干什么的？”最后这句话是对着那乡姑而问。那乡姑道：“他说……他说这是什么聘礼，又说要叫人来做媒，娶我做老婆，带我去王府做什么一品夫人。”敖彪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妹夫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跟我妹子成亲，想要这样一走了之，可没那么容易，快跟你大舅子回去。”

郑克塽怒极，心想这次来到中原，尽遇到不顺遂之事，连这些乡下人也莫名其妙的找上我来，提起马鞭，拍的一声，便向敖彪头上击落。敖彪大叫：“啊哟！”双手抱头，倒撞下马，蜷缩成一团，抽搐了几下，便不动了。众乡人大叫：“打死人啦，打死人啦！”

那乡姑跳下马来，抱住敖彪身子，放声大哭，哭声既粗且哑，直似杀猪。

郑克塽一惊，眼下身在异乡，自己又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，闹出了人命案子，那可大大的不便，当即喝道：“大伙儿冲！”一提马缰，便欲纵马奔逃。

突然一个乡下人纵身而起，从半空中向他扑将下来。郑克塽左手反手一拳，向他胸膛打去。那人抓住他的手腕一扭，喀的一声，手肘脱臼。那人落在他身后马鞍上，右手伸到他腋下，扳住了他头颈，正是擒拿手法中一招“斜批逆鳞”，那人手法干净利落，嘴里大呼大叫：“阿三，阿狗，快来帮忙，我……我……我给他打得好痛，啊唷喂，这小子打死我啦！打死我啦！”郑克塽全身酸麻，已然动弹不得。

郑府众伴当拔出兵刃，抢攻上来。沐王府这次出来人数虽然不多，却个个身手不弱，举起锄头铁扒，一阵乱打，将本已受伤的众伴当赶开。

那乡下人抱住郑克塽，滚下马来，大叫大嚷：“阿花哪，快来捉住你老公，别让他逃走了。”那乡下姑娘叫道：“他逃不了。”纵身而上，将郑克塽牢牢抱住。韦小宝这时才看出来，这乡下姑娘原来是男扮女装，无怪如此丑陋不堪，那自然是沐王府中的人物，“她”一把抱住郑克塽，使的也是擒拿手法。

阿珂急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，他们捉住郑公子啦，那怎么办？”

九难摇头道：“这郑公子行止不端，受些教训，于他也非无益。这些乡

下人也不会伤他性命。”她躺在大车之中静养，只听到车外嘈闹，却没见沐王府众人动手的情形，否则以她的眼光，一见到这些人的身手，自然便看破了。阿珂道：“这批乡下人好像是会武功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武功是没有，蛮力倒着实不小。”

敖彪从地下爬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他妈的，险些打死了你老子。”

一名乡下人笑道：“是大舅子，怎么会是老子？”敖彪道：“好，抓住了这小子，大舅子既没有死，也不用他抵命了。我的阿花妹子终身有托，抓他去拜堂成亲罢。”众乡人欢呼大叫：“喝喜酒去，喝喜酒去！”将郑府伴当的马匹一齐牵了，拥着郑克塽，上马向来路而去。

郑府伴当大叫急追，眼见一伙人绝尘而去，徒步却哪里追赶得上？

韦小宝笑道：“郑公子在这里招亲，那妙得很啊，原来这里的地名叫做高老庄。”阿珂惊怒交集，早就没了主意，顺口问道：“这里叫高老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。西游记中，不是有一回书叫‘猪八戒高老庄招亲’么？”阿珂怒道：“你才是猪八戒！”倚在路旁一株树上，哭了起来。韦小宝道：“师姊，郑公子娶媳妇，那是做喜事哪，怎么你反而哭了？”

阿珂又想骂他，转念一想，这小鬼头神通广大，只有求他相助，才能救得郑公子回来，哭道：“师弟，你怎生想个法儿，去救了他脱险。”

韦小宝睁大眼睛，装作十分惊异，道：“你说救他脱险？他又没打死人，不会要他抵命的。”阿珂道：“你没听见？”那些人要逼他跟那乡下姑娘拜堂成亲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拜堂成亲，那好得很啊。”压低了嗓子，悄声道：“我就是想跟你拜堂成亲，只可惜你不肯。”阿珂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人家都急死了，你还在说这些无聊话，瞧我以后睬不睬你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师父说道，郑公子品行不好，让他吃些苦头，大有益处。何况拜堂成亲又不是吃苦头，郑公子多半还开心得很呢。否则的话，昨天晚上他又怎会去找这姑娘，跟她瞎七搭八，不三不四。”阿珂右足在地下一顿，怒道：“你才瞎七搭八，不三不四。”

这一日阿珂一路上故意找事耽搁，打尖之时，在骡子后蹄上砍了一刀，骡子就此一肢一拐，行得极慢，只走了十多里路，便在一个市镇上歇了。

韦小宝知她夜里定会赶去救郑克塽，吃过晚饭，等客店中众人入睡，便走到马厩之中，在草堆上睡倒。果然不到初更时分，便听得脚步之声细碎，一个黑影走过马厩来牵马。韦小宝低声叫道：“有人偷马！”

那人正是阿珂，一惊之下，转身欲逃，随即辨明是韦小宝的声音，问道：“小宝，是你吗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自然是我。”阿珂道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山人神机妙算，料到有人今夜要做偷马贼，因此守在这里拿贼。”阿珂啐了一口，央求道：“小宝，你陪我一起去……去救他回来。”

韦小宝听得她软语相求，不由得骨头都酥了，笑道：“倘若救出了他，有什么奖赏？”阿珂道，“你要什么都……”本来想说你要什么都依你，立即想到：“这小鬼头定是要我嫁他，那如何依得。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便改口道：“你……你总是想法子来欺侮我，从来不肯真心帮我。”说到这里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她哭泣倒是不假，只不过心中想到的，却是郑克塽的轻薄无行，以及他陷身险境，不知拜了堂、成了亲没有。

韦小宝给她这么一哭，心肠登时软了，叹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我陪你去便是。”阿珂大喜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谢……谢谢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谢是不用谢，就是不知道高老庄在哪里。”阿珂一怔，随即明白，他说“高老庄”，

还是绕了弯在骂郑克壤，低声道：“咱们一路寻过去就是了。”

两人悄悄开了客店后门，牵马出店，并骑而行，从来路驰回。韦小宝道：“郑公子到底有什么好，你这样喜欢他？”阿珂道：“谁说喜欢他了？不过……不过大家相识一场，他遭到危难，自然要去相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倘若有人捉了我去拜堂成亲，你救我不救？”阿珂噗哧一笑，道：“你好美吗？谁会捉你去拜堂成亲了？”韦小宝叹道：“你瞧我不顺眼，说不定有哪一个姑娘，瞧着我挺俊、挺帅呢？”阿珂笑道：“那可谢天谢地了，省得你老是阴魂不散的缠着我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这样没良心。倘若有人捉了你去拜堂成亲，我可也不救你。”

阿珂微微一惊，心想若真遇上这等事，那是非要他相救不可，幽幽的道：“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阿珂道：“人家欺侮我，你决不会袖手旁观，谁教你是我师弟呢？”这句话韦小宝听在耳里，心中甜甜的甚是受用。

说话之间，已驰近日间和沐王府群雄相遇之处，只见路边十余人坐在地下，手中提着灯笼，正是郑府的伴当。阿珂勒马即问：“郑公子呢？”众伴当站了起来，一人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在那边祠堂里。”说着向西北角一指。阿珂问道：“祠堂，干什么？”那伴当道：“这些乡下人情了公子去，硬要他拜堂成亲，公子不肯，他们就拳打足踢，凶狠得紧。”

阿珂怒道：“你们……哼……你们都是高手，怎地连几个乡下人也打不过？”众伴当甚是惭愧，都低下头来。一人道：“这些乡下人都是有武功的。”阿珂怒道：“人家有武功，你们就连主子也不顾了？我们要去救人，你们带路。”

一名年老伴当道：“那些乡下佬说，我们如再去啰唆，要把我们一个个都宰了。”阿珂道：“宰就宰了，怕什么？郡王要你们保护公子，却这等贪生怕死！”那伴当道：“是，是。最好……最好请姑娘别骑马，以防他们惊觉。”阿珂哼了一声，和韦小宝一齐跳下马来，将马系在路边树上。众伴当放下灯笼，带领二人向西北走去。

行出里许，穿过一座树林，一片坟地，来到七八间大屋外，屋中传来锣鼓喧闹之声。阿珂心中焦急：“他真的在拜堂了？”一拉韦小宝的衣袖，快步奔去，绕到屋侧，见一扇门开着一半，望进去黑沉沉的无人。两人闪将过去，循着锣鼓声来到大厅，蹲下身来，从窗缝中向内张去。

一见厅中情景，阿珂登时大急，韦小宝却开心之极。

只见郑克壤头上插了几朵红花，和一个头披红巾的女子相对而立。厅上明晃晃的点了许多蜡烛，几名乡下人敲锣打鼓，不住起哄。吴立身叫道：“再拜，再拜！”郑克壤道：“天地也拜过了，还拜什么？”阿珂一听，气得险些晕去。

吴立身摇头道：“咱们这里的规矩，新郎要向新娘连拜一百次。你只拜了三十次，还得拜七十次。”敖彪提起脚来，在郑克壤屁股上踢一脚，郑克壤站立不定，跪了下去。敖彪按住他头，喝道：“你今日做新郎，再磕几个头，又打什么紧？”

韦小宝知道他们是在拖延时刻，等候自己到来，这种好戏生平难得几回见，不妨多瞧一会儿，倒也不忙进去救人。阿珂却已忍不住，砰的一声，踢开长窗，手持单刀跳了进去，喝道：“快放开他！否则姑娘一个个的把你们

都杀了！”

吴立身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是来喝喜酒的吗？怎么动刀动枪？”阿珂踏进一步，挥刀向敖彪砍去，她愤急之下，出刀势道甚是凌厉。敖彪急忙跃开，提起身后长凳抵敌。阿珂虽无内力，武功招数却颇精奇，敖彪的长凳不趁手，竟被她逼得连连倒退。吴立身笑道：“嘿，倒还了得。”伸手接了过来，他武功比之敖彪可高得多了，单凭一对肉掌，在她刀刃之间穿来插去。郑克塽跃起身来待要相助，背心上被人砰砰两拳，打倒在地。

阿珂拆得七八招，眼见抵敌不住，叫道：“师弟，师弟，快来。”却听得韦小宝在窗外大叫：“好厉害，老子跟你们拚了。”又听得窗上拳打足踢，显然是韦小宝正在与人恶斗。

吴立身听得韦小宝到来，忙使个眼色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！”他两名弟子抢了上来，使开兵刃，接过了阿珂的柳叶刀。吴立身纵到厅外，但见韦小宝独自一人，正在将长窗踢得砰砰作声，哪里有人在他动手？吴立身险些笑了出来，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！你这小孩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韦小宝叫道：“我师妹叫我来救人，你们快快放人！啊哟，不好，你这乡下佬武功了得。”嘴里大呼小叫，向门外奔去。吴立身笑着追了出去。

来到祠堂之外，韦小宝停步笑道：“二哥，多谢你了，这件事办得十分有趣。”吴立身笑道：“那姑娘就是兄弟的心上人吗？果然武功既好，人品也……也是……嘿嘿，不错。”他生性粗豪，阿珂容貌极美，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，但对她招数精妙，倒颇佩服。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惜她一心一意只想嫁给那臭小子，不肯嫁给我。你们能逼得那臭小子跟乡下姑娘拜堂成亲，如能逼得她跟我……”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二哥，请你帮忙帮到底。我假装给你擒住，你再去擒那姑娘，逼迫我拜堂成亲，你瞧好是不好？”

吴立身哈哈大笑，不由得摇了摇头，忙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兄弟，你别介意，我摇头是习惯成自然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颇为踌躇。韦小宝问道：“不过怎样？”吴立身道：“咱们是侠义道，开开玩笑是可以的，兄弟你别多心，做哥哥的说话老实，那贪花好色的淫戒，却万万犯不得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她是我师妹，跟我拜堂成亲之后，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二哥，你是媒人，拜天地就是正娶，是不是？又不是采花嫖堂子，有什么贪花好色了？”吴立身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兄弟你答应我，对这位姑娘，可不能做什么不合侠义道的……的坏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放一百二十个心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。”

吴立身大喜，笑道，“我原知你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。这姑娘嫁了给你，那真是她的造化。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你是媒人，这杯喜酒，总是要请你喝的。”吴立身笑道，“妙极！兄弟，我可要动手了。”韦小宝双手反到背后，笑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吴立身左手抓住了他双手手腕，大声道：“瞧你还逃到哪里去！”将他推进大厅之中。只见阿珂手中单刀已被击落，三件兵刃指住她前心背后。敖彪等虽将她制住，但知她是韦小宝的心上人，不敢有丝毫无礼。

吴立身解下腰带，将韦小宝双手反绑了，推他坐在椅中，又过去将阿珂也绑住了。韦小宝不住口的大骂。吴立身喝道：“小鬼，再骂一句，我挖了你的眼珠子。”韦小宝道，“我偏偏要骂，臭贼！”阿珂低声道：“师弟，别骂了，免得吃眼前亏。”韦小宝这才住嘴。

吴立身道：“这姑娘倒也明白道理，人品也还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有个兄弟，还没娶妻，今天就娶了她做我的弟妇罢。”阿珂大惊，忙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”吴立身怒道：“为什么不成？大姑娘家，总是要嫁人的。我这兄弟是个英雄豪杰，又不会辱没了你。为什么不肯？当真不识抬举！奏乐。”敖彪等拿起锣鼓打了起来，咚咚当当，甚是热闹。

阿珂生平所受的惊吓，莫无过于此刻，心想这乡下人如此粗陋肮脏，他弟弟也决计好不了，倘若失身于这等乡间鄙夫，就算即刻自尽，也已来不及了。她牙齿紧紧咬着嘴唇，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吴立身笑道：“很好，你答应了。”右手一挥，众人停了敲击锣鼓。

阿珂叫道：“没有，我不答应。你们快杀了我！”吴立身道：“好，我就杀了你，连你师弟也一起杀了。”说着从敖彪手中接过钢刀，高高举起，阿珂哭道：“你快杀，不杀的不是好汉。你……你快杀我师弟，先……先杀他好了。”

吴立身向韦小宝瞧了一眼，心道：“这姑娘对你如此无情无义，你又何必娶她？”韦小宝心中也在怒骂：“臭小娘，为什么先杀我？”吴立身怒道：“我偏偏不杀你师弟。阿狗，把这臭小子拖出去砍了！”说着向郑克塽一指。敖彪应道：“是。”便去拉郑克塽。

阿珂惊呼：“不，不要害他……他是杀不得的。他爹爹……他爹爹……”

吴立身道：“也罢！那么你做不做我的弟媳？”阿珂哭道：“不，不，你……你杀死我好了。”吴立身抛下钢刀，提起一条马鞭，喝道：“我不杀你，先抽你一百鞭子。”心中怒气勃发，一时难以遏止，举起鞭子向空中吧的一声，虚击一鞭，便要往她身上抽去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吴立身马鞭停在半空不即击下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英雄好汉，讲究义气。我跟师姊犹如同胞手足，这一百鞭子，你打我好了。”

阿珂见吴立身狠霸霸的举起鞭子，早吓得慌了，听韦小宝这么说，心中一喜，道：“师弟，你真是好人。”

韦小宝向吴立身道：“喂，老兄，什么事情都由我一力担当。这叫做大丈夫不怕危难，挺身而出。你不可逼她嫁你兄弟，你如有什么姊姊妹妹嫁不出去的，由我来跟她拜堂成亲好了。这郑公子已娶了一个，我再娶一个，连销两个，总差不多了罢？就算还有，一起都嫁给我，老子破铜烂铁，一古脑儿都收了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吴立身等无不哈哈大笑。阿珂忍不住也觉好笑，但只笑得一下，想起自身遭受如此委屈，又流下泪来。吴立身笑道：“你这小孩做人漂亮，倒是条汉子。我本想就放了你们，只是给你几句空话就吓倒了，老子太也脓包。拜堂成亲之事是一定要办的，到底是你拜堂，还是她？”

阿珂急于脱身，忙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！”吴立身瞪眼凝视着她，大声道，“你说要他拜堂成亲？”阿珂微感惭愧，低头道：“是。”吴立身道：“好！”指着韦小宝大声道：“今日非要你跟人拜堂成亲不可。”

韦小宝望着阿珂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阿珂低声道：“师弟，你今日救我脱却大难，我永不忘，你就答应了罢！”韦小宝愁眉苦脸，说道，“你要我拜堂成亲？唉，你知道，这件事十分为难。”阿珂低声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今日如不帮我这个大忙，我只好一头撞死了。我……无可奈何，只好求你。他们……他们恶得很。”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师姊，今日是你开口求我，我韦小宝只好勉为其难，答应了你。是你求我拜堂成亲，可不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是不是？”阿珂道：“是，是我求你的。你是英雄好汉，大丈夫挺身而出，济人之急，又……又最听我话的。”

韦小宝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师姊，我对你一番心意，你现在总明白了。不论你叫我做什么事，我都一口答应，不会皱一皱眉头。你既要我拜堂成亲，我自然答应。”阿珂道：“我知道你待我很好，以后……以后我也会待你好的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就是这么办。小兄弟，我没妹子嫁给你，女儿还只三岁。也不成。喂，你们哪一个有姊姊妹妹的，快去叫来，跟这位小英雄拜堂成亲。”敖彪笑道：“我没有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这位小英雄义薄云天，倘若我跟他结了亲家，倒是大大的运气，只可惜我只有兄弟，没有姊妹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我姊姊早嫁了人，已生了八个小孩。小英雄，你倘若等得，待我姊夫死了，我叫姊姊改嫁给你。”吴立身道：“等不得。哪一个有现成的？”众人都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个个显得错过良机，可惜之至。

韦小宝喜道：“各位朋友，不是我不肯，只不过你们没有姊妹，那就放了咱们罢。”

吴立身摇头道：“不可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今日非拜堂不可，否则的话，冲撞了煞神太岁，这里一个个都要死于非命，这玩笑也开得好，你就和她拜堂成亲。”说着向阿珂一指。

阿珂和韦小宝同声叫道：“不，不好！”

吴立身怒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小姑娘，你愿意跟我兄弟拜堂呢，还是跟这位小英雄拜堂？你自己挑一个好了。”阿珂胀红了一张俏脸，摇头道：“都不要！”吴立身怒道：“到这时候还要推三阻四。时辰到了，错过了这好时辰，凶煞降临，这里没一个活得成。”

喂，阿三，阿狗，这两个小家伙不肯拜堂成亲，把他们两个的鼻子都割了下来罢。”

敖彪和一名师弟齐声答应，提起钢刀，将刀身在阿珂鼻子上擦了几擦。

阿珂死倒不怕，但想到割去了鼻子，那可是难看之极，只惊得脸上全无血色。

韦小宝道：“别割我师姊的鼻子，割我的好了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要割两个鼻子祭煞神，你只有一个。喂，姓郑的，割了你的鼻子代这姑娘的，好不好？”阿珂眼望郑克塽，眼光中露出乞怜之意。郑克塽转开头不敢望她，却摇了摇头。吴立身道：“这小子不肯，你师弟倒肯。嘿，你师弟待你好得多了。这种人不嫁，又去嫁谁？拜堂，奏乐！”

锣鼓声中，敖彪过去取下假新娘头上的头巾，罩在阿珂头上，解开了她的绑缚。阿珂出手便是一拳，拍的一声，正中他胸口，幸好无甚内力，虽然打中，却不甚痛。敖彪横过钢刀架在她后颈。

吴立身赞礼道：“新郎新娘拜天！”阿珂只觉后颈肌肤上一凉，微觉疼痛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和韦小宝并肩向外跪拜。吴立身又喝道：“新郎新娘拜地。”敖彪推转她身子，向内跪拜，在“夫妻交拜”声中，两人对面的跪了下去，拜了几拜。

吴立身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新夫妇谢媒。”阿珂怒极，突然飞起一脚，踢中他小腹。这一脚可着实不轻，吴立身“呵”的一声大叫，退了几步，不

住咳嗽，笑道：“新娘子好凶，连媒人都踢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听祠堂外连声唿哨，东南西北都有脚步声，少说也有四五十人。吴立身笑容立敛，低喝：“吹熄烛火。”祠堂中立时一团漆黑。

韦小宝抢到阿珂身边，拉住了她手，低声道：“外面来了敌人。”阿珂甚是气苦，呜咽道：“我……我跟你拜了天地。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我这是求之不得，只不过拜天地拜得太马虎了些。”阿珂怒道：“不算数的。你道是真的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还有假？这叫做生米煮成熟饭，木已成狗。”阿珂呜咽道：“什么木已成狗？木已成舟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，木已成舟。娘子学问好，以后多教教我相公。”阿珂听他居然老了脸皮，称起“娘子、相公”来，心中一急，哭了出来。

却听得祠堂外呼声大震，数十人齐声呐喊，若兽吼，若牛鸣，叽哩咕噜，浑不知叫些什么。阿珂心中害怕，不自禁向韦小宝靠去。韦小宝伸臂搂住她，低声道：“别怕，好像是大批西藏喇嘛来攻。”阿珂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韦小宝拉着她手臂，悄悄走到神龛之后。

突然间火光耀眼，数十人拥进祠堂来，手中都执着火把兵刃，韦小宝和阿珂一见之下，都是大吃一惊。这群人脸上涂得花花绿绿，头上插了鸟羽，上身赤裸，腰间围着兽皮，胸口臂上都绘了花纹，原来是一群生番。阿珂见这群蛮子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个个面目狰狞，更加怕得厉害，缩在韦小宝怀里只是发抖。

众蛮子哇哇狂叫，当先一人喝道：“汉人，不好，都杀了！蛮子，好人，要杀人！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！”众蛮子纵声大叫，说的都是蛮话。

吴立身是云南人，懂得夷语，但这些蛮子的话却半句不懂，用夷语说道：“我们汉人是好人，大家不杀。”那蛮子首领仍道：“汉人，不好，都杀了。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。”众蛮子齐叫：“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。”举起大刀钢叉杀来。众人无奈，只得举兵刃迎敌。

数合一过，吴立身等个个大为惊异。原来众蛮子武艺精熟，兵刃上招数中规中矩，一攻一守，俱合尺度，全非乱砍乱杀。再拆得数招，韦小宝和阿珂也看了出来。吴立身打边叫：“大家小心，这些蛮子学过我们汉人武功，不可轻忽。”

为首蛮子叫道：“汉人杀法，蛮子都会，不怕汉人。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。”

蛮子人多，武功又甚了得。沐王府人众个个以一敌三，或是以一敌四，顷刻间便迭遇凶险。吴立身挥刀和那首领狠斗，竟占不到丝毫便宜，越斗越惊，忽听得“啊啊”两声叫，两名弟子受伤倒地。又过片刻，敖彪腿上被猎叉戳中，一交摔倒，三名蛮人扑上擒住。

不多时之间，沐王府十余人全被打倒。郑克塽早就遍体是伤，稍一抵抗就被按倒。众蛮子身上带有牛筋，将众人绑缚起来。那蛮子首领跳上跳下，大说蛮话。

吴立身暗暗叫苦，待要脱身而逃，却挂念着韦小宝和众弟子，当下奋力狠斗，只盼能制服这首领，逼他们罢手放人。突然那首领迎头挥刀砍下，吴立身举刀挡格，当的一声，手臂隐隐发麻，突觉背后一棍着地扫来，急忙跃起闪避。那首领单刀一翻，已架在他颈中，叫道：“汉人，输了。蛮人，不输了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蛮子好笨，不会说‘赢了’，只会说‘不输了’！”

吴立身摇头长叹，掷刀就缚。

众蛮子举起火把到处搜寻。韦小宝眼见藏身不住，拉了阿珂向外便奔，叫道：“蛮子，好人，我们两个，都是蛮子。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。”那首领一伸手，抓住阿珂后领。另外三名蛮子扑将上来，抱住了韦小宝。韦小宝只叫得半句“咕花……”便住了口。

蛮子首领一见到他，忽然脸色有异，伸臂将他抱住，叫道：“希呼阿布，奇里温登。”抱住他了走出祠堂。韦小宝大惊，转头向阿珂叫道，“娘子，这蛮子要杀我，你可得给我守寡，不能改嫁这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给抱出大门。那蛮子首领奔出十余丈外，将韦小宝放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怎么你在这里？”语调中显得又是惊奇，又是欢喜。

韦小宝惊喜交集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蛮子识得我？”那人笑道：“小人是杨溢之，平西王府的杨溢之。桂公公认不出罢，哈哈。”韦小宝哈哈大笑，正要说话，杨溢之拉住他手，说道：“咱们再走远些说话，别让人听见了。”两人又走出了二十余丈，这才停住。杨溢之道：“在这里竟会遇到桂公公，真教人欢喜得紧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杨大哥怎么到了这里，又扮成了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？”杨溢之笑道：“有一大批家伙在河间府聚会，想要不利于我们王爷，王爷得到了讯息，派小人来查探。”

韦小宝暗暗心惊，脑中飞快的转着主意，说道：“上次沐王府那批家伙入宫行刺，陷害平西王……”杨溢之忙道：“多承公公云天高义，向皇上奏明，洗刷了平西王的冤屈。我们王爷感激不已，时常提起，只盼能向公公亲口道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道谢是不敢当。蒙王爷这样瞧得起，我在皇上身边，有什么事能帮王爷一个小忙，那总是要办的。这次皇上得知，有一群反贼要在河间府聚会，又想害平西王，我就自告奋勇，过来瞧瞧。”

杨溢之大喜，说道：“原来皇上已先得知，反贼们的奸计就不得逞了。那当真好极了。小人奉王爷之命，混进了那他妈的狗头大会之中。听到他们推举各省盟主，想加害我王爷。不瞒桂公公说，我们心中实是老大担忧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反贼们倘若胆敢到云南来动手，不是小人夸口，来一千，捉一千，来一万，杀一万；怕的却是他们像上次沐家众狗贼那样，胡作非为，嫁祸于我们王爷，那可是无穷的后患。”

韦小宝一拍胸膛，昂然道：“请杨大哥去禀告王爷，一点不用担心。我一回到京里，就将那狗头大会里的事，一五一十，十五二十，详详细细的奏知皇上。他们跟平西王作对，就是跟皇上作对。他们越是恨平西王，越显得王爷对皇上忠心耿耿。皇上一喜欢，别说平西王爷，连你杨大哥也是重重有赏，升官发财，不在话下。”

杨溢之喜道：“全仗桂公公大力周旋。小人自己倒不想升官发财。王爷于先父有大恩，曾救了小人全家性命。先父临死之时曾有遗命，吩咐小人誓死保护王爷周全。公公，你到这里，是来探听沐家众狗贼的阴谋么？”

韦小宝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不但武功了得，而且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。我和师姊乔装改扮了，来探听他们捣些什么鬼，却给他们发觉了。我胡说八道一番，他们居然信以为真，反逼我和师姊当场拜堂成亲，哈哈，这叫做因祸得福了。”

杨溢之心想：“你是太监，成什么亲？啊，是了，你和那小姑娘假装是一对情侣，骗信了他们。”说道：“这摇头狮子武功不错，却是有勇无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假扮蛮子，为的是捉拿他们？”杨溢之道：“沐家跟我们王府仇深似海，上次吃了他们这大亏，一直还没翻本。这次在狗头大会之中又见了他们。小人心下盘算，倘若在直隶闹出事来，皇上知道了，只怕要怪罪我们王爷，说平西王府的人在京师附近不遵守王法，杀人生事。”

韦小宝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杨大哥这计策高明得紧，你们扮成蛮子生番，咕花吐鲁，阿巴斯里，就算把沐家一伙人尽数杀了，旁人也只道是蛮子造反，谁也不会疑心到平西王身上。”杨溢之笑道：“正是。只不过我们扮成这般希奇古怪的模样，倒教公公见笑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见笑？我心里可羡慕得紧呢。我真想脱了衣服，脸上画得花花绿绿，跟你们大叫大跳一番。”杨溢之笑道：“公公要是有兴，咱们这就装扮起来。”韦小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一次是不行了，我老婆见到我这等怪模怪样，定要大发脾气。”

杨溢之道：“公公当真娶了夫人？不是给那些狗贼逼着假装的么？”这却不易三言两语就说得明白，韦小宝便改换话题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跟你投缘得很，你如瞧得起，咱们两个便结拜成了金兰兄弟，不用公公、小人的，听着可多别扭。”

杨溢之大喜，一来平西王正有求于他，今后许多大事，都要仗他在皇上面前维持；二来这小公公为人慷慨豪爽，很够朋友，当日在康亲王府中，就对自己十分客气，便道：“那是求之不得，就怕高攀不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高攀低攀？咱们比比高矮，是你高呢还是我高？”杨溢之哈哈大笑。两人当即跪了下来，撮土为香，拜了八拜，改口以兄弟相称。

杨溢之道：“兄弟，咱俩今后情同骨肉，非比寻常，只不过在别人之前，做哥哥的还是叫你公公，以免惹人疑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大哥，沐家那些人，你要拿他们怎么样？”杨溢之道：“我抓他们去云南，慢慢拷打，拿到了陷害我们王爷的口供之后，解到京里，好让皇上明白平西王赤胆忠心，也显得兄弟先前力保平西王，半分也没保错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大哥，你想那摇头老虎肯招么？”杨溢之道：“是摇头狮子吴立身。这人在江湖上也颇有名望，听说为人十分硬气，他是不肯招的。我敬他是条汉子，也不会如何唯为他。可是其余那些人，总有几个熬不住刑，会招了出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错，计策不错。”杨溢之听他语气似在随口敷衍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你已不是外人，你加以为不妥，还请直言相告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妥什么的倒是没有，听说沐家有个反贼叫沐剑声的，还有个硬背乌龙柳什么的人。”杨溢之道：“铁背苍龙柳大洪。他是沐剑声的师父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了，大哥，你记性真好。皇上吩咐，要查明这两个人的踪迹。你也捉住了他们么？”杨溢之道：“沐剑声也到河间府去了，我们一路撮着下来，一到献县，却给他溜了，不知躲到了哪里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就有些为难了。我刚才胡说八道，已骗得那摇头狮子变成了点头狮子，说要带我去见他们小公爷。我本想查明他们怎生阴谋陷害平西王，回去奏知皇上。大哥既有把握，可以将他们的阴谋拷打出来，那也一样，倒不用兄弟冒险了。”

杨溢之寻思：“我拷打几个无足轻重之人，他们未必知道真正内情，就算知道，沐家那些狗贼骨头很硬，也未必肯说。再说，由王爷自己辩白，万万不如皇上亲自派下来的人查明回奏，来得有力。倘若我们装作不知，由桂兄弟去自行奏告皇上，那可好得太多了。”当即拉着韦小宝的手，说道：“兄

弟，你的法子高明得多，一切听你的。咱们怎生去放了沐家那些狗贼，教他们不起疑心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要你来想法子。”

杨溢之沉吟片刻，道：“这样罢。你逃进祠堂去，假意奋勇救你师妹，我追了进来，两人乱七八糟大讲蛮话。讲了一阵，我给你说服了，恭敬行礼而去，那就不露半点痕迹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妙极，我桂公公精通蛮话。那是有出戏文的，唐明皇手下有个李什么的有学问先生，喝醉了酒，一篇文章做了出来，只吓得众蛮子屁滚尿流。”杨溢之笑道：“这是李太白醉草吓蛮书。”

韦小宝拍手道：“对，对！佳公公醒讲吓蛮话，一样的了不起。大哥，咱们可须装得似模似样，你向我假意拳打足踢，我毫不受伤。啊，是了，我上身穿有护身宝衣背心，刀枪不入。你不妨向我砍上几刀，只消不使内力，不震伤五脏六腑，那就半点没事。”杨溢之道：“兄弟有此宝衣，那太好了。”韦小宝吹牛：“皇上派我出来探查反贼的逆谋，怕给他们知觉杀了我，特地从身上脱下这件西洋红毛国进贡来的宝衣，赐了给我。大哥，你不用怕伤了我，先砍上几刀试试。”

杨溢之拔出刀来，在他左肩轻轻一划，果然刀锋只划破外衣，遇到内衣时便划不进去，手上略略加劲，又在他左肩轻轻斩了一刀，仍是丝毫不损，赞道：“好宝衣，好宝衣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大哥，里面有个姓郑的小子，就是那个穿着华丽的绣花枕头公子爷，这家伙老是向我师妹勾勾搭搭，兄弟见了生气得很，最好你们捉了他去。”杨溢之道：“我将他一掌毙了便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杀不得，杀不得。这人是皇上要命的，将来要着落在他身上，办一件大事。请你捉了他去，好好看守起来，不可难为他，也不要盘问他什么事。过得二三十年，我来向你索，你就差人送到北京来罢。”

杨溢之道：“是，我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。”突然间提高声音，大叫：“胡鲁希都，爱里巴拉！嘘老嘘老！”低声笑道：“咱俩说了这会子话，只怕他们要疑心了。”韦小宝也尖声大叫，说了一连串“蛮话”。杨溢之笑道：“兄弟的‘蛮话’，比起做哥哥的来，可流利得多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兄弟当年流落番邦，番邦公主要想招我为驸马，那蛮话是说惯了的。”杨溢之哈哈大笑。

韦小宝又道：“大哥，我有一件事好生为难，你得帮我想个法子。”

杨溢之一拍胸膛，慨然道：“兄弟有什么事，做哥哥的把这条性命交给你也成，只要你吩咐，无有不遵。”韦小宝叹道：“多谢了，这件事说难不难，说易却也是十分不易。”杨溢之道：“兄弟说出来，我帮你琢磨琢磨。倘若做哥哥的办不了，我去求我们王爷。几万兵马，几百万两银子，也调动得出来。”韦小宝微微一笑，说道，“千军万马，金山银山，只怕都是无用。那是我师妹，她给逼着跟我拜堂成亲，心中可老大不愿意。最好你有什么妙法，帮我生米煮成熟饭，弄他一个木已成舟。”

杨溢之忍不住好笑，心想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道是什么大事，却原来只不过要对付一个小姑娘。但你是太监，怎能娶妻？是了，听说明朝太监常有娶几个老婆的事，兄弟想是也要来搞这一套玩意儿，过过瘾。”想到他自幼被净了身，心下不禁难过，携着韦小宝的手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人生在世，不能事事顺遂。古往今来大英雄、大豪杰，身有缺陷之人极多，那也不必在意。我们进去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口中大叫“蛮话”，拔足向祠堂内奔了进去。杨溢之仗刀赶来，也是大呼“蛮话”，一进大厅，便将韦小宝一把抓住。两人你一句“希里呼噜”，我一句“阿依巴拉”，说个不休，一面指指吴立身，又指着阿珂。

吴立身和阿珂等又惊又喜，心下都存了指望，均想：“幸亏他懂得蛮子话，最好能说得众蛮子收兵而去。”

杨溢之提起刀来，对准阿珂的头顶，说道：“女人，不好，杀了。”韦小宝忙道：“老婆，我的，不杀！”杨溢之道：“老婆，你的，不杀？”韦小宝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老婆，我的，不杀！”杨溢之大怒，喝道：“老婆，你的，不杀。杀你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，老婆，我的，不杀。杀我！”

杨溢之呼的一刀，砍向韦小宝胸口。这一刀劈下去时刀风呼呼，劲力极大，但刀锋一碰到韦小宝身上，立即收劲，手腕一抖，那刀反弹了回来。他假装大吃一惊，跳起身来，连砍三刀，在韦小宝衣襟上划了三条长缝，大声叫道：“你，菩萨，杀不死？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我，菩萨，杀不死。”

杨溢之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你，菩萨，不是的。大英雄，是的。”指指吴立身等人，问道：“汉人，杀了？”韦小宝摇手道：“朋友，我的，不杀。”杨溢之点点头，问阿珂道：“你，老婆，大英雄的？”

阿珂见他手中明晃晃的钢刀，想要否认，却又不敢。杨溢之一刀疾劈，将一张供桌削为两片，喝道：“老公，你的？”指着韦小宝。阿珂无奈，只得低声道：“老公，我的。”

杨溢之哈哈大笑，提起阿珂，送到韦小宝身前，说道：“老婆，你的，抱抱。”

韦小宝张开双臂，将阿珂紧紧抱住，说道：“老婆，我的，抱抱。”

杨溢之指着郑克塽，问道：“儿子，你的？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儿子，我的，不是！”杨溢之大叫几句“蛮话”，抓住郑克塽，奔了出去，口中连声呼啸。他手下从人一拥而出。只听得马蹄声响，竟自去了。

阿珂惊魂略定，只觉韦小宝双臂仍是抱住自己的腰不放，说道：“放开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老婆，我的，抱抱。”阿珂又羞又怒，用手一挣，挣脱了他的手臂。

韦小宝拾起地上一柄钢刀，将吴立身等的绑缚都割断了。吴立身道：“这些蛮子武功好生了得，亏得新郎官会说蛮话，又练了金钟罩铁布衫功夫，刀枪不入，大伙儿得你相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些蛮子武功虽高，头脑却笨得很。我胡说一通，他们便都信了。”

阿珂道：“郑公子给他们捉去了，怎生相救才是。”

那假新娘突然大叫：“我老公给蛮子捉了去，定要煮熟来吃了。”放声大哭。

吴立身向韦小宝拱手道：“请教英雄高姓大名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敢，在下姓韦。”吴立身道：“韦相公和韦家娘子今日成亲，一点小小贺仪，不成敬意。”说着伸手入怀，摸出两只小小的金元宝。韦小宝道：“多谢了。”伸手接过。

阿珂胀红了脸，顿足道：“不是的，不算数的。”吴立身笑道：“你们天地也拜过了，你刚才对那蛮子说过‘老公’我的’，怎么还能赖？新娘新郎洞房花烛，我们不打扰了。”一挥手，和敖彪等人大踏步出了祠堂。

霎时之间，偌大一座祠堂中静悄悄地更无人声。

阿珂又是害怕，又是羞愤，向韦小宝偷眼瞧了一眼，想到自己已说过“老公，我的”这话，突然伏在桌上，哭了出来，顿足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都是你不好！”

韦小宝柔声道：“是，是，都是我不好。几时我再想个法儿，救了郑公子出来，你就说我好了。”阿珂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能救他出来么？”

红烛摇晃之下，她一张娇艳无伦的脸上带着亮晶晶的几滴泪珠，真是白玉镶珠不足比其容色、玫瑰初露不能方其清丽，韦小宝不由得看得呆了，竟忘了回答。

阿珂拉拉他衣襟，道：“我问你啊，怎么去救郑公子出来？”

韦小宝这才惊觉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蛮子头脑说，他们出来一趟，不能空手而回，定要捉一人回去山洞，煮来大伙儿吃了……”阿珂惊叫一声，道：“煮来大伙儿吃了？”想起那“新娘”的惊叫，更是心惊。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他们本来说你细皮白肉，滋味最好，要捉你去吃的……”阿珂不自禁的打了个寒战，抬头向门外一张，生怕那些蛮子去而复回。韦小宝续道：“……我说你是我老婆，他们就放过了你。”阿珂急道：“郑公子给他们捉了去，岂不是被他们煮……煮……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除非我自告奋勇，去让他们吃了，将郑公子换了出来。”

阿珂道：“那你就去换他出来！”这句话一出口，就知说错了，俏脸一红，低下头来。

韦小宝大怒，暗道：“臭小娘，你瞧得你老公不值半文钱，宁可让蛮子将我煮来吃了，好救你的奸夫出来。”冷冷的道：“就算换了他出来，那也没用了？”阿珂急道：“怎……怎么没用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郑公子已和那乡下姑娘拜堂成亲，你亲眼见到了的。他已有了明媒正娶的老婆，木已成舟，你也嫁他不成了。”阿珂顿足道：“那是假的。”韦小宝气忿忿的道：“好，你要我去换，我就去换。就不知蛮子的山洞在哪里。哼，咱们走罢。”

阿珂默默跟着他走出祠堂，生怕一句话说错，他又不肯去换郑公子了。来到大路，只见郑府众伴当提着灯笼，围着在大声说话。两人走近身去，郑府众伴当道：“陈姑娘来啦，我家公子呢？我家公子呢？”快步迎上。

人丛中一个身材瘦削的人影突然一晃而前，身法极快，韦小宝眼睛一花，便见这人到了身前，听得一个尖锐的声音问道：“我家公子在哪里？”这人背着灯光，韦小宝瞧不见他的脸，心中一惊，退了两步，岂知他退了两步，那人跟着上前两步，仍是和他面对面的站立，相距不到一尺，又问：“我家公子在哪里？”

阿珂道：“他……他给蛮子捉去啦，要……要煮了他来吃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中原之地，哪来的蛮子？”阿珂道：“是真的蛮子，快……快想法子救他。”那人道：“去了多久？”阿珂道：“没多久。”

那人身子斗然拔起，向后倒跃，落下时刚好骑在一匹马的鞍上，双腿一挟，那马奔驰而去，片刻间没入了黑暗之中。

韦小宝和阿珂面面相觑。一个吃惊，一个欢喜，眼见这人武功之高，身法之快，生平殊所罕见，心下大为钦佩。阿珂道：“不知这位高人是谁？”那年老伴当道：“他是公子的师父冯锡范，外号‘一剑无血’。冯师傅天下无敌，去救公子，定然马到成功。”韦小宝和阿珂都道：“原来是他。”阿

珂又道：“既是冯师傅到了，你们怎么不请他立即到那边祠堂去救公子？”一名伴当道：“冯师傅刚到。他接到我们飞鸽传书，连夜从河间府赶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冯师傅在河间府，怎么我们没遇见？”众伴当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都不答话。那伴当自知失言，低下了头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原来台湾郑家在‘杀龟大会’中暗伏高手，一直没露面。这臭小子给人捉了去，这才赶来相救。”捏捏自己的面颊，说道：“肉啊肉，有人去救郑公子，你们就不用去掉换这心肝宝贝，给众蛮子吃了。”阿珂脸上一红，待要说句话解释，转念又想：“也不知道冯师傅单枪匹马，打不打得过这许多蛮子。”

韦小宝见她欲言又止，猜到了她心思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冯师傅救他不出，仍旧拿我的臭肉去掉你心肝就是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。”阿珂道：“冯师傅能救他回来就好了。”韦小宝大怒，便即走开，但一瞥眼见到她俏脸，心中一软，转身回来，坐在路旁。

阿珂见他拔足欲行，不由得着急，心想如果冯师傅救不出郑公子，他又走了，谁去掉郑公子回来？见他回来坐倒，这才放心。这时不敢得罪了他，将身子挨近他坐下。韦小宝心想：“此时你有求于我，不乘机占些便宜，更待何时？”伸过左手，搂住了她腰，右手握住了她右手。阿珂微微一挣，就不动了。韦小宝大乐，心想道：“最好这姓冯的给杨大哥他们杀了，永远不回来，我就这样坐一辈子等着。”他明知阿珂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，早已胸无大志，只盼这样搂着她坐一辈子，也已心满意足，更无他求了。

可是事与愿违，只搂不到片刻，便听得大马路马蹄声隐隐传来。阿珂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郑公子回来了。”蹄声越来越近，已听得出是两匹马的奔驰之声。韦小宝道：“好啊，我抬回了一条性命，不用去送给蛮子们吃了。”语气中充满了苦涩之意。这时他便再说得气恼十倍，阿珂也哪里还来理会？急步向大路上迎去。

两匹马先后驰到。众伴当提起灯笼照映，欢呼起来，当先一匹马上乘的正是郑克塽。他见到阿珂飞奔过来，一跃下马，两人搂抱在一起，欢喜无限。阿珂将头藏在他怀里，哭了出来，道：“我怕……怕这些蛮子将你……将你……”

韦小宝本已站起，见到这情景，胸口如中重击，一交坐倒，头晕眼花了一阵，心下立誓：“你奶奶的，我今生今世娶不到你臭小娘为妻，我是你郑克塽的十六八代灰孙子。我韦小宝是王九蛋，王八蛋再加一蛋。”常人身历此境，若不是万念俱灰，心伤泪落，便决意斩断情丝，另觅良配，韦小宝却天生一股光棍泼皮的狠劲韧劲，脸皮既老，心肠又硬：“总而言之，老子一辈子跟你泡上了，耗上了，阴魂不散，死缠到底。就算你嫁了十八嫁，第十九嫁还得嫁给老子。”他在妓院之中长大，见惯了众妓女迎新送旧，也不以为一个女子心有别恋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什么从一而终，坚贞不二，他听也没听说过。只难过得片刻，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郑公子，你回来了，身上没给蛮子咬下什么罢？”

郑克塽一怔，道：“咬下什么？”阿珂也是一惊，向他上下打量，见他五官手指无缺，这才放心。

冯锡范骑在马上，问道：“这小孩儿是谁？”郑克塽道：“是陈姑娘的师弟。”冯锡范点了点头。韦小宝抬头看他，见他容貌瘦削，黄中发黑，留着两撇燕尾须，一双眼睛成了两条缝，倒似个痨病鬼模样，心中挂念着杨溢之，说道：“冯师傅，你真好本领，一下子就将郑公子救了转来。那蛮子的

头脑可杀了吗？”

冯锡范道：“什么蛮子？假扮的。”韦小宝心中一惊，道：“假扮？怎么他们会说蛮子话？”冯锡范道：“假的！”不屑跟这孩子多说，向郑克塽道：“公子，你累了，到那边词堂去休息一忽儿罢。”

阿珂记挂着师父，说道：“就怕师父醒来不见了我着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们赶快回去罢。”阿珂瞧着郑克塽，只盼他同去，郑克塽道：“师父，大伙儿去客店吃些东西，再好好睡上一觉。”

路上韦小宝向郑克塽询问脱险经过。郑克塽大吹师父如何了得，数招之间就将众蛮子杀散。韦小宝问明“蛮子头脑”并未丧命，这才放心。

众人到得客店，天色已明，九难早已起身。她料到阿珂会拉着韦小宝去救郑克塽，不见了二人，也不以为奇。待得郑克塽等到来，替冯锡范向她引见了，九难见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，但偶然一双眼睛睁大了，却是神光炯炯，心想：“此人号称‘一剑无血’，看来名不虚传，武功着实了得。”

用过早饭后，九难说道：“郑公子，我师徒有些事情要办，咱们可得分手了。”郑克塽一怔，好生失望，道：“难得有缘拜见师太，正想多多请教。不知师太要去何处，晚辈反正左右无事，就结伴同行好了。”

九难摇头道：“出家人多有不便。”带着阿珂和韦小宝，径行上车。郑克塽茫然失措，做声不得。阿珂登时红了双眼，差点没哭出声来。韦小宝努力板起了脸，暗暗祷祝：“师父长命百岁，多福多寿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”问道：“师父，咱们上哪里去？”

九难道：“上北京去。”过了半晌，冷冷的道：“那姓郑的要是跟来，谁也不许理他。哪一个不听话，我就把那姓郑的杀了！”

阿珂惊问：“师父，为甚么？”九难道：“不为甚么。我爱清静，不喜欢旁人啰唆。”阿珂不敢再问，过了一会，忽然想到一事，问道：“要是师弟跟他说话呢？”九难道：“我一样把郑公子杀了。”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，咯的一声，笑了起来。阿珂道：“师父，这不公平。师弟会故意去跟人家说话的。”九难瞪了她一眼，道：“这姓郑的如不跟来，小宝怎能和他说话？他向我纠缠不清，便是死有余辜。”

韦小宝心花怒放，真觉世上之好人，更无逾于师父者，突然拉过九难的手来，在她掌心中亲了一吻。九难将手甩开，喝道：“胡闹！”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跟她如此亲热过，这弟子虽然放肆，却显示出真情，口中呼叱，嘴角边却带着微笑。

阿珂见师父偏心，又不知何日再得和郑公子重聚，越想越伤心，泪珠簌簌而下。

数日后三人又回北京，在东城一处僻静的小客店中住下。九难走到韦小宝房中，闩上了门，低声道：“小宝，你猜我们又来北京，为了何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想不是为了陶姑姑，就是为了那余下的几部经书。”

九难道：“不错，是为了那几部经书。”顿了一顿，缓缓道：“我这次身受重伤，很有感触。一个人不论武功练到什么境界，力量总有时而穷，天下大事，终须群策群力，众志成城。群雄在河间府开‘杀龟大会’，我仔细想想，就算杀了吴三桂奸贼一人，江山还是在鞑子手中，大家不过泄得一时之愤，又济得甚事？倘若取齐了经书，断了鞑子龙脉，号召普天下仁人志士共举义旗，那时还我大明江山，才有指望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，师父说得不错。”九难道：“我再静养半月，内力就可全复，那时再到宫中

探听确讯，总要设法找到余下的七部经书，才是第一等大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待弟子先行混进宫去，竖起了耳朵用心探听，说不定老天保佑，会听到些什么线索。”

九难点头道：“你聪明机灵，或能办成这件大事。这一桩大功劳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眼光中尽是激励之意。

韦小宝一阵冲动，登时便想吐露真情：“另外五部经书，都在弟子手中。”但随即转念：“小玄子跟我是过命的交情，我如帮着师父，毁了他的江山，教他做不成皇帝，那不是太也没义气吗？”

九难见他有些迟疑之色，只道他担心不能成功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本来难期必成。大家尽心竭力，也就是了。这叫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唉，也不知朱家是气数已尽呢，还是兴复有望？这数十年来，我早已万念俱灰，尘心已断，想不到遇见了你和红英之后，我本不想理会国家大事，国家大事却理到我头上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师父，你是大明公主，这江山本来是你家的，给人强占了去，非得抢它回来不可。”

九难叹道：“那也不单是我一家之事。我家里的人，差不多都死光了。”伸手抚摸他的头，说道：“小宝，这些事情，可千万不能在师姊面前泄露半句。”

韦小宝点头答应，心想：“师姊这等美丽可爱，师父却不大喜欢她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想来因为她不会拍师父的马屁。”

次日清晨，他进宫去叩见皇帝。

康熙大喜，拉住了他手，笑道：“他妈的，怎么今天才回来？我日日在等你。我先前一直担心，怕你给那恶尼姑捉了去，小命儿不保。前天听到多隆回奏，说见到了你，我这才放心。你怎么脱险的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多谢皇上记挂，又派了御前侍卫来找寻奴才。那恶尼姑起初十分生气，向我拳打脚踢，后来我说皇上是鸟生鱼汤，是大大的好皇帝，杀不得的。她却说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。我赞你一句，她就打我一记耳光。后来我不肯吃眼前亏，只好闷声大发财了。”

康熙点头道：“你给她打死了也是白饶，这恶尼姑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她来行刺，是受了何人指使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她受谁指使，奴才不知道。那时候她捉住了我，用绳子绑住了我双手，好像耍猴儿般拉着走。皇上，我嘴里不敢骂，心里却将她十六八代祖宗骂了个够。”康熙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那还有不骂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她拉着我走了几天，几次想杀我，幸好在道上遇到了一个人。这人跟奴才倒有交情，帮我说了好多好话，这尼姑才不打我了。”康熙奇道：“那是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人姓杨，是平西王世子手下的卫士头脑。”

康熙大感兴味，问道：“是吴三桂那厮的手下，怎么会帮你说好话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其实那还是出于皇上的恩典。那次云南沐家的人进宫来捣乱，想诬攀吴三桂，大家都信了，但皇上英明无比，识破了阴谋。皇上派我向吴三桂的儿子传谕，那个姓杨的，就是那一次上识得奴才的。”康熙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韦小宝进宫之时，早已想好了一肚子谎话，又道：“那姓杨的名叫杨溢之，跟那尼姑说起沐家这会事，说道皇上年纪虽轻，见识可胜得过鸟生鱼汤，聪明智慧，简直就是神仙菩萨下凡。尼姑将信将疑，对我就看得不怎么紧了。”

一天晚上，杨溢之和尼姑在房里说话，我假装睡着偷听，原来这尼姑来行刺皇上，果然是有人主使。”

康熙道：“是吴三桂这厮。”韦小宝满脸惊异之色，道：“原来皇上早知道了。是多隆奏知的么？”康熙道：“不是。吴三桂的卫士头目识得这尼姑，跟她鬼鬼祟祟的商议，还能有什么好事了？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，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皇上，我跟着您办事，真是痛快。有什么事情您一猜就中，用不着我说。咱们这一辈子可万事大吉，永远不会输了给人家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上次在五台山清凉寺也够凶险的了。若不是你舍命在我身前这么一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色转为郑重，续道：“这奸贼的阴谋已然得逞了。”想到当日白衣尼那犹似雷霆电闪般的一击，兀自不寒而栗。韦小宝道：“其实这尼姑一剑刺来，你身手敏捷，自然会使一招‘孤云出岫’避了开去，你跟着反手一招‘仙鹤梳翎’，打在那恶尼姑肩头，她非大叫‘投降’不可。不过我生怕伤了您，一时胡涂了，只想到要挡在您身前，代您受这一剑。皇上一身武功没机会施展，在少林和尚面前出出风头，实在可惜。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他自知当日若非韦小宝这么一挡，定然给白衣尼刺死了，这小家伙如此忠心，却又不居功，当真难得，笑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官儿已做得够大了。等你大得几岁，再升你的官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也不想做大官，只盼常常给皇上办事，不惹您生气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康熙拍拍他肩头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你好好替我办事，我很是喜欢，怎会生气？那姓杨的跟那尼姑还说些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，“杨溢之不断劝那尼姑，说了皇上的许许多多好处。他说吴三桂对他父亲有恩，他父亲临死之时，嘱咐他要保护吴三桂，但吴三桂一心一意想做皇帝，大逆不道，那是万万不可。将来事情败露，大家都要满门抄斩。那尼姑却说，她全家都给鞑……鞑……都给咱们满洲人杀了，吴三桂又对她这样客气。她来行刺，一来是冲着吴三桂的面子，二来是为自己爹娘报仇。她家里人早死光了，也不怕什么满门抄斩。”

康熙点了点头。韦小宝又道：“杨溢之说，皇上待百姓好，如果……如果害了你，吴三桂做了皇帝，他自己虽可做大官，做大将军，但天下百姓可要吃大苦了。那尼姑心肠很软，讲究什么慈悲，想了很久，说他的话很对，这件事她决定不干了。二人商量量，说道吴三桂如再派人来行刺，他两个暗中就把刺客杀了。”

康熙喜道：“这两人倒深明大义哪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过杨溢之说另外有一件事不易办。”康熙问：“又有什么古怪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二人低声说了好多话，我可不大懂，只听到老是说什么延平郡王，台湾郑家什么的，好像吴三桂说要跟一个姓郑的平分天下。”

康熙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原来这厮跟台湾的反贼暗中也有勾结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台湾郑家是他妈的什么王八蛋？”康熙道：“那姓郑的反贼盘踞台湾，不服王化，只因远在海外，一时不易平定。”

韦小宝一脸孔的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时奴才越听越气，心想这江山是皇上的，他姓吴姓郑的是什么东西，胆敢想来平分皇上的天下？杨溢之说，台湾那姓郑的派了他的第二个儿子，叫作郑克……郑克……”康熙道：“郑克塽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是，是。皇上什么都知道。”

康熙微笑不语。他近年来一直在筹划将台湾收归版图，郑家父子兄弟、以及台湾的军政大事、兵将海船等情形，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郑克塽最近到了云南，跟吴三桂去商议了大半个月。”

康熙勃然变色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台湾和云南两地，原是他心中最大的隐忧，没想到郑吴二人竟会勾结密谋，郑克塽到云南之事，直到此刻方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台湾有个武功很高的家伙，一路上保护郑克塽。这家伙姓冯，叫什么一剑出血……”康熙道：“一剑无血冯锡范。”

他和刘国轩、陈永华三人，号称‘台湾三虎’。”

韦小宝听得皇帝提到师父的名字，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，正是一剑无血冯锡范。杨溢之说，台湾这三只老虎之中，陈永华是好人，冯锡范和另外那人是坏的。陈永华不肯做反叛皇上的事情，不过他一只老虎，敌不过另外两只老虎。”他在康熙面前大说九难、杨溢之、陈近南三人的好话，以防将来三人万一被清廷所擒，有了伏笔，易于相救。

康熙摇头道：“那也未必，陈永华比另外两只老虎更厉害得多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杨溢之跟那尼姑又说，江湖上有许多吴三桂的对头，要在河间府聚会，开一个‘杀龟大会’，商量怎样杀了吴三桂。那郑克塽和冯锡范要混到会里打探消息，然后去通知吴三桂。他们越说越低声，我听了半天听不真，好在他们不是想加害皇上，也就不去理会，后来我真的睡着了。皇上，奴才这件事有点贪懒了，不过那时实在倦得要命。半夜里杨溢之悄悄来叫醒了我，解开我的穴道，说那尼姑在打坐练功，叫我溜之大吉。”

康熙点头道：“这姓杨的倒还有良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可不是么？将来皇上诛杀吴三桂，这杨溢之还请皇上开恩饶了他性命。”康熙道：“倘若他能立功，我不但饶他性命，还有封赏。在‘杀龟大会’中，还听到了些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每一省推举一个盟主，那郑克塽做了福建省的盟主，好像将福建、广东、浙江、陕西什么，都划归他郑家的。”

康熙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小桂子弄错了，定是江西，不是陕西。”双手负在背后，在书房中踱来踱去，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，突然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敢不敢去云南？”

韦小宝一惊，这一着大出意料之外，问道：“皇上派我到吴三桂那里去打探消息？”

康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件事着实有些危险，不过你年纪小，吴三桂不会怎么提防。那杨溢之又是你朋友，定会照顾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皇上，我不是怕去云南，只是刚回宫来，没见到你几天，又要离开你身边，实在舍不得。”康熙点头道：“是，我也是一般的心思。只可惜我做了皇帝，不能随便走动，否则咱俩同去云南，我揪住吴三桂的胡子，你抓住他双手，同时问他：‘他妈的吴三桂，投不投降？’岂不有趣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可妙极了。皇上，你不能去云南，待我去将吴三桂骗到官来，咱们再揪他胡子，好不好？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就极好，就怕这厮老奸巨猾，不肯上当。啊，小桂子，我想到个法子，令他不会起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神机妙算，一定高明之极，”康熙道：“我们把建宁公主嫁给他儿子，结成亲家，他就一点也不会防备了。”

韦小宝一怔，道：“嫁给吴应熊这小子？这……这岂不太便宜了他？”

康熙道：“这是那老贱人的女儿，咱们把她嫁到云南去，让她先吃点儿

苦头。将来吴三桂满门抄斩，连她一起杀了。”说着恨恨不已。他本来很喜欢这个妹子，但自从知道太后害死自己亲生母亲、气得父皇出家之后，连这妹子也恨上了，又道：“那时候我就可说老贱人教女无方，逼她自尽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，奴才打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皇上听了一定十分欢喜。”康熙道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韦小宝将嘴凑到他耳边，低声道：“老贱人是假太后，真的太后还好端端地在慈宁宫中。”在康熙面前，他终究不敢口出“老婊子”三字。

康熙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什么？什么假太后？”

韦小宝于是将假太后囚禁太后、她自己冒充太后，为非作恶之事，一一说了。

康熙只听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隔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有这等事？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奴才知道老贱人心地恶毒，只怕她加害皇上，因此买通了慈宁宫里的宫女，暗中监视，只要一觉情形不对，就来奏知皇上，咱们好先下手为强。奴才今日一进宫，那宫女就将这件大事跟我说了。”

康熙额头汗水涔涔而下，颤声道：“那宫女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想这件事情太大，倘若她泄漏出去，那可不得了。因此奴才大胆，将她推入了一口井里，倒也没旁人瞧见。唉，实在对她不住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脸上闪过一丝宽慰之色，道：“办得好，明儿你捞起她尸身，妥为安葬，查明她家属，厚加抚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，遵皇上吩咐办理。”

康熙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即刻去慈宁宫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摘下墙上两口宝剑，将一口交给了韦小宝，低声道：“这事就咱两人去干，不能让宫女太监们知道了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皇上，老贱人武功厉害，我一进房就抱住她，皇上一剑先斩断她一条手臂，然后再问详情。”康熙点头道：“好！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还是多带侍卫，候在慈宁宫外，当真情形不对，只好叫人进来。否则倘若奴才抱假太后不牢，这贱人行凶，冲撞了皇上万金之体，那……那可不妥了。”

康熙点了点头，打定了主意：“倘若非要侍卫相助不可，事成之后，将这些侍卫处死灭口便是。”

康熙出得书房，传八名侍卫护驾，来到慈宁宫外，命侍卫在花园中远远守候，与韦小宝两人走向太后寝殿。慈宁宫的宫女太监纷纷跪下迎接。康熙道：“你们都到花园去，谁也不许过来。”众人凛遵退开。

韦小宝知道当日假太后向他师父九难拍了七掌“化骨绵掌”，阴毒掌力，尽数逼还给自身，他师父虽教了化解之法，但自此之后，只要一使内力，全身骨骼立即寸断。屈指算来，此时体内掌力尚未化尽，就算已经化去，谅她也不敢动武，再加自己有五龙令在手，一切有恃无恐，心下泰然。康熙却知这假太后武功甚是厉害，自己所学的武功全是她所授，即使加上个韦小宝，两人仍然和她相差甚远，只有两人以双剑攻她空手，打她个措手不及，就如当年暗算鳌拜一般，才能取胜，是以一踏进寝殿，手掌心中就渗出汗水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今日是立大功的良机，我向老婊子扑将过去，皇上只道我奋不顾身，其实只不过是打一只动弹不得的死狗。打死狗吗，老子最拿手不过。”低声道：“这贱人武功了得，皇上千万不可涉险。由奴才先上！”康熙点点头，右手紧紧抓住了剑柄。

走进寝殿，却见殿中无人，床上锦帐低垂。

太后的声音从帐中传了出来：“皇帝，你多日不到慈宁宫来了，身子可安好吗？”

康熙先前每日来慈宁宫向太后请安，自从得悉内情之后，心中说不出的憎恨，便来得甚疏。两人没料到她白天也睡在床上，先前商量好的法子便不管用了。康熙道：“听说太后身子不适，儿子瞧瞧太后来着。”向韦小宝使个眼色，吩咐：“挂起了帐子！”韦小宝应道：“喳！”走向床前。太后道：“我怕风，别挂帐子。”

康熙心想：“如不理她的话，径去揭开帐子，只怕她有了提防。”说道：“是，不知太后是什么不舒服，服过药了么？”太后道：“服过了。太医说受了小小风寒，不打紧的。”康熙道：“儿子想瞧瞧太后面色怎样？有没有发烧？”太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面色很好，不用瞧了。皇帝回去休息罢。”康熙心下起疑：“不知她在捣甚么鬼？”

韦小宝见寝殿中黑沉沉地，当下转过身子，向着康熙大打手势，示意让自己去抱住了她双脚，皇帝便一剑斩落。

突然之间，康熙心念一动：“倘若小桂子所说的言语都是假的，那便如何？虽然那男人假扮宫女，确为实情，但说不定太后只是秽乱官禁，并无别情。我这一剑砍了下去，如果她竟是真太后，并非假冒，我岂不是既糊涂，又不孝？宁可让假太后有了提防，不得不召进侍卫来擒拿，可不能鲁莽从事，由我亲手斩伤了真太后。”当即摇摇头，挥手命韦小宝退开，说道，“太后，儿子放心不下。”快步走到床前，伸手揭开帐子。

锦帐两下一分，只见太后急速转身，面向里床，但就这么一瞥之间，康熙已见到太后脸颊瘦削，容貌大不相同，说道：“太后，你老人家近来忽然瘦了很多。”语音已是发颤。

太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自从五台山回来后，胃口一直不好，每天吃不上半碗饭，照照镜子，几乎自己也不认得了。”

康熙心想：“小桂子的话果然不假。这老贱人没料到我突然会来，她睡在床上，没人瞧见，今日没乔装改扮，是以说什么也不肯让我瞧她容貌。我已亲眼目睹，难道还会弄错？”怒火中烧，大声道：“啊哟，太后，一只大老鼠钻到了挂毡后面。来人哪，快卷起挂毡来捉了老鼠！”说着急退两步，生怕假太后一见事情败露，便即暴起发难。

只听太后颤声道：“挂毡后面有什么老鼠？”韦小宝上前拉动羊毛索子，卷起挂毡，露出柜门。康熙道：“咦！原来这里有只大柜子，老鼠钻进柜里去啦！”心想：“这时候事情已揭开了大半，她已然有备，再也不能偷袭了。”退到门口，向韦小宝招招手，道：“传侍卫进来。柜子里有古怪声音，别要躲藏着刺客，惊吓了太后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向着门外大声叫道，“传侍卫。”

八名侍卫走到寝殿门口，躬身听旨。

太后怒道：“皇帝，你在玩什么花样？”康熙笑道：“啊，是了，建宁公主躲在柜子里玩捉迷藏。太后，我到处找她不到，定是在柜子里。”右手挥了挥。韦小宝过去开柜，但柜门上了锁，打不开。康熙笑道：“太后，柜子的钥匙在哪里？”

太后怒道：“我身子不舒服，你们两个小孩子却到我屋里来玩，快快给我出去。”

众侍卫知道皇帝常和建宁公主比武闹玩，听太后这么说，都露出笑容。

康熙说道：“把柜门撬开来。太后身子欠安，咱们别打扰她老人家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，插入了柜门，轻轻一割，锁扣已断，一拉之下，柜门应手而开，只见柜内堆着一条锦被，似乎便是那晚在柜中所见，却哪里有什么人？

韦小宝一惊，寻思：“那天晚上明明见到真太后给藏在柜里，怎么忽然不见了？莫非老婊子怕我师父泄漏出去，将真太后杀了？”翻开柜中锦被，依稀见到被底有一部书，似乎便是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急忙放下锦被盖住，回过头来，见康熙一脸惊疑之色，再向床上瞧去，只见那被窝高高隆起，似乎另行藏得有人，喜道：“公主藏在太后被窝里。”

康熙急道：“快拉她出来。”只怕假太后见事情败露，立即杀了真太后。

韦小宝抢到床边，从太后足边被底伸手进去，要把真太后拉出来，触手之处，却是一条毛茸茸的大腿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便在此时，一只大脚突然撑出，端中他胸膛。韦小宝“啊哟”一声大叫，跌了出去。

被窝一掀，一个赤条条的肉团跃了出来，连被抱着太后，向门口冲去。

八名侍卫大惊，急忙拦阻，给那肉团一撞，三名侍卫飞摔出去，那肉团抱了太后直冲而出。康熙奔到门口，但见那肉团奔跃如飞，几个起伏，已到了御花园墙边，一跃上了墙头，随即翻身出外。康熙叫道：“快追！”三名侍卫给那团肉团一撞，倒在地下爬不起来。余下五名侍卫绕出围墙，再也瞧不见那肉团的影子。

韦小宝脑海中一片混乱，胸口剧痛，挣扎着爬起，奔到柜边，伸手入被，抓起那部经书藏入怀中，只听得康熙在花园中大叫：“回来，回来！”韦小宝又是一交摔倒。听得脚步声响，众侍卫奔回，康熙在寝宫外吩咐众侍卫：“大家站好，别出声。”

康熙回进寝殿，关上房门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韦小宝扶桌站起，说道：“妖……妖怪！”惊得脸上已无半分血色。康熙摇头道：“不是妖怪！是老贱人的奸夫。”韦小宝兀自不明所以，问道：“什么奸夫？”康熙道：“那是个男人。你没有看清楚么？一个又矮又胖的男子。”韦小宝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，道：“老贱人被窝里，藏着一个不穿衣服的……矮胖子男人！”

康熙神色严重，道：“真太后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最好别……别给老贱人害死了……”忽然想到一事，掀开太后床上褥子，说道：“床底下有暗格。”只见暗格中放着一柄出鞘的白金娥眉钢刺，此外更无别物，沉吟道：“咱们掀开床板瞧瞧。”

康熙抢上前去，帮着韦小宝掀开床板，只见一个女子横卧在地下一张垫子上，身上盖着薄被。当床板放上之时，看来距她头脸不过半尺光景。

寝殿中黑沉沉地瞧不清楚，康熙叫道：“快点了蜡烛。”韦小宝点起烛火，拿着烛台凑近一照，见那女子容色苍白，鹅蛋脸儿，果然便是那晚藏在柜中的真太后。

康熙以前见到真太后时，年纪尚甚幼小，相隔多年，本已分不出真假，但见这女子和平日所见的太后相貌极似，忙扶她起来，问道：“是……是太后？”

那女子见烛火照在脸上，一时睁不开眼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位是当今皇上，亲自来救圣驾。”那女子眼睁一线，向康熙凝视

片刻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当真是皇上？”突然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伸臂搂着康熙，紧紧抱住。

韦小宝拿着烛台退开几步，四下照着，不见再有什么奸夫、刺客、假宫女之类，心想：“皇上和真太后相会，必有许多话说。我多听一句，脑袋儿不稳一分。”将烛台放在桌上，悄悄退出，反手带上了殿门。

只见门外院子中八名侍卫和宫女太监直挺挺的站着，个个神色惶恐，他招手将众人召到花园之中，说道：“刚才皇上跟建宁公主闹着玩捉迷藏。公主穿了一套古怪衣衫，扮成好像一个大肉球一般，跳了出去，大伙儿可瞧见没有？”

一名侍卫十分乖觉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建宁公主身手好快，扮的模样也真好玩。”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些孩子们的玩意儿，皇上不想让人家知道，有哪一个嘴巴发痒，脖子上的脑袋瓜儿坐得不稳，想多嘴多舌，胡说八道？”

众侍卫、宫女、太监齐声道：“我们不敢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向着三名给撞倒受伤的侍卫道：“你们怎么搞的，好端端的受了伤？”一名侍卫道：“回副总管：小人三个儿今日上午练武艺，大家出手重了些，互相打伤了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自己兄弟，练武艺也出手这般重，又不是拚命！”三名侍卫齐道：“是，是，下次一定小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受了伤的，每个人去支二十两银子汤药费。”三名侍卫忙躬身道谢。韦小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爹娘养到你们这么大，这条性命可不太便宜啊。大伙儿倘若还想留着脑袋瓜儿吃饭的，这几张狗嘴，就都给我小心些。如果怕自己睡着说梦话，干脆把舌头自己割掉了的好。你们一个个给老子报上名来。”

众侍卫、宫女、太监都报了自己姓名。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今日捉迷藏的事，今后老子只要听到半点风声，不管是谁多口，总之三十五人一起都砍了。你们服不服了？”众人心中明白，大家见到刚才的怪事之后，不免性命难保，皇上多半要杀人灭口，桂公公这么说，实是救了自己的性命，感激之下，一齐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谢公公救命大恩。”韦小宝挥手道：“谢我干什么？是皇上的恩典。”

他回到寝殿门口，坐在阶石上静静等候，直过了大半个时辰，才听得康熙叫道：“小桂子进来。”他走进寝殿，只见太后和康熙并肩坐在床上，手拉着手，两人脸上均有泪痕。

他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太后大喜，皇上大喜。外面一共是三十五名奴才，今日皇上跟建宁公主捉迷藏之事，要是有一个胆敢泄漏半句，奴才把这三十五人尽数处死，一个不留。他们都已吓破了胆子，料想也没哪一个敢胡说八道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韦小宝道：“倘若要现下就杀了，以免后患，奴才这就去办。”

康熙微一迟疑。太后道：“今日你我母子相见，实是天大的喜事，不可多伤人命。”康熙道：“是。咱们须得大做佛事，感谢上天和菩萨保佑。”太后凝视韦小宝，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立下这许多功劳，实在难得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洪福。只恨做奴才的没尽忠办事，不能及早揭破奸谋，累得太后受了这许多年的辛苦。”

太后心中一酸，流下泪来，向康熙道：“须得好好封赏这孩子才是。”康熙道：“是，是。小桂子，你官已做得不小了，今日再封你一个爵位。我

大清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，太后的恩典，封你一等子爵。”

韦小宝磕头谢恩，道：“谢太后恩典，谢皇上恩典。”心想：“这子爵有什么用？值得多少银子？”见康熙挥了挥手，便退了出去。

韦小宝回到下处，从怀中取出书来，果然便是见惯了的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这部是蓝绸书面，镶了红边，寻思：“这是镶蓝旗的经书，嗯，是了，陶姑姑说，她太师父在镶蓝旗主府中盗经书，经书没盗到，却给神龙教的高手打得重伤而死，这部经书多半便落入了那神龙教高手的手里。怎地事隔多年，仍不将经书交给洪教主？也说不定当时没得到，最近才拿到的。”料想中间曲折甚多，难以推测，只觉胸口兀自痛得厉害，又想：“这矮胖子肉团武功了得，啊哟，莫非他就是盗得这部经书的神龙教高手？他到宫里跟老婊子相会，老婊子倒待他挺好，把真太后搬到床底下，将大拒子让了出来给他睡。我和小皇帝刚才去慈宁宫，事也真巧，恰好是捉奸在床。这肉团可别来报仇，又想到慈宁官去取回经书。”

于是去告知多隆，说道得知讯息，日内或有奸人人官行刺，要他多派侍卫，严密保卫皇上和太后，心想：“老婊子倘若回去神龙岛，向洪教主禀报，可不大妙。老子先下手为强，把经书中的地图取了出来，然后将一两部空经书送去神龙岛，洪教主要我再找余下的经书，非给解药不可。他在空经书中找不到地图，那是他的事，跟老子可不相干。谁教他福份太小呢？反正他寿与天齐，不用心急，慢慢的找，找上这么十万八千年，终会找到罢！”

钱老本和马彦超突然摇晃几下，都倒了下来。韦小宝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一碗酸梅汤只喝得一口，已尽数泼在身上。

第二十九回 卷幔微风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

韦小宝出官去和李力世、关安基、玄贞道人、钱老本等人相见。天地会群雄尽皆欢然。李力世道：“属下刚得到讯息，总舵主已到天津，日内就上京来。韦香主也正回京，那真太好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那真太好了！”想到再见师父，心下不免惴惴。群雄当即打酒杀鸡，为他接风。

傍晚时分，韦小宝将马彦超拉在一旁，说道：“马大哥，请你给我预备一把斧头，还要一柄铁锤，一把凿子。”马彦超答应了，去取来给他，韦小宝命他带到停放那口棺木的园中土屋，说道：“我要打开棺材，放些东西进去。”马彦超应道：“是！”甚觉奇怪，但香主不说，也不便多问。韦小宝道：“前天夜里，这个死了的朋友托梦给我，说要这件东西。瞧在朋友一场，非给他不可。”马彦超更奇怪了，唯唯称是。韦小宝道：“你给我守在门外，谁也不许进来。”当下推门而入，关上了门，上了门闩。

见那口棺木上灰尘厚积，显是无人动过，用凿子斧头逐一撬开棺材钉，推开棺盖，取出包着五部经书的油布包，正要推上棺盖，忽听得马彦超在门外呼喝：“什么人？”接着有人喝问：“陈近南在哪里？”韦小宝吃了一惊：“谁问我师父？”听口音依稀有些熟悉。

马彦超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又有一人冷冷的道：“不论他躲到了哪里，总能揪他出来。”这人的声音韦小宝入耳即知，却是郑克塽。他更加惊奇：“怎么这臭小子到了这里？”随即想起，先前说话之人乃是“一剑无血”冯锡范。只听得铮的一声，兵刃相交，跟着马彦超闷哼一声，砰的一声倒地。

韦小宝一惊更甚，当下不及细想，纵身钻入棺材，只听得郑克塽道：“这叛贼定是躲在里面。”韦小宝惊惶之下，托起棺盖便即盖上，紧跟着喀喇一声，土屋的木门已被踢破，郑克塽和冯锡范走了进来。韦小宝从棺材内望出去，见到一线亮光，知道慌忙之中，棺材盖并未密合，暗暗叫苦：“糟糕，糟糕！他们要找我师父，却找到了他的徒弟。”

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：“公子要找我吗？不知有什么事？”正是师父陈近南的声音。韦小宝大喜：“师父来了！”

突然之间，陈近南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似乎受了伤。跟着铮铮两声，兵刃相交。陈近南怒喝：“冯锡范，你忽施暗算？干什么了？”冯锡范冷冷的道：“我奉命拿你！”

只听郑克塽道：“陈永华，你还把我放在眼里么？”语气中充满怒意。陈近南道：“二公子何出此言？属下前天才得知二公子驾临北京，连夜从天津赶来。不料二公子已先到了。属下未克迎迓，还请恕罪。”

韦小宝听师父说得恭谨，暗骂：“狗屁二公子，神气什么？”

只听郑克塽道：“父王命我到中原来公干，你总知道罢？”陈近南道：“是。”郑克塽道：“你既得知，怎地不早来随侍保护？”陈近南道：“属下有几件紧急大事要办，未能分身，请二公子原谅。属下又知冯大哥随侍在侧，冯大哥神功无敌，群小慑伏，自能卫护二公子平安周全。”郑克塽哼了一声，怒道：“怎么我来到天地会中，你手下这些虾兵蟹将，狐群狗党，对我又如此无礼？”陈近南道：“想是他们不识得二公子。在这京师之地，咱们天地会干的又是反叛鞑子之事，大家特别小心谨慎，以致失了礼数。属下这里谢过。”

韦小宝越听越怒，心道：“师父对这臭小子何必这样客气？”

郑克塽道：“你推得一于二净，那么反倒是我错了？”陈近南道：“不敢！”随即听到纸张翻动之声，郑克塽道：“这是父王的谕示，你读来听听。”陈近南道：“是。王爷谕示说：‘大明延平郡王今日：派郑克塽前赴中原公干，凡事利于国家者，一切便宜行事。’”

郑克塽道：“什么叫做‘便宜行事’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便宜就是不吃亏，那有什么难解的？你老子叫你便宜就占，不必客气。”哪知陈近南却道：“王爷吩咐二公子，只要是有利于国家之事，可以不必回禀王爷，自行处断。”郑克塽道：“你奉不奉父王谕示？”陈近南道：“王爷谕示，属下自当遵从。”郑克塽道：“好，你把自己的右臂砍去了罢。”

陈近南惊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郑克塽冷冷的道：“你目无主上，不敬重我，就是不敬重父王。我瞧你所作所为，大有不臣之心，哼，你在中原拚命培植自己势力，扩充天地会，哪里还把台湾郑家放在心上。你想自立为王，是不是？”陈近南颤声道：“属下决无此意。”郑克塽道：“哼！决无此意？这次河间府大会，他们推我为福建省盟主，你知道么？”陈近南道：“是。这是普天下英雄共敬王爷忠心为国之意。”郑克塽道：“你们天地会却得了几省盟主？”陈近南默然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这小子大发脾气，原来是喝天地会的醋。”又想：“我老婆的奸夫是我师父的上司，本来这件事很有点麻烦。现下他二人大起冲突，那是妙之极矣。只不过师父中了暗算，身上受伤，可别给他们害死才好，”

只听郑克塽大声道：“你天地会得了三省盟主，我却只有福建一省。跟你天地会相比，我郑家算是老几？我只不过是小小福建省的盟主，你却是‘锄奸盟’总军师，你这可不是爬到我头上去了啦？你心里还有父王没有？”陈近南道：“二公子明鉴：天地会是属下秉承先国姓爷将令所创，旨在驱除鞑子。天地会和王爷本是一体，不分彼此。天地会的一切大事，属下都禀明王爷而行。”郑克塽冷笑道：“你天地会只知有陈近南，哪里还知道台湾郑家？就算天地会当真成了大事，驱逐了鞑子，这天下之主也是你陈近南，不是我们姓郑的。”陈近南道：“二公子这话不对了。驱除鞑子之后，咱们同奉大明皇室后裔姓朱的为主。”

郑克塽道：“你话倒说得漂亮。此刻你已不把姓郑的放在眼里，将来又怎会将姓朱的放在眼里？我要你自断一臂，你就不奉号令。这一次我从河间府回来，路上遇到不少危难，却不见有你天地会的一兵一卒来保护我，若不是冯师父奋力相救，我这时候，也不知是不是还留得性命。你巴不得我命丧小人之手，如此用心，便已死有余辜。哼，你就只会拍我哥哥马屁，平时全没将我瞧在眼里。”陈近南道：“大公子、二公子是亲兄弟，属下一般的侍奉，岂敢有所偏颇。”郑克塽道：“我哥哥日后是要做王爷的，在你眼中，我兄弟俩怎会相同？”

韦小宝听到这里，已明白了一大半，心道：“这小子想跟他哥哥争位，怪我师父拥他哥哥，受了冯锡范的挑拨，便想乘机除了我师父。”

只听郑克塽又道：“反正你在中原势大，不如就杀了我罢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二公子如此相逼，属下难以分说，这就回去台湾，面见王爷，听由王爷吩咐便是。王爷若要杀我，岂敢违抗？”

郑克塽哼了一声，似乎感到难以回答，又似怕在父亲面前跟他对质。

冯锡范冷冷的道：“只怕陈先生一离此间，不是去投降鞑子，出卖了二

公子，便独树一帜，自立为王，再也不回台湾去的了。”

陈近南怒道：“你适才偷袭伤我，是奉了王爷之命吗？王爷的谕示在哪里？”冯锡范道：“王爷将令，二公子在中原便宜行事。不奉二公子号令，便是反叛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陈近南道：“二公子好端端地，都是你在从中挑拨离间。国姓爷创业维艰，这大好基业，只怕要败坏在你这等奸诈小人手里。你姓冯的就算武功天下无敌，我又何惧于你？”冯锡范厉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公然反叛延平王府了？”陈近南朗声道：“我陈永华对王爷赤胆忠心，‘反叛’二字，再也诬加不到我头上。”

郑克塽喝道：“陈永华作反，给我拿下。”冯锡范道：“是。”只听得铮铮声响，兵刃相撞，三人交起手来。

陈近南叫道：“二公子，请你让在一旁，属下不能跟你动手。”

郑克塽道：“你不跟我动手？你不跟我动手？”连问了两句，兵刃响了两次，似是他问一声，向陈近南砍一刀。

韦小宝大急，轻轻将棺材盖推高寸许，望眼出去，只见郑克塽和冯锡范分自左右夹攻陈近南。陈近南左手执剑，右臂下垂，鲜血不断下滴，自是给冯锡范偷袭所伤。冯锡范剑招极快，陈近南奋力抵御。郑克塽一刀刀横砍直劈，陈近南不敢招架，只是闪避，变成了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，加之左手使剑不便，右臂受伤又显然不轻。韦小宝心下焦急：“风际中、关夫子、钱老本他们怎么一个也不进来帮忙？这样打下去，师父非给他们杀了不可。”但外面静悄悄地，土屋中乒乒乓乓的恶斗，外间竟似充耳不闻。

只见冯锡范挺剑疾刺，势道极劲，陈近南举剑挡格，双剑立时相粘。郑克塽挥刀斜砍，陈近南侧身避开。郑克塽单刀横拖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在陈近南左腿上划了一道口子。陈近南“啊”的一声，长剑一弹而起，冯锡范就势挺剑，正中他右肩。

陈近南浴血苦战，难以支持，一步步向门口移动，意欲夺门而出。冯锡范知他心意，抢到门口堵住，冷笑道：“反贼，今日还想脱身么？”

韦小宝只盼冯锡范走到棺材之旁，就可从棺材中挺匕首刺出，便以客店中杀喇嘛的手法杀了他。这一招“隔板刺人”原是他的生平绝招，远胜拳术高手的“隔山打牛”。可是冯锡范越斗越远，却如何刺得着他？郑克塽喝道：“反贼，还不弃剑就缚？”韦小宝眼见情势危急，心想今日舍了性命也要相救师父，逼紧了喉咙，突然吱吱的叫了两声。

注：郑成功生子郑经等十人。郑经于康熙元年继位为明延平郡王，生子克塽、克壤等八人。克壤年最长，庶出，是陈永华之婿，后为监国世子。次子克塽为冯锡范之婿。郑克塽继位时年仅十二岁，本书因故事情节所需，加大了年纪，与史实有出入。

冯锡范等三人一听，都吃了一惊。郑克塽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冯锡范摇了摇头，手上丝毫不缓。韦小宝又吱吱吱的叫了三下。郑克塽怕鬼，吓得打了个寒战。

突见棺材盖一开，一团白色粉末飞了出来，三人登时眼睛刺痛，呛个不住。原来尸体入殓，棺材中必放大量石灰，当日马彦超曾购置了装人，此刻韦小宝抓起一大把，撒了出来。

冯锡范情知决非鬼魅，急跃而前，闭住了眼睛，俯身向棺材中挺剑刺落。

突的一声，剑尖刺入棺材盖，正待拔剑再刺，突觉右边胸口一痛，知是中了暗算，急忙纵身跃起，后心重重撞在墙上。他武功了得，左手按住胸前

伤口，右手将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，护住身前。

韦小宝在棺材中“隔板刺人”，一刺得手，握着匕首跳了出来，只见冯锡范、郑克塽和陈近南三人都紧闭双目，将刀剑乱挥乱舞，见冯锡范虽然胸口中剑，却非致命之伤，要待欺近前去再加上一剑，但冯郑二人刀剑舞得甚紧，实不敢贸然上前。此刻时机紧迫，待得他二人抹去了眼中石灰，睁眼见物，那就糟了，一时傍徨无策，只得左手抓起石灰，一见冯锡范或郑克塽伸手去抹眼睛，便一把石灰撒将过去。撒石灰原是他另一项拿手绝招。

只掷得几下，冯锡范觉到石灰掷来的方位，一招“渴马奔泉”，挺剑直刺过来。韦小宝大骇，急忙坐倒，噗的一声，那剑插入了棺材之中。韦小宝连爬带滚，逃出门外。冯锡范提剑在棺中连连劈刺，还道敌人仍然在内。以他武功修为，韦小宝狼狈万状的逃出，本可立时察觉，只是陡然间眼不见物，胸口受伤，一时心神大乱，又知陈近南武功卓绝，不在自己之下，强敌在侧，实是凶险无比，惶急间全没想到陈近南也已眼不见物，只盼杀了暗算之人，立即逃出。他在棺材中刺得数下，都刺了个空，随即一招“千岩竞秀”，剑花点点，护住身周，听得左边并无兵刃劈风之声，当下向左跃去，肩头在墙上一撞，靠墙而立。

这么一阵全力施为，胸前伤口中更是鲜血迸流。他微一睁眼，石灰粉未立时入眼，剧痛难当，生怕眼睛就此瞎了，不敢再睁，背靠墙壁，一步步移动，心想只须挨墙移步，便能找到门户所在，一出门外，地势空旷，就易于脱险了。

韦小宝站在门口，见他移动身子，已猜知他心意，只待他摸到门口时刺他一剑，但想此人武功太高，就算刺中，他临死时回手一剑，自己小命不免危危乎哉，于是将匕首轻轻插入门框约莫两寸，见冯锡范离门已不过两尺，突然尖声叫道：“我在这……一个‘里’字还没出口，冯锡范出招快极，一剑斩落，当的一声响，长剑碰到匕首，断为两截，半截断剑跳将上来，在他额头上一斩，这才跌落。

韦小宝早已躲到了土屋之侧，心中怦怦乱跳。只听得冯锡范大声吼叫，疾冲而出。

韦小宝回到门口，但见陈近南和郑克塽仍在挥舞刀剑。强敌既去，他对这郑家二公子可丝毫不放在心上，叫道：“师父，那‘一剑无血’已给我斩得全身是血，逃之夭夭了。你请出来罢。”陈近南一怔，问道：“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弟子小宝。”陈近南大喜，横剑当胸，不再舞动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张大哥、李二哥、王三哥，你们都来了，很好，很好。这姓郑的臭小子还不放下兵器投降，你们一齐上去，把他乱刀分尸了罢！”

郑克塽大吃一惊，哪知他是虚张声势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不听冯锡范回答，微一迟疑，便即抛下了手中单刀。韦小宝喝道：“跪下！”郑克塽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。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拾起单刀，将刀尖轻轻抵住郑克塽咽喉，喝道：“站起来，向右，上前三步，爬上去，钻进去！”

韦小宝叫一句，郑克塽便战战兢兢的遵命而行，爬入了棺材。韦小宝哈哈大笑，抢上前去，推上了棺材盖，拿起那包经书负在背上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咱们快洗眼去。”拉着陈近南的手，走出土屋。

走得七八步，只见马彦超倒在花坛之旁，韦小宝吃了一惊，上前相扶。马彦超道：“救总舵主要紧，属下只是给封了穴道，没甚干系。”陈近南俯

下身来，在他背心和腰里推拿了几下，穴道登时解了。马彦超道：“总舵主眼睛怎样？”陈近南皱眉道：“石灰。”马彦超道：“得用菜油来洗去，不能用水。”挽住他手臂快步而行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回进土屋，提起斧头，将七八枚棺材钉都钉入棺材盖中，说道：“郑公子，你躺着休息几天。算你运气，欠我的一万两银子，一笔勾销，也就不用了。”大笑一阵，走向大厅。

只见马彦超已用菜油替陈近南洗去眼中石灰，又敷好了他身上伤口。厅上风际中、钱老本、玄贞道人等躺满了一地，陈近南正在给各人解穴。

原来冯锡范陡然来袭，他武功既高，又攻了众人个措手不及。风际中等并非聚在一起，闻声出来应战，给他逐一点倒。众人都是恼怒已极，只是在总舵主面前，不便破口大骂。马彦超说了韦小宝使诡计重创冯锡范的情形，众人登时兴高采烈，都说这厮如此奸恶，只盼石灰便此弄瞎了他双眼。

陈近南双目红肿，泪水仍不断渗出，脸色郑重，说道：“钱兄弟、马兄弟，你们去洗了郑二公子眼中石灰，请他到这里来。”钱马二人答应了。

韦小宝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假装晕倒，双目紧闭。陈近南左手一伸，拉住了他手臂，问道：“怎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刚才……吓……吓得厉害，生怕他们害死了师父……这会儿……这会儿手脚都没了力气……”陈近南抱着他放在椅上，道：“你休息一会。”

原来韦小宝自知用石灰撒人眼睛，实是下三滥的行径，当年茅十八曾为此打了他一顿，虽然群雄大赞他机智，但想他们是我属下，自然要拍马屁，师父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比之茅十八又高出十倍，定要重责，索性晕在前头，叫他下不了手，当真要打，落手也好轻些。

钱马二人匆匆奔回大厅，说道：“总舵主，没见到郑二公子，想是他已经走了。”陈近南皱眉道：“走了？不在棺材里么？”钱马二人面面相觑，土屋中棺材倒是有一口，但郑二公子怎么会其中？

陈近南道：“咱们去瞧瞧。”领着众人走向土屋。韦小宝大急，只得跟在后面，双手揉擦屁股，心道，“屁股啊屁股，师父听到我将那臭小子赶入了棺材，你老兄难免要多挨几板了，真正对不住之至。”

来到土屋之中，只见满地都是石灰和鲜血，果然不见郑克塽的人影。陈近南明明听得韦小宝逼着郑克塽爬入棺材，这时棺材盖却钉上了，疑心大起，问道：“小宝，你将二公子钉入了棺材里么？”韦小宝见师父面色不善，赖道：“我没有。说不定他怕师父杀他，自己钉上了。”陈近南喝道：“胡说！快打开来，别闷死了他。快，快！”

钱老本和马彦超拿起斧头凿子，忙将棺材钉子起下，掀开棺材盖，里面果真躺着一人。

陈近南叫道：“二公子！”将那人扶着坐起。

众人一见，都是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陈近南手一松，退了两步，那人又倒入棺材。

众人齐声叫道，“是关夫子！”在这一刹那间，众人已看清棺材中那人乃是关安基。

陈近南抢上又再扶起，只见关安基双目圆睁，已然毙命，但身子尚自温暖，却是死去未久。众人又惊又悲，风际中、玄贞道人等跃出墙外察看，已找不到敌人踪迹。

陈近南解开关安基衣衫，只见他胸口上印着一个血红的手印，失声叫道：

“冯锡范！”

玄贞道人怒道：“确是冯锡范！这红砂掌是他昆仑派的独门武功。这恶贼重伤之余，片刻间便去而复回，当真……他妈的，他要救郑二公子那也罢了，怎地却害死了关二哥？”众人纷纷怒骂。关安基的舅子贾老六更是呼天抢地的大哭。陈近南黯然不语。

众人回到大厅。钱老本道：“总舵主，二公子与大公子争位，那是众所周知的。咱们天地会向来秉公行事，大公子居长，自然拥大公子。二公子早就把你当作了眼中钉，这次更受了冯锡范的挑拨，想乘机除了你。今日大伙儿更得罪了二公子，这么一来，只怕王爷也要信他们的谗言了。总舵主此后不能再回台湾去了。

陈近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国姓爷待我恩义深重，我粉身碎骨，难以报答。王爷向来英明，又对我礼敬有加，王爷决不是戕害忠良之人。”玄贞道人道：“常言道：疏不间亲。二公子咬定我们天地会不认台湾号令，在中原已是如此，到得台湾，更有什么分辩的余地？他郑家共有八位公子，大家争权夺位，咱们天地会用不着牵涉在内。总舵主，咱们秦桧固然不做，却也不做岳飞。”钱老本道，“总舵主忠心耿耿，一生为郑家效力，却险些儿给二公子害死，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。”陈近南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大丈夫行事无愧于天地，旁人要说短长，也只好由他。只是万万料想不到，竟会有此变故。刚才若不是小宝机智，大伙儿都已死于非命了……唉，可惜关二哥……”

韦小宝听师父并不追究撒石灰、钉棺材之事，登时宽心，生怕他只是一时想不起，须得立即岔开话头，说道：“咱们这么一闹，只怕左邻右舍都知道了，要是报知官府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须得赶快搬家。”陈近南道：“正是。我心神不定，竟没想到此节。”

当下众人匆匆在花园中掘地埋葬了关安基的尸身，洒泪跪拜，携了随身物件，便即分批离去。天地会群雄在京中时时搬迁，换个一住所乃是家常便饭。韦小宝生怕师父考问武功，乘机辞别，回去皇宫。

他来到自己住处，闩上房门，将六部经书逐一拆开，果见每部经书封皮的夹缝中，都有许多羊皮碎片。他取出碎片，将书函缝起还原，缝不到半部，便觉厌烦，心想：“双儿如在这里就好了，她此刻多半还在少林寺外等我。我给九难师父捉了去，这好丫头一定担心得要命，得派人去叫她来。”又缝了几针，眼睛已不大睁得开，藏好经书便睡。

次日一早去上书房侍候听旨。康熙说道：“明日便有朝旨，派你送建宁公主去云南，赐婚给那姓吴的小王八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只可惜没服侍得皇上几天，又要远离。”

康熙低声道：“太后跟我说了一件大事，这次你去云南，就可乘机办一办。”韦小宝应了。康熙道：“太后说道，那恶婢假冒太后，原来有个重大阴谋，她想查知我们满洲龙脉的所在，要设法破了。”

韦小宝冲口而出：“这老婊子罪大恶极！”急忙伸手按住嘴巴，自知在皇帝面前骂这等粗话，未免大过不敬。岂知康熙丝毫不以为意，跟着道：“对！这老婊子当真不是东西。太后忍辱忍苦，宁死不说，才令老婊子奸计不逞。上天保佑，太后所以得保平安至今，却也全仗了不肯吐露这个大秘密。”

韦小宝早已知道，却道：“皇上，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你最好别跟我说。多一人知道，多一分泄漏的危险。”康熙赞道：“你越来越长进啦，懂得诸

事须当谨慎。不过你跟我办事以来，从来没泄漏过什么。倘若连你都信不过，我是没人可以信得过的了。”韦小宝周身数百根骨头，每根骨头登时都轻了几两几钱，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皇上如此信得过，奴才就是把自己舌头割了，也不敢泄漏半句皇上交代的话。”

康熙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大清龙脉的秘密，原来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。”

韦小宝假作惊异，连声道，“咦，奇怪，有这等事？这可万万想不到！”

康熙续道：“当年摄政王爷进关之后，将八部经书分赐八旗旗主。八旗之中，正黄、正白、镶黄上三旗的兵马是天子自将，但田地财物，仍分属三旗旗主管领。正黄旗的经书，父皇一直放在身边，带了去五台山，后来命你拿回来赐给我。镶白旗旗主因事获罪，镶白旗的经书没入宫中，父皇赐了给端敬皇后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老皇爷宠爱端敬皇后，最好的东西自然要赐给她。要是换作我，八部经书一古脑儿没入宫中，全都赐了给她。”

康熙续道：“老婊子害死端敬皇后，自然也就占了她的经书。鳌拜是镶黄旗旗主。那日派你去抄鳌拜的家，老婊子要你找两部经书，一部便是镶黄旗的，另一部是正白旗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早知老婊子这样坏，奴才便回禀老婊子说找不到，将经书悄悄献给皇上。”康熙笑道：“那时咱们既不知老婊子是假太后，又不知这四十二章经中有这等重大干系，你如这样胡闹，我非……非打你屁股不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道：“打打屁股就算了吗？那你也甭客气啦！”问道：“另外那部正白旗的，不知鳌拜是哪里来的？”

康熙道：“他害死了正白旗旗主苏克萨哈，将家产、财物，连经书一起占了去。哼，这逆贼死有余辜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这样一来，老婊子手里有了三部经书啦。”

康熙道：“岂止三部？她又派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，去跟镶红旗旗主和察博为难。当时我不知什么缘故，和察博这家伙一向跟鳌拜勾结，我也不去理会。现下想来，自然是去取他的赐经。瑞栋又莫名其妙的失了踪，定是给老婊子杀了灭口。”

韦小宝忙道：“是，是。皇上料事如神。”心道：“你认定瑞栋是给老婊子杀的，我又赞过你料事如神，那就已敲钉转脚。日后你就算知道瑞栋是我杀的，也已不能转口，再来向我查问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承认自己不是料事如神。身为皇上，岂可料事不如神而如鬼？”

康熙道：“如果我所料不错……”韦小宝忙道：“决计不错。”

康熙道：“……老婊子手中已有了四部经书。可是有一件事奇怪得很，父皇赐我的那部正黄旗经书，我一直放在上书房桌上，却忽然不见了。你想又有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到上书房来偷盗物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能出入上书房，又胆敢擅自拿书的，只有……只有……”康熙道：“建宁公主！”韦小宝不敢接口，心道：“这次你是真的料事如神。”

康熙道：“老婊子派女儿来偷了我这部经书，这一来，她手里已有五部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咱们快去慈宁宫搜查。老婊子光着身子逃出宫去，什么也没带。”心中怦怦而跳：“此刻皇上如到我屋中一查，小桂子便有一百个脑袋，也都砍了。”

康熙摇头道：“我早细细搜过了，什么也查不到。只查到一套僧袍，老

婊子那个相好，原来是个和尚。哈哈，哈哈！”韦小宝跟着大笑，笑得两声，觉得甚为无礼，忙忍住了笑。康熙仍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不过那矮冬瓜抱着老婊子逃走之时，我瞧到他留着一头长发，这倒奇了。多半他也是假扮宫女，头发是假的。这家伙又矮又胖，老婊子什么汉子不好偷，却去找这样个矮冬瓜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矮冬瓜武功很高。相貌英俊的，未必有本事偷进宫来。上次那个假宫女，也就丑得很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另外三部经书，分别在正红旗、正蓝旗、镶蓝旗三旗手中。正红旗的旗主目下是康亲王，我已命他将经书献上来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康亲王那部经书，那天晚上已给人偷了去，此刻在我手中。康亲王怎么还献得出？这一下老康可要大糟而特糟了。”

康熙又道：“正蓝旗旗主富登年岁尚轻，我刚才问过他。他说上一任的旗主嘉坤在攻打云南时阵亡，一切后事都是吴三桂给料理的。吴三桂交到他手里的，只是一颗印信、几面军旗，还有几万两银子，此外什么都没有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部经书定是吴三桂吞没了。”康熙道：“是啊。因此你到了吴三桂府中，仔细打听这件事，想法子把经书取了来，吴三桂这厮老奸巨滑，千万不能让他得知内情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奴才随机应变，设法骗他出来。”

康熙皱起眉头，在书房中踱来踱去，说道：“镶蓝旗旗主鄂硕克哈是个大糊涂蛋，我要他呈缴经书，他竟说好几年前就不见了。我派了侍卫到他家搜查，一无踪迹，我已将他下在天牢，叫人好好拷问，到底是当真给人盗去了，还是他隐匿不肯上缴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就怕也是老婊子派人去弄了来，也不知是明抢还是暗偷。”心想：“这可不是冤枉老婊子，明抢暗偷之人，多半便是那矮冬瓜。”又道：“倘若也是老婊子得了去，这六部经书却又到了何处？”随即微感懊悔：“我这句话可说错了，自己太也吃亏。我说老婊子得了六部经书，得了六部经书的其实是韦小宝。这么一来，我岂不成了老婊子？”康熙道：“老婊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，此刻毫无线索可寻。她干此大事，必有同谋之人。她得到经书之后，必已陆续偷运出宫，要将这六部经书尽数追回，那就很难得了。好在太后言道，要寻找大清龙脉的所在，必须八部经书一齐到手，就算得了七部，只要少了一部，也是无用。咱们只须把康亲王和吴三桂手中的两部经书拿来毁了，那就太平无事。咱们又不是去寻龙脉，只消不让人得知，那就行了。不过失了父皇所赐的经书，倘若从此寻不回来，我实是不孝。哼，建宁公主这小……小……”

康熙这一声骂不出口，韦小宝肚里给他补足：“小婊子！”

这时康熙心中所想到的，是顺治在五台山金阁寺僧房中嘱咐他的话：“儿啊，你精明能干，爱护百姓，做皇帝是比我强得多了。那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中所藏地图，是一个极大藏宝库的所在。当年我八旗兵进关，在中原各地掳掠所得的金银财宝，都藏在这宝库之中。宝库是八旗公有，因此地图要分为八份，分付八旗，以免为一旗独吞。关内汉人比咱们满洲人多过百倍，倘若一齐起来造反，咱们万万压制不住，那时就当退回关外，开了宝库，八旗平分，今后数百年也就不愁温饱。”

康熙当时便想起了父皇要韦小宝带回来的话：“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，不可强求，能给中原苍生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，那么

咱们从哪里来，就回哪里去。”听得顺治又说：“我满清唾手而得天下，实是天意，这中间当真十分侥幸。咱们不可存着久居中原之心，可别弄得满洲人尽数覆灭于关内，匹马不得出关。”

康熙口中唯唯称是，心中却大不以为然：“我大清在中原的大业越来越稳，今后须当开疆拓土，建万世不拔之基，又何必留什么退步？一留退步，只有糟糕。父亲出了家，心情恬退，与世无争，才这样想。”果然听得父亲接下去道：“不过当年摄政王吩咐各旗旗主：关外存有大宝藏之事，万万不能泄漏，否则满洲王公兵将心知尚有退步，遇上汉人造反，大家不肯拚死相斗，那就大事去矣。因此八旗旗主传交经书给后人之时，只能说经中所藏秘密，关及满清的龙脉，龙脉一被人掘断，满洲人那就人人死无葬身之地。一来使得八旗后人不敢忽起贪心，偷偷去掘宝藏；二来如知有人前去掘宝，八旗便群起而攻，竭力阻止。只有一国之主，才能得知这真正秘密。”

康熙回思当日的言语，心中又一次想到：“摄政王雄才大略，所见极是。”向韦小宝瞧了一眼，心道：“小桂子虽然忠心，却也只能跟他说龙脉，不能说宝库。这小子日后年纪大了，怎保得定他不起贪心。太后昨天对我说，父皇当年决意出家之时，将这大秘密告知了太后，要她等我年长之后转告，太后所以忍辱偷生，正是为了这件大事。她可不知我已到五台山去见到了父皇，也幸而如此，太后没给老婊子害死。”

韦小宝见康熙来回踱步思索，突然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皇上，倘若老婊子是吴三桂派进宫来的，他……他手里就有七部经书。”

康熙一惊，心想此事倒是大有可能，叫道：“传尚衣监！”

过了一会，一名老太监走进书房磕头，乃是尚衣监的总管太监。康熙问道：“查明白了吗？”那太监道：“回皇上：奴才已仔细查过，这件僧袍的衣料，是北京城里织造的。”康熙嗯了一声。韦小宝这才明白“原来皇上要查那矮冬瓜的来历。衣料是京里织造，就查不到什么了。”那太监又道：“不过那套男子内衣内裤，是辽东的茧绸，出于锦州一带。”康熙脸上现出喜色，点点头道：“下去罢。”那太监磕头退出。

康熙道：“只怕你料得对了，这矮冬瓜说不定跟吴三桂有些瓜葛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奴才可不明白了。”康熙道：“吴三桂以前镇守山海关，锦州是他的辖地。这矮冬瓜或许是他的旧部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正是，皇上英明，所料定然不错。”康熙沉吟道：“倘若老婊子逃回云南，你此行可多一分危险。你多带侍卫，再领三千骁骑营军士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皇上放心。最好奴才能将老婊子和矮冬瓜都抓了来，千刀万剐，好给太后出这口气。”

康熙拍拍韦小宝的肩膀，微笑道：“你如能再立此大功，给太后出了这口气，嘿嘿，你年纪太小，官儿太大，我倒有些为难了。不过咱们小皇帝、小大臣，一块儿干些大事出来，让那批老官儿们吓得目瞪口呆，倒也有趣得紧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年纪虽小，英明远见，早已叫那批老东西打从心眼儿里佩服出来。侍您再料理了吴三桂，那更是前无来者，后无古人。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你这家伙聪明伶俐，就是不学无术，不肯读书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是，是。奴才几时有空，得好好读他几天书。”

其实韦小宝粗鄙无文，康熙反而欢喜，他身边文学侍从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，整日价诗云子曰听得多了，和韦小宝说些市井俗语，颇感畅快。

韦小宝辞了出来，刚出书房，便有一名侍卫迎上来，请了个安，低声道：“韦副总管，康亲王想见您，不知韦副总管有没有空？”韦小宝问道：“王爷在哪里？”那侍卫道：“王爷在侍卫房等候回音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亲自来了？”那侍卫道：“是，是。他说想请韦副总管去喝酒听戏，就是担心皇上有要紧大事差韦副总管去办，您老人家分不了身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他妈的，我是什么老人家了？”

来到侍卫房中，只见康亲王一手拿着茶碗，坐着呆呆出神，眉头皱起，深有忧色。他一见韦小宝进来，忙放下茶碗，抢上来拉住他手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多日不见，可想杀我了。”

韦小宝明知他为了失却经书之事有求于己，但见他如此亲热，也自欢喜，说道：“王爷有事，派人吩咐一声就行了，赏酒赏饭，卑职还不巴巴的赶来么？你这样给面子，却自己来找我。”康亲王道：“我家里已预备了戏班子，就怕兄弟没空。这会儿能过去坐坐吗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好啊，王爷赏饭，只要不是皇上吩咐我去办什么急事，就是我亲生老子死了，卑职也要先扰了王爷这顿饭再说。”

两人携手出官，乘马来到王府。康亲王隆重款待，极尽礼数，这一次却无外客。饭罢，康亲王邀他到书房之中，说些闲话，赞他代皇上在少林寺出家，积下无数功德善果，又赞他年纪轻轻，竟已做到御前侍卫副总管、骁骑营都统，前程实是不可限量。韦小宝谦逊一番，说以后全仗王爷提携栽培。

康亲王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我是自己人，什么都不用瞒你，做老哥的眼前大祸临头，只怕身家性命都难保了。”韦小宝假装大为惊奇，说道：“王爷是代善大贝勒的嫡派子孙，铁帽子王，皇上正在信任重用，有什么大祸临头了？”

康亲王道：“兄弟，你有所不知。当年咱们满清进关之后，每一旗旗主，先帝都赐了一部佛经。我是正红旗旗主，也蒙恩赐一部。今日皇上召见，要我将先帝赐经呈缴。可是……可是我这部经书，却不知如何，竟……竟给人盗去了。”

韦小宝满脸讶异，说道：“真是希奇！金子银子不妨偷偷，书有什么好偷？这书是金子打的么？还是镶满了翡翠珠宝，值钱得很？”

康亲王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也不过是寻常的经书。可是我没能好好保管先帝的赐物，委实是大不敬。皇上忽然要我呈缴，只怕是已经知道我失去赐经，要追究此事。兄弟，你可得救我一救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请下安去。

韦小宝急忙还礼，说道：“王爷这等客气，可不折杀了小人？”康亲王愁眉苦脸的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不给我想个法子，我……我只好自尽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王爷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重了。我明日将这件事奏知皇上，最多也不过罚王爷几个月俸银，或者交宗人府申斥一番，哪有性命交关之理？”康亲王摇头道：“只要保得性命，就真把我这亲王的王爵革去，贬作庶人，我也已谢天谢地，心满意足了。镶蓝旗旗主鄂硕克哈就因为丢了赐经，咋儿给打入了天牢，听说很受了拷打，皇上派人严审，那部经书到底弄到哪里去了。”说着脸上肌肉抖动，显是想到了身入天牢、备受苦刑的惨酷。

韦小宝皱眉道：“这部经书当真如此要紧？啊，是了，那日抄鳌拜的家，太后命我到他家里去找两部什么三十二章经、四十三章经什么的。王爷不见了，就是这个东西么？”康亲王脸上忧色更深，说道：“正是，是四十二章经。一抄鳌拜的家，太后什么都不要，单要经书，可见这东西非同小可。

兄弟可找到了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找是找到了。鳌拜那厮把经书放在他卧房的地板洞里，找得我出了一身大汗。这经书有什么希奇？我给你到和尚庙里去要他十部八部来，缴给皇上就是。”康亲王道：“先皇钦赐的经书，跟和尚庙里的寻常佛经大不相同，可混冒不来。”

韦小宝神色郑重，说道：“这样倒真有点儿麻烦了。不知王爷要我办什么事？”

康亲王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我实在说出口，怎……怎能要兄弟去做欺君之事？”韦小宝一拍胸膛，道：“王爷但说不妨。你当韦小宝是朋友，我为你送了这条小命，也是一场义气。好，你去奏知皇上，就说这部经书我韦小宝借去瞧瞧，却不小心弄丢了。皇上这几天很喜欢我，最多打我一顿板子，未必就会砍了我的头。”康亲王道：“多谢兄弟的好意，但这条路子恐怕行不通。皇上不会相信兄弟借经书去看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我虽然做过和尚，但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担，借经书去看，皇上恐怕不大相信。咱们得另想法子。”

康亲王道：“我是想请兄弟……想请兄弟……想请兄弟……”连说三句“想请兄弟”，却不接下去，只是眼望韦小宝，瞧着他脸上的神气。

韦小宝道：“王爷，你不必为难。做兄弟的一条小性命……”左手抓住自己辫子，右手在自己头颈里一斩，做个双手捧着脑袋送上的姿势，说道：“已经交了给你，只要不是危害皇上之事，什么事都听你吩咐。”

康亲王大喜，道：“兄弟如此义气深重，唉，做哥哥的别的话也不多说了。我是想请兄弟到太后或是皇上身边，去偷一部经书出来。我已叫定了几十名高手匠人，等在这里，咱们连夜开工，仿造一部，好渡过这个难关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能造得一模一样？”

康亲王忙道：“能，能，定能造得一模一样，包管没有破绽。做了样子之后，兄弟就把原来的经书放回，决不敢有丝毫损伤。”其实他明知仓卒之间仿造一部经书，要造得毫无破绽，殊所难能，他是想将真假经书掉一个包，将假经书让韦小宝放回原处，真的经书呈缴皇帝。料想韦小宝不识之无，难以分辨真伪，将来能不发觉，那是上上大吉，就算发觉，也已连累不到自己头上。只是这番用意，此刻自是不能直言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想法子去偷，王爷在府上静候好音便了。”

康亲王千恩万谢，亲自送他到门外，又不住叮嘱他务须小心。

韦小宝回到屋中，将几十片羊皮碎片在灯下拼凑，心想八部已得其七，就算空下一些，也能拼个大概出来。哪知足足花了大半个时辰，连地图的一只角也凑不起来。他本无耐心，厌烦起来，便不再拼，当下将千百片碎片用油纸包了，外面再包了层油布，贴身藏好。心想：“老康是正红旗旗主，他这部经书自然是红封皮的，明儿我另拿一部给他便是。”

次日清晨，将镶白旗经书的羊皮面缝好，粘上封皮，揣在怀中，径去康亲王府。

康亲王一听说他到来，三脚两步的迎了出来，握住他双手，连问：“怎样？怎样？”韦小宝愁眉苦脸，摇了摇头。康亲王一顆心登时沉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本来为难，今日未能成功……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东西拿到了，就怕你十天半月之内，假冒不成。”

康亲王大喜，一跃而起，将他一把抱住，抱入书房。

众亲随、侍卫见王爷这等模样，不由得都暗暗好笑。

韦小宝将经书取出，双手送将过去，问道：“是这东西吗？”康亲王紧紧抓住，全身发抖，打开书函一看，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这是镶白旗的赐经，因此是白封皮镶红边儿的。咱们立刻开工雕版。兄弟，你得再教我一个法儿，怎生推搪得几天。嗯，我假装从马上跌了下来，摔得头破血流，昏迷不醒。待得冒牌经书造好，再去叩见皇上，你说可好？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皇上英明之极，你掉这枪花，他心中犯了疑，你将西贝货儿呈上去，皇上细细一看，只怕西洋镜当场就得拆穿。这部书跟你失去的那部，除了封皮颜色之外，还有什么不同？”康亲王道：“就只封皮颜色不同，另外都是一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你将这部书换个封皮，今日就拿去呈给皇上。”

康亲王又惊又喜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官里失了经书，查究起来，只怕要牵累到兄弟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昨晚悄悄在上书房里偷了出来，没人瞧见的。就算有人瞧见，哼哼，谅这狗崽子也不敢说。我跟你担了这个干系便是。”康亲王心下感激，不由得眼眶也湿了，握住他双手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韦小宝回到宫中，另行拿了两部经书，去寻胖头陀和陆高轩。他想正黄旗的经书上浸满了毒水，给桑结喇嘛抢去了；镶白旗的给了康亲王；剩下五部之中，镶黄、正白两部从鳌拜家中抄来，镶蓝从老姨子的柜中取得，这三部书老姨子都见过的，这时老姨子如在洪教主身边，呈上去可大不妙。正红旗是从康亲王府中顺手牵来，镶红旗是从瑞栋身上取得，老姨子虽知来历，却也不妨。于是交给胖陆二人的是一部正红，一部镶红。胖陆二人早已等得望眼欲穿，见他突然到来，又得到了教主所要的两部经书，当真喜从天降。

韦小宝道：“陆先生，你将经书呈给教主和夫人，说道我打听到，吴三桂知道另外六部经书的下落。我白龙使为教主和夫人办事，忠字当头，十万死百万死不辞，因此要到云南去赴汤蹈火，找寻经书。胖尊者，你护送我去再为教主立功。”胖陆二人欣然答应。

胖头陀道：“陆兄，白龙使立此大功，咱二人也跟着有了好处。教主赐下豹胎易筋丸的解药，你务必尽快差人送到云南来。”

陆高轩连声称是，心想：“白龙使小小年纪，已如此了得。教主这大位，日后非传给他不可。我此刻不乘机讨好于他，更待何时？”说道：“这解药非同小可，属下决不放心交给旁人，定当亲自送来。白龙使，属下对你忠心耿耿，定要服侍你服了解药之后，属下和胖兄再服。否则就算豹胎易筋丸药性发作，属下有解药在手，宁死也决不先服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对我如此忠心，我总忘不了你的好处。”陆高轩大喜，躬身道：“属下恭祝白龙使永享清福，寿比南山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只比教主低了一级，永享清福，寿比南山，倒也不错了。”

他回宫不久，便有太监宣下朝旨，封韦小宝为一等子爵，赐婚使，护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，赐婚平西王世子吴应熊。吴应熊封三等精奇尼哈番，加少保，兼太子太保。

韦小宝取钱赏了大监，心想：“倒便宜了吴应熊这小子，娶了个美貌公主，又封了个大官。说书先生说情忠岳传，岳飞岳爷爷官封少保，你吴应熊臭小子如何能跟岳爷爷相比？”转念又想：“皇上封他做个大官，只不过叫吴三桂不起疑心，迟早会砍他的脑袋。鳌拜可也不是官封少保吗？对，对，

岳飞岳少保也给皇帝杀了。可见官封少保，便是要杀他的头。下次皇上如果封我做少保，可得死命推辞。”

当下去见皇帝谢恩，说道：“皇上，奴才这次去云南跟你办事，你有什么锦囊妙计，那就跟我说了罢，”康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桂子没学问。锦囊妙计，是封在锦囊之中的，天机不可泄漏，怎能先跟你说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惜我不识字，皇上若有锦囊妙计，须得画成图画。皇上，上次你吩咐我去清凉寺做主持，这道圣旨，画得可挺美哪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圣旨不用文字而用图画，只怕以咱们君臣二人开始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叫做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”康熙笑道：“很好。你记心好，教了你的成语，便记住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教的，我总记得，别人教的，可记来记去总记不住，也不知是什么道理。好比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，这匹什么马，总是记不住。”

说到这里，太监禀报建宁公主前来辞行。康熙向韦小宝望了一眼，吩咐进见。

建宁公主一进书房，便扑在康熙怀里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皇帝哥哥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愿嫁到云南，求你收回圣旨罢。”

康熙本来自幼便喜欢这个妹子，但自从得知假太后的恶行之后，连带的对妹子也生了厌憎之心，将她嫁给吴应熊，实是有心陷害，这时见她哭得可怜，倒有些不忍，但事已至此，已难收回成命，拍拍她肩膀，温言道：“女孩子长大了，总是要嫁人的。我给你拣的丈夫可很不错哪。小桂子，你跟公主说，那吴应熊相貌挺英俊的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公主，你那位额驸，是云南省有名的美男子，上次他来北京，前门外有十几个姑娘打架，打出了三条人命。”建宁公主一怔，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平西王世子生得漂亮，天下有名。他进京那天，北京城里成千成万的姑娘太太们，都挤着去瞧。有十几个姑娘你挤我，我挤你，便打起来啦。”建宁公主破涕为笑，啐道：“呸！你骗人，哪有这么等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公主，你猜皇上为什么派我护送你去云南？又吩咐我多带侍卫兵勇，妥为保护？”公主道：“那是皇帝哥哥爱惜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这是皇上的英明远见，深谋远虑。你想，额驸这样英俊潇洒，不知有多少姑娘想嫁给他做夫人，现今给你一下子占了去，天下不知道打翻了多少醋缸子、醋坛子、醋罐子、醋瓶子。有些会武艺的姑娘一怒，说不定要来跟你为难。虽然公主自己武功高强，终究寡不敌众，是不是？因此奴才这一次护送公主南下，肩头的担子可真不轻，要对付这一队糖醋娘子军，你想想，可有多难？”

建宁公主笑道，“什么糖醋娘子军，你真会胡说八道。”她这时笑靥如花，脸颊上却兀自挂着几滴亮晶晶的泪珠，向康熙道：“皇帝哥哥，小桂子送我到了云南之后，就让他陪着我说话几解闷，否则我可不去。”康熙笑道：“好，好，让他多陪你些时候，等你一切惯了再说。”建宁公主道：“我要他永远陪着我，不让他回来。”

韦小宝一伸舌头，道：“那不成，你的驸马爷倘若见我惹厌，生起气来一刀将我砍了，没了脑袋的小桂子，可不能陪公主说话解闷了。”建宁公主小嘴一扁，道：“哼，他敢？”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去云南之前，有件事先给我查查。上书房里不见

了一部佛经，这事可有点奇怪，连这里的東西，竟也有人敢偷！”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语气已颇为严峻。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建宁公主插口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这部佛经是我拿的。嘻嘻。”

康熙道：“你拿去干什么？怎么没先问过我？”公主笑道：“是太后吩咐我拿的。太后说，皇帝每天要办千百件军国大事，问你要部佛经这等小事，便不用来麻烦你啦。”康熙哼了一声，便不言语了。建宁公主伸伸舌头，央求道：“皇帝哥哥，你别为这件事生我的气。以后我去了云南，便想再来这里拿你的书，可也来不了啦。”

康熙听她说得可怜，心肠登时软了下来，温言道：“你去了云南，要什么东西，尽管向我要好了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平西王府里，又有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韦小宝从上书房出来，众侍卫、太监纷纷前来道贺。每个侍卫都盼能得他带去云南，吴三桂富可敌国，这一趟美差，发一笔财是十拿九稳之事。

到得午夜，康亲王进宫来相见，喜气洋洋的道：“兄弟，经书已呈缴给了皇上。皇上很是高兴，着实夸奖了我几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好得很啊。”

康亲王道：“你不日就去云南，今日哥哥作个小东，一来庆贺你封了子爵，二来给你饯行。”携着他手出得官来，这次却不是去康亲王府，来到东城一所精致的宅第。这屋子虽没康亲王府宏伟，但雕栋画梁，花木山石，陈设得甚是奢华。

康亲王道：“兄弟，你瞧这间房子怎样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好极，漂亮之极！王爷真会享福。这是小福晋的住所么？”康亲王微笑不答，邀他走进大厅。

厅上已等着许多贵官，索额图、多隆等都出来相迎，“恭喜”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康亲王笑道：“咱们今日庆贺韦大人高升，按理他该坐首席才是。不过他是本宅主人，只好坐主位了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什么本宅主人？”康亲王笑道：“这所宅子，是韦大人的子爵府。做哥哥的跟你预备的。车夫、厨子、仆役、婢女，全都有了。匆匆忙忙的，只怕很不周全，兄弟见缺了什么，只管吩咐，命人到我家来搬便是。”

韦小宝惊喜交集，自己帮了康亲王这个大忙，不费分文本钱，不担丝毫风险，虽然明知他定有酬谢，却万想不到竟会送这样一件重礼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道：“这……这个……那怎么可以？”

康亲王捏了捏他手，说道：“咱哥儿俩是过命的交情，哪还分什么彼此？来来来，大伙儿喝酒。哪一位不喝醉的，今日不能放他回去。”

这一席酒喝得尽欢而散。韦小宝贵为子爵，大家又早知他那太监是奉旨假扮的，便不能再回宫住宿了。这一晚睡在富丽华贵的卧室之中，放眼不是金器银器，就是绞罗绸缎，忽想：“他奶奶的，我如在这子爵府开座妓院，十间丽春院也比下去了。”

次日一早去见九难，告知皇帝派他去云南送婚。九难道：“很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”韦小宝大喜，转头向阿珂瞧去。九难道：“阿珂也去。”韦小宝更是喜从天降，这个喜讯，便是皇帝连封他一百个子爵也比不上。从九难处告辞出来，便去天地会新搬的下处。

陈近南沉吟道：“鞑子皇帝对吴三桂如此宠幸，一时是扳他不倒的了。不过这实是的大好机会。小宝，吴三桂这奸贼不造反，咱们要激得他造反，激

不成功，就冤枉他造反。我本该和你同去，只是二公子和冯锡范回到台湾之后，必定会向王爷进谏，料想王爷会派人来查询天地会之事。我得留在这里，据实禀告。这里的众兄弟，你都带了去云南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就怕冯锡范这家伙又来加害师父，这里众位兄弟还是留着相助师父罢，否则弟子放心不下。”陈近南拍拍他肩膀，温言道：“难得你如此孝心。冯锡范武功虽强，你师父也不见得就弱于他了。这次他只不过攻了咱们个出其不意，一上来躲在门后偷袭，先伤了我右臂。下次相遇，他未必能再占到便宜。诛杀吴三桂是当前第一大事，咱们须得倾全力以赴。只盼这里的事情了结得快；我也能赶来云南。咱们可不能让沐家着了先鞭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倘若给沐王府先得了手，今后天地会要奉他们号令，可差劲得很了。”

陈近南伸手搭他脉搏，又命他伸出舌头瞧瞧，皱眉道：“你中的毒怎么又转了性？幸好一时也不会发作，我传你的内功暂且不可再练，以防毒性侵入经脉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心道：“你叫我不练功夫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以后可不能怪我。”又想：“这豹胎易筋丸当真厉害，连师父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但盼陆先生快些送来解药才好。”

数日后诸事齐备，韦小宝率领御前侍卫、骁骑营、天地会群雄、神龙教的胖头陀等人，辞别了康熙和太后，护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。九难和阿珂扮作宫女，混入人群之中。天地会群雄和胖头陀也都乔装改扮，算是韦小宝的亲随，穿了骁骑营军士的服色。韦小宝胯下康亲王所赠的玉骢马，前呼后拥，得意洋洋的往南进发，他已派人前往河南，通知双儿南来，盼能和她在途中会合，此时唯一美中不足的，便是身边少了这个温柔体贴的俏丫头。

一路之上，官府尽力铺张供应，对这位赐婚使大人巴结奉承，马屁拍到了十足十。韦小宝心花怒放，自从奉旨出差以来，从未有如这次那么舒服神气，心想：“老婊子不争气，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倘若一口气生他妈的十六八个，老子专做赐婚大臣，送了一个又一个。这一辈子吃喝玩乐，金银珠宝花差花差，可比干什么都强了。”

这一日到了郑州，知府迎接一行人在当地大富绅家的花园中歇宿。盛宴散后，建宁公主又把韦小宝召去闲谈。自从出京以来，日日都是如此。韦小宝生怕公主拳打脚踢，每次均要钱老本和马彦超随伴在侧，不论公主求恳也好，发怒也好，决不遣开两人单独和她相对。

这日晚饭过后，公主召见韦小宝。三人来到公主卧室外的小厅。公主要韦小宝坐了，钱马二人站立其后。其时正当盛暑，公主穿着薄罗衫子，两名宫女手执团扇，在她身后拨扇。公主脸上红扑扑地，嘴唇上渗出一滴滴细微汗珠，容色甚是娇艳，韦小宝心想：“公主虽不及我老婆美貌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。吴应熊这小子娶得了她，当真艳福不浅。”

公主侧头微笑，问道：“小桂子，你热不热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还好。”公主道：“你不热，为什么额头这许多汗？”韦小宝笑着伸袖子抹了抹汗。

一名宫女捧进一只五彩大瓦缸来，说道：“启禀公主，这是孟知府供奉的冰镇酸梅汤，请公主消暑消渴。”公主喜道：“好，装一碗给我尝尝。”

一名宫女取过一只碎瓷青花碗，斟了酸梅汤，捧到公主面前。公主取匙羹喝了几口，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难为他小小郑州府，也藏得有冰。”酸梅汤中清甜的桂花香气弥漫室中，小小冰块和匙羹撞击有声，韦小宝和钱马二

人不禁垂涎欲滴。公主道：“大家热得很了，每人斟一大碗给他们。”韦小宝和钱马二人谢了，冰冷的酸梅汤喝人口中，凉气直透胸臆，说不出的畅快。片刻之间，三人都喝得干干净净。

公主道：“这样大热天赶路，也真够受的。打从明儿起，咱们每天只行四十里，一早动身，太阳出来了便停下休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公主体贴下人，大家都感恩德，就怕时日耽搁久了。”公主笑道：“怕什么？我不急，你倒着急？让吴应熊这小子等着好了。”

韦小宝微笑，正待答话，忽觉脑中一晕，身子晃了晃。公主问道：“怎样？热得中了暑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怕……怕是刚才酒喝多了。公主殿下，奴才要告辞了。”公主道：“酒喝多了？那么每人再喝一碗酸梅汤醒酒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多……多谢。”

宫女又斟了三碗酸梅汤来。钱马二人也感头脑晕眩，当即大口喝完，突然间两人摇晃几下，都倒了下来。韦小宝一惊，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一碗酸梅汤只喝得一口，已尽数泼在身上，转眼间便人事不知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昏昏沉沉中似乎大雨淋头，待欲睁眼，又是一场大雨淋了下来，过得片刻，脑子稍觉清醒，只觉身上冰凉，忽听得格的一笑，睁开眼睛，只见公主笑嘻嘻的望着自己。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发觉自己躺在地下，忙想支撑起身，哪知手足都已被绑住，大吃一惊，挣扎几下，竟丝毫动弹不得。

但见自己已移身在公主卧房之中，全身湿淋淋的都是水，突然之间，发觉身上衣服已被脱得精光，赤条条一丝不挂，这一下更是吓得昏天黑地，叫道：“怎……怎么啦？”烛光下见房中只公主一人，众宫女和钱马二人都已不知去向，惊道：“我……我公主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啦？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呢？”公主俏脸一沉，道：“你两个从人，我瞧着惹厌，早已砍了他们脑袋。”韦小宝不知这话是真是假，但想这公主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，钱马二人真的给她杀了，也不希奇。一转念间，已猜到酸梅汤中给她作了手脚，问道：“酸梅汤中有蒙汗药？”

公主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真聪明，就可惜聪明得迟了些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蒙汗药……你向侍卫们要来的？”自己释放吴立身等人之时，曾向侍卫要蒙汗药。后来这包蒙汗药在迷倒桑结等喇嘛时用完了，这次回京，立即又要张康年再找了一大包来，放在行囊之中，“匕首、宝衣、蒙汗药”，乃小白龙韦小宝攻守兼备的三大法宝。建宁公主平时向众侍卫讨教武功，和他们谈论江湖上的奇事轶闻，向他们要些蒙汗药来玩玩，自是半点不奇。

公主笑道：“你什么都知道，就不知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公主比奴才聪明百倍，公主要摆布我，奴才缚手缚脚，毫无办法。”口头敷衍，心下筹思脱身之策。公主冷笑道：“你贼眼骨溜溜的乱转，打什么鬼主意啊？”提起他那把匕首扬了扬，道：“你只消叫一声，我就在你肚上戳十八个窟窿。你说那时候你是死太监呢，还是活太监？”

韦小宝眼见匕首刃上寒光一闪一闪，心想：“这死丫头、瘟丫头，行事无法无天，这把匕首随便在我身上什么地方轻轻一划，老子非归位不可，只有先吓得她不敢杀我，再行想法脱身。”说道：“那时候哪，我既不是死太监，也不是活太监，变成了吸血鬼，毒僵尸。”公主提起脚来，在他肚子上重重一踹，骂道：“死小鬼，你又想吓我！”韦小宝痛得“啊”的一声大叫。公主骂道：“肚肠又没踏出来，好痛吗？喂，你猜猜看，我踏得你几脚，肚

肠就出来了？猜中了，就放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一给入绑住，脑子就笨得很了，什么事也猜不中。”公主道：“你猜不中，我就来试。一脚，二脚，三脚！”数一下，伸足在他肚子踹一脚。韦小宝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再踏得一脚，我肚子里的臭屎要给你踏出来了。”公主吓了一跳，便不敢再踏，心想踏出肚肠来不打紧，踏出屎来，那可臭气冲天，再也不好玩了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公主，求求你快放了我，小桂子听你吩咐，跟你比武打架。”公主摇头道：“我不爱打架，我爱打人！”刷的一声，从床褥下抽出一条鞭子来，拍拍拍拍，在韦小宝精光皮肤上连抽了十几下，登时血痕斑斑。

公主一见到血，不由得眉花眼笑，俯下身去，伸手轻轻抚摸他的伤痕。韦小宝只痛得全身犹似火炙，央求道：“好公主，今天打得够了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”公主突然发怒，一脚踢在他鼻子上，登时鼻血长流，说道：“你没得罪我？皇帝哥哥要我去嫁给吴应熊这小子，全是你的鬼主意。”韦小宝忙道：“不，不。这是皇上自己的圣断，跟我可没干系。”

公主怒道：“你还赖呢？太后向来最疼我的，为什么我远嫁云南，太后也不作声？甚至我向太后辞行，太后也是不理不睬，她……她可是我的亲娘哪！”说着掩面哭了起来。韦小宝心道：“太后早就掉了包，老婊子已掉成了真太后，她恨你入骨，自然不来睬你。不臭骂你一顿，已客气得很了。这个秘密，可不能说。”

公主哭了一会，恨恨的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都是你不好！”说着在他身上乱踢。

韦小宝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公主，你不肯嫁吴应熊，何不早说？我自有办法。”公主睁眼道：“骗人，你有什么法子？这是皇帝哥哥的旨意，谁也不能违抗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人人都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，那是不错，可是有一个家伙，连皇上也拿他没法子。”公主奇道：“那是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阎罗王！”公主尚未明白，问道：“阎罗王又怎么啦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阎罗王来帮忙，把吴应熊这小子捉了去，你就嫁不成了。”公主一怔，道：“哪有这么巧法？吴应熊偏偏就会这时候死了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他不去见阎罗王，咱们送他去见便是。”公主道：“你说把他害死？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是害死，有些人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”

公主向他瞪视半晌，突然叫道：“你叫我谋杀亲夫？不成！你说吴应熊这小子俊得不得了，天下的姑娘人人都想嫁他。你如害死了他，我不能跟你干休。”说着提起鞭子，在他身上一顿抽击。韦小宝只痛得大声叫嚷。

公主笑道：“很痛吗？越痛越有趣！不过你叫得太响，给外面的人听见了，可不大英雄气概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是英雄，我是狗熊。”公主骂道：“操你妈！原来你是狗熊。”

这位金枝玉叶的天潢贵裔突然说出如此粗俗的话来，韦小宝不由得一怔。公主顺手拿起一只袜子，乃是从韦小宝脚上除下来的，一把塞在他嘴里，提起鞭子又狠狠抽打。

打了几下，韦小宝假装晕死，双眼反白，全身不动。公主骂道：“小贼，你装死？我在你肚子上戳三刀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就不会动。”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可试不得，急忙扭动挣扎。公主哈哈大笑，提起鞭子又打，皮鞭抽在他精光的肌肉上，劈劈拍拍，声音清脆。

她打了十几鞭，丢下鞭子，笑嘻嘻的道：“诸葛亮又要火烧藤甲兵了。”韦小宝大急：“今日遇上了这女疯子，老子祖宗十九代都作了孽。”只听公主自言自语：“藤甲兵身上没了藤甲，不大容易烧得着，得浇上些油才行。”说着转身出外，想是去找油。

韦小宝拚命挣扎，但手足上的绳索绑得甚紧，却哪里挣扎得脱，情急之际，忽然想起师父来：“老子师父拜了不少，海大富老乌龟是第一个，后来是陈总舵主师父、洪教主寿与天齐师父、洪夫人骚狐狸师父、小皇帝师父、澄观师侄老和尚师父、九难美貌尼姑师父，可是这一大串师父，没一个教的功夫当真管用。老子倘若学到了一身高强内功，双手双脚只须轻轻这么一进，绳索立时断了，还怕什么鬼丫头来人烧藤甲兵？”

正在焦躁惶急、怨天尤人之际，忽听得窗外有人低声说话：“快进去救他出来。”正是九难美貌尼姑师父。

这句话一入耳，韦小宝喜得便想跳了起来，就可惜手足彼绑，难以跳跃。又听得阿珂的声音说道：“他……他没穿衣服，不能救啊！”韦小宝大怒，心中大骂：“死丫头，我不穿衣服，为什么不能救，难道定要穿了衣服，才能救么？你不救老公，就是谋杀亲夫。自己做小寡妇，好开心么？”只听九难道：“你闭着眼睛，去割断他手脚的绳索，不就成了？”阿珂道：“不成啊。我闭着眼睛，瞧不见，倘若……倘若碰到他身子，那怎么办？师父，还是你去救他罢。”九难怒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怎能做这种事？”韦小宝虽然年纪尚小，也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男子，赤身露体的丑态，如何可以看得？

韦小宝只想大叫：“你们先拿一件衣服掷进来，罩在我身上，岂不是瞧不见我了？”苦干口中塞着一只臭袜子，说不出话，而九难、阿珂师徒二人，却又殊乏应变之才。

她二人扮作宫女，以黄粉涂去脸上丽色，平时生怕公主起疑盘问，只和粗使宫女混在一起，从不见公主之面。这一晚隐约听得公主卧室中传出鞭打和呼叫之声，便到卧室窗外来察看，见到韦小宝被剥光了衣衫绑着，给公主狠狠鞭打。

窗外九难师徒商议未决，建宁公主又已回进室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一时之间也找不到猪油、牛油、菜油，咱们只好熬些狗熊油出来。你自己说，不是英雄，是狗熊，狗熊油怎生模样，我倒没见过。你见过没有？”说着拿起桌上烛台，将烛火去烧韦小宝胸口肌肤。

韦小宝剧痛之下，身子向后急缩。公主左手揪住他头发，不让他移动，右手继续用烛火烧他肌肤，片刻之间，已发出焦臭。

九难大惊，当即推开窗户，提起阿珂投入房中，喝道：“快救人！”自己转过了头，生怕见到韦小宝的裸体，紧紧闭上了双眼。

阿珂给师父投入房中，全身光溜溜的韦小宝赫然便在眼前，欲待不看，已不可得，只得伸掌向建宁公主后颈中劈去。公主惊叫：“什么人？”伸左手挡格，右手一晃，烛火便即熄灭。但桌上几上还是点着四五枝红烛，照得室中明晃晃地。阿珂接连出招，公主如何是她敌手？喀喀两声响，右臂和左腿被扭脱了关节，倒在床边。她生性悍狠，口中仍是怒骂。阿珂怒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还在骂人？”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心中无限委屈。

公主一呆，便不再骂，心想你打倒了我，怎么反而哭了起来？阿珂抓起地下匕首，割断韦小宝手上绑住的绳索，脸上已羞得飞红，掷下匕首，立即跳出窗去，飞也似的向外直奔。九难随后跟去。

卧房中闹得天翻地覆，房外宫女太监们早已听见。但他们事先曾受公主叮嘱，不论房中发出什么古怪声音，不奉召唤，谁也不得入内，哪一颗脑袋伸进房来，便砍下了这颗脑袋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脸上神色极是古怪。这位公主自幼便爱胡闹，千希百奇的花样层出不穷，大家许多年来早已惯了，谁也不以为异。公主的亲生母亲本是个冒牌货色，出身于江湖草莽，怎会好好管束教导女儿？顺治出家为僧，康熙又是年幼，建宁公主再闹得无法无天，也无人来管。适才她命宫女太监进来将晕倒了的钱老本、马彦超二人拖出，绑了起来，各人已知今晚必有怪事，只是万万料不到公主竟会给人打得动弹不得。

韦小宝听得美貌尼姑师父和阿珂已然远去，当即掏出口中塞着的袜子，反身关上了窗，骂道：“臭小娘，狐狸精油你见过没有？我可没有见过，咱们熬些出来瞧瞧。”向她身上踢了两脚，抓住她双手反到背后，扯下她一片裙子，将她双手绑住了。公主手足上关节被扭脱了骹，已痛得满头大汗，哪里还能反抗？韦小宝抓住她胸口衣衫，用力一扯，嗤的一声响，衣衫登时撕裂，她所穿罗衫本薄，这一撕之下，露出胸口的一片雪白肌肤。

韦小宝心中恨极，拾起地下的烛台，点燃了烛火，便来烧她胸口，骂道：“臭小娘，咱们眼前报，还得快。狐狸精油我也不要熬得太多，只熬酸梅汤这么一碗，也就够了。”公主受痛，“啊”的一声。韦小宝道：“是了，让你也尝尝我臭袜子的滋味。”俯身拾起袜子，便要往她口中塞去。

公主忽然柔声道：“桂贝勒，你不用塞袜子，我不叫便是。”

“桂贝勒”三字一入耳，韦小宝登时一呆，那日在皇宫的公主寝室里，她扮作奴才服侍他时，也曾如此相称，此刻听得她又这样呢声相呼，不由得心中一阵荡漾。只听她又柔声道：“桂贝勒，你就饶了奴才罢，你如心里不快活，就鞭打奴才一顿出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狠狠打你一顿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”放下烛台，提起鞭子便往她身上抽去。

公主轻声呼叫：“哎唷，哎唷！”媚眼如丝，樱唇含笑，竟似说不出的舒服受用。韦小宝骂道：“贱货，好开心吗？”公主柔声道：“我……奴才是贱货，请桂贝勒再打重些！哎唷！”韦小宝鞭子一抛，道：“我偏偏不打了！”转身去找衣衫，却不知给她藏在何处，问道：“我的衣服呢？”

公主道：“求求你，给我接上了骹罢，让……奴才来服侍桂贝勒穿衣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这贱货虽然古怪，但皇上派我送她去云南，总不成杀了她。”骂道：“操你奶奶，你这臭小娘。”心道：“你妈是老婊子，老子没胃口。你奶奶虽然也好不了，可是老子没见过。”公主笑问：“好玩吗？”韦小宝怒道：“你奶奶才好玩。”拿起她手臂，对准了骹骨，用力两下一凑，他不会接骨之术，接了好几下才接上，公主只痛得“哎唷，哎唷”的呼叫不止。

待替她接续腿骨上关节时，公主伏在他背上，两人赤裸的肌肤相触，韦小宝只觉唇干舌燥，心中如有火烧，说道：“你给我坐好些！这样搞法，老子可要把你当老婆了。”

公主呢声道：“我正要你拿我当老婆。”手臂紧紧搂住了他。

韦小宝轻轻一挣，想推开她，公主扳过他身子，向他唇上吻去。韦小宝登时头晕眼花，此后飘飘荡荡，便如置身云雾之中，只觉眼前身畔这个贱货狐狸精说不出的娇美可爱，室中的红烛一枝枝燃尽熄灭，他似睡似醒，浑不知身在何处。

正昏昏沉沉、迷迷糊糊之际，忽听到窗外阿珂叫道：“小宝，你在这

里么？”韦小宝一惊，登时从绮梦中醒觉，应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阿珂怒道：“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韦小宝惊惶失措，道：“是！不……不干什么。”想推开公主，从床上坐起身来，公主却牢牢抱住了他，悄声道：“别去，你叫她滚蛋，那是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……是我老婆。”公主道：“我……我是你老婆，她不是的。”阿珂又羞又怒，一跺脚，转身去了。韦小宝叫道：“师姊，师姊！”不听得答应，两片温软的嘴唇贴了上来，封住了口，再也叫不出声了。

次晨韦小宝穿好衣衫，蹑手蹑足的走出公主卧室，一问在外侍候的太监，知道钱老本和马彦超无恙，兀自被绑在东厢房中。他稍觉放心，自觉羞惭，不敢会见两人，命太监快去释缚。回到自己房中，一时欢喜，一时害怕，不敢多想，钻入被窝中便即睡了。

这日午后才和九难见面，他低下了头，满脸通红，心想这一次师父定要大大责罚，说不定会一掌打死了自己，不料九难毫不知情，反而温言相慰，说道：“这小丫头如此泼辣，当真是有其母便有其女。可伤得厉害么？”

韦小宝心中大定，道：“还好，只……只是……幸亏没伤到筋骨。”见阿珂瞪眼瞧着自己，道：“多蒙师父和师姊相救，否则她……她昨晚定然烧死了我。”阿珂道：“你……你昨晚……”突然满脸红晕，不说下去了。韦小宝道：“她……公主……下了蒙汗药，师姊跳进房来救了我，可是她……那时药性还没过，我走不动。”

九难心生怜惜，说道：“我虽收你为徒，却一直没传你什么功夫，不料你竟受这小丫头如此欺侮。”

韦小宝倘若有心学练上乘武功，此时出声求恳，九难自必酌量传授，只须学成少许，便终身受用不尽。但任何要下苦功之事，他都避之惟恐不及，昨晚被公主绑住了鞭打焚烧，心中怨怪众师父不传武功，此刻师父当真要传了，他却哼哼唧唧的呻吟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头痛得紧、好像要裂开来一般，身上皮肉也像要一块块的掉下来。”

九难点头道：“你快去休息，以后跟这小丫头少见为是，当真非见不可，也得带上十几个人在一起，她总不能公然跟你为难。她给的饮食，不论什么，都不能吃喝。”

韦小宝连声称是，正要退出，九难忽问：“她昨晚为了什么事打你？难道她不知皇帝很喜欢你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她……她不愿嫁去云南，说是我出的主意。咱们师徒俩对付她母亲之事，好像小贱人也知道了。”这样轻轻一句谎话，便将公主昨晚打他的缘由，一大半推到了九难身上。

九难点头道，“定是她母亲跟她说过了，以后可得加倍小心。”心想：“那日我在宫中对付假太后，手段甚是狠辣。但那日小宝没露面，难道竟给假太后看出了端倪，以致命她女儿下手报复？”

一行人缓缓向西南而行。每日晚上，公主都悄悄叫韦小宝去陪伴。韦小宝初时还怕师父和天地会的同伴知觉，但少年人初识男女之事，一个娇媚万状的公主缠上身来，哪肯割舍不顾？便算是正人君子，也未必把持得定，何况他从来不知伦常礼法为何物。起初几日还偷偷摸摸，到后来竟在公主房中整晚停宿，白天是赐婚使，晚上便是驸马爷了。众宫女太监一来畏惧公主，二来韦小宝大批银子不断赏赐下来，又有谁说半句闲话？

那晚阿珂扭脱公主手足关节，公主自然要问韦小宝这个“师姊”是谁。韦小宝花言巧语一番，公主性子粗疏，又正在情浓之际，便也不问了。

两个少年男女乍识情味，好得便如蜜里调油一般。公主收拾起刁蛮脾气，自居奴才，一见他进房，便跪下迎接，“桂贝勒，桂驸马”的叫不住口。当日方怡骗韦小宝去神龙岛，海船之中，只过神态亲昵，言语温柔，便已迷得他六神无主，这一会真个销魂，自是更加颠倒。两人只盼这一条路永远走不到头。阿珂虽然杂在宫女队中，韦小宝明知她决不会如公主这般对待自己，竟然也就忍得不去讨好勾搭。

这一日来到长沙，陆高轩从神龙岛飞马赶来相会，带了洪教主的口谕，说道教主得到两部经书甚是喜悦，嘉奖白龙使办事忠心，精明能干，实是本教大大的功臣，特赐“豹胎易筋丸”的解药。韦小宝这些日子来胡天胡帝，早忘了身有剧毒，听他如此说，却也喜欢，当下和陆高轩及胖头陀服了解药。胖陆二人又躬身道谢，说道全仗白龙使建此大功，二人才得同蒙教主恩赐灵药，除去身上的心腹之患。

陆高轩又道：“教主和夫人传谕白龙使，余下六部经书，尚须继续寻访。白龙使若能再建奇功，教主不吝重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自然是要努力的。教主和夫人恩重如山，咱们粉身碎骨，也难以报答。”胖陆二人齐声道：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。白龙使永享清福，寿比南山。”韦小宝微笑不语，心道：“清福有什么好享？日日像眼下这般永享艳福，寿比南山才有点儿道理。”

吴三桂捧起木盒，笑道：“这两把家伙，请钦差大人拿去玩罢。”韦小宝摇手不接，说道：“这是防身利器，多谢王爷赏赐，卑职可不敢收。”吴三桂将木盒塞在他手里。

第三十回 镇将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轻剽

韦小宝和公主只盼到云南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，但路途虽遥，行得虽慢，终于也有到达的一日。

贵州省是吴三桂的辖地，在贵州罗甸驻有重兵。建宁公主一行刚入贵州省境，吴三桂便已派出兵马，前来迎接。

将到云南时，吴应熊出省来迎，见到韦小宝时称谢不绝。按照朝礼，在成亲之前，他与公主不能相见。

其时公主正和韦小宝好得如胶似漆，听到吴应熊到来，登时柳眉倒竖，大发脾气。当晚公主对韦小宝说，怎生想个法子，把吴应熊送去见阎王，便可和他做长久夫妻。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心想假驸马不妨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做做，真驸马却万万做不得。公主见他皱眉沉吟，怒道：“怎么不作声了？要送吴应熊这小子去见阎王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送是一定要送的，只不过咱们得等个机会，这才下手，可不能让人起了疑心。”公主道：“好，暂且听你的。总而言之，我是跟定了你，我决不跟这小子同床。你如不送他去见阎王，咱们什么事都抖了出来。我跟吴三桂说，你强奸我。就算皇帝哥哥再宠你，只怕吴三桂也会将你斩成了十七廿八块。你就先见到了阎王老子，算是替吴应熊做先行官罢！”

韦小宝大怒，挥手便是一记耳光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几时强奸你了？”公主嘻嘻笑笑，伸臂搂住了他，柔声道：“你这狠心短命的小冤家，下手这么重，也不怕人家痛吗？”

这一日将到昆明，只听得队中吹起号角，一名军官报道：“平西王来迎公主鸾驾。”

韦小宝纵马上前，只见一队队士兵铠甲鲜明，骑着高头大马，驰到眼前，一齐下马，排列两旁。丝竹声中，数百名身穿红袍的少年童子手执应旗，引着一名将军来到军前。一名赞礼官高声叫道：“奴才平西亲王吴三桂，参见建宁公主殿下。”

韦小宝仔细打量吴三桂，见他身躯雄伟，一张紫膛脸，须发白多黑少，年纪虽老，仍是步履矫健，高视阔步的走来。韦小宝心道：“普天下人人都提到这老乌龟的名头，却原来是这等模样。”韦小宝见他走到公主车前，跪倒磕头，站在一旁，心中先道：“老乌龟吴三桂免礼。”待他叩拜已毕，才道：“平西亲王免礼。”

吴三桂站起身来，走到韦小宝身边笑道：“这位便是勇擒鳌拜、天下扬名的韦爵爷？”韦小宝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不敢。卑职韦小宝，参见王爷。”吴三桂哈哈大笑，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韦爵爷大仁大义，小王久仰英名，快免了这些虚礼俗套。小王父子，今后全仗韦爵爷维持。如蒙不弃，咱们一切就像自己家人一般便是。”

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，倒有三分欢喜，心道：“辣块妈妈，你跟我可是老乡哪。”说道：“这个却不敢当，卑职岂敢高攀？”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。吴三桂笑道：“韦爵爷是扬州人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”吴三桂笑道：“那就更加好了。小王寄籍辽东，原籍扬州高邮。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辣块妈妈，原来你是高邮咸鸭蛋。扬州出了你这个大汉奸，老子可倒足了大霉啦。”

吴三桂和韦小宝并辔而行，在前开道，导引公主进城。昆明城中百姓听

得公主下嫁平西王世子，街道旁早就挤得人山人海，竟来瞧热闹。城中挂灯结彩，到处都是牌楼、喜幛，一路上锣鼓鞭炮震天价响。韦小宝和吴三桂并骑进城，见人人躬身迎接，大为得意。但转念又想：“这样如花似玉的公主，又骚又嗲，平白地给了吴应熊这小子做老婆，老子还千里迢迢的给他送亲，臭小子的艳福也忒好了些。”又感愤愤不平。

吴三桂迎导公主到昆明城西安阜园。那是明朝黔国公沐家的故居，本就崇楼高阁，极尽园亭之胜，吴三桂得到公主下嫁的讯息后，更大兴土木，修建得焕然一新。吴三桂父子隔着帘帷向公主请安之后，这才陪同韦小宝来到平西王府。

那平西王府在五华山，原是明永历帝的故宫，广袤数里，吴三桂入居之后，连年来不断增添楼台馆阁。这时巍阁雕墙，红亭碧沼，和皇宫内院也已相差无几。

厅上早已摆设盛筵，平西王麾下文武百官俱来相陪。钦差大臣韦小宝自然坐了首席。

酒过三巡，韦小宝笑道：“王爷，在北京时，常听人说你要造反……”吴三桂立时面色铁青，百官也均变色，只听他续道：“……今日来到王府，才知那些人都是胡说八道。”吴三桂神色稍宁，道：“韦爵爷明鉴，卑鄙小人妒忌诬陷，决不可信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我想你要造反，也不过是想做皇帝。可是皇上的宫殿没你华丽，衣服没你漂亮。皇上的饭食向来是我一手经办，惭愧得紧，也没你王府的美味。你做平西王可比皇上舒服得多哪，又何必去做皇帝？待我回到北京，就跟皇上说，平西王是决计不反的，就是请你做皇帝，您老人家也万万不干。”

一时之间，大厅上一片寂静，百官停杯不饮，怔怔的听着他不伦不类的一番说话，心下都怦怦乱跳。吴三桂更是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，寻思：“听他这么说，皇帝果然早已疑我心有反意。”只得哈哈的干笑几声，说道：“皇上英明仁孝，励精图治，实是自古贤皇所不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鸟生鱼汤，甘拜下风。”

吴三桂又是一怔，隔了一会，才明白他说的是“尧舜禹汤”，说道：“微臣仰慕皇上俭德，本来也不敢起居奢华，只不过圣恩荡浩，公主来归，我们不敢简慢，只好尽心竭力，事奉公主和韦爵爷。待得婚事一过，那便要大大节省了。”心想这小子回去北京，跟皇帝说我这里穷奢极欲，皇帝定然生气，总得设法塞住他的嘴巴才好。

哪知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还是花差花差、乱花一气的开心。你做到王爷，有钱不便，又做什么王爷？你倘若嫌金银太多，担心一时花不完，我跟你帮忙使使，有何不可？哈哈！”他这句话一说，吴三桂登时大喜，心头一块大石便即落地，心想你肯收钱，那还不容易？

文武百官听他在筵席之上公然开口要钱，人人笑逐颜开，均想这小孩子毕竟容易对付。各人一面饮酒，一面便心中等划如何送礼行贿。席间原来的尴尬惶恐一扫而空，各人歌颂功德，吹牛拍马，尽欢而散。

吴应熊亲送韦小宝回到安阜园，来到大厅坐定。吴应熊双手奉上一只锦盒，说道：“这里一些零碎银子，请韦爵爷将就着在手边零花。待得大驾北归，父王另有心意，以酬韦爵爷的辛劳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倒不用客气。我出京之时，皇上吩咐我说：‘小桂子，大家说吴三桂是奸臣，你给我亲眼去瞧瞧，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。你可得给我瞧得仔细些，别走了眼。’我说：

‘皇上万安，奴才睁大了眼睛，从头至尾的瞧个明白。’哈哈，小王爷，是忠是奸，还不是凭一张嘴巴说么？”

吴应熊不禁暗自生气：“你大清的江山，都是我爹爹一手给你打下的。大事已定之后，却忘恩负义，来查问我父子是忠是奸，这样看来，公主下嫁，也未必安着什么好心。”说道：“我父子忠心耿耿，为皇上办事，做狗做马，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德。”

韦小宝架起了腿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也知道你是最忠心不过的。皇上倘若信不过你，也不会招你做妹夫了。小王爷，你一做皇帝的妹夫，连升八级，可真快得很哪。”吴应熊道：“那是皇上天恩浩荡。韦爵爷维持周旋，我也感激不尽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给一只小乌龟你做做，不知你是不是也感激不尽？”

送了吴应熊出去，打开锦盒一看，里面是十扎银票，每扎四十张，每张五百两，共是二十万两银子。韦小宝又惊又喜，心想：“他出手可阔绰得很哪，二十万两银子，只是给零星花用。老子倘若要大笔花用，岂不是要一百万、二百万？”

次日吴应熊来请钦差大臣赐婚使赴校场阅兵。韦小宝和吴三桂并肩站在阅兵台上。平西王属下的两名都统率领数十名佐领，顶盔披甲，下马在台前行礼。随即一队队兵马在台下操演。藩兵过尽后，是新编的五营忠勇兵、五营义勇兵，每一营由一名总兵统带，排阵操演，果然是兵强马壮，训练精熟。

韦小宝虽全然不懂军事，但见兵将雄壮，一队队的老是过不完，向吴三桂道：“王爷，今日我可真服了你啦。我是骁骑营的都统，我们骁骑营是皇上的亲军，说来惭愧，倘若跟你部下的忠勇营、义勇营交手，骁骑营非大败亏输，落荒而逃不可。”

吴三桂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韦爵爷夸奖，愧不敢当。小王是行伍出身，训练士卒，原是本份的事儿。”

只听得号炮响声，众兵将齐声呐喊，声震四野，韦小宝吃了一惊，双膝一软，一屁股坐倒椅中，登时面如土色。

吴三桂心下暗笑：“你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小弄臣，仗着花言巧语，哄得小皇帝的欢心，除此之外，又有什么屁用？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，居然晋封子爵，做到骁骑营都统，钦差大臣，可见小皇帝莫名其妙，只会任用亲信。”他本来就没把康熙瞧在眼里，这时见了韦小宝这等脓包模样，更是暗暗欢喜，料想朝廷无人，不足为虑。

阅兵已毕，韦小宝取出皇帝的圣谕，交给吴三桂，说道：“这是皇上的圣谕，王爷给大伙儿读读罢。”吴三桂跪下接过，说道：“是皇上的圣谕，还是请钦差宣读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他认得我，我可不认得他。我瞎字不识，怎生读法？”

吴三桂一笑，捧着圣谕，向着众兵将大声宣读。他声音清朗，中气充沛，一句句远远传了出去。广场上数万兵将屈膝跪倒，鸦雀无声的聆听。圣谕中嘉奖平西亲王功高勋重，勤劳王事，镇守边陲，抚定蛮夷，属下诸将士卒，俱有辛绩，各升职一级，赏赐有差。

待圣谕读完，吴三桂向北磕头，叫道：“恭谢皇上恩典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众兵将一齐叫道：“恭谢皇上恩典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这一次韦小宝事先有备，没有吃惊，但数万兵将如此惊天动地的喊了出

来，却也令他心旌摇动，站立不稳。

回到平西王府，吴三桂便跟他商量公主的吉期。韦小宝皱起眉头，甚是不快。

吴三桂道：“下月初四是黄道吉日，婚嫁喜事，大吉大利。韦爵爷瞧这日子可好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公主一嫁了给吴应熊，我这假驸马便做不成了。”说道：“这似乎太局促些了罢？公主下嫁，非同小可，王爷，你可得一切预备周到才是。不瞒你说，这位公主很得太后和皇上宠幸，有什么事马虎了，咱们做奴才的可不大方便。”吴三桂一凛，心想：“你故意刁难，还不是在勒索贿赂？”笑道：“是，是。全仗韦爵爷照顾，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请你吩咐指点，我们自当尽力办理。初四倘若太急促，那么下月十六也是极好的日子，跟公主和小儿的八字全不冲克，百无禁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罢！我去请示公主，瞧她怎么说。”

回到安阜园，已有云南的许多官员等候传见，韦小宝收了礼物，随口敷衍几句，打发他们走了。想起来到云南之后，结义兄长杨溢之却未见过，便差人去告知吴应熊，请杨溢之过来一见。

杨溢之没来，吴应熊却亲自来见，说道：“韦爵爷，父王派了杨溢之出外公干未回，不能来伺候爵爷。”韦小宝好生失望，问道：“不知他去了何处？几时可以回来？”吴应熊脸色微变，说道：“他……他去了西藏，路途遥远，这一次……韦爵爷恐怕见他不着了。”韦小宝见他似有支吾之意，心想：“他说话不尽不实，在捣什么鬼？”问道：“不知杨兄去西藏办什么要事？去了多久？”吴应熊道：“也不是什么要紧大事，西藏的喇嘛差人送了礼来，父王便命杨溢之送回礼去。还是前几天走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可不可巧得很了。”

送走吴应熊后，越想越觉这件事中间有些古怪，他们明知自己跟杨溢之交情甚好，自己来到云南，正好派杨溢之陪伴接待，怎么迟不走，早不走，自己刚到云南，吴三桂便派了杨溢之出门，倒似是故意不让他跟自己相见。当下叫了赵齐贤和张康年二人来，命他们去和吴三桂父子的侍卫喝酒赌钱，设法打探杨溢之的消息。

这晚他和公主相见，说起完婚之期已定了下月十六。公主道：“我限你在婚期之前，送吴应熊这小子去见阎王，否则的话，我在拜堂之时大叫大嚷，说什么也不嫁他。”韦小宝心情本已不佳，听她这么说，更是怒火上冲，一跺脚便出了房门。公主抢上拉住他手，被他重重一甩，出房去了。公主大哭大叫，他只当没听见。

坐下半晌，甚感无聊，叫了十几名侍卫来掷骰赌钱，这才心情畅快。赌到半夜，赵齐贤和张康年走进房来。韦小宝拿起一把骰子，还没掷下去，见到二人，笑道：“现下是霉庄，要下注乘早。”赵齐贤道：“副总管吩咐的事，属下查到了些消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骰子掷下，翻牌吃了天门，赔了上门下门，拉了二人的手来到厢房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

赵齐贤道：“回副总管的话：那杨溢之果然没去西藏，原来是犯了事，给平西王关起来了。”韦小宝皱眉道：“犯了什么事？”赵齐贤道：“属下跟王府的卫士喝酒，说起识得这个姓杨的，想请他来一起喝酒赌钱。一名卫士说：‘找杨溢之吗？得去黑坎子。’我问他黑坎子在哪里。旁的卫士骂他胡说八道，爱说笑话，叫我别信他的。”

韦小宝沉吟道：“黑坎子？”赵齐贤道：“我们知道其中必有古怪，跟

他们喝了一会子酒，就分了手。回到这里，向人一问，原来黑坎子是太监的所在，才知杨溢之是给平西王关了。到底犯了什么事；我怕引起疑心，没敢多问。”韦小宝问：“黑坎子在什么地方？”赵齐贤道：“在五华官西南约莫五里地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两位大哥辛苦，你们到外面玩玩去罢，代我做庄。”赵张二人大喜，径去赌钱。二人知道代他做庄，输了算他的，赢了有红分，那是大大有好处的差使。

韦小宝闷闷不乐，寻思：“杨大哥定是犯了大事，否则吴应熊不会骗我，说派他去了西藏。若非大罪，他爷儿俩定会冲着我的面子，放了他出来。吴应熊已经撒了谎，我若再去说情，他们一定死赖到底，多半还会立刻杀了他，毁尸灭迹，从此死无对证。要救他出来，只有硬干。吴三桂就算生气，老子也不怕他，谅他也不敢跟我翻脸。”当下把李力世、风际中、马彦超、钱老本、玄贞道人、徐天川等天地会群雄请来，告知此事，筹商如何救人。李力世道：“韦香主，这件事咱们干了！能救得出这位杨大哥，那是最好。就算救不出，吴三桂知道你向他动手，定然以为你是奉了皇帝之命。不是将他吓个半死，便逼得他早日造反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就怕他立刻造反，咱们一古脑儿给他抓了起来，大伙儿在黑坎子大监狱里赌钱，那可不妙了。”玄贞人道道：“一见情势不对，大家快马加鞭就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去设法救人，我把吴应熊这小子请了来，扣在这里，做个抵押，教吴三桂不敢胡来。”钱老本道：“韦香主这着棋极是高明。咱们明天先去察看了黑坎子的地势，然后扮着吴三桂的手下亲随，冲进监狱去提人。”

次日午后，韦小宝命人去请吴应熊来赴宴，商议婚事。

安阜园大厅中丝竹齐奏、酒肉纷呈之际，天地会群雄已穿起平西王府亲随的服色，闯入了黑坎子大监。韦小宝吩咐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前后严密把守，监视吴应熊带来的卫队。他和吴应熊一面饮酒，一面观赏戏班子做戏。这时所演的是一出昆曲《钟馗嫁妹》五个小鬼翻筋斗、钻台子，演出诸般武功，甚是热闹。韦小宝看得连连叫好，吩咐赏银子。

正热闹间，有人走到他身后，悄悄拉了拉他衣袖。韦小宝回头一看，却是马彦超，见他缓缓点头，知己得手，心中大喜，向吴应熊道：“小王爷，你请宽坐，我要去撒一泡尿。”吴应熊心道：“这小流氓，说话如此粗俗。”笑道：“爵爷请便。”

韦小宝来到后堂，见天地会群雄一个不少，喜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众兄弟都没损伤，人救出来了吗？”见各人脸色郑重，料想另有别情。马彦超恨恨的道：“吴三桂这好贼下手好毒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怎么？”马彦超和徐天川转身出去，抬进毡毯裹着的一个人来。但见毡毯上尽是鲜血，韦小宝一惊之下，抢上前去，见毡毯中裹着的正是杨溢之。

但见他双目紧闭，脸上更无半分血色，韦小宝叫道：“杨大哥，是我兄弟救你来了。”杨溢之微微点头，也不知是否听见。韦小宝道：“大哥，你受了伤么？”徐天川轻轻揭开毡毯。韦小宝一声惊呼，退后两步，身子一晃，险些摔倒，钱老本伸手扶住。原来杨溢之双手已被齐腕斩去，双脚齐膝斩去。徐天川低声道：“他舌头也被割去了，眼睛也挖出了。”

眼前这般惨状，韦小宝从所未见，心情激动，登时放声大哭。他和杨溢之本来并没多大交情，只不过言谈投机，但既拜了把子，便存了有福共享、

有难同当之心，见到他四肢俱斩的模样，不禁悲愤难当，伸手拔出匕首，叫道：“我去把吴应熊的手脚也都斩了。”

风际中拉住他手臂，说道：“从长计议。”此人说话不多，但言必有中，韦小宝向来对他忌惮三分，当即定了定神，点头道：“风大哥说得对。”

徐天川盖上毡毯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果然跟咱们有关。吴三桂怪杨大哥跟韦香主相交，又拜了把子，说他背叛旧主，贪图富贵，投靠朝廷，因此整治得他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好让他手下的将领，没一个敢起反叛之心。”

韦小宝垂泪道：“吴三桂他祖宗十八代都是死乌龟！杨大哥跟我拜把子，又没背叛他。这大汉奸自己存心不良，瞎起疑心。杨大哥这等模样，便是这大汉奸造反的明证。就算杨大哥真的投靠朝廷，又有什么不对了？”

钱老本道：“正是。韦香主把杨大哥带去北京，向小皇帝告上一状。”韦小宝问徐天川：“吴三桂下这毒手，是为了怪杨大哥跟我结交，徐大哥怎么得知？”

徐天川转身出外，提进一个人来，重重往地下一掷。这人身穿七品官服色，白白胖胖，爬在地下，一动不动。徐天川道：“韦香主，这个家伙，你是久闻大名了，却从没见过，他便是卢一峰。”

韦小宝冷笑道：“啊哈，原来是卢老兄，你在北京城里大胆放肆，后来给吴应熊打断了狗腿，怎么又在这里了？”卢一峰吓得只说：“是，是，小人不敬！”

徐天川道：“当真是冤家路窄，这家伙原来是黑坎子大监的典狱官。他便是变了灰，老子也认他得出，我们扮了吴三桂的亲随去监狱提人，这家伙神气活现，又说要公事，又说要平西王的手谕。他妈的，他自己这条狗命，便是平西王的手谕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那倒巧得很，遇上这家伙，救人便容易了。”料想群雄将刀子架在他头颈里，兵不血刃，便提了人出来，“八臂猿猴”反正手臂多，顺手牵羊，将他也抓了来。

徐天川道：“杨大哥得罪吴三桂的事，就是他老兄向我告的密。”

卢一峰听到“告密”二字，忙道：“是……是你老人家……你老人家逼我说的，我……我可万万不敢泄漏平西亲王的机密。”

韦小宝一脚踢去，登时踢下了他三颗门牙，说道：“我去稳住吴应熊，防他起疑，各位仔细盘问这家伙，他如不说，也把他两只手、两只脚割下来便是。”卢一峰满口鲜血，忙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”他知这伙人行事无法无天，想起杨溢之的惨状，险些便欲晕去。

韦小宝走到杨溢之身前，又叫：“杨大哥！”

杨溢之听到叫声，想要坐起，上身一抬，终于又向后摔倒。群雄见到他的惨状，都感愤慨。此人为汉奸作走狗，本来也不值得如何可惜，然而吴三桂父子对自己忠心部属竟也下此毒手，心肠之狠毒，可想而知。

韦小宝拭干了眼泪，定了定神，回到厅上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当真有趣。”只见席前的戏子站着呆呆的不动，一见韦小宝到来，锣鼓响起，扮演《钟馗嫁妹》的众戏子又都演了起来。原来他一进内，吴应熊就吩咐停演，直等他回来，这才接演下去，好让他中间不致漏看一段。

韦小宝向吴应熊致歉，说道公主听说额驸在此饮酒，叫了他进去，细问额驸平日爱穿什么衣服，爱吃什么食物，问了许多，累得他在厅上久候。吴应熊大喜，连说不妨。

吴应熊辞去后，韦小宝回到厢房中，不见天地会群雄，一问之下，原来又都出去了，心下奇怪，不知他们又去干什么。直等到深夜，群雄才归，却又捉了一个人来。

原来徐天川逼问卢一峰，得知吴三桂所以如此折磨杨溢之，一来固是疑心他和韦小宝拜了把子，有背叛吴藩之意，二来却还和蒙古王子葛尔丹有关。这葛尔丹和吴三桂近年来交往甚是亲热，不断来来去去的互送礼物，最近他又派了使者，携带礼物到昆明来。这使者名叫罕帖摩，跟吴三桂长谈了数日，不知如何，竟给杨溢之得悉了内情，似乎向吴三桂进言，致触其怒。卢一峰官职卑小，不知其详，只是从吴三桂卫士的口中听得了几句，在天地会群雄拷打之下，不敢隐瞒，尽其所知的都说了出来。

群雄一商议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再假扮吴三桂的亲随，又去将那蒙古使者罕帖摩捉了来。

韦小宝在少林寺中曾见过葛尔丹，这人骄傲横蛮，曾令部属向他施发金镖，若不是有宝衣护身，早已命丧镖下，心想他的使者也决非好人，眼见那罕帖摩约莫五十多岁年纪，颧下一部淡黄胡子，目光闪烁不定，显然颇为狡狴。韦小宝道：“领他去瞧瞧杨大哥。”马彦超答应了，推着他去邻房。只听得罕帖摩一声大叫，语音中充满了恐惧，自是见到杨溢之的模样后吓得魂不附体。马彦超带了他回来，但见他脸上已无血色，身子不断的发抖。

韦小宝道：“刚才那人你见到了？”罕帖摩点点头。韦小宝道：“我有话问那人，他回答对不尽不实，说了几句谎话。我向来有个规矩，有谁跟我说一句谎，我割他一条腿，说两句谎，割两条腿，这人说了几句谎啊？”马彦超道：“说了七句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唉，这人说谎太多，只好将他两只手、两颗眼珠子、一条舌头，一古脑儿都报销啦。”拔了匕首出来，俯身轻轻一划，已将一条木凳腿儿割了下来，拿在手中玩弄，笑道：“我这把刀割人手脚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罕帖摩本是蒙古勇士，但见到杨溢之的惨状，却也吓得魂飞魄散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大人……大人有什么要问，小的……小的……不敢有半句隐……隐瞒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很好。平西亲王要我问你，你跟王爷说的话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有什么虚言？”罕帖摩道：“大人明鉴，小的……小的怎敢瞒骗王爷？的确确实并无虚言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王爷可不相信，他说你们蒙古人狡狴得很，说过的话，常常不算数，最爱赖帐。”

罕帖摩脸上出现又骄傲又愤怒之色，说道：“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，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……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说三是三，说四是四。”罕帖摩一怔，他汉话虽说得十分流利，但各种土话成语，却所知有限，不知韦小宝这两句话乃是贫嘴贫舌的取笑，只道另有所指，一时无从答起。

韦小宝脸一沉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罕帖摩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猜猜看。”

罕帖摩见这安阜园建构宏丽，他自己是平西王府亲随带来的，见韦小宝年纪轻轻，但身穿一品武官服色，黄马褂，头带红宝石顶子、双眼孔雀翎，乃是朝中的显贵大官，赐穿黄马褂，更是特异的尊荣。这罕帖摩心思甚是灵活，寻思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做到这样的大官，自是靠了父亲的福荫。昆明城中，除了平西亲王之外，谁能有这般声势？平西王属下的亲随又对你如此恭谨，是了，定是如此。”当下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小的有眼无珠，原来大人是平西王的小公子。”他见过吴应熊，眼见韦小宝的服色和吴应熊差不多，便

猜到了这条路上去。

韦小宝一愣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说什么？”心道：“你说我是大汉奸老乌龟的儿子，老子不成了小汉奸小乌龟？”随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果然聪明，难怪葛尔丹王子派你来干这等大事。你们王子，跟我交情也是挺不错的。”说了葛尔丹的相貌服饰，又道：“那日我和你家王子讲论武功，他使的这几下招式，当真了得。”于是便将葛尔丹在少林寺中所使的招式，比划了几下。

罕帖摩大喜，当即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小王爷跟我家王子是至交好友，大家原来是一家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家王子安好？他近来可和昌齐喇嘛在一起吗？”罕帖摩道：“昌齐喇嘛刻下正在我们王府里作客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问道：“有一位爱穿蓝色衫裙的汉人姑娘，名叫阿琪，也在你们王府吗？”

罕帖摩睁大了眼睛，满脸又惊又喜之色，说道：“原来……原来小王爷连这……这件事也知道了，果然……果然了……了不起。”韦小宝随口一猜，居然猜中，十分得意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家王子什么也不瞒我，阿琪姑娘是你家王子的相好，他的师妹阿珂姑娘，就是我的相好。咱们还不算是一家人吗？哈哈，哈哈！”两人相对大笑，更无隔阂。

韦小宝道：“父王派我来好好问你，到底你跟父王所说的那番话，是否当真诚心诚意，别无其他阴谋？”罕帖摩道：“小王爷，你跟我家王子这等交情，怎么还会疑心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父王言道，一个人倘若说谎，第一次说的跟第二次再说，总有一些儿不同。这件事情实在牵涉重大，一个不小心，大家全闹得灰头土脸，狼狈之至，因此要 you 从头至尾再跟我说一遍，且看两番言语之中，有什么不接样的地方。罕帖摩老兄，我不是信不过你家王子，不过跟你却是初会，不明白你的为人，因此非得仔细盘问不可，得罪莫怪。”

罕帖摩道：“那是应当的。这件事倘若泄漏了风声，立时便有杀身之祸。平西王做事把细，在理之至。请小王爷回禀王爷，咱们四家结盟之后，一起出兵，四分天下。中原江山，准定由王爷独得，其余三家决不眼红，另生变卦。”

韦小宝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四分天下！却不知是哪四家？但如问他，显得我一无所知，不免泄了底。”笑吟吟的道：“这件事我跟你家王子也商量过几次。只是事成之后，这天下如何分法，谈来谈去总是说不拢。这一次你家王子又怎么说？”

罕帖摩道：“我家王子言道，他决不是有心要多占便宜，不过联络罗刹国出兵，却是他殿下……”韦小宝一听到“罗刹国出兵”五字，心中一凛，只听罕帖摩续道：“……是他殿下费了千辛万苦，才说成的。罗刹国火器厉害无比，枪炮轰了出来，清兵万难抵挡。只要罗刹国出兵，大事必成。平西王做了中国大皇帝，小王爷就是亲王了。”

罗刹国就是俄罗斯，该国国人黄发碧眼，形貌特异，中国人视之若鬼，“罗刹”是佛经中恶鬼之意，因此当时称之为罗刹国。顺治年间，罗刹国的哥萨克骑兵曾和清兵数度交锋，虽每次均为清兵击退，清兵却也损伤甚重。韦小宝不懂国家大事，然在皇宫之中，却也听说过罗刹国兵将残暴凶悍，火器凌厉难当，心想：“乖乖不得了，吴三桂卖国成性，又要去勾结罗刹国了，可得赶紧奏知小皇帝，想法子抵挡罗刹国的枪炮火器。”

罕帖摩见他沉吟不语，脸有不愉之色，问道：“不知小王爷有什么指教？”

韦小宝嗯了几声，念头电转，如何再套他口风，突然想起郑克塽和他哥哥争位，派冯锡范来杀师父陈近南的事，当即站起，满腔愤慨的道：“他妈的，我能有什么指教？父王做了皇帝，将来我哥哥继承皇位，我只做个亲王，又有什么好了？”

罕帖摩恍然大悟，走近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我家王子既和小王爷交好，小人回去跟王子说明小王爷这番意思，成了大事之后，我们蒙古和罗刹国，再加上西藏的活佛，三家力保小王爷。那么……那么……小王爷又何必担心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原来四家起兵的四家，是蒙古、西藏、罗刹国，再加上吴三桂。”当下脸现喜容，说道：“倘若你们三家真的出力，我大权在手，自然重重报答，决计忘不了你老兄的好处。”随手从身边抽出四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，交了给他，说道：“这个你先拿去零花罢。”

罕帖摩见他出手如此豪阔，大喜过望，当即拜谢，心中本来就有一分半分怀疑的，此刻也消除得干干净净了，料定这位小王爷是要跟他哥哥吴应熊争皇帝做，主子葛尔丹王子和自己正好从中上下其手，大占好处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家王子说事成之后，天下如何分法？”罕帖摩道：“中原的花花江山，自然都是你吴家的。四川归西藏活佛。天山南北路和内蒙东四盟、西二盟、察哈尔、热河、绥远城都归我们蒙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地面可大得很哪。”他本不知这些地方的大小，但听罕帖摩说了许多地名，料想决计不小。

罕帖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蒙古为王爷出的力气，可也大得紧哪。”韦小宝点点头，问道：“那么罗刹国呢？”罕帖摩道：“罗刹国大皇帝说，罗刹国和王爷的辖地，以山海关为界，他们决不踏进关内一步。山海关之外，本来都是满洲鞑子的地界，罗刹国只占满洲人的，决不占中国的一寸土地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也算公平。你家王子预定几时起事？”罕帖摩道：“这件大事王爷是主，其余三家只是呼应夹攻，自然一切全凭王爷的主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父王要的的确确知道，我们出兵之后，你们三家如何呼应？”

罕帖摩道：“这一节请王爷不必担心。王爷大军一出云贵，我们蒙古精兵就从西而东，罗刹国的哥萨克精骑自北而南，两路夹攻北京，西藏活佛的藏兵立刻攻掠川边，而神龙教的奇兵……”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神龙教的事，你……你们也知道了？洪教主他……他怎么说？”听到神龙教竟也和这项大阴谋有关，心下震荡，说话声音也发颤了。

罕帖摩见他神色有异，问道：“神龙教的事，王爷跟小王爷说过吗？”

韦小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没说过？我跟洪教主、洪夫人长谈过两次，教中的五龙使我也都见到了。我只道你们王子不知这件事。”

罕帖摩微微一笑，说道，“神龙教洪教主既受罗刹国大皇帝的敕封，罗刹国一出兵，神龙教自然非响应不可。将来中国所有沿海岛屿，包括台湾和海南岛，那都是神龙教的辖地。再加上福建耿精忠、广东尚可喜、广西孔四贞，大家都会响应的。只须王爷登高一呼，东南西北一齐动手，这满清的天下还不是王爷的吗？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心中却在暗叫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他毕竟年纪幼小，寻常事情撒几句谎，半点不露破绽，一遇上这国家

大事，不禁为小皇帝暗暗担忧，这“妙极，妙极”四 4159 字，说来殊无欢愉之意。

罕帖摩甚是精明，瞧出他另有心事，说道：“小王爷跟我家王子交情大非寻常，对小人又这等厚待，小人实是粉身难报。小王爷有什么为难之处，不妨明白指点。小人若有得能效劳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在想，大家东分一块，西分一块，将来我如做成了皇帝，所管的土地七零八落，那可差劲之至了。”

罕帖摩心想：“原来你担心这个，倒也有理。”低声道：“小王爷明鉴，待得大功告成之后，耿精忠、尚可喜、孔四贞他们一伙人，一个个除掉就是，那时候如要我们蒙古出兵相助，自然也义不容辞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这一句话，可得给我带到你们王子耳中。你是葛尔丹王子的心腹亲信，你答应过的话，就跟他王于殿下亲口答应一般无异。”

罕帖摩微感为难，但想那是将来之事，眼前不妨胡乱答应，于是一拍胸膛，说道：“小人定为小王爷尽心竭力，决不有负。”

韦小宝又再盘问良久，实在问不出什么了，便道：“你在这里休息，我去回报父王。”低声道：“咱们的说话，你如泄漏了半句，我哥哥非下毒手害死我不可，只怕连父王也救我不得。”

蒙古部族中兄弟争位，自相残杀之事，罕帖摩见得多了，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当即屈膝跪倒，指天立誓。

韦小宝走出房来，吩咐风际中和徐天川严密看守罕帖摩，然后去看望杨溢之。

推开房门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只见杨溢之半截身子已滚在地下，忙抢上前去，见他圆睁双眼，一动不动，已然死去，床上的白被单上写着几个大血字。韦小宝只识得一个“三”字，一个“桂”字，转头问道：“是什么字？”马彦超道：“是‘吴三桂造反卖国’七字。”韦小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杨大哥临死时用断臂写的。”马彦超黯然道：“正是。”

韦小宝召集天地会群雄，将罕帖摩的话说了。群雄无不愤慨，痛骂吴三桂做了一次汉奸之后，又想做第二次。

玄贞道人咬牙切齿，突然解开衣襟，说道：“各位请看！”只见他胸口有个海碗大的疤痕，皮皱骨凸，极是可怖，左肩上又有一道一尺多长的刀伤。众人和他相交日久，均不知他曾负此重伤，一见之下，无不骇然。玄贞道人道：“这便是罗刹国鬼子的火枪所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道长曾和罗刹人交过手？”

玄贞道人神色惨然，说道：“我父亲、伯叔、兄长九人，尽数死于罗刹人之手，贫道出家，也是为此。”当下略述经过。原来他家祖传做皮货生意，在张家口开设皮货行，是家百年老店。这一年他怕父和父亲带同兄弟子侄，同往塞外收购银狐、紫貂等贵重皮货，途中遇上了罗刹人，觊觎他们的金银货物，出手抢劫。他家皮货行本雇有三名镖师随同保护，但罗刹人火器厉害，开枪轰击，三名镖师登时殒命，父兄伯叔也均死于火枪和刀马之下，玄贞肩头中刀，胸口被火药炸伤，晕倒在血泊之中。罗刹人以为他已死，抢了金银货物便去。玄贞醒转后在山林中挣扎了几个月，这才伤愈。经此一场大祸，家业荡然，皮货行也即倒闭，他心灰意冷之下，出家做了道人。国变后入了天地会，但想起罗刹人火器的凌厉，虽然事隔二十余年，半夜里仍是时时突

发噩梦，大呼惊醒。

李力世道：“罗刹人最厉害的是火器，只要能想法子破了，便不怕他们。”玄贞摇头道：“火器一发，当真如雷轰电闪一般，任你武功再高，那也是闪避不及，抵挡不了。”徐天川道：“罗刹人要跟吴三桂联手，抢夺鞑子的天下，咱们正好袖手旁观，让他们打个天翻地覆。咱们渔翁得利，乘机便可规复大明的江山。”玄贞道：“就怕前门拒虎，后门进狼。罗刹人比满洲鞑子更凶狠十倍，他们打垮了满清之后，决不能以山海关为界，定要进关来占我天下。”徐天川道：“难道咱们反去帮满洲鞑子？”

群雄议论纷纷。韦小宝自然决意相助康熙，却也不敢公然说出口来，说道：“这件事眼下不忙决定。咱们劫了杨大哥，捉了罕帖摩和卢一峰，转眼便会给吴三桂知道，那便如何应付？”众人沉吟筹思，有的说立刻跟他翻脸动手，有的说不如连夜逃走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老乌龟手下兵马众多，打是打他不过的。云贵地方这样大，十天半月之间，也逃不出他的手掌。嗯，这样罢，各位把卢一峰这狗官，连同杨大哥的尸体，立刻送回黑坎子大监去。”群雄一怔，都道：“送回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咱们只消吓一吓卢一峰这狗贼，我看他多半不敢声张。他如禀报上去，自己脱不了干系。杨大哥反正死了，留着尸体也是无用。”

群雄江湖上的阅历虽富，对做官人的心性，却远不及韦小宝所知的透彻，均觉这一着棋太过行险，这等劫狱擒官的大事，卢一峰岂有不向上司禀报之理？李力世踌躇道：“我瞧卢一峰这狗官胆小之极，只怕……只怕这件大事，不敢不报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倒不是怕他胆小，却怕他愚蠢无用，不会做官。官场之中，有道是‘瞒上不瞒下’，天大的事情，只消遮掩得过去，谁也不会故意把黑锅儿拉到自己头上来。你们把这狗官带来，待我点醒他几句。”

马彦超转身出去，把卢一峰提了来，放在地下。他又挨打，又受惊，早已面无人色。

韦小宝道：“卢老哥，你可辛苦了。”卢一峰道：“不……不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卢老哥很够朋友，把平西王的机密大事，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，丝毫没有隐瞒。好罢，交情还交情，我们就放你回去。老哥泄漏了平西王机密的事，我们也决不跟人提起。江湖上好汉子，说话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你老哥倘若自己喜欢张扬出去，要公然跟平西王作对，那是你自己的事了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卢一峰全身发抖，道：“小……小人便有天……天大的胆子，也……也是不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很好，众位兄弟，你们护送卢大人回衙门办事。那个囚犯的尸身，也给送回去，免得上头查问起来，卢大人难以交代。”群雄齐声答应。

卢一峰又惊又喜，又是糊涂，给群雄拥了出去。

此后数比天地会群雄提心吊胆，唯恐卢一峰向吴三桂禀报，平西王麾下的大队人马向安阜园杀将进来，但居然一无动静，也不知吴三桂老奸巨猾，要待谋定而后动，还是韦香主所料不错，卢一峰果然不敢举报。群雄心下均感不安，连日众议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样罢，我去拜访吴三桂，探探他口风。”徐天川道：“就怕他扣留了韦香主，不放你回来，那就糟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咱们都在他掌握之中，老乌龟如要捉我，我就算不去见他，那也逃不了。”点了骁骑营

官兵和御前侍卫，到平西王府来。

吴三桂亲自出迎，笑吟吟的携着韦小宝的手，和他一起走进府里，说道：“韦爵爷有什么意思，传了小儿去吩咐，不就成了？怎敢劳动你大驾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啊哟，王爷可说得太客气了。小将官卑职小，跟额驸差着老大一截。王爷这么说，可折杀小将了。”吴三桂笑道：“韦爵爷是皇上身边最宠幸的爱将，前程远大，无可限量，将来就算到这王府中来做王爷，那也是毫不希奇的。”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停步说道：“王爷这句话可不大对了。”

吴三桂笑道：“怎么不对？韦爵爷只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已贵为骁骑营都统、御前侍卫副总管、钦差大使，爵位封到子爵。从子爵到伯爵、侯爵、公爵、王爵，再到亲王，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年的事而已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王爷，小将这次出京，皇上曾说：‘你叫吴三桂好好做官，将来这个平西亲王，就是我妹婿吴应熊的；吴应熊死后，这亲王就是我外甥的；外甥死了，就是我外甥的儿子的。总而言之，这平西亲王，让吴家一直做下去罢。’王爷，皇上这番话，可说得恳切之至哪。”

吴三桂心中一喜，道：“皇上真的这样说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还能骗你么？不过皇上吩咐，这番话可不忙跟你说，要我仔细瞧瞧，倘若王爷果然是位大大的忠臣呢，这番话就跟你说了，否则的话，嘿嘿，岂不是变成万岁爷说话不算数？那个一言既出，死马能追？”

吴三桂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韦爵爷今日跟我说这番话，那么当我是忠臣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可不是么？王爷若不是忠臣，天下也就没谁是忠臣了。所以哪，倘若韦小宝将来真有那一天，能如王爷金口，也封到什么征东王、扫北王、定南王，可是在这里云南的平西王府，哈哈，我一辈子是客人，永远挨不到做主人的份儿。”

两人一面说话，一面向内走去。吴三桂给他一番言语说得很是高兴，拉着他手，说道：“来，来，到我内书房坐坐。”穿过两处园庭，来到内书房中。

这间屋子虽说是书房，房中却挂满了刀枪剑戟，并没什么书架书本，居中一张太师椅，上铺虎皮。寻常虎皮必是黄章黑纹，这一张虎皮却是白章黑纹，甚是奇特。

韦小宝道：“啊哟，王爷，这张白老虎皮，那可名贵得紧了。小将在皇宫之中，可也从来没见过，今日是大开眼界了。”

吴三桂大是得意，说道：“这是当年我镇守山海关，在宁远附近打猎打到的。这种白老虎，叫做‘驺虞’，极是少见，得到的大吉大利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王爷天天在这白老虎皮上坐一坐，升官发财，永远没尽头，啧啧，真了不起。”

只见虎皮椅旁有两座大理石屏风，都有五六尺高，石上山水木石，便如是画出来一般。一座屏风上有一山峰，山峰上似乎有只黄莺，水边则有一虎，顾盼生姿。韦小宝赞道：“这两座屏风，那也是大大的宝物了。我在皇宫之中，可也没见过。王爷，我听人说，老天爷生就这种图画，落在谁的千里，这是有兆头的。”吴三桂微笑道：“这两座屏风，不知有什么兆头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依小将看哪，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黄莺儿，只会叽叽喳喳的叫，没什么用，下面却是一只大老虎，威风凛凛，厉害得很。这只大老虎，自然是

王爷了。”

吴三桂心中一乐，随即心道：“他说这只小黄莺儿站在高处，只会叽叽喳喳的叫，不管什么用，说的岂不就是小皇帝？他这几句话，是试我来么？”问道：“这只小黄莺儿，不知指的又是什么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王爷以为是什么？”吴三桂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要请韦爵爷指教。”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指着另一座屏风，道：“这里有山有水，那是万里江山了，哈哈，好兆头，好兆头！”

吴三桂心中怦怦乱跳，待要相问，终究不敢，一时之间，只觉唇干舌燥。

韦小宝一瞥眼间，忽见书桌上放着一部经书，正是他见之已熟的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不过是蓝绸封皮，登时心中怦的一跳，寻思：“这第八部经书，果然是在老乌龟这里，妙极，妙极！”当下眼角儿再也不向经书瞥去，瞧着墙上的刀枪，笑道：“王爷，你真是大英雄，大豪杰，书房中也摆满了兵器。不瞒你说，小将一字不识，一听到‘书房’两字，头就大了，想不到你这书房却这等高明，当真佩服之至。”

吴三桂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些兵器，每一件都有来历。小王挂在这里，也只是念旧之意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如此。王爷当年东扫西荡，南征北战，立下天大汗马功劳，这些兵器，想来都是王爷阵上用过的？”吴三桂微笑道：“正是。本藩一生大小数百战，出生入死，这个王位，那是拚命拚得来的。”言下之意，似是说不像你这小娃娃，只不过得到皇帝宠幸，就能升官封爵。韦小宝点头称是，说道：“当年王爷镇守山海关，不知用的是哪一件兵器？立的是哪一件大功？”

吴三桂倏地变色，镇守山海关，乃是与满洲人打仗，立的功劳越大，杀的满洲人越多，韦小宝问这一句话，那显是讥刺他做了汉奸，一时之间，双手微微发抖，忍不住便要发作。

韦小宝又道：“听说明朝的永历皇帝，给王爷从云南一直追到缅甸，终于捉到，给王爷用弓弦绞死……”说着指着墙上的一张长弓，问道：“不知用的是不是这张弓？”

吴三桂当年害死明室永历皇帝，是为了显得决意效忠清朝，更无贰心，内心毕竟深以为耻，此事在王府中谁也不敢提起，不料韦小宝竟然当面直揭他的疮疤，一时胸中狂怒不可抑制，厉声道：“韦爵爷今日一再出言讥刺，不知是什么用意？”

韦小宝愕然道：“没有啊！小将怎敢讥刺王爷？小将在北京之时，听得宫中朝中大家都说，王爷连明朝的皇帝也绞死了，对我大清可忠心得紧哪。听说王爷绞死永历皇帝之时，是亲自下的手，弓弦吱吱吱的绞紧，永历皇帝唉唉唉的呻吟，王爷就哈哈大笑。很好，很好，忠心得很哪！”

吴三桂霍地站起，握紧了拳头，随即转念：“谅这小小孩童，能有多大胆子，竟敢冲撞于我，定是小昏君授意于他，命他试我；又或是朝中的对头，有意指使他出言相激，好抓住我的把柄。”他老奸巨猾，立即收起怒色，笑吟吟的道：“本藩汗马功劳什么的，都是不值一提，倒是对皇上忠心耿耿，那才算是我的一点长处。

小兄弟，你想做征东王，扫北王，可得学一学老哥哥这一份对皇上的忠心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那是非学不可的！就可惜小将晚生了几十年，明

朝的皇帝都给王爷杀光了，倒叫小将没下手的地方。”吴三桂肚里暗骂：“总有一日，教你落在我手中，将你千刀万剐！”笑道：“韦爵爷要立功，何愁没有机会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倘若有人造反，那就好了！”

吴三桂心中一凛，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有人造反，皇上派我出征，小将就学王爷一般，拚命厮杀一番，拿住反贼，就可裂土封疆了。”吴三桂正色道：“韦兄弟，这种言语，是乱说不得的。方今圣天子在位，海内归心，人人拥戴，又有谁会造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依王爷说，是没有人造反的？”

吴三桂又是一怔，说道：“若说一定没有人造反，自然也未必尽然。前明余逆，或是各地不轨之徒，妄自作乱，只怕也是有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倘若有人造反，那就不是圣天子在位了？”吴三桂强抑怒气，嘿嘿嘿的干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小兄弟说话有趣得紧。”

原来韦小宝见到书案上的四十二章经后，便不断以言语激怒吴三桂，盼他大怒之下，拂袖而出，自己便可乘机盗经。不料吴三桂城府甚深，虽然发作了一下，但随即忍住，竟不中他计。

韦小宝眼见吴三桂竟不受激，这部经书伸手即可拿到，却始终没机会伸手，当下便即改口，尽说些吴三桂听了十分受用的言语。他嘴里大拍马屁，心下却在急转念头，如何能将经书盗了出去，寻思，“倘若我假传圣旨，说道皇上要这部经书，谅来老乌龟也不敢不献。何况皇上确是要得经书，曾吩咐我来云南时乘机寻访，我要老乌龟缴书，也不算是假传圣旨。就怕老乌龟一口答应，却暗做手脚，就像康亲王那样，另外假造一部西贝货来敷衍皇帝，书中的碎皮就拿不到了。”

一想到假造经书，登时便有了主意，突然低声道：“王爷，皇上有一道密旨。”吴三桂一惊，立即站起，道：“臣吴三桂恭聆圣旨。”韦小宝拉住他手，说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我先把这前因后果说给你听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却不坐下。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明知你是大清忠臣，却一再吩咐我来查明你是忠是奸，王爷可知是什么用意？”吴三桂搔了搔头，道：“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皇上有一件大事，要差你去办，只是有些放心不下，不知你肯不肯尽力。将建宁公主下嫁给你世子，原是有……有那个……”吴三桂道：“有勉励之意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了，皇上说过有勉励之意，我学问太差，这句话说不上来了。”吴三桂道：“皇上有何差遣，老臣自当尽心竭力，效犬马之劳。但不知皇上吩咐老臣去办什么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哪，关涉大得很。明天这时候，请王爷在府中等候，小将再来传皇上密旨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是，是。皇上有旨，臣到安阜园来恭接便是。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安阜园中耳目众多，还是这里比较稳妥。”说着便即告辞。

吴三桂不知他故弄什么玄虚，恭恭敬敬的将他送了出去。

次日韦小宝依时又来，两人再到内书房中。韦小宝道：“王爷，我说的这件事，关连可大得很，你却千万不能漏了风声，便是上给皇上的奏章之中，也不能提及一字半句。”吴三桂应道：“是，是，那自然不敢泄漏机密。”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皇上得到密报，尚可喜和耿精忠要造反！”

吴三桂一听，登时脸色大变。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、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，和吴三桂合称三藩。三藩共荣共辱，休戚相关。吴三桂阴蓄谋反，原是想和尚耿二藩共谋大举，一听得皇帝说尚耿二藩要造反，自不免十分惊

慌，颤声道：“那……那是真的么？”

韦小宝昨日捏造有一道密旨，想吓得吴三桂惊慌失措，以便乘机偷书，但他毕竟年幼，于军国大事所知有限，心想倘若胡言乱语一番，一来吴三桂未必肯信，二来日后揭穿，说不定干系重大，受到康熙责怪；是以决定先回安阜园，和群雄商议之后，次日再来假传圣旨。祁清彪献议诬陷尚耿二藩谋反，好吓吴三桂一大跳，更促成他的谋反。此刻说了出来，果然惊得他手足无措。

韦小宝道：“本来嘛，说三藩要造反的话，皇上日日都听到，全是生安白造，就像沐家后人的诬陷那样，皇上从来不信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是，是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过这次尚耿二藩的逆谋，皇上却是拿到了真凭实据。皇上说道：他二藩反谋未显，暂且不可打草惊蛇，不过要吴藩调集重兵，防守广东、广西的边界。一等他二藩起事，要吴藩立刻派兵去广东、福建，将这两名反贼拿了，送到北京，那是一件大大的功劳。”

吴三桂躬身道：“谨领圣旨。尚耿二藩若有不轨异动，老臣立即出兵，擒获二人，献到北京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说道，尚可喜昏庸糊涂，耿精忠是个无用小子，决计不是吴藩的对手，只须吴藩肯发兵，不用朝廷出一兵一卒，就能手到擒来。”

吴三桂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请万岁爷望安。老臣在这里操练兵马，不敢稍有怠忽，专候皇上调用。老臣麾下所辖的兵将，每一个都如上三旗亲兵一般，对皇上誓死效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把王爷这番话照实回奏，皇上听了，一定十分欢喜。”吴三桂心下暗喜：“这么一来，我调兵遣将，小昏君就是知道了，也不会有什么疑心。”

韦小宝指着墙上所挂的一柄火枪，说道：“王爷，这是西洋人的火器么？”吴三桂道：“正是，这是罗刹国的火枪。当年我大清和罗刹兵在关外开仗时缴获来的，实是十分犀利的兵器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从来没放过火枪，借给我开一枪，成不成？”

吴三桂微笑道：“自然成！这种火枪是战阵上所用，虽能及远，但携带不便。罗刹人另有一种短铳火枪。”走到一只木柜之前，拉开抽屉，捧了一只红木盒子出来。

韦小宝本就站在书桌之旁，一见他转身，也即转身，掀开身上所穿黄马褂，取出马褂内口袋中的一部四十二章经，放在书桌上，将桌上原来那部经书放入马褂袋中。这一调包，手法极是迅捷，别说吴三桂正在转身取枪，便是眼睁睁的瞧着他，也被他背脊遮住了难以发觉。八部经书形状一模一样，所别者只是书函颜色不同，韦小宝昨晚将一部镶蓝旗的经书封皮拆去了所镶红边，掉了这部正蓝旗的经书。

只见吴三桂揭开木盒，取出两把长约一尺的短枪来，从枪口中塞入火药，用铁条桩实火药，再放入三颗铁弹，取火刀火石点燃纸媒，将短枪和纸媒都交给韦小宝，说道：“一点药线，铁弹便射了出去。”

韦小宝接了过来，枪口对准窗外的一座假山，吹着纸媒，点燃药线。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，一股热气扑面，手臂猛烈一震，火枪掉在地下，眼前烟雾漫，不由得退了两步。

吴三桂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火枪的力道十分厉害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手臂震得发麻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西洋人的玩意当真邪门。”吴三桂笑道：“你瞧那假山！”

韦小宝凝目看去，只见假山已被轰去了小小一角，地下尽是石屑，不由得伸了伸舌头，半晌缩不回来，说道：“这一枪倘若轰在身上，凭你铜筋铁骨，那也抵挡不住。”俯身拾起短枪，放回盒中。

王府卫士听见枪声，都来窗外张望，见王爷安然无恙，在和韦小宝说话，这才放心。

吴三桂捧起木盒，笑道：“这两把家伙，请韦兄弟拿去玩罢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这是防身利器，王爷厚赐，可不敢当。”吴三桂将盒子塞在他手里，笑道：“咱们自己兄弟，何分彼此？我的就是你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是罗刹人的宝物，今后未必再能得到，小将万万不可收受。”心中却道：“你和罗刹人勾结，这种火器你要多少有多少，自然毫不希罕。”

吴三桂笑道：“就是因为难得，才敢送给兄弟。寻常的物事，韦兄弟也不放在眼里。哈哈！”

韦小宝当即谢过收了，笑道：“以后倘若撞到有人想来害我，我取出火枪，砰的就是一枪，轰得他粉身碎骨。小将这条性命，就是王爷所赐的了。”

吴三桂拍拍他肩头，笑道：“那也不用说得这么客气。火枪的确是很厉害的，只不过装火药、上铁弹、打火石、点药线，手续挺麻烦，不像咱们的弓箭，连珠箭发，前后不断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倘若洋人的火枪也像弓箭一样，拿起来就能放，咱们中国人还有命吗？大清的花花江山也难保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不过那倒也有一桩好处，我有了这两把枪，武功也不用练了，什么武学高手大宗师，全都不是我的对手。”

说了些闲话，韦小宝告辞出府，回到安阜园中，关上了房门，将那部经书的封皮拆开，果然也有许多碎羊皮在内，心想：“八部经书中所藏的地图碎片已全部到手，老子只须花点心思，慢慢拼凑起来，鞑子的宝藏龙脉，全部在老子手中了。”不过要他花些心思，将这几千片碎羊皮拼成一张图形，想起来就觉头痛，心道：“这件事也不忙干，咱们有的是时候。”当下缝好了封皮，将碎羊皮与其余碎皮包在一起，贴身藏了，想起大功告成，不禁怡然自得：“小皇帝、老婊子、老乌龟、洪教主、大汉奸，还有我的师父不老不中尼姑，人人都想得这八部经书，终究还是让我韦小宝得了。哈哈，他们倘若知道了，一个拉我手，一个拉我脚，四下里一扯，非把我五马分尸不可。”这件事想来十分有趣，只可惜跟谁也不能说，无法夸耀一番，未免美中不足。

他架起了腿，哼着扬州妓院中的小曲：“一杯酒，慢慢斟，我问情哥哥，是哪人。扬州那个地方，二十四条桥，每一条桥头，有个美人，情哥哥……”正唱得高兴，忽听得有人轻敲房门，敲三下，停一停，敲了两下，又敲三下，正是天地会的暗号。

韦小宝起身开门，进来的是徐天川和马彦超。他见两人神色郑重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徐天川道：“听得侍卫们说，王府的卫士东查西问，要寻一个蒙古人，那自是在查罕帖摩了。听口气似乎对咱们很有些怀疑，就只不敢明查而已。韦香主瞧怎么办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去把这家伙捉来，绑住了藏在我床底下，谅吴三桂的手下，也不敢来搜查我屋子。”徐天川道：“就怕韦香主出去之时，大汉奸手下的卫士借个什么因头，硬要进来查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来，

当真说僵了，便跟他们动手，难道他们还敢行凶杀人？”徐天川、马彦超点头称是。

忽然钱老本匆匆进来，说道：“大汉奸要放火。”三人都是一惊，齐问：“什么？”钱老本道：“这几天我在安阜园前后察看，防大汉奸捣鬼。刚才见到西边树林子中有人鬼鬼祟祟，悄悄过去一查，原来有十几个人躲着，带了不少火油硝磺等引火物事。”

韦小宝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大汉奸好大胆子，想烧死公主吗？”

钱老本道：“那倒不是。他们疑心罕帖摩给咱们捉了来，又不敢进园来搜，一起火，大批人马来救火，就可乘机搜查了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定是这道鬼计。三位大哥有何高见？”徐天川挥手作个砍头的姿势，道：“杀人灭口，毁尸灭迹！”

韦小宝一听到“毁尸灭迹”四字，便想：“那是我的拿手好戏，再也容易不过，管教这蒙古大胡子片刻之间便化成一滩黄水。只是这家伙熟知大汉奸跟罗刹国勾结的内情，须得送去让小皇帝亲自审问才好。”说道：“大汉奸造反，这蒙古大胡子是最大的证据。咱们只须将他送到北京，大汉奸就算不反，也要反了。这个罕帖什么的，乃是要沐王府听命于我天地会的法宝。”

如何抢先逼得吴三桂造反，好令沐王府归属奉令，正是群雄心中念念不忘的大事，三人一听此言，惊然动容，齐声称是。徐天川道：“若不是韦香主提醒，我们险些误了大事。”心中对这个油腔滑调的少年越来越是佩服。

钱老本道：“眼前之事，是怎生应付大汉奸的手下放火搜查，又怎样设法将这罕帖摩运出大汉奸的辖地。云贵两省各地关口盘查很紧，离开昆明更加不易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钱老板，你一口口花雕茯苓猪也运进皇宫去了，再运一口大肥猪出昆明，岂不成了？”钱老本笑道：“运肥猪出城，只怕混不过关，不过咱们可以想别的法子。当死尸装在棺材里，这法儿太旧，恐怕也难以瞒过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装死人不好，那就让他扮活人。钱老板，你去剃了他的大胡子，给他脸上涂些面粉石膏什么的，改一改相貌，给他穿上骠骑营官兵的衣帽。我点一小队骠骑营军士回北京去，说是公主给皇上请安，将成婚的吉期禀告皇太后和皇上。让这个没了大胡子的大胡子，混在骠骑营队伍之中，点了他的哑穴，使他叫嚷不得。吴三桂的部下，难道还能叫皇上的亲兵一个个自报姓名，才放过关？”三人一起鼓掌称善，连说妙计。

韦小宝忽然问道：“昆明地方也有妓院罢？”钱老本等三人相互瞧了一眼，均想：“韦香主要去嫖院？”钱老本笑道：“那自然有的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咱们请玄贞道长去妓院逛逛，他肯不肯去呀？”钱老本摇头道：“道长是出家人，妓院是不肯去的。韦香主倘若有兴致，属下倒可奉陪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当然要去。不过玄贞道长高大魁梧，咱们兄弟之中，只有他跟那大胡子身材差不多。”

三人一听，这才明白是要玄贞道人扮那罕帖摩。马彦超笑道：“为了本会的大事，玄贞道长也只有奉命嫖院了。”四人一齐哈哈大笑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请道长穿上大胡子的衣服，带齐大胡子的物事，下巴上粘了从大胡子脸上剃下来的、货真价实的黄胡子，其余各位兄弟，仍然穿了平西王府家将的眼色，拣一间大妓院去喝酒胡闹，大家抢夺美貌粉头，打起架来，钱老板一刀就将道长杀了……”

钱老本吃了一惊，但随即领会，自然并非真的杀人，笑道：“韦香主此

计大妙。玄贞道长跟我争风吃醋之时，还得叽哩咕噜，大说蒙古话……不过须得另行预备好一具尸体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你们出去找找，昆明城里有什么身材跟大胡子差不多的坏人，随便捉一个来杀了，把尸首藏在妓院之旁。钱老板一杀了道长之后，将众妓女轰了出去。道长翻身复活，把大胡子的衣服穿在那尸首之上。”

马彦超笑道：“这具尸首的脸可得剃个稀烂，再将剃下来的那丛黄胡子丢在床底下，好让吴三桂的手下搜了出来，只道是杀人凶手有意隐瞒死者罕帖摩的真相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马大哥想得比我周到。大伙儿拿些银子去，这就逛窑子去罢！这件事好玩得紧，可惜我不能跟大伙儿一起去。”

